

北京出版社

唐人 著

金陵春夢

第四集

血肉長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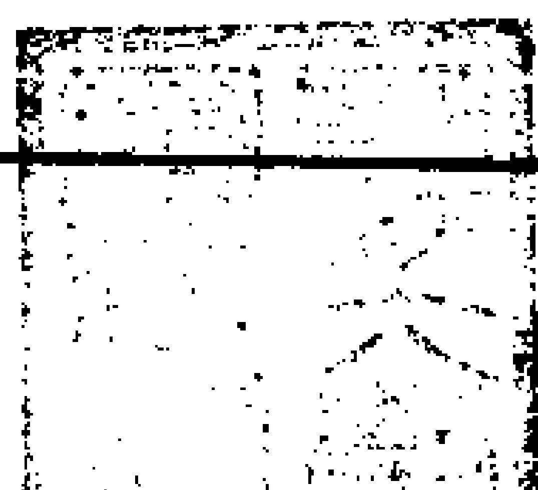
唐人 著

金陵春夢



第四集





北京出版社

唐人著

金陵春梦·第四集·

血肉长城

北京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七八七×一〇九二毫米 三十二开本
十五印张 三十万七千字
一九八七年六月第一版 一九八七年六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一——三万二千册

书号：一〇〇七一·六七五 定价 二·五〇元

（内部发行）

封面设计：王 晖

目录

第卅四回

第卅五回

第卅六回

第卅七回

第卅八回

第卅九回

第四十回

第一回

背城借一　唐生智苦守南京
隔岸观火　蒋介石痛斥美国

话说日阀侵华，天愁地惨！国共合作，团结御侮。我中华民族以血肉作长城，誓必逐此强盗，还我山河！书接三集，却说正当汪精卫十二月六号在汉口召开国防最高会议时，蒋介石在南京由宋美龄、端纳陪同，接见三位外国记者说："南京危急！保卫南京的战事已经部署完成！"他挥臂高呼，声色俱厉："我庆幸有个忠心耿耿、自告奋勇、守卫南京的大将唐生智！唐将军同进犯南京的日军拚命！"

记者们肃然起敬。蒋介石慷慨激昂说道："现在情形很紧急了！自从十二月三号丹阳阵地突破之后，我军退守镇江，南京外围尽失屏障！现在日军已经攻下句容，句容离南京只有三十公里。日军目前分兵三路向这里进犯。"

“请问蒋委员长，”一个外国记者有点紧张：“是哪三路呢？”

蒋介石抓起一根马鞭，在地图上指指点点道：“这一路，自句容以北绕到阳山镇九华山的背面，沿小路攻我麒麟门；这一路，自句容正面二十公里的天王寺，沿石子路直攻我光华门东南十二里的淳化镇。这路由日军主力第九师团担任，附有机械化兵团，来势很猛。这一路，自溧水犯秣陵关。日本海军也已冲破了江阴封锁线直逼镇江，所以日军又企图越镇江，出龙潭而向南京近郊栖霞山进袭。”

“请问蒋委员长，谁在防守栖霞山？”

“川军刘湘。”

“谁守光华门？”

“五十九师俞济时。”

“现在战况如何了？”

“现在，”蒋介石不悦道：“枪炮声这样清楚，这个问题你们可以不必问了。这七天来，双方相持于秣陵关北五六公里的酸巷镇以南地方，目前我军已转移到牛首山。”

“牛首山？”一个记者吃惊道：“那离开南京只有十五公里了。”

蒋介石冷冷地笑道：“现在，轮到我来请问你们了！你们是英美新闻记者，为什么对日本好多事情不说句公道话？日本飞机在芜湖轰炸德和、大通两艘英轮，连同难民一起击沉，你们为什么不对日本攻击！”他起立：“日本炮兵又在芜湖轰击英舰瓢虫号，你们为什么不向日军还击！”蒋介石顿脚道：“倒是苏联在帮助我们！”但他立刻岔开：“当

然，这是另一件事，可是你们为什么不帮我！你们要我死吗？听！你们要用日本大炮打死我吗？”蒋介石惨笑，“对你们有什么好处吗？”

客人们怔着，宋美龄连忙插嘴道：“记者先生，委员长这几天心情不佳，请你们别问了，我们在汉口再见吧。”

端纳接着说：“记者先生，委员长的愤慨是有理由的，我可以为他补充。开战以来，中国并未在任何西方国家中获得军事援助。当美国以少数飞机卖给南京时，声明不供应必要的武装，以致不得不再向其他地方购买机上所需的机关枪。甚至中国得不到一架美国装备的客机，那是专供运输用的，希望从香港飞出。”端纳瞅一眼蒋介石，“我奉命同港方交涉，费了很多唇舌，伦敦才勉强答应把在香港装备与起飞的三架飞机，一律改成救护机的形式，并且担保这些飞机将来不作其他用途。”端纳皱紧眉头：“事情还有更糟的，澳洲政府拒绝一架从美国运澳装置后转飞中国的波音机出境。”

“为什么？”一个记者问道，“中国向美国买飞机，直接从美国运来不好吗？”

“诸位不清楚。”端纳微叹道：“美国走的是中间路线，他绝不帮助中国抗战！美国还向日本矢言：决不许美国飞机由美国的船只运往中国。在这情形之下，所以不得不假道澳洲。但澳洲总理竟通知日本总领事说：有一架属于中国的飞机将从澳洲飞出！”

“后来呢？”

端纳不作正面答复道：“后来这一架孤独的飞机不能自

行飞离澳洲。只因当地政府惧怕日本的武力。”

“中国抗议没有？”

“中国，”端纳透口气：“中国因为对国际法，对条约，对国际势力，以及对英美信誉依赖过深，以至蒙受了重大的牺牲！”

“请问端纳先生，”一个记者急问：“你也是外国人，而且在香港办过报，请问你对这些问题有何批评！”

端纳眼珠一转，起立道：“不错，我也是外国人，但我同蒋委员长夫妇的友谊很好，我同情他们！因此今天中国演变成这样子，日军兵临南京城下，英美还不想办法，却让苏联同中国共产党受人爱戴，所以我以为我们的政策太笨，笨到将要同日本同归于尽！”

大厅上的空气冻结着，前线炮声隆隆，难民呼号之声不绝。蒋介石倏地起立，紧绷着脸孔点了点头，同宋美龄离去。端纳刚要举步，记者们一把拖住了他，要他再答复一个德国调解问题，同时宋美龄的声音也响起来：“端纳先生，快来！”

端纳忙不迭答应宋美龄，匆匆忙忙答记者问道：“德国的调解是个极大极大的秘密。外面有传说，让它去，你们千万不能透露。万不得已，最多给报馆去个参考资料，这一行我干过，我懂得。如果因为你们把它公开而误了大事，那我们西方国家在中国的损失无法形容！你们也是外国人，深信这一点会同我合作……”

“为什么西方国家会在中国有损失？”

“孩子！”端纳皱眉道：“一句话：这个仗打下去，中

国人会觉醒起来的！中国人一觉醒，那不但日本糟糕，我们的种种利益也将完蛋！所以这个仗不能让它打下去，应该叫他停止！你懂吗？”端纳跨过门槛又折回头来，用他低沉的嗓音说道：“孩子们！多多研究中国的历史，你们太不够了！还有，你们赶快上飞机，日本兵离南京不到十三公里！”说罢便走，但又回过头来：“你们应该抨击，说国联对于日本侵华的处理，竟把九国公约的适用议决无定期延缓，于是助长了日本兵的威风，刺激了中国人的同仇敌忾，有利于共产党的成长，实在非常之笨！”他顿脚：“笨得象一口猪！”说罢奔向内室，只见宋美龄正在指挥侍卫收拾行李，端纳问道：“马上走吗？”

“不，”宋美龄道：“过了今晚再说。本来他要等一等华盛顿的消息，会不会来个突变的奇迹，但现在他不等了。他说明天就走，刚才训话去了。”宋美龄幽怨地瞅他一眼道：“刚才记者们好象没有问南京可守多久。”

“没有。”端纳疲乏地往沙发上坐下：“南京最少可守六个月，这是你丈夫的名言，谁都知道，他们也不必问了。”

“但是，”宋美龄对着镜子洒上香水：“咳，如果来得快的话。南京不过守了六天！”

端纳苦笑道：“这是你丈夫‘实则虚之’的例子，你丈夫是这么一个军事家！”

“你又在骂他了。”

“我骂他？”端纳长叹：“你去问问所有的高级将领，谁不在为他的战略天才感到奇怪？他把二十多万军队死死地

堵在南京城里，既不下令出击，又不下令撤退，正合了你们那本有名的小说《三国演义》中描写长板坡前的曹军那样：‘战又不战，退又不退。’你说这算是什么战略？”

宋美龄瞪眼道：“那你为什么不同他说？”

“我？”端纳苦笑道：“旁的事情勉强可以谈谈，军事问题谁都不敢同他建议，你丈夫自以为是古今中外空前绝后的军事天才，他允许我这个外行插嘴吗？”

宋美龄挨着端纳坐下，眯着一双眼睛，低声问道：“你知道他为什么把二十万大军堵在城里？不进、也不退？有人说这是要把大部分的杂牌队伍消灭掉，省得他们投入共党怀抱！也有人说唐生智自告奋勇守南京，其实唐生智是不赞成陶德曼调解的，唐主张抗战到底，唐有共产党嫌疑。他就来个将计就计，就命令唐死守南京，来个一网打尽！”宋美龄笑道：“他一点不糊涂呢，他说他把二十万大军摆在一个地方，动弹不得，坐着挨打，经过一些时候，仗不打了，那些杂牌队伍和唐生智他们也死光了！”

端纳顿足道：“他还是糊涂！”

“我一点不糊涂！”那边厢蒋介石召集守城大将训话：“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何况我是军委会的负责人？你们不要听信谣言，说中日将要停火。”他慷慨激昂：“这个仗我要打下去的，人无分男女老幼，地无分东南西北，奋起抗战！一直把日本人逐出国境！所以我命令唐总司令负卫戍南京之责，把二十万队伍交给他指挥，服从为军人之天职，希望你们同仇敌忾，万众一心，努力杀敌，现在我要到总理陵墓告别，只请唐总司令同去，你们回防地指挥去罢！”将领

们立正时的马刺一片响，黯然目送蒋介石同唐生智走出会场。车在陵园石级前停下，炮声震野，哭喊连天，蒋介石作伤感状道："孟潇，想不到，想不到……"

"委员长！"唐生智劝道："事已至此，悲伤无益，请委座赶快离开，孟潇等在此杀贼，义无反顾！"

"孟潇！"蒋介石作关切状道："听说守卫部队的将领们不大听你的命令，是么？你先说说看，有哪些人在这儿？"

唐生智淡淡地答道："二十几万将士之中，有邓龙光的八十三军、叶肇的六十六军、俞济时的七十四军、宋希濂的七十八军、孙元良的七十二军、王耀武的五十一师、还有顾祝同、上官云相、胡宗南、薛岳、香瀚屏、刘兴、陈诚、刘建绪、罗卓英、张发奎、廖磊、唐式遵、潘文华等部分队伍。希望能搞得好，不过争取最后胜利，一定要团结御侮，今天孟潇同委座是生离还是死别，不得而知。不过孟潇一定要告诉委座，对于延安，我们的态度似乎硬了一点，根据各方面所证实，延安是的的确确在同敌人拚命，所以……"

蒋介石不等他说完，一头钻进车里，叹道："孟潇，我明白了，我们过去是错了！你好好地替我卫戍南京。我一到汉口，一定要把团结御侮的工作做好，你放心。"接着匆忙回到官邸，翌晨登机凌空而去。

唐生智还以为蒋介石真的大彻大悟了，满腔热诚，准备死守。不料发出十个命令，顶多有一个命令勉强行得通，唐生智悲愤莫名。最后他明白了：原来除了蒋介石在汉口"直接指挥"之外，军委会副参谋总长白崇禧还留在城内，而且

分辖二十万大军的将领们，各人有各人的来头，唐生智简直毫无办法，急得打转。在总司令办公室中一筹莫展：不准进攻也不准后退，二十万人挤在一撮；到后来算是把指挥权交给唐生智，可是现在兵临城下，攻既困难，退又不能，军令又不贯彻，这下糟透！但还有更糟的事情在后头，在饱受轰炸炮击之后，十二日那天日军由光华门、通济门、武定门等分别冲人，巷战开始。南京四郊汤山、淳化、雨花台等相继失陷，情况已万分紧急，蒋介石的撤退命令可下来了。他给二十万大军指定了一条同一地点的退却路线，一声令下，二十万人象集体赛跑似的撒腿便跑，从新街口到挹江门路上，挤得满满的，人仰马翻，互相践踏。守城门的师长要设法把自己队伍先撤，禁止他们通过，于是双方还没有同敌人对过阵，却自相残杀起来，一阵机关枪乒乓乱打，死在城门口的不计其数。

下关一带也是乱七八糟，到处是退下来的军队，抢着要过江逃难，自相践踏与残杀，长江里漂满了抗战队伍的尸首。下关码头挤得更是一塌糊涂，江岸堆满了千千万万的箱笼物件，上面贴着什么部署的条子，既无秩序，也没区分，更谈不上适当的管理，火光和哭喊声连成一片。

唐生智焦急地听部下报告道："江岸堆满了的东西，其中只有一小部分是公物，大多数是官员们私人的家具和行李。成包的箱柜不用说，就是钢丝床、沙发、桌椅、梳妆台、洗澡盆也应有尽有。特别惹眼的，江岸上还排列着几只朱红油漆、晶晶发亮的大小马桶，也不知道是哪一位官小姐的出阁嫁妆，据说也在急运之列。码头上的押运官在武装保

护下呼五喝六，挥舞鞭子，忙着抢运。……”

“伤兵呢？”唐生智黯然问道。

“伤兵没人管，刚才我们去交涉，说唐总司令的命令是要让伤兵和老百姓先走，但他们疯了似的跳脚：‘谁阻挡跟谁拚命，蒋委员长的命令也不行！’”

唐生智颓然坐下：“这个仗怎么打法？已经没有办法了！完了，一切都完了，我们也走罢！”

“孟潇的安危还不清楚。”蒋介石到得武汉，在会议上宣布道：“南京有二十万人防守，如果孟潇杀身成仁，那真是军人的光荣。不过听说很多将领不听他的命令，这件事情你们一定要给我查一查！刚才据南京市长马超俊、警察局长王固磐的电报说，他们已到达安全地区，但唐总司令还在指挥杀敌。据说，局面混乱，孟潇所能调动的队伍不多。”

冯玉祥立刻站起来道：“报告委员长，对于这些抗拒军令、不服指挥的官长，我认为应该重办！否则今后我们这个仗就不必打了！据我所知，孟潇对防守南京是有决心的。当日本鬼子兵临城下，里头二十万人马进退不得的时候，孟潇便下令烧毁城外许多房子，以免被敌人利用，自己处在完全挨打的局面。”他双手发抖：“可是军队竟不听命令，刚才的消息是，队伍快垮了，但愿孟潇能活着回来，他如果牺牲，简直死不闭目！”冯玉祥还想说下去，蒋介石连忙止住道：“焕章兄今晚到我那儿去，现在先谈些旁的。”

当晚冯玉祥便去找蒋介石。吃过晚饭，问道：“你有什么事要跟我商量吗？”

蒋介石一双眼睛盯紧了窗外，只见宋美龄站在门口，亲

自指挥侍卫们搬运大批箱笼，折腾了个半钟头还没搬完。“轰炸得厉害！”蒋介石答非所问地感喟道：“夫人怕受损失，把衣物全部放到防空洞里。不过也好，这样可以放心点。现在我门口就有一个地洞，防空倒还方便；大哥如果一时找不到合适的防空洞，到我这里来好了。”

冯玉祥心头反感，但不作声。

蒋介石打了个呵欠：“也是真的，很多人对空袭感到恐怖，这个仗打下去很吃亏的。据布雷告诉我，周佛海只要一听见警报，人都软了；等到飞机凌空，他早已昏过去了。每次如此，侍从室中传为笑谈。”

“我说！”冯玉祥实在忍不住，他已经看到白天会议上蒋介石要他到官邸细谈，只是一种阻止他抨击现状的缓兵之计，便道：“你如果没有什么事要同我谈，我倒有点事情要同你说。”

“大哥尽管说。”

“你说周佛海怕警报，很多官员怕空袭，因而说这个仗打下去很吃亏，我是不赞成的。只要有争取最后胜利的信心和决心，敌人的空军不可能致我死命，我们内部的一团糟却是致命伤！”

“大哥又看见了什么？”蒋介石皱眉道。

“首先是伤兵问题！”冯玉祥提高嗓门：“试想，伤兵们为国流血，我们应该优待他们才是。可是就在今天，武昌街上打死了好几个伤兵，很多人目睹是宪兵开的枪，请问我们这样做，前方的军心将如何维持！”

“啊！”蒋介石拍桌道：“真的吗？”冯玉祥还没说

话，孔祥熙挺着个大肚子进得门来。蒋介石正好下台，打岔道："庸之，有什么事？"

"有一个电报。"孔祥熙掏出一张纸头。

"什么电报？"蒋介石并未伸手去接。

"是王克敏到北平组织汉奸政府。"

蒋介石一怔，装做听不清："王什么？"

"王克敏。"孔祥熙把电报放在他手边。

"不会！绝对不会！"蒋介石读完电报，忙不迭摇头，把右手的食指指着孔祥熙道："庸之，你是知道的，王克敏是我们这边的人，非常可靠！德国大使同我见面，他的努力也有一份！何况王克敏同我的关系最深，他怎么会做出这种事情来呢？这完全是谣言！你不可相信，这是离间我们！"正是：忠奸确乎要分清，留芳遗臭自公平。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二回

争侨汇　反觉醒　于心何忍
比杀人　赛淫乱　此仇难忘

冯玉祥几乎跳了起来，但他忍着，起立道，“你们有事可以谈，我先走了。”

蒋介石说道：“您有什么话说？”

冯玉祥拍了拍巴掌，迈开大腿道：“我同你的看法不同，据我所知道的，一百分中有九十九分，王克敏一定会当卖国贼，请你留心看着吧！”说罢便走。

孔祥熙双腿一伸，躺在沙发里透口气道：“嗨啊，这个人，我一看见就有点那个。嘿嘿，真是！”

“他是这种脾气。”蒋介石也透口气道，“我又何尝乐意？可是这个人哪，你不理他更糟，只好哄哄他。”蒋介石问道，“你来，除了这个电报，还有什么事么？钱？没猜错

罢？好，这个问题并不严重，上次我同你说的，打电报给陈嘉庚，请他多多发动华侨捐款，不就行了么？华侨是最爱国的，当年中山先生一再同我提起这件事，不断地赞扬他们，现在我们可以利用这一点，让他们出钱！告诉他们，中国在抗战，如果抗不了亡国，他们就要变成了亡国奴了！华侨最不愿意做亡国奴，他们一定会拼命捐钱的。至于外汇一到这里如何用法，他们当然没有资格查帐，难道你还不懂其中奥妙吗？”

孔祥熙皱眉道：“恐怕，恐怕不容易罢？”

“你说什么？”蒋介石不悦道：“华侨的钱来得容易，他们怎会不捐？我五十寿辰那年，我仅仅要驻英大使给新加坡总领事去个电报，说是南京发起献机祝寿，劝马来亚华侨也捐献一架，不料结果超出此数，你说向华侨要钱容易不容易？你凭什么泄气？”

孔祥熙搓搓手道：“我也并非泄气，因为华侨的事情很难办。现在他们成立了一个‘马来亚新加坡华侨筹赈祖国伤兵难民大会’，简称‘新加坡筹赈会’，办事相当有步骤。”

“那是因为陈嘉庚被选为主席的缘故。”蒋介石眼睛一亮：“庸之，陈嘉庚同一般华侨差不多，爱国心重，我们可以先笼络他，万一不行，再想办法教他走路！”

孔祥熙忙不迭摇手道：“华侨们都很相信陈嘉庚，你要他走路，真是谈何容易！”

宋美龄监督侍卫搬完细软，边擦手边走进来插嘴道：“也不必把这种老头子估计得太高了。你们想，林主席、蒋

总裁，”她朝她丈夫笑笑；“汪副总裁，”她指指孔祥熙：“还有你孔院长，”她再指指自己：“我和各省主席、各地机关都给陈嘉庚那个会去过电报，去过训词，勉励他、嘉奖他，给他的面子可不小啦！我就不相信一个土老头子会不听我们的话！”

“夫人说得有理。”蒋介石频频点头道：“我再给他一个挂名官儿做做，这个老头子大概更会死心塌地。”

孔祥熙摇头道：“我知道其中情形，陈嘉庚不是你们所说的那种土老头儿。他脾气耿直，不讲敷衍，不爱虚名，做起事情来倒是踏踏实实，华侨们拥护他，就是这一点儿。你们大概听见过这个笑话：抗战后我们不是发行五万万元公债么？我们不是分配新加坡包括全马四千万元么？”

蒋介石夫妇频频点首道：“是的是的。”

“我就把这件事交给陈嘉庚他们三个人。不料陈嘉庚来信道，按华侨四千万公债的办法不妥。因为他们三个都是闽侨，其中没有粤侨，而且以新加坡一地领导全马也不可能。他提议在星洲增设三个粤侨、马来亚分十二区，除新加坡外，其他十一区各有筹款机关，要我把手续直接寄交各地负责人。”

“那很好，他想得很周到。”蒋介石道。

“可是，我们在新加坡的总领事知道陈嘉庚接到公债证书的消息以后，就同星洲、吉隆坡、霹雳各地侨领暗中联络。一面向星洲政府要求立案，成立马来亚募公债机关；一面打电话给我们，说陈嘉庚不肯负责募公债。”

“我记起来了。”宋美龄击掌道：“后来我们曾经命令

广东派出刁作谦到南洋协助他们募债，结果被新加坡总督华民政务司拒绝，还是请陈嘉庚负责办理了事，这真是一个大笑话。而且当地华侨还对刁作谦他们说了很多难听的话，说什么醉心虚荣啦，乱搞一通啦，贻笑洋人啦，嗨！”

“陈嘉庚是这么一个人！”蒋介石陷入沉思之中。

孔祥熙搓搓他那双又肥又白的手道：“说实话，他的确做得好，他建议把马来亚分十二区，增加三个粤侨的办法更好。”

“哦！”蒋介石再想了想：“汇来多少钱了？”

“这个，”孔祥熙扳着指头，口中念念有词：“公债方面，平均每个月总有七百多万元；加上华侨寄家用等每个月千余至两千万元，合计每月达两千余万元之多！”

蒋介石眼睛一亮，宋美龄嘴角挂着微笑。

“而且，”孔祥熙也精神大振：“广东省主席吴铁城曾说过，他说我们这次打仗，每天须消耗战费二百五十万元，每个月七八千万元，那末华侨的购债、捐款和家用，这批外汇就可以负担战费三分之一，甚至超过！”

蒋介石起立道：“这几天我给南京的战事伤透了脑筋，没有功夫研究华侨对军费的关系。”他边踱方步边说道：“庸之，这件事就交给你了！对华侨，我们要多送几顶高帽子；对陈嘉庚，我们不宜用硬功，该用软功。如果用硬功把他得罪了，那这批外汇便要受到大损失，你懂吗？”蒋介石提高嗓门：“你去同外交部谈谈，以后别再派人到南洋同陈嘉庚斗了，这样做，是斗不过华侨的，反而闹笑话与事无补，懂吗！”

“懂懂懂。”

“还有，那个新加坡总领事也糊涂，他明明知道陈嘉庚的募债捐款工作是我指派的，他凭什么吃醋！他叫什么名字？”

“高凌百。”孔祥熙连忙低声道：“你不必对高凌百有所表示，他这样做也有他的‘苦衷’。”

“不过我告诉你！”蒋介石不悦道：“华侨的生活如何，我们管不着，不过他们肯爱国、肯出钱，这一点我非常之欢喜！就让陈嘉庚他们去弄吧，我们千万不可插脚，这样做既干净，又漂亮，你懂吗？”

孔祥熙刚说了一连串“懂懂懂”，陈果夫幽灵似的飘飘荡荡进得门来，一旁立着。

“果夫。”蒋介石诧异道：“你的面色好难看，老毛病又发了吗？还是给警报吓的？”宋美龄、孔祥熙便同他招呼了几句，陈果夫哭丧着脸，半个屁股挨着沙发，报告道：“身体还好，就是今天的会，开得太使人伤心。”

“什么会？”

“党的中央委员会。”陈果夫叹道：“我们如果再请邵力子做宣传部长，今后对外言论，恐怕都要为匪张目了。”

“邵力子？”蒋介石皱眉道：“他怎么啦？”陈果夫长叹：“他简直让我们下不了台！”

“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说详细点。”

“是这样的。”陈果夫喝了口茶：“好多中央委员都退到武汉来啦，每个星期有两次谈话会都在汉口开。今天午后两点开会的时候，大家讨论‘民众运动’。第一个发言的是

李敬齐……”

“好啊，李敬齐当然没问题啊！”蒋介石道。

“是啊，李敬齐一开头就说，‘民众运动’四个字是有语病的。我们要什么民众运动呢？我们不办，人家也不许办，这个办法比什么办法都好！”

蒋介石失笑道：“他说得很对，也很有趣。”

“后来刘健群接着发言道：刚才李委员的话很对。兄弟以为对付民众运动，最好是用打狗棒主义。什么是打狗棒主义呢？就是请宣传部邵部长多订条款、规则。谁要发起民众运动，就叫它先立案，我们就说他这处不合格，那处不对头，一拖一推就是一两年，这不是最好的办法吗？假使我们不用这个办法，那末这边来一个民众运动，那边也来一个民众运动，那就是我们把打狗棒放下了，狗来咬你，还受得了么？”

蒋介石夫妇和孔祥熙都大笑出声，孔祥熙更是捧住个大肚腩透不过气来。笑了一阵，蒋介石叹道：“刘健群真会讲话……”

陈果夫听见蒋介石在夸奖李、刘两员CC大将，心中也暗自得意，立刻言归正传道：“可是邵部长……”

“是啊，邵力子他怎么啦？”

“他是宣传部长，今天这个会同他很有关系的。我看见他立在一旁，面色不大好看，待刘健群说完，他真的立起来说道：各位，我们在这里开会，我向来没有说过话。但是今天听见这两位同志说的太不成话了，我忍不住，不能不说几句话。象说‘国民党包而不办主义’，请问在哪一本书上有

这句话？这不但是乱说话，而且是污辱国民党！另一位同志说‘打狗棒主义’，你说的这狗是不是老百姓呀？那么我们每个人家里都有父母兄弟，他们不是人民大众吗？简单的说，这话太伤众了！”

“后来呢？”蒋介石连忙追问。

“邵力子说完就坐了下去，我们也不便驳他。”陈果夫苦着脸道：“谁都知道民众运动就是共产党，邵力子竟敢为匪张目！”

“果夫，”蒋介石冷冷一笑道：“你别管他，这个寒酸秀才，我不怕他！”

蒋介石沉吟道：“邵力子的事，不必向外张扬，今天让他痛快一时罢，过个十天半月，我再来换人；宣传部是应该由我们自己掌握的，我们不能够让国民党的宣传部来为匪张目！”

蒋介石再沉吟：“不过，千万不可以公开攻击，明白吗？我们同共产党正在‘联合抗日’，苏联又在帮助我们，说民众运动不对，是不好意思公开讲的。”

“遵命。”陈果夫告辞：“如果有些什么，果夫当随时呈报。”

宋美龄提议到外面去蹓蹓，蒋、孔二人也穿上衣服，不料陈布雷凄凄惶惶拿着一叠电报，进来报告道：“南京，南京……”

“南京怎么啦？”

陈布雷双眼润湿，激动地把电报递了过去，蒋介石皱紧眉头，孔祥熙、宋美龄围着他，只听见蒋介石抑扬顿挫念书

似的念道："十三日敌军大队开入南京，首先将我未及撤退之士兵解除武装，强迫苦役，然后悉数杀死。日军在大屠杀之前，先将中华门、夫子庙、朱雀路、太平路、中山路、国府路、珠江路及陵园新村等地带，十余年来辛苦经营的大建筑纵火焚烧，多成瓦砾，大火迄未停止。日军复在难民区内挨户搜查，凡被认为容貌象军人者，一律捆绑，每天用大卡车二十余辆来回载运，总计不下四五万人，运往雨花台刑场用大刀斩首，或作肉靶子射击，惨杀后把尸体投入江中……"

却说南京陷敌后，各方报告雪片似的飞来，详细叙述，闻之令人伤心落泪，毛发皆竖！蒋介石却不作正面指摘，怕破坏了由陶德曼调解的中日和议。但南京被遗弃在敌人的魔掌下，已变成了一个恐怖城。疯狂的日本帝国主义者，在南京创造了大屠杀的杰作，表现了史无前例的兽性行为。

"大火烧了一个多月，还没熄灭！外国记者赛尔丁有报道，他说，在杀却中国士兵之后，日军又搜寻有当兵嫌疑的老百姓。在难民区某建筑内，被捕者即有四百人，他们被一串串捆绑起来，每串五十名。夹在步枪和机关枪的行列中，押赴刑场……"

"先生请看这是一个外国牧师的信，他说，万名以上赤手空拳的平民已遭枪杀……其中不少是老弱妇孺。干练的德国同事统计，强奸案有两万件，其实多半是不止此数的。只是金陵大学一处，我知道全案细节者一百件以上，获有证据者三百件，这种痛苦与恐怖是无法想象的。只在金大一地，小至十一岁的女孩子，老至五十三岁的妇人都被强奸。在其他难民群中，七十二岁和七十六岁的老太太也难逃

免。在校场上，十七个日本兵在光天化日之下轮奸一个妇人。事实上，这些强奸案件有三分之一以上是白天干的，几乎城内每一建筑都屡遭搜劫，各种车辆及食粮、衣服、被褥、金钱、钟表、地毯、书画、各式珍玩等都是搜劫的目标，大多数商店被无法无天地明抢明窃之后，再遭三五成群的士兵，在他们的长官指挥之下，有系统地用货车把他们洗劫干净，然后放把火烧光。”

“这里每天都有好几处火警，多少段路上的多少房屋都被他们故意烧去。我们手头还藏有一些日兵放火用的化学品导火线，纵火的全部过程从头到尾我们都目睹。大多数的难民所有的衣物被日军洗劫一空……”

蒋介石听到这里，淡淡地问道：“日本人自己怎么说？”

“这里有来自东京的报导：那是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东京日日新闻》题为《紫金山下》的报道，消息说：准尉宫冈和野田，曾约定砍杀一百个人的比赛。十二月十日，二人在紫金山下相见，彼此手里都拿着砍缺了口的长军刀，野田道：‘我杀了一百零五名，你的成绩呢？’宫冈答道：‘我杀了一百零六名。’于是两人同作狂笑：‘哈哈！宫冈先生多杀了一个！’可是很不幸，因为确定不了谁先到达一百之数。因此他俩决定这次是不分胜负，重新再打赌，看谁先杀满一百五十名中国人。十二月十一日起，这项比赛又在进行。”

蒋介石听到这里，瞅见陈布雷又在发抖，于是问道：“布雷，你害怕么？”

陈布雷使劲忍住哭泣道："报告先生，布雷只是恨！恨透了！恨我不是军人，手无缚鸡之力，不能同敌人拼命。"

"是军人又是怎样？"蒋介石狞笑道："孟潇不是军人吗？他就没有守住南京！"

陈布雷想替唐生智说句好话："那是因为部队派系复杂，没人听他指挥！"再一想这句话会使老蒋冒火，甚至对他起疑，只得默默告退。

但蒋介石的耳根清静不了，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报告如潮涌到："日军常驱逐成群的市民到新街口广场上，四周架起机关枪，悉数扫射致死！市民住宅如临近河池水塘，多被驱迫推入水中淹毙。水浅而起伏挣扎的，则一一瞄准射死！若干日兵用枪刺高挑人头，嬉笑街心，遇有野犬，就以人头戏弄诱食，犬或追逐，即连犬也杀死。

"屠杀逾一个月后，日兵复举办所谓良民登记，以诱杀我民众。金陵大学操场及新街口等广场，每天被迫集会的常达万余人。日兵诱令说，'以前充当士兵及无家可归的人，退列两旁，以便给予职务。'有信以为真者真的退列两旁，便被日兵拉去惨杀，平均每天遭惨杀者达千余人。这样的屠杀又继续了一个月之久！

"大屠杀之中，日兵觉得单是砍头和枪毙还太平凡，想出种种惨无人道的屠杀新花样来。其中最毒辣的一种是狗吃刑，将市民的下半身埋在地下，而令狼犬扑食上身。血肉淋漓，人世间实无比此更惨的事了。

"还有把人吊起来，用铁钩钩着舌头，名曰'钓鲤鱼'。或用铁床架在一堆柴火上，将人捆放在铁床上，名曰'烤全

猪’。”

“此外，日寇设置工程队，迫我壮丁参加，不时被迫抽血给日伤兵，这批壮丁不到一个月便个个变成病鬼。病重者便脱去衣服推进茅厕，或拉到城外活埋。没有病的则送到东北去做‘肉靶子’。

“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面对这种惨无人道的大屠杀，曾向日军一再交涉，以后日军虽稍为敛迹，但敌人兽行擢发难数。南京军民被集体射杀者十九万余人；零星屠杀，其尸体经收埋者十五万余具，被害总数三十万人以上！”正是：日寇暴行，罄竹难书；搁笔徘徊，毛发皆竖！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三回

奸淫掳掠食人肉　日寇疯狂暴行
见利忘义卖军火　美京秘密帮凶

有关日寇南京暴行的报告续写道："强奸罪行更是令人发指：山西路一住宅内，当一妇人被日兵污辱时，其夫在旁哀求释免，结果夫妇同遭刺死。时值隆冬，有一日兵发现雪地上有被奸死的裸妇尸体，乃捉一市民强与交合；市民抗拒，立遭惨杀，那裸妇尸体下部也被戳数刀。有一家屋内住有姑嫂三人，一个少妇两个少女，被日兵五六人闯入，少妇机警连忙往屋内草堆藏匿；两少女躲避不及，便遭兽兵搂住。那少妇只听见那大姑娘喊了一声嫂嫂便不作声了，那小的姑娘大哭大闹一阵后也不响了，只剩下兽兵们狰狞的叫笑声。少妇听得直发抖。两小时后兽兵离去，少妇大着胆子蹑手蹑脚回到房里一看，只见小姑娘躺在桌底下，下身涂满了

血，胸口和肚皮上被刀戳穿了两个窟窿，肚肠都流了出来。那大姑娘赤身露体仰卧床上，满身也是血，下身还插着一把刺刀。这少妇受刺激太深，疯了。

“金陵女子大学原由国际救济委员会设有妇女收容所，收容妇女约七千余人。日兵在挨户搜索妇女淫威犹感不足之余，每天到该所用大卡车劫走大批妇女，号哭之声，数里可闻。大凡自十二岁至七十岁的妇女都成兽兵对象，稍加抗拒，即遭惨杀。

“难民区妇女为避免受辱，都有女扮男装的，但又被日军拉去做壮丁，真是上天无路，人地无门。某次，有二三十个壮丁被敌人捕去，正当绳捆索绑时，一日兵忽触及被捕者的胸部，觉得可疑，便解衣检查，发觉都是女扮男装，于是悉数加以奸淫。事后剥光衣服，裸体钉在墙壁上活活钉死，有的削去两乳、有的绞烂下部、有的切开腹部把肚肠挑出来，死状之惨，目不忍睹，据说这是‘皇军的惩罚’！

“南京妇女被凌辱的在万人以上，愤恨羞愧跳江自尽者不计其数！道路皆赤，流水为阻！全城腥臭之气扑鼻，嗅之令人昏厥！

“城内粮食和日用品被劫掠一空，酱缸水井，塞满人头人腿乃至五脏心肝。油瓶酒甏溺满粪便。

“被俘的军官死得更惨，敌人把他们手足紧缚，排倒于地，以军用卡车往来飞驰其上，以致辗压成连块肉饼，不分彼此！或用马匹分尸，然后给军犬分食，这些军官都是城陷前奉命在城内集结，动都不能动的！”

蒋介石看到南京地方法院陈姓专员的调查报告，觉得很

伤脑筋，报告说："敌寇残杀南京同胞总数逾四十万人！此中青年学生占十分之六，约二十余万人，老弱与幼童约十万人，被害妇女达十余万人。又据平民控诉登记，已寻得尸体及已获得证据者，也有三十余万人。若连无从寻觅之尸体在内，已超出四十三万人，即希特勒也瞠乎其后，实属一骇人听闻之屠杀案。

"这大屠杀案元凶日酋本间雅晴，他是日本的陆军中将，早岁曾留学法国。当八一三事变之初，日寇在上海被我军奋勇迎击，日酋松井石根指挥下之'皇军'死伤惨重，乃向东京呼援，于是日方乃派本间到中国来协助作战，这是本间从事侵华战争的开始。

"各种各样的被杀害军民，红十字会掩埋达数月之久。

"此外如妇女的横遭惨杀，即被轮奸后也不能幸免。更拣选年轻貌美的女学生，分别关闭房中，由兽军列队依次奸淫后，把她们精赤条条地塞入防空洞中，然后闭塞洞门，活活窒死！又据红十字会报告，他们曾发现一群年轻女尸，全身裸体，被绳索互相系牵。初看全身无血也无伤痕，经详细检查后，才发现是被强力电流通过致死的。尚有其他女尸体，多数是下部肿烂出血。更有一批孕妇，也遭兽军奸淫，事后再用刺刀开膛破肚，胎儿取出蒸食！

"根据从调查所得资料统计，被害妇女最年轻的只有七八岁，最大的超过了七十岁！"

蒋介石深深地感到，在他周围亲信之中，对日本的屠杀普遍地表示愤恨。陈布雷尤其形诸于色；但他善观气色，只要蒋介石对他的忧愤悲切不置一词，也就退回室内独个儿叹

息。蒋介石看在眼里，他明白陈布雷的个性忠贞懦弱，不致于闹出事来；但冯玉祥等人可不理他这一套，兀自在外面大声控诉，悲愤处声泪俱下。这样发展下去，要是蒋介石再不对南京大屠杀有所表示，别说国内，国际间也会感到不可思议了。

“布雷，”他口授道：“发一篇谈话，指责日军在南京的屠杀。”陈布雷记下要点后建议道：“我们希望美国出面，美国老是没下文。先生一切措施，也心心挂念美国的态度，这情形我们都知道。”

“是啊！”蒋介石安慰他道：“华盛顿不作表示，希特勒的调解也很困难，我们目前的态度，最好不要太激烈。”

“不过现在有个机会。”陈布雷道：“美国船、英国船连续给日本炸了，巴纳号的伤亡更重，先生应该利用这个机会，向英美呼吁。”

蒋介石觉得陈布雷有点迂，可是也不便发作，立刻和颜悦色解释道：“布雷，你以为巴纳号吃了大亏之后，美国就会同日本宣战吗？你如果这样想，未免太天真了。这不过是美日之间一点小冲突，由于他们的武力在中国相遇，于是美国军舰便挨了炸弹，你应该注意，这不过是冲突，小冲突而已！”

“可是国际舆论对日本不利。”

蒋介石强笑道：“舆论？这有什么用？我告诉你吧！刚才我接到一个情报，美国又有一批军用物资已经装船运东京，你说他们会打起来罢！”

陈布雷颓然摇头：“那……那……”

“那这个机会又抓不住了！”蒋介石大笑，摇晃着他的肩膀道：“布雷，一切放心，有我！你别想得太多了，你看你这几天面色又不好。”

陈布雷刚要告退，孔祥熙摇摇晃晃进来道：“你们有事吗？”

“没什么。”蒋介石道：“我们在谈巴纳号的事件，布雷说是国际间的舆论，对日本是坏透了。”

“我也听到过一段故事。”孔祥熙坐了下来，擦擦汗道：“听说巴纳号上获救的五十四人中，又死掉了五个美国水兵、油船船主卡尔逊和意大利新闻记者桑德利。不过巴纳号出事时，正好有个美国环球公司的摄影师亚黎在上面，他危急时在巴纳号脱险后潜匿在岸上芦苇丛中，偷拍得一部影片。日本人听说以后曾先后企图袭劫两三次，希望掩饰他们的凶相。尤其是当亚黎乘美国驱逐机从香港飞马尼拉途中，日本派出三架水上驱逐机追逐。那三架飞机盘旋在亚黎所坐的那架飞机左右，历时很久，终找不出下手机会。”

“那后来呢？”蒋介石不耐烦。

“后来亚黎把这卷底片当夜在马尼拉完成了冲洗工作。美国方面事关本身，听说日方派机截击，也派了一队海军由马尼拉护送亚黎及其影片到珍珠港。亚黎携带影片，乘中国飞剪号到加利福尼亚的亚拉美岱，美国密探派专人往接，再用武装大汽车护送到奥克兰，密探随机保护，直到华盛顿才解除警卫。”

“哦！”蒋介石频频点头：“所以国际间对日本的谴责比过去厉害得多了。”

龟山蛇山一片黄叶，江水汉水呜咽奔流，是深秋的季节了，蒋介石这一阵变得更暴躁。他摔掉一桌电报、文件，凭窗远眺，片片落叶有如上海、南京、镇江、芜湖、杭州、济南、青岛等地，都完了。

蒋介石正在苦苦思索，侍卫报告李烈钧求见。蒋介石皱眉道："他从江西赶来干什么？"但挥挥手道："就让他来！"边说边对住大镜整整衣服，透了口气，作稳定和蔼状，面带微笑，向李烈钧还了一个礼，问道："辛苦了！"

"没什么。"李烈钧整一整黄呢大衣："我特地从江西武宁赶来。"

"有什么话没有？"

"我来就是为说话的。"李烈钧笑容突敛："不过我深知道，我说的话你不会听的，我还是不说的好！"说罢长叹一声，起立便走。

蒋介石一怔，一把抓住他："请坐下再谈，请坐下再谈。"李烈钧坐了下来，沉吟片刻，仰起脑袋，在他满是皱纹的两个眼角中闪烁着眼泪，摇摇头："我还是走罢，我的话没有用的。"说罢又起立。

蒋介石恨不得一口吞了他，忍着，苦笑道："老朋友了，老朋友了，何必？何必？你说罢，我听就是。"

李烈钧刚挨着沙发，两滴泪水落在地毯上，口角颤动，黯然叹息："算了，算了，我走了，不说了！"蒋介石伸过手去，按住他肩膀道："别这样，我们还是谈谈罢，只要有道理，我一定听你的话！"李烈钧再沉吟一会，直着腰，诚恳地对蒋介石说道："好，我说！你怪不怪我，顾不到

了！”

“不会不会……”

“我说抗日主张万万不可改变！”李烈钧侧过身子，一拳压在茶几上：“只要你坚决到底，失败也是成功，成功更是成功！”他大声说：“你既然决心抗日到底，就不要用这些投降派在你的左右，赶快把他们赶走！你要自己飞到莫斯科去，亲自和斯大林商量，他一定会帮中国人的忙！”

“哦！……”

“你时时刻刻要替老百姓着想，万万不可以只顾目前小利，忘记了这许多老百姓！最后我告诉你，并不是我们想把你骗走，我们来得你的地位，别使你的左右知道，他们都在靠你吃饭，他们以为你一去不回来了，没有地方吃饭了，他们会反对，请你别同他们说。”

“啊……”蒋介石颓然失色。

李烈钧长长透口气道：“我的话说完了，如果有不大妥当的地方，请你原谅。”

“没有，你的话也对，很对。”蒋介石强笑：“你既来了，多住几天，希望你能替我帮点忙。”

“有什么事么？”

“我想去视察江防，可是实在没有功夫，想请你同焕章两人辛苦一趟。有你两人去，我就放心了。”

“不了。”李烈钧道：“有焕章先生去，我可以不去了。因为这一次来找你，纯粹是为了刚才那一些意见，我急着要回江西，同时还有一点请求。”

“请求？”蒋介石淡淡地问道：“还有什么事？”

“张学良。”李烈钧皱眉道：“他这件案子是我审的，你也知道我同他家的关系。他年纪轻，双十二事件犯下了不敬之罪，但我已奉命酌情判他入狱；现在正是抗战需人的时候，我请求你把他释放，要他戴罪立功。”蒋介石一听说张学良的名字，面色都变了：“这件事不简单，不能马上放出来。而且他很受优待，我看你不必为他操心吧。”

李烈钧问道：“请问他现在关在什么地方？”

“这个，我自己也不清楚。”

“我不信！”李烈钧显然激动了。

“这是实情！”蒋介石也不退让：“你想，京沪战事激烈，南京、杭州沦陷，我难道把他留在奉化，叫日本人把他俘虏去吗？”

“那他现在不在奉化了！”

“早离开了。”蒋介石道：“我把这件事交给雨农，雨农派了个姓刘的专员在管着他，现在兵荒马乱，搬在什么地方还没有决定。”

“我说他不在人间了。”李烈钧黯然。

“谁告诉你的？”

“我这样猜测。否则你为什么不说？”

“你要知道很容易。”蒋介石道：“我马上问雨农，要他答复你。”

“不必了。”李烈钧听到戴笠的名字，厌恶道：“反正光知道他关在什么地方没有用。”他长叹：“我只是向你报告：抗战的决心动摇不得！张学良杀不得！严格说来，他对你没有损失！”

“笑话！”蒋介石拍拍胸脯道：“杀他？谁杀他？于公于私，要是我姓蒋的把他杀了，那我还算是个人吗？”

“那就很好，”李烈钧无可奈何地点点头道：“只要你不杀他，很多朋友都会赞扬你。”他问：“张学良曾否给你写过报告，我想他一定会有的。”

“是有的。”蒋介石作思索状道：“不过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上海打得凶，他要求出来带兵。”

“你应该答应他。”李烈钧叹息：“还说些什么？”

“没别的。只是据刘专员报告，他的女朋友赵四小姐愿意同他一起生活。”

“你答应他了？”

“答应他了。”

“还说些什么？”

“他要求给他买网球拍和网球这些玩意儿。”

李烈钧不作声，朝他瞅了一眼，沉重地问道：“你决定不放他出来咯？”

“不会不会。”蒋介石不耐烦道：“这个案子是你判的，只要刑期一满，他凭什么不可以放出来？你说得很对，他对我没有‘损失’，他没有杀我，我凭什么杀他？咳咳咳，外面这些谣言，简直太没道理！”

李烈钧起立道：“我真的要走了。总而言之，抗日主张不可动摇，投降分子不可轻饶！”

“对极了对极了！”

“张学良应该释放，他不但既因为是你的盟弟，又是宋老太太的义子，而且主要是你一个得力的抗日干部！你在这

个时候放他，天下人会说你的好话！”

“好好好！”蒋介石不断地拍着他的肩膀：“那不留你了，你是否要去看看焕章？前天他在这里，还说起你来着。”

“我是想去看看他。”

“他住在黄土坡。”蒋介石道：“我派部车子送你去罢？”李烈钧道：“我自己去罢，我要沿路多看看。”说罢告辞。

蒋介石回到房里，一招手把李烈钧喝过的那只茶杯摔得粉碎，然后歇斯底里地命令陈布雷道：“赶快把胡宗南找来，他的部队不需要大补充，叫他准备开拔！”

“是反攻南京吗？”陈布雷脱口问道。

“去去！”蒋介石拍桌拍凳道：“叫他开拔西安，包围延安，等我命令行事！”

话说在东南西北大小城市的陷落中，蒋介石独对济南局势大为震恐。但他慌的并非国土日蹙，乃是山东省主席兼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另有阴谋。“他要同日本议和，成立傀儡政权了。”戴笠报告道：“这是韩复榘亲口向他的朋友说的。他说如今蒋委员长也在同日本议和，我韩复榘凭什么不可以这样做？”

“娘希匹！”蒋介石骂道：“这小子还说些什么？”

“没有了。不过有一件事值得注意，土肥原曾经到过济南，同他接头。”

“真的？不是谣言？”

“真的。”戴笠道：“就差一张照相，否则证据更确

留。不过另有一件事情证明了这一点：日本飞机到处轰炸，可没听说炸过济南。”

蒋介石一惊：“那，那真是……”说罢备车直趋黄土坡，找到冯玉祥，一开口便问道：“大哥，山东局势不好，您听说过么？”冯玉祥正纳闷蒋介石为何而来，这才知道原来是为了韩复榘。于是叹道：“我怎会不知道呢？韩复榘是我的老部下，但他这样不争气，使我难堪极了！”

蒋介石试探道：“大哥为什么难堪？”正是：大敌当前耍花样，军民泣血难欢畅。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四回

誓做真汉子　冯玉祥表明心迹
误信假警报　韩复榘自投罗网

冯玉祥朝李德全苦笑笑："前一阵，我常常同她说：保定的陷落，是由于沧州的不守；而沧州的不守，是由于韩复榘的观望不前。那时光他还兼任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我记得我们曾经下令叫他出师应援德州，进击沧州，牵制日军南下，但他又没有这样做。"冯玉祥叹息："他是我的老部下，却表现得这样没骨气，我当然难堪！"李德全说道："焕章为了韩复榘的事，不知生了多少气。前一阵曾经写过信去骂他，除了说他贻误军机，还指责他不该把家眷送到兰州，给人一个不好的印象；同时又指责他不该把部队向西移动，给人一个保全实力的看法……"蒋介石立刻插嘴道："大嫂说的很对！不过最近有人说他同土肥原暗中洽妥，准备出面搞

一个什么‘华北五省自治’，并且日本飞机不炸济南……”说到这里冯玉祥一拳打在茶几上，把茶水震了一地，大声说道：“我看你还是把这个小子撤职算了！”蒋介石冷冷一笑：“我还不能这样做，有一件事要请教。”

冯玉祥气冲冲答道：“如果你因为我的关系，所以不办韩复榘，那你错了！就因为我是他的老上司，你应该重重地办他！”他大声说：“你如果把这种不爱国的军人枪毙，我决不掉一点眼泪！别说他是我部下，就是我的亲兄弟，我也没有话说！”

“焕章！”李德全缓和空气道：“委员长不会这样想的，你安静点。”

“大嫂说得很对。”蒋介石笑道：“大哥不必生气，韩复榘如果不可救药，我知道该怎样处理。”其实他心头在嘀咕韩复榘的日本路线问题。蒋介石相信冯玉祥绝不会同韩复榘搞在一起，但冯、韩同受他的排挤，会不会在这件事情上取得一致？正沉吟间，冯玉祥拍一下大腿起立道：“这样罢，我替你到山东跑一趟，调查调查，如果真有其事，我把他宰了！”

“不不，大哥。”蒋介石连忙拒绝：“现在是远水与近火的问题，你将视察江防，此事紧急，山东你不必去了。”

冯玉祥也沉思一会，搓搓手掌微喟道：“好。不过对于韩复榘的问题，我向你提过不止一次，你应该采取行动才好，我给他写信去电报，他老是给你来一个义正辞严，头头是道，就象，”他一顿：“就象汪精卫似的！”

蒋介石变色道：“大哥，对于兆铭，你对他别太误会

了。今天我同你说实话，他的对外谈话，是向我负责的，大哥别在无论什么地方给他过不去了。”冯玉祥一怔：“他向你负责？”他追问：“如果他这种态度让他发展下去，到时候怕你也负不了这个责任，这个关系太大了！”

“我懂得。”蒋介石劝道：“总之，大哥您别让他下不了台就是了。”

冯玉祥双手落在大腿上，“拍”的一声：“万一他将来发展下去变成汉奸，那我们骂不骂呢？”

“大哥！”蒋介石满身不得劲，强笑道：“算了算了，你今天不痛快，说话又过火一点了。”边说边站起来：“我走了，一切不要误会。”走到门口却见传令兵拿着个大信封迎面而来，上面赫然有“山东省政府韩缄”七个大红字，蒋介石心头暗喜：“这下子你同韩复榘之间的暧昧可逃不了我。”于是假装吃惊道：“啊，你瞧，抗战节约，他用的信封还是这么大！”但冯玉祥冷冷一笑，夺过信封就撕开口道：“大家看！”只见韩复榘在那大张八行笺上，从开头到具名真的只有八行字，“……值此国家存亡关头，敢不谨聆名言，努力自效？外间谣传，请勿轻信。青岛市长沈鸿烈以谣言日炽，日前曾用电话见询，职当告以土肥原并未来此，外传纯系奸人造谣……。”冯玉祥待蒋介石看了两三遍，这才把信交与卫士，正想开口，蒋介石却先问道：“大哥给他去信了？”

“去信了。”冯玉祥向李德全道：“请你把那个信稿拿来。”

“不必了不必了。”蒋介石话这样说，可是立在门口等

着。一会儿李德全拿了个卷宗出来道："你自己找罢。"冯玉祥接过三翻两翻，就把给韩复榘的信稿找了出来。蒋介石连忙读道："……兹者国土日蹙，生灵涂炭，凡我军人，应为国家民族之生存而舍身成仁，如贪生怕死，实无面目见我列祖列宗于泉下也……"蒋介石放心道："大哥写得好，大哥写得好，比我那里那些秘书高明得多了。"冯玉祥皱眉道："说正经的，你得赶快想办法，否则韩复榘真有什么差错，那太晚了！"他弦外有音："你瞧他说的多好听？开口'国家存亡'，闭口'生死关头'，嘿！其实呢？狼心狗肺，按兵不救，不知羞愧！"蒋介石明白冯玉祥骂的不单是韩复榘，甚至他本人都包括在内。只得尴尬地同他告别，向李德全说了声："大嫂有空来坐坐。"便连忙上车走了。

蒋介石一路思索，觉得韩复榘委实可疑。在他老上司面前说得那么好听，但事实又摆在面前，他在保全实力！老实说，打败仗或者不战而退倒没什么，问题在他撇开了蒋介石直接走东京路线，这实在使他受不了。

使蒋介石受不了的事情跟着来了：十一月初日酋华北驻屯军司令香月清司到德州指挥作战，十一月十五日中央军已撤至黄河南岸，将黄河铁桥炸毁；一局象棋似的，以黄河为界，同日军隔岸相守。南京失守前日军对华北曾经一度放松；南京陷落后日军就集中黄河之北，一路正面进攻济南，一路由河北南部的濮阳东进，企图越过黄河，造成对济南的大包围形势。十二月二十三日日军突在清河镇之南强渡黄河，而韩复榘的投降消息传说更盛。

这时光戴笠忙得个不可开交，蒋介石要他在韩复榘的"华

北五省自治”出现之前把他暗算。戴笠报告：“据报韩复榘已有戒备，平时深居简出，我们的人简直没有下手机会。”蒋介石暴跳如雷，可是也没办法。他恨不得派飞机把济南炸平，但日本人都没有去炸，这一着无论如何不行。戴笠失魂落魄再报：“据报韩复榘说最高当局都在同日本人谈判，我为什么不能这样做？一旦华北五省自治成功，东京对我的重视不在最高当局之下！他说平时受中央虐待够了，咱们这些人不是嫡系，一不沾亲，二不带故，还是抢先一步，同日本人合作的好！”

“气死我了！”蒋介石立刻改变方针，一连串发出十多个紧急命令，要韩复榘“抗日图存”。可是十二月二十五日，南渡的日军已占领济南东面六十公里的周村，分兵两路：一路越周村沿胶济铁路进逼青岛；一路下黄台西趋济南。第二天，韩复榘便跑了，廿七日，日军不发一炮而入济南城。

日军下一目标是泰安，蒋介石怕韩复榘的“日本路线”越走越深抢生意，除了派人行刺，再以十万火急急电命令他坚守鲁南防地。但韩复榘在卅一日自泰安不战而退，前方大乱。到了一九三八年一月二日，韩复榘干脆放弃大汶口，于是日军以徐州为目标，分兵三路挺进：一路沿津浦北段的兖州取济宁、邹县直扑徐州；一路自济南向陇海路上的商邱猛扑；一路自河北省大名趋开封切断陇海路再和进攻商邱的那路会师合攻徐州。

一月七日，日军桑田部队进抵济宁东面的八里铺，沼田部队也进抵济宁以东，三下两下，势如破竹。济宁、邹县这

两大军事据点由韩复榘一手奉送，事后他率部退集运河西岸曹县、城武、单县等处，企图全师入豫，另作打算。韩复榘到得河南，“华北五省自治”还未摊牌，蒋介石捏了一把汗赶到开封，召集军事会议，准备把韩复榘碎尸万段，以泄心头之恨。戴笠来报：“电报雪片似的飞去，但韩复榘还是抗命，不愿出席会议。”

“我自己去找他!”蒋介石冷冷地说。戴笠一头大汗道：“那怎么行！先生一身悬天下安危，韩复榘已经包藏祸心，先生千万不能去。”蒋介石一咧嘴笑道：“来者不善，善者不来；我去，我当然有把握！还亏你是替我主持特工的头子！过来，我告诉你！”戴笠看见蒋介石并无怒意，也就放下半个心来，弯着腰走到他面前。只见蒋介石在他耳边嘀嘀咕咕低声说了一阵，戴笠大喜。

那边厢韩复榘还蒙在鼓里，来自开封的急电一个接一个，但他相应不理，逼得没有办法的时候，给蒋介石复了个电报：“职部甫自前方移此，事务烦屑，歉难赴汴开会，一俟稍有头绪，当即趋前请示……”一月廿二日，韩复榘突地接得蒋介石具名的电报：“……诸事待商，明晨九时许专车造访。……中正。”韩复榘接电后吃了一惊：“蒋介石有这般胆量？”但蒋介石既然肯来，少不了要到车站接一接，难道蒋介石已派下刺客，在车站待机动手么？韩复榘同他的智囊彻夜开会，研究蒋介石此行对他的吉凶如何？最后认为蒋介石不可能率领大队人马前来，如要开火，此人决不会御驾亲征。他来一定是邀韩去开封开会，然后在开封把他扣留。只要敷衍他一阵，再在车站前方左右方圆二十里地之内严密戒

备，便没有什么可怕的了。第二天韩复榘在千余明暗保镖防护之下到得车站，果然见蒋介石的专车如时而来，乐队奏起了迎宾乐，仪仗队左右排列，那光景热闹之中带点紧张。只见火车停处，蒋介石的侍卫先下得车来，韩复榘趋前迎接，蒋介石双脚刚踏上月台，只听见凄厉的空袭警报声大作，双方一齐变色。

分散在专车里的侍卫听到警报，立刻劈劈拍拍关上窗子放下绒幕，集合月台，把守车前，一个个拔枪在手，侍卫队长爬到车顶上，要仪仗队和乐队以及诸色人等马上解散，不得在周围五里以内停留。韩复榘心胆俱裂，同蒋介石握着的那只手象中了电流，抖个不停。好容易说得一句："委，委员长，赶快离开这里，到防空洞歇一歇吧。"

"好好好。"蒋介石作镇静状，但在镇静之中作慌张状，而在慌张之中又作安慰状道："这一来，日本飞机不炸韩复榘的谣言，可不攻自破了！"

"是啊是啊。"韩复榘满心喜欢，朝四周瞅一眼，只见四周大多数是他的卫队，胆子也就壮了起来，刚干咳声准备说些体面话，不料凄厉的紧急警报又划破长空，专车升火待发，侍卫队长一个箭步抢到蒋介石跟前，报告道："敌机将到，坐汽车从机场到城里，容易发现目标，不如坐上专车到野外暂避……"

韩复榘一怔间，蒋介石已经把手杖一挥，来了个向后转，也不等他开口，频频点头道："好好好。"边说边往车上走，早有一群侍卫在前后左右保护，只一挟。蒋介石已经上了车。"委员长！"韩复榘跟在背后，连考虑的机会都没

有：“委员长！”蒋介石作安定状道：“你也来啦？也好，我们在车上吃中饭罢，我这里已经准备了。”韩复榘在车门口上也不是，退也不是，他的卫队长以及文武智囊们，在这种情形之下也没有插嘴的份儿。说时迟那时快，只见蒋介石两个侍卫把他老鹰捉小鸡似的一挟，原本高举着手的韩复榘不由自主到得车上。

“开车！”侍卫队长鸣笛大叫，朝月台上七零八落的人们说：“还不快跑！飞机就到！”车厢里蒋介石安闲地躺在沙发里，茶几上放着花瓶水果，一部《曾文正公全集》。韩复榘在厚厚的地毯上略一谦逊，一屁股跌坐在蒋介石对面的沙发里，偶一回首，忽地面色大变。

原来韩复榘所看到的，无论是在厚厚的丝绒幕布后面，以及车上任何一个角落，那些经过特别选拔、体格魁梧的侍卫们，一个个满脸杀气，拔枪在手，朝韩复榘瞪着牛眼大的眼睛，目不旁瞬。蒋介石似乎已经看到，笑道：“怎么样？发现飞机了吗？这么紧张。”

“这，这，……”韩复榘一身冷汗，从百叶窗帘望出去，只见田野、树木、山川、河流在迅速向后倒退。短短的一截专车，就象一匹脱羁之马，在河南的土地上使劲驰骋。韩复榘咬咬嘴唇，正襟危坐；心中暗自打算：如果再往前面开，那就在他的警戒范围之外，万一发生什么意外，可就麻烦。他强自镇静道：“专车可以停止了。”

“为什么？”

“这里离城镇很远，飞机不会发现。”

蒋介石笑道：“万一发现呢？”

“报告委员长。”韩复榘看看手表：“现在车子还在警戒圈里。再过几分钟，就没有我们的部队奉令保护专车了。”蒋介石正想拿着一杯牛奶往嘴边送，闻言把杯子停在手中，心里打了个冷战：“好小子！”但连忙笑道：“难为你这样为我的安全，安排得这样仔细，警戒线一直放了好几十里！”他狞笑一声：“真是多谢了。”韩复榘看看风色不对，冷汗黄豆似的一颗颗从额角滚将下来：“是的，为了委座的安全，一切安排都应该特别注意的。”边说边留心自己的卫士，可是连地毯下都搜索过了，连影子都不见。

“是啊！”蒋介石摆动着二郎腿：“譬如说同土肥原来往，譬如说活动华北五省自治，这些都是为了我的安全！啊哈！”韩复榘颓然倒在沙发上，四肢无力，双目失神。他明白：这番是中了蒋介石之计，他已经失去自由了。“报告委员长。”他还想作最后努力：“那是谣言。”

“谣言？”蒋介石蓦地从沙发上蹦起来，把一杯牛奶直向韩复榘摔去，淋了他一头一脸，韩复榘还来不及起立，蒋介石的侍卫已一拥而前。

“走开！”突地韩复榘使劲一摔，两个侍卫一齐倒退：“你们干什么！”他声音颤抖：“委员长，您这是干什么？”

“问你自己！”

“我扪心无愧！”

“无愧？”蒋介石大剌剌往沙发上一躺：“你不战而退，丧失国土；勾结敌人，阴谋独立；违抗命令，不去开封开会。”他大声：“还无愧吗？”

“你有什么凭据！”

“凭据？”蒋介石鼻孔里冷笑一声：“我要抓人，这就是凭据！你一定要凭据，到开封你问戴雨农要吧。他会给你同土肥原谈话的内容，他会给你华北五省自治的名单，你是汉奸！”

“姓蒋的！”韩复榘知道这番可真的完了，也不示弱道：“戴笠没有把另一个第一号大汉奸的凭据交给你吗？”

“？”蒋介石一怔：“你说什么！”

“我说你！”韩复榘由两个侍卫左右挟持，不得动弹，却挺出个胸脯厉声大叫：“你他妈的不战而退，丢掉东北！你他妈的勾结日本，偷偷摸摸谈判和平！你他妈的借刀杀人，在京沪平津牺牲了几十万杂牌军！你他妈的……”

“给我打，打死他！”蒋介石大叫，从沙发上直蹦起来，窜到韩复榘面前，左右开弓劈劈拍拍掴了一阵耳光：“绑起来，给我押下去，打！”

韩复榘惨笑道：“哈哈哈哈！呸！”他吐了蒋介石一脸唾沫：“大家看哪！这个就是蒋介石！这个就是土匪流氓蒋介石！他不要咱们活，勾结日本借刀杀人想消灭咱们杂牌队伍，我老子抢先一步同日本合作，他吃醋啦！哈哈哈！啊！”韩复榘腰部重重地挨了一铁棍，瘫软下去。只见他汗如雨下，咬牙切齿地使劲叫道：“姓蒋的，别高兴得太早了，回头日本飞机投弹，咱们同归于尽！”蒋介石赶上去重重地踢他一脚道：“别做梦！那个警报是假的，没有警报，你就不会上车来！”一肚子冤愤的韩复榘倏地泄了气，他完全明白，蒋介石这番是特地设计抓他来，而他当真跌入他

的圈套里，一切都完了。火车怎样到得开封，韩复榘已经不清楚了。只有在惊诧中的人们，看见了几个通告。

一月二十三日，国民政府下令免韩复榘本兼各职，任沈鸿烈为山东省政府委员兼主席。同时又通告道："韩复榘违反战时军律，应即褫夺陆军二级上将原官及一切荣誉勋典，并交军事委员会提交军法审判，此令。"命令接二连三："兹奉命组织高等军事法庭，派何应钦、鹿钟麟、何成濬为审判官，徐业道、贾焕臣为军法官，会审前山东省主席兼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

二月二十四日，韩复榘终于离开了人世，军事法庭遵命将韩复榘判处死刑，执行枪决，判决主文："韩复榘不奉命令，无故放弃济南及其应守之要地，致陷军事上严重损失，处死大刑，褫夺公权终身。"二十六日的报纸登载道："韩复榘就刑前对家属并无遗言，尸体于二十五日清晨收殓，由当局给予衣衾棺椁，颇为丰厚云。又韩复榘明正典刑后，第三集团军总司令一职，闻已由孙桐萱将军继任。"但报纸上从未刊载过这个问题，一般人也无法得到这个消息：蒋介石为什么不许把韩复榘走日本路线的供词披露？正是：汉奸伏法人心快，但愿无人学老韩。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五回

心向敌巢　汪精卫周身皆贱骨
魂归桑梓　王铭章满腔尽冤愤

当然，蒋介石自己是明白不过的，他亲手逮捕了韩复榘，如此这般指示了一阵，便回到了武汉。在珞珈山中央会议上，蒋介石报告了处理韩案的经过。他慷慨激昂，声泪俱下："这种奸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他算是向他的盟兄打照呼："即使是韩复榘的老上司，焕章先生也不会反对的！"冯玉祥发言道："关于韩复榘之死，死得好极了！可惜枪毙得嫌迟了一点。照我的意思，在沧州沦陷时就可以把他枪毙了！这种人如果活着，不但丢光了朋友弟兄、祖宗八代的脸，也丢光了中华民族的脸……"他还想说下去，有人打岔道："时间差不多了，我们可否按照过去的例子，先推举一个宣言起草委员会？"冯玉祥反感道："委员长，这

一次开会，可不可以先推举一个三民主义委员会？”蒋介石一怔道：“这是什么意思？”冯玉祥道：“很简单，每次推举了宣言起草委员会，他们一二十位先生集在一起，总是把三皇五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千年万世都抬了出来。……”

很多人都偷偷地笑出声来，蒋介石问道：“把这些三皇五帝抬出来之后又怎么啦？”冯玉祥狠狠地说道：“我要说句粗话：这些文章真是王大娘的裹脚布，又臭又长！要怎么好听有怎么好听，但是实在考查起来，半点都没有去做，很多人说，国民党把好话说完了，把坏事作尽了。所以我提议这一次我们来个三民主义委员会，注重实行、实践、实作，不说一句空话。”蒋介石透了口气道：“好好好，好极了！”但脸上的肌肉痉挛着，显然很反感。蒋介石的反感不便出诸于口，冯玉祥的气愤却没有完。散会后他坐上他的车子，毫不客气连报告带责问地说道：“我奉命到鄂东一带查看阵地，并到九江以下查看马当堵塞长江的办法，简直不成话，德国军事顾问实在他妈的不是玩意儿！”蒋介石大吃一惊道：“德国顾问不得了的！难道大哥看到了什么？”冯玉祥道：“我先到鄂东田家镇附近，看见那里把海军的炮从兵舰上搬下来，做的有坚固的炮垒。我到炮垒附近看了一遍，问炮兵指挥：你们的炮打多远？他说五千五百公尺。我问他日本海军炮打多远？他说七千公尺。我说那就糟啦！你把炮位放在小山顶上，敌人离着七、八千公尺就看见你，那不是只许他打你，不许你打他吗？你为什么不在这山顶的后面切一块下来，把炮口从山头的右边露出来，那敌人不到四、五千公尺便看不见你，你于他不就方便得多吗？”

“是啊！”蒋介石附和。

“可是他告诉我，这是德国顾问的意思，我听了大吃一惊，只好再问他，能不能改造？他说不行，因为都是洋灰钢筋做的，没有办法改。”

“哦哦哦！”蒋介石忙不迭摇头作惋惜状：“其他方面，大哥还发现什么吗？”

“其他不好的地方也很多。”冯玉祥道：“不过以炮位的问题最严重，你是不是想有所表示呢？”

“我考虑考虑。”

“我说不必考虑了。”冯玉祥磨拳擦掌道：“我看连这批兔崽子也给轰跑了算了。谁都知道这批顾问是希特勒派来的，希特勒又是同日本鬼子串通一气的，我们不能再上当了！”

冯玉祥把希特勒骂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把蒋介石气得坐也不是，立也不是。正没法间，何应钦、鹿钟麟、何成濬等从开封办完韩案回来报告，蒋介石如逢大赦，不断问这问那，冯玉祥不便插嘴，也就告辞。当夜同鹿钟麟见面，问道：“韩复榘这杂种究竟有没有遗言？”

“没有。”鹿钟麟道：“为了优待他，刑场上特地给他准备了一张红毯子，枪一响，就完了。起先还骂人，后来只是长叹，说是斗不过他。”

“他骂谁？骂些什么？”

“你大概也听说一些。他骂他借刀杀人。他骂他嘴上礼义廉耻，心里男盗女娼。在审问的时候简直没办法，反正他活不了，也只好马马虎虎做个样子算了。”

“他供些什么？”

“他说他是冯玉祥的老部下，打日本本来不含糊，无奈蒋某人欺人太甚，他受不了。头先他干得还有劲，在山东大量收容华北青年流亡学生，还办了一个政训班。毕业后分派到山东各地，开展了五六个游击区。以冀南鲁北的惠民区来说，就有小学教师抗日会、农民抗日会等各种团体，政训班学生去后加紧训练农民干部，发展游击队达一万多人，并且和冀南的庆云沧县打通，声势浩大，全国知名的老英雄范筑先就在聊城临清和他响应。”鹿钟麟一顿，何应钦就驳他道：‘不见得罢！当日军还在河北时，你曾命令三百多平津学生率领壮丁退至黄河南岸，但有四十多个学生同你要了二十多支枪坚决守城不退！’韩复榘答道：‘这是命令，你们要我撤退，我只好这样。后来我不是又回去了吗？不是又把基本队伍三个营扩展到两万多名游击队吗？不是有大小战斗数十次，常常获胜，俘虏日军、截劫军火汽车都很得手吗？可是姓蒋的要借刀杀人，排除异己，我也只好同他拚了。我比他早一步同日本接洽，只是自认倒霉……’”鹿钟麟叹道：“韩复榘最后说，他不希罕二级上将那个虚名，只是为了搞垮蒋某人，落得一个不清不白，死也不甘心！他还说对不起冯先生，希望大家不要怪他存心做汉奸，那是给蒋某人逼出来的。”

冯玉祥顿脚道：“该死该死！反对蒋某人尽可堂堂皇皇，何必出此下策！”

却说南京沦陷后，抗战情绪陷入低潮，东洋鬼子势如破竹，面对着这个局势，蒋介石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不知如

何是好。如今枪毙了一个韩复榘，虽然表面上说的是为了“丧失国土”，但人们知道这是为了日本路线的“竞走”问题，士气反而更糟。蒋介石同汪精卫、何应钦彻夜商议，认为形势严重。而更糟糕的是，红军在前方打得很好。这样发展下去，陶德曼的调停如果仍为国人所厌恶，那后果简直不能想象了。“陶德曼的努力是落空了。”汪精卫长叹，“现在除了同东京摊牌，没有别的法子了。”蒋介石的眼睛一亮：“牌怎样摊法？”

“告诉他们别自相残杀。”汪精卫道：“中日合作，围剿红军，天下也就太平了。”蒋介石沉吟一阵，长叹道：“这不能明说。”他踱着方步，“这样吧，岳军，你把我们渴望和平的言论总结一下，检讨检讨，看看我们目前应该说些什么。”张群把一大堆文件摊在桌上，咳声嗽道：“这都是从‘七七’到南京失守前后，我们的和平论调。”

“你把大要念一念吧。”汪精卫道：“不必太详细。”蒋介石在沙发里闭上眼睛，听张群报告道：“兆铭先生在十一月十二日、十八日先后发表了《寻求兴国与团结民众》的文章，和《我们怎样持久》的演说。兆铭先生提出了《国际和平路线》的外交方针，以及《牺牲才能持久》的内政政策。兆铭先生同年七月二十九在南京广播的《最后关头》更清楚地说明了打下去只有牺牲。他说：‘因为我们是弱国，我们是弱国之民。我们所谓抵抗无他内容，其内容只是牺牲，我们要使每一个人，每一块地都成为灰烬，不使敌人有一些得到手里……质而言之，我们如不牺牲，只有做傀儡了。’兆铭先生还在八月七日广播《大家要说老实话，大

家要负责任》，说‘中国宋末、明末曾两次亡国。其亡国原因最大最著的，在于不说老实话。老实话就是：和呢？是会吃亏的，就老实的承认吃亏，并且求于吃亏之后，有所抵偿。战呢？是会打败的，就老实的承认打败，败了再打，打了再败。败个不已，打个不已，终于打出一个由亡而存的局面来。’至于国际和平路线的外交方针，那就是德意日路线的外交方针。”

“兆铭兄，”蒋介石忽然开口道：“我记得在三中全会宣言里，有一句很别致的话，叫做：‘循着国际和平之路线以前进’。也就是说的这个：不妨走德意日路线的外交方针。”

“有的有的，”汪精卫喜形于色道：“我有解释的，请岳军兄念下去。”张群于是继续念道：“兆铭先生的解释是：抗战是和平路线，九国公约提议调解也是和平路线；中苏互不侵犯条约是和平路线，联络英美法是和平路线，而联络德意也是和平路线。谷正纲在本党刊物《民意》一卷四期中也说过：‘联络德意也是和平路线，这是毫无疑义的。中国单独抗战之际，与同情中国、谴责日本之国加以联络，期待其更进一步，对于中国予以援助，对日本予以制裁，同时对于和日本订立协定（按即反共协定）之德意也加以联络，期待其能维持中国向来之友谊，……’这在中国实为当然之事。”张群歇一口气，东翻西翻一阵，继续说道：“二十六年十二月廿五《民意》创刊号中陶涤亚发表《战始能和虽和必战》一文，是同年七月十九兆铭先生的《中华日报》社论所持之《战中求和和亦必战》意见完全一样。陶涤亚

说：'目前我们的抗战虽然在猛烈的进行着，但是这种战事也不是永远不变的。换句话说：我们一方面要和敌人拼命，一方面也不完全拒绝讲和，只是必须客观环境构成了和的条件，我们才能够停战讲和，" 张群透口气道："从七七开始到南京失守前后，本党对和平的看法大概是这么一些了。"

沉默半晌，蒋介石瞅一眼日历道："现在我真想找到许世英谈谈。"

"啊！"汪精卫道："昨天有几个人正谈起许世英，说南京失守好久了，我们的驻日大使还没回来，这一点容易给人家说闲话。" 蒋介石皱眉道："大概一月十五以前可以回来，他在东京当然有事情。" 汪精卫不便追问，岔开道："那末，目前我们再发表些什么好呢？" 三人正思索间，只见戴笠幽灵似的立正在门口。蒋介石问："有什么事？" 戴笠抢前几步，恭恭敬敬地说道："报告先生，川军统帅邓锡侯在前方抱怨中央！"

"邓锡侯？" 蒋介石皱眉道："他抱怨中央？他周围一定有了共产党！" 蒋介石向汪精卫、张群解释道："这次我调动了川军，要雨农自己去看看，听他的报告吧。"

戴笠咽了口唾沫道："雨农奉命到得徐州，有很多的新闻记者在访问邓锡侯和孙震，我在一旁听。大公报记者范长江道：我们非常兴奋地知道四川军队在挽回津浦战局方面尽了很大力量。当韩复榘让开津浦正面，从济宁西退的时候，如果没有川军星夜赶到，日本人可以不发一弹而到徐州。徐州动摇，今天的武汉也万万不能安稳了。"

蒋介石皱眉道："这些新闻记者是不是共产党？他们在

邓锡侯面前说了些什么？”

“报告先生。”戴笠道：“这些新闻记者没有一个是代表共产党报纸的，他们不可能同邓锡侯说什么话，因为一来他们的交情很浅，二来邓锡侯报怨中央口吻倒不是延安的那一套。”

蒋介石不耐烦道：“那他到底说了些什么？”戴笠急道：“邓锡侯说，川军的纪律表现得不错，人们还给予好评，他觉得很安慰。他说：四川军队从剑门关出来，过巴山、越秦岭、横穿关中，转战太行山边，而今又到山东作战，他很高兴。他说诸葛亮六出祁山，所到不过渭水上游；姜维九伐中原，始终未出陇南一步，今川军竟横贯数千里外，勒马泰山边，西望巴蜀，东指扶桑三岛，四川军人的光荣是亘古未有的。所以邓锡侯说这次抗战不论胜败得失，都是死而无恨！”蒋介石当着旁人不便发作，提高嗓门说道：“快点讲，邓锡侯到底怎样抱怨中央！”

“啊！他说川军参加抗战，中央实在不够体贴。川军当初从未想到在山西作战，所以对于山西的地形、友军的联络，以及敌情的了解等等，事先都没有准备。不料由四川徒步走到陕西宝鸡之后，才搭上陇海路的火车，弟兄们好多人都病倒在路上，抱怨中央不派车。后来在赴西安途中，川军准备在西安整理一下，不料命令来到，说是山西战事紧急，马上赴援。他们完全是赤足草鞋、短裤单衣，根本没有北方御寒设备，就这样穿着这种服装赶上山西战场，又病倒不少人。从宝鸡上车之后，过风陵渡，登同浦车，北进太原，完全过着铁板车生活。人多车少，有站无位，饥寒交迫，邓锡侯说

他也哭了！”

汪精卫惊叹道：“邓锡侯他哭什么？”戴笠答道：“因为川军在车上不能做饭，又冷又饿，有风有雨，他们大都两腿发直，只要铁门一开，人们便倾倒出来，车上一片哭声，都说中央把他们害苦了！”蒋介石皱眉道：“邓锡侯怎样表示？”戴笠道：“他说他当然劝慰弟兄，要他们别这个样子，可是弟兄们责问得很凶。他们说邓总司令告诉我们出来可以做火车，里面有软椅子，坐在里面不要动，等于‘洋房子走路’。可是这个样子算什么呢？皇帝不差饿兵，中央这次用川军抗战简直开玩笑。没有冬衣，没有地图，火车上挤得一团糟，到前方大家莫名其妙！甚至有一次，连邓锡侯自己差点都给日本人俘虏了。”

“那为什么？”张群急问。

“他说他奉命挺进，中央告诉他前面还有自己的部队。不料命令上的自己部队已在川军到达前转移，邓锡侯跑进了敌人的阵地，事先根本没有任何通知或联络，他气了个半死！”

“邓锡侯还抱怨中央，”戴笠道：“有一次他跟人谈天，说中央训练军队马马虎虎，用兵作战一塌胡涂。他说川军这次出来，中央一点脑筋都不用，连中央军同日本人的服装有什么分别都不说明，有一次遇到敌人骑探，弟兄见他骑大马、穿马裤呢外套、脚登大皮靴，还以为是友军官长，不加射击，结果哨兵反而被日军射杀。最惨的是伤兵，根本无人过问，有一次几个伤兵在战场上看见敌人坦克车冲过，竟误为中央的汽车，他们大叫停车，还自报部队番号要求搭车

……”蒋介石挥挥手道：“你别讲下去了，四川土包子抗战不力，倒还怪我对他们不起，让他们去好了。”蒋介石这步棋子没有落空，“杂牌队伍”川军邓锡侯部第一百二十二师师长王铭章，陷身滕县，进退不得，真的已在死亡边缘。何应钦报告道：“邓锡侯有电报来，孙震和王铭章也有电报来，要求派救兵。”

蒋介石不悦道：“人家打通津浦路的计划，不是没有成功么？王铭章凭什么讨救兵？”

“战局是这样的。”何应钦道：“日军在津浦南段受到阻挡，但他没有放弃。现在以重兵沿潍台公路向徐海威胁，同时拿三个师团的机械化部队沿津浦北段向徐州进攻，他用的是合围夹击战术。”

“这个地方我们有重兵驻守。”蒋介石道：“还要救兵？”

“是这样的：十四日拂晓攻击时，三四万名日军分别向滕县以北地区猛攻。当晚，日军利用骑兵坦克绕攻我军后背，前线各部遂被隔绝。现在日军主力万余人向我右侧后面活动，十六日清晨已到滕县东关。”何应钦一顿：“现在滕县情况如何，都不敢说。对于邓、孙、王三人的电文，我都告诉他还是自己设法，暂无援兵可调。”

蒋介石眼珠一转道：“那王铭章手下现在到底有多少人？你看能抵挡一阵么？我对于到重庆去固然没有太大兴趣，但在武汉多留几天，看看华盛顿有什么表示也好。”

“滕县守城部队，”何应钦伸出两根手指，“只有两个营，一共七个连，王铭章的电报说，他把所有武装警察投入

战斗，一共不到三千，日军至少一万多，而且都是精锐部队，步、骑、炮、空，外加坦克，色色俱全！”

王铭章的名字再在蒋介石嘴上提起，那是五月八号的事了。王铭章的尸体从滕县偷运到夏镇，渡过微山湖；五月二日到徐州，八号经汉口，十五日运川，六月十三日抵成都运原籍新都安葬。蒋介石曾在汉口致祭。

“各位！”蒋介石念着那份演讲词：“王师长是一位爱国军人，是一位热血的男儿！他在滕县拿三千人抵挡日军迂回部队一万多人，他是何等的勇敢？上月十六日早晨战事开始，王师长率部浴血抗战，肉搏八小时！当夜日军由东关向城内开炮，城墙被轰塌两处，王师长便命令用食盐千包填塞缺口，他是何等的机智？十七日早晨，日军大部包围四城，飞机大炮猛烈轰炸之下，日军坦克冲进城，城里弹如雨下，火焰漫天，王师长不但不退，还带了参谋长赵渭滨，团长王麟，县长周同等登城督战，他又是何等的壮烈？直到下午，局势更坏，援兵当时已经开到，可是同日军援兵遭遇，进不得城，救不得他，王师长先是腹部中弹，继而举枪自杀，赵参谋长和王团长也先后阵亡。县长周同看见这种情形，便对左右说：全国失陷的县城不知有几百个，但还没有听说县长慷慨殉职的，我愿意死在这里，留一青名于后世！周县长说罢从城楼上一跃而下，坠城殉国。剩余士兵还在烟火弹雨中同日军死拚，三千人突围而出者，不到一成，他们又是何等的壮烈！”蒋介石顿了一顿：“要抗战便要流血牺牲，不是在嘴上嚷嚷就算的，王师长是个模范军人，完了！”说罢掉头归去，何应钦紧紧跟随。到得官邸，蒋介石道：“我想在

王铭章的故乡修造一个大大的坟墓，让四川人看了开心！”

“该花不少钱罢？”何应钦说：“恐怕……”

“这种钱不必省。”蒋介石边擦脸边笑道：“该省的，我们已经省得很多了。譬如没有派援兵、譬如没有把川军重加训练、连冬装都没换便把他们送上前线等等。尤其是这种军队和军人，少一个，便让我少操一分心。我们已经太省了。”说罢大笑。

“最高统帅”在后方狂笑，前方将士在火线急得直跳，以张自忠而言，他接到蒋介石的最机密命令是八个大字：“诱敌深人，一举歼灭”。那当儿胡宗南自西安来，蒋介石对他说道：“我的意思很明白，有本事的，便把敌人一举歼灭；没有本事的，便做王铭章第二。我对于张自忠，实在不大……”他感到对胡宗南似乎说得太多了，便问：“队伍已到，封锁线也布置好了？”正是：为国捐躯，义无反顾；死得冤枉，涕泪滂沱。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六回

长敌人志气　中国人拖住中国人
灭皇军威风　好男儿终是好男儿

胡宗南忙不迭说：“报告领袖，已经布置好了，从七贤庄十八集团军西安办事处开始直到延安，封锁圈至少有三十几道。”

“三十几道太少了吧？”

“那是指重兵。”胡宗南忙不迭补充道：“其他小的、暗的，那一路上到处都是。”蒋介石笑了笑说：“很好很好。这番你坐镇西北，除了负起监视延安任务，还有几件事你也该去做。第一，你在西安给我办个军分校。据报王曲这个地方蛮合适，离西安也不太远，只有四十里。你这次回去准备，开学那天，我自己可能去主持。还有，你在西安城里，再给我搞一个战时干部训练班，你知道有什么用处

么？”

“报告领袖，这是我领袖的明智，因为好多年轻人从东南西北走向延安，如今西安有了个战干团，可以把这些年轻人留在西安。”

蒋介石拍拍他的肩膀，算是欣赏他的脑筋想得快。立即把面孔一板说道：“万一那些青年人不肯加入战干团，那你怎么办呢？——我知道你不方便出面。我的意思是，戴雨农主持这方面的工作，扩大这方面的工作，而你，作为西北的最高负责人，要帮助他扩展这件工作！”

胡宗南忙不迭立正，答应。

半晌，蒋介石阴森森地笑笑：“西安，你们知道我曾经在那个地方阴沟里翻船，我一辈子不会忘记的！你们不要领袖长领袖短，你们应该拿行动来给我看！”

“是的，领袖！”胡宗南笔直站着：“临潼招待所上次大加粉饰，那个经理要把朱红大柱上的几个枪洞填塞，给我止住了。我说这将来是有名的古迹，应该保存，同时就在山上，已经收集了一些名人题字，象‘至大至刚’、‘顶天立地’等等，而且已经叫石匠刻在石壁上了。”

蒋介石点点头道：“所以对于那些靠不住的人，不能错放一个！张学良这一辈子休想出去，杨虎城从外国回来也要请他进去！一切曾经同共产党往来过的，一切看上去不大靠得住的人，我要他们好看！象张自忠这种将领，我真是伤透了脑筋！本来我不赞成他回部队，决定派李文田当军长，无奈冯玉祥这个……”蒋介石叹道：“你明白，我太坚决了，会使许多人不痛快，虽然何应钦、萧振瀛、李文田他们还是

反对他，我也只好让张自忠回来了。”蒋介石冷笑：“不过我也不能让他痛快，我把李文田派在他身边做副军长，看他怎么样！”

两人相对笑了笑，胡宗南道：“领袖该休息，……”蒋介石倏地皱眉道：“你去找几个人聊聊，这批青年人该怎样对付，大家该多出点主意。不能光靠戴雨农的劳动营什么的，总该唱唱话剧，跳跳蹦蹦，你懂吗？”

胡宗南正立正答复，侍卫报告何应钦求见，于是胡宗南立刻告辞。蒋介石一见何应钦，劈头就问道：“是不是第二个王铭章的消息来了？”

何应钦一怔，随即领悟道：“还不会这么快。恰巧相反，”他耸耸肩，摊摊手：“张自忠在那里打得蛮带劲！”

“娘希匹！”蒋介石喃喃说道：“那真有鬼！他顶得住么？他怎样顶住的？我倒要听听。”

何应钦先不忙打开文件，却低声说道：“外面流言很多，说委员长同张自忠之间的误会很深，因此委员长想要使他死于非命，外面对于张自忠怎样回到部队里来这一点，大家非常清楚。他们都知道最高当局并不喜欢张自忠，无奈冯玉祥争得厉害，因此我们不得不把三十三集团军交给了他，而把李文田搁在他身旁。”

“张自己怎么说？”蒋介石问。

“张自忠这番到得战场，告诉新闻记者，说他这次回到部队，抱定三种决心：第一是严肃军纪，必须使军队和老百姓打成一片，才能有力量……”

“哼，那是冯玉祥的那一套。”

“第二是只要有机会，他便会率领全军为国家效死。张自忠说，他相信若是为救国家的危亡，为服从长官的命令死了，就是到了阴间，一般将士也不能埋怨他，因为这是军人的大义。第三，他说一旦抗战结束，他还能活着的话，他就解甲归田了。”

“这也不能说明他同我闹意见。”蒋介石道：“他没有资格同我闹意见。”

“问题就在这里了。”何应钦挪近一步：“张自忠口气很硬，打仗很凶，但他的精神很坏，所有从前方回来的人都说，张自忠很悲观的。象他那样一个高级军官居然悲观，说明了他同我们之间有意见存在。”

“他怎样悲观法？”

“有一次，有一个中央日报的记者到前线去访问他，正碰到一架敌机飞过头上，张自忠苦笑着同那个记者说：如果这架飞机丢下一个炸弹，我们也可以说是为国牺牲了，我也就可以同九泉之下那些亲爱的弟兄会面了。那个记者说，张自忠说话的时候，声调是哽咽着的，显然受的刺激很深。那个记者回来之后便要调查，说到底为什么张自忠要这样悲观，而打起仗来却这样勇敢……”

“这个记者调查到了没有？”蒋介石有点着急。

“他调查到了，原来是我们对张自忠这一类军队有三不给：不给补充，不给装备，不给奖励……”

蒋介石刚刚跳起来，何应钦一手制住道：“不过我们不必着急，那个记者一辈子不会写文章了，戴雨农已经把他弄走，他会向您报告的。”

“不过，”蒋介石沉吟道：“我倒替坂垣师团担心。张自忠这种想法和打法，倒真正是不要命的做法，坂垣师团虽然厉害，我怕反而会吃亏，将来大家对付共产党，少了一只有力的帮手。”

在这些场合，蒋介石的预测往往是“幸而言中”的，张自忠当真打垮了坂垣师团的进攻。

话说坂垣的第五师团猛扑临沂，直趋台儿庄，另由矶谷的第十师团沿津浦线南下，企图同坂垣会师，合犯徐州。临沂守将庞炳勋被围城内，呼天无门，垣坂师团的长野旅团视临沂为弹丸之地，以步兵二万，大炮三十门，飞机十多架联合攻打，满望垂手可得。不料张自忠不再理会“引敌深入”那一套指示，是夜率领十一个步兵团开往增援，从日军侧面潜渡沂河，并亲自进驻距临沂城东十二里的南曲房村指挥。十三日展开拂晓攻击，猛扑日军侧背，首先攻克白塔、顶子铺，与敌人进行白刃战。日军发觉张自忠在他的背后进击，士气顿挫。迫近临沂城垣的日军急忙后退，打算集中全力对付张部，这时庞炳勋在城楼上望见前面尘头大起，日军动摇，知道张自忠来也，连忙乘势大开城门，衔尾杀出。这一仗背腹夹攻、首尾痛击，直杀得日月无光、天地失色。蒋介石听说张自忠这样打法，听得呆了。

经过七天工夫，临沂战斗结束，这一大捷毙敌四千名以上，俘虏日军一百数十名，击毁、俘获坦克二十余辆，联队长长野、中佐牟田等被击毙，坂垣师团的长野旅团全部歼灭。

“恭喜啊！蒋委员长！”外交使节和中央大员闻捷向蒋

介石道贺："这是中国自从抗战以来，国民党军队面向强敌，第一次获得空前的大捷！"

"是的！"蒋介石盲公吃馄饨，肚里有数目，在会议上挺起胸脯演讲道："各位要知道，临沂是鲁南重镇，而且是各公路的交叉点，南通新安镇至徐海；西南通台儿庄、枣县、滕县；西通费县、泗水；西北通蒙阴、新泰；北通沂县；东北通莒县、诸城；东通日照。如果临沂失守，那就徐海危急，陇海津浦都将被截。"蒋介石再瞅一眼地图："所以，临沂是非守不可的，为屏障徐海、收复齐鲁、巩固津浦右翼，临沂是非出死力保卫不可的！"

掌声过后很多人提议道："那请委员长嘉奖张自忠将军、庞炳勋将军！"

蒋介石硬着头皮，胸有成竹，笑嘻嘻答道："当然，我特派陈调元将军到徐州慰勉三军，张自忠、庞炳勋各记大功一次！"正是：如此记功，不如记过；杀敌有罪，罪过罪过！

话分两头。却说蒋介石自南京溃退，政府和军队弄得七零八落，乌糟不堪。上海的许多重工业机器双手赠敌，若干大员恋恋不舍地留在租界。许多工人和公务员自沿海漂流到内地，找不到机器也看不见上级。从南京突围的军队更是乱七八糟，弄得兵不见将，将不见兵，只好在报纸上登出煌煌布告，载各部队番号、驻扎地点，以便找回溃兵。蒋介石更是懊丧异常，大骂主张抗日的部下："都是你们，把国家弄成这个样子！"

日军也早已看清楚蒋介石内部的混乱情形，当时曾在占

领下的南京开了个军事会议，由松井石根任主席。这批做着“速战速决”迷梦的黩武主义军官们纷纷发言，有的说：“蒋介石在汉口乱七八糟，我们跟踪追击，他就站不住脚。”有的说：“蒋介石本来就不愿意打仗，只要皇军稍加压力，他就会投降过来了。”也有人说：“还是叫陶德曼去做说客吧！”议论纷纷，满以为灭亡中国，只在指顾之间。不料坐在首席地位的司令官松井石根沉重地开口道：“我要求诸位考虑考虑全盘形势。”边说边从皮包里掏出一份报告书道：“这是华北派遣军参谋部《关于全盘的敌情判断》，它说：‘朱德、彭德怀所率的共产军主力在榆社宜城镇附近，其有力一部在五台山及太原西方山地，……民众有渐渐亲近他们的倾向，将来……势力一定会逐渐扩大。假如我方停止于目前配备状态，山西后方的扰乱愈加增多，共产军等一定会协力夺回太原。’松井石根念完，场中鸦雀无声，半晌，他大声说道：“目前最重要的就是巩固皇军后方，办法有两个：第一就是集中兵力围攻共产军，第二要打通津浦路，把独立作战的华东与华北连成一片，相互策应，才不致为共产军所乘。否则皇军一口气直下武汉，共产军就夺了沿海各地，切断皇军后路，实在非常危险！所以皇军暂且不必打蒋介石，要知道蒋介石最忌的共产党，让他喘一口气，重整军备打共产军去吧！这和皇军作战目标正相吻合，现在我们要注意对付共产军，打通津浦路！”松井石根倏地变色，厉声说道：“看样子，战争是要长期恶化的，诸君准备准备吧！”

松井石根这一席话如晴天霹雳，把鬼子官们听得目瞪口呆。原来鬼子兵出来打仗的时候，日本军部就告诉他们，不

出一个月，蒋介石就会投降，大家就可以回日本享福，因此南京沦陷之后，许多鬼子官兵已经收拾好行李，成天扳着指头，计算着归国日期。如今听松井石根这般说法，不由得愁眉苦脸，有几个差点哭出声来。

松井石根看在眼里，也不由得长叹息道："诸位也不必如此，皇军武运长久，局势虽然有长期恶化的迹象，但不必过虑，今年一月十六日，近卫首相发表过《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二十二日，外相广田又说过'日本对华并无领土野心，也不要华北脱离中国，日本希望中国认清现实，重新合作。'这些威逼诱降的口气，蒋介石懂得，大家放心好了。"他一顿："何况有事实证明，蒋介石驻东京的大使许世英，当他的祖国首都被皇军攻下一个月之久，他老先生还没回中国来，这是为了什么？"松井石根摸一摸仁丹须："大家当然明白，所以不必焦急。"

这个会开完，日酋们也就决定了围攻华北八路军的计划。一九三七年冬敌将川岸文二发动对晋东南六路围攻，却被一二九师和当地民众内外夹击，打个落花流水，逃回太原。八路军乘胜追击，奇兵突出，袭击娘子旧关，一度收复井陉城，又在响堂铺打了个十分漂亮的伏击战，日寇一百八十辆汽车全部毁灭。

一一五师当时配合晋东南大捷，也在午城消灭千余日军，战斗结束，忽接国民党军司令卫立煌被围困情报，于是星夜驰援，真个是人不下鞍、马不停蹄。一连人赶到白儿岭挡住了日本鬼子飞机大炮的冲击，把卫立煌从包围圈里拉了出来，喜的卫立煌感激涕零，送给八路军十万发子弹作为酬

劳。日寇吃了几个大苦头，还没死心。到了一九三八年四月初，又出动三万兵力，分九路兵合击晋东南。朱德亲自率领八路军，同敌人周旋于太行山上，这次日本鬼子吃的苦可更大了。给养困难，到处挨打，在晋东南兜了半个月圈子，一不提防就给八路军吃掉一路，弄得又饿、又累、又怕，个个叫苦连天。四月十五敌柏骑联队三千多人被迫退到长乐村，一二九师跟踪追击，把鬼子截成几段，困在村里动弹不得。苫米地旅团妄想救应，也被打得七零八落。是役也，鬼子死伤四千左右，其他各路没命逃回太原。

鬼子围攻八路军的计划彻底破产，认识了八路军的威力，相互告诫："华北有八路军是不能安枕的！"

这个时候，日本兵攻陷了这么多中国名城，而且连作为中国首都的南京也吃掉了，美国不但没有干涉，而且还同日本大做生意，供给东京巨量军用物资，不可一世的日本军阀，只等蒋介石乖乖扯白旗。不料就因为国破家亡，神人共愤，中华民族满身鲜血，咬紧牙根决死同鬼子拚，谁主张谈和就是汉奸，蒋介石也就不好意思真的扯白旗，这场仗就在那种劲儿下面轰轰烈烈干起来了。

与围攻华北八路军同时，津浦线上的日寇调动频繁，一九三七年底河北日军长驱入鲁，韩复榘不战而退，济南失守。一九三八年一月，青岛济南等要地相继沦陷。在南京日军也沿着津浦路北开，接连攻陷扬州、临睢关、蚌埠、凤阳和定远。三月中旬，日寇已经迫近徐州。

正当山东局面大混乱的时候，胶东文登天福山上霹雳一声，竖起了"山东省人民抗日军"的大旗，这支军队由李琪

领导，开始时只有十七个人两条枪，但不到两个月，由于附近农民热烈参加，已经发展成为六百多条枪，一千多人的队伍。同年二月这支武装就开始了他的处女战，趁牟平伪县长宋健武正在悬灯结彩，庆贺升官晋爵的时候，李琪等人杀入城内，解决了伪商团。等到喝得烂醉的日本宣抚班长闻讯想抵抗时，刀锋已抹进了他的脖子。李琪那支人民抗日军瞬即攻入牟平城，立刻释放了被捕的抗日人士，枪毙了伪县长，搬运战利品，神速地撤出牟平，鬼子兵大批赶到，连李琪的背影都没瞅到。

抗日军撤到城外雷神庙里，大队把战利品运回山去，李琪亲率二十五个超等射手扼守着雷神庙，担任阻击任务。敌人汽车自远而近，送饭的老百姓忙来报告“敌人来了”。李琪立刻布置了各人的射击方位。过了一阵，猛的大门被推开，三个鬼子冒冒失失跨进院子，三颗子弹迅速结果了三条狗命，立刻机关枪向庙里扫射进来，六百个鬼子兵包围了这所庙。

二十五人占住墙角抵抗，日寇毫无办法。从大门外探头进来，从屋脊后露出一个钢盔，从窗外想挑开窗子，什么办法都想过了，只有增加死伤。到后来开到一架飞机助战，不断向屋里扫射，打得屋瓦蹦蹦直跳。烟硝尘土弥漫满屋，人民抗日军有好几人都挂了彩。李琪冒着密弹，爬行到每个角落，重新安排各人射击方位，告诉他们：“再坚持三个钟头，同志们，我们的援军就到！”大家又抖擞精神，一心一意要干掉这只大鸟，屋顶上五条钢枪一齐向上，飞机盘旋到近处，拍拍拍扫了一阵机枪，又斜掠过去，来得太快，谁也

来不及瞄准。李琪说："再来一次！"他目不转睛地盯着那头凶鸷的大鹰，渐渐地又飞回来，愈飞愈低，简直就要碰在屋脊上。"打！"李琪低喝一声，五支钢枪齐发，黑烟消失在天空，飞机若无其事地又盘旋开去了。

太阳渐向西落，云彩都隐没了。从庙里东墙上的瓦栊里向外望，白雪皑皑，无数条黑影在雪中移动，天上那只恶鹰还在得意洋洋地翱翔着，不时打下一排机关枪，屋上屋里，又有几个受伤了。东墙上只有李琪同林一山在盯住那架飞机，眼睛里全冒出了火，汗淌着，枪管热得有点烫手，但他俩还是死劲瞄准着。飞机突地带着一股热风直扑过来，飞得更低了，两支枪连忙齐放，只见机身略略一侧，向高空直升，屁股上冒出一股黑烟，机身拼命在天空翻腾挣扎，接着无力地斜飞出去，一个倒栽葱跌落在远处田野里。李琪快活得流出了眼泪，他挺身起来看看那头垂死的凶鹰，不料墙外飞来一梭子弹，李琪巨大的身影仰面倒下，血从胸口泉水般似的冒出来，英勇的李琪牺牲了。

敌人失去了这架飞机，雷神庙的战斗终于战斗到天黑，鬼子恶毒地放起火来，大家都转移到西厢房，彼此安慰和裹伤，整理枪枝的子弹。突然庙外敌影急剧移动，远处传来密集的枪声，代替李琪指挥的宋澄喊道："我们的援军来了，同志们冲啊！"于是大家扶着伤的，背着死的，冲出西边破墙，尾追的敌人给担任掩护的阻住了，大队援军也从后面赶了上来，大家在雪地里且战且退，上了东山。

列位看官，可别小看了雷神庙这一仗，人民抗日军仅以二十五枝土枪挡住了六百个鬼子的进攻，还打落了一架飞机，

这个消息一传出去，立刻提高了大家抗战必胜的信心。山东各地的游击战争便风起云涌地开展起来，福山、蓬莱、黄县、掖县，尤其轰轰烈烈。当时进攻徐州的敌军已进抵鲁南，却不料后路全给游击队截断。进抵鲁南的鬼子兵真是到了进退维谷的绝地，偏偏那个指挥官刚愎自用，分明四面被围，还要轻敌急进，企图一战而下徐州。他分兵三路，右翼采守势，左翼以坂垣师团为主力，由临沂涉沂水，迂回徐州侧后，中央以矶谷师团为主力，企图突破台儿庄，以锥形战术插入徐州。正是：即此一例，壮烈可见；志士奋战，鬼神皆泣！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七回

鲁南奏捷　瞧国共合作好处多
徐州突围　叹军事盲动吃亏大

上回表过，当日寇左翼沿沂水运动时，张自忠接获民众情报，放弃“诱敌深入”，以优势兵力突袭敌人，日寇大溃。右翼专采守势的敌人也遭击破，只有中央的矶谷廉介师团枭勇异常，三月廿日至廿一日，日军先头部队到达枣庄、峄县，距台儿庄只有三十四公里。这时蒋介石闻讯煞费思量，最后认为张自忠、庞炳勋两部已在临沂连传捷报，这一仗可以打一打，在和谈捉摸不定的时候，挽回一点失去了的面子也好。于是命令孙连仲、汤恩伯两个集团军，及曹福林的堵击兵团自徐州开拔北上，分由微山湖及运河东渡，进入鲁南山地，以拊日军后背。孙连仲部先头部队第三十一师池峰城部王冠五旅首先进入台儿庄，先日军而占有运河各渡

口。汤恩伯则率领关麟征、于学忠等部队东绕到临沂、峄县之间，切断坂垣师团与矶谷师团的联络，待机攻击日军侧背。

汤恩伯军队自南口战役后，经蔚县退入山西、河南，就在潼关、洛阳一带补充训练，直到此时才奉命参加台儿庄之战。台儿庄属峄县管辖，位于运河北岸，扼江淮漕运咽喉，后又成为重要煤港。这地方南北有一桥相通，南北两火车站分据两岸。台儿庄城垣在北车站之北约二里，恰巧和两个火车站鼎足峙立，与北车站更成运河北岸的重要据点。

台儿庄守军池峰城部任务本在诱日军深入，保持接触，以待主力的歼灭。不料后来曾经干过香港和台湾总督的矶谷廉介贪功急进，正当池部奉命分兵佯攻峄县，诱日军到台儿庄以北的南洛、北洛时，万余日军就乘势南攻，企图一鼓而下台儿庄。廿三日敌骑直叩台儿庄下，日炮兵两团，坦克车三十辆，飞机十余架同时向台儿庄猛扑，于是池部遂被迫作确保台儿庄的应战。

山东人民经过雷神庙一役以后，抗战情绪更加热烈，因此池峰城部在台儿庄苦战，获得了人民热烈的支持。民众煮饭、送水，救死扶伤，运输弹药，甚至许多人从伤兵手中拿来福枪参加作战，壮烈非凡！其中有一位老大娘且经常冒险穿过枪林弹雨的火线报告消息，后被日寇发现，牺牲在手榴弹下。正是：同仇敌忾杀敌人，鬼神泣而天地惊。

话说当年台儿庄一役，端的令人振奋！日寇配备在津浦南段的兵力，由西尾中将指挥，主力为第五师团的一部，第三师团、第七师团及第十师团之一部，兵力近十万人，以进

攻徐州、合肥为中心。

在津浦北段，由代理司令冈崎指挥，主力部队为沼田、长行、桑田三联队，及山西、森冈二中队；并以野田、村上两联队分驻沿线对付游击队，全部兵力约计一万余人。

在鲁东，由张逆宗搏任伪满军前敌总指挥，参谋长田本太郎，下辖高逆克昌的第一师，刘逆佩忱的第二师（由斋藤小彬指挥）、及刘逆桂棠的独立第二旅等。此外尚有最精锐的第五师坂垣师团、第四师矶谷师团、以及一一〇师团、一一五师团的一部，联合起来约有九个联队之众。其中七个联队用在津浦正面，两个联队用在临沂一带。坂垣与矶谷是日酋中侵华最积极、最瞧不起中国人的家伙，这番浩浩荡荡，杀奔前来，满想把台儿庄一口吞下。

上回表过，池峰城部获得民众协助，士气大振，不但老大娘都愿为守军探听消息，连小孩子都更爱祖国。某次日本人派出一个十几岁的孩子侦察我军炮位，这个孩子故意乱报一个地方，日寇真的转移火力，轰隆轰隆射击那片无关重要的空地去了。此外许多男女学生组成了政训团，鼓励士兵的战斗情绪，从不离开前线。池峰城说："几个月前，当他们来要求我答应他们在前方工作时，我简直没有料到，他们的团体会变成这样重要，现在我承认他们的工作是绝对重要的了。"

池峰城部就在人民这种大力支持下，死守住台儿庄，二十四日开始全面反攻。台儿庄正面一村一隅的争夺，常常肉搏到一二十次。到二十五日晨，台儿庄北面的五六个村庄被我连续克复，日军沿路遗尸山积，伤亡惨重。二十六日，日军

趁我正在赶筑防御工事时，突增调矶谷师团的濑谷支队机械化兵种两联队向我总攻，血战竟日，各村落据点多遭轰毁，我军乃退回原阵地，当夜一面赶筑工事，一面派出迂回部队绕击日军侧背。那天枣庄方面战况也很激烈，围攻枣庄的我军曹福林部将四个城楼夺到三个，并将中兴煤矿公司的水塔夺回。日军福荣部队败退煤矿公司附设的中学内，我军立予包围，接着敌人援军开到，双方杀了个天惨地愁。

在枣庄的日军虽已占领了南大井，但东大井、西大井、北大井等阵地已被我军夺回。津浦正面孙连仲部也切入临城，焚毁日寇大量辎重粮食和弹药；汤恩伯部队由右翼迂回而上，向峄县以北的山地移动，但日军忙于应付池峰城，竟未察觉。且以大炮轰击郭里集周围二十里内的各村庄，更加调一个野战炮兵联队、野战重炮兵联队和一支队、重炮兵一大队、轻装甲汽车队一纵队助战。

二十七日晨，日军全力猛扑台儿庄，步兵在排炮炽烈火网、飞机掷弹如密雨、以及坦克连续冲击下猛攻。池峰城眼睛都红了，他率领官兵一部出台儿庄猛扑日军之背，旅长王冠五也率一部在台儿庄圩内分头堵击；各团、营、连长分率战士一律赤膊奋勇堵击，手执大刀，腰缠手榴弹，同敌人展开肉搏。苦战到廿八日拂晓，日机助阵，眼看双方人马杀成一片，无法收效，我军喊杀之声，惊天动地，日兵相反的大叫“坏了”。

在这惨烈战斗下，旅长王冠五、团长韩世俊、王郁彬都受伤，但仍在前线负创指挥。入晚敌人以步炮兵二千余人攻刘家湖以东阵地，乘夜自北面攒进台儿庄。我军选敢死队三

百人，每人携手榴弹五六枚、大刀一柄与敌人肉搏竟夜，在天明前把摸进庄内的日军全部肃清，乘势踏尸冲出庄外，前进达二十余里。

二十九日，日军自峄县方面获得应援后，派三个旅团之众，以全力进攻台儿庄。我军也由兰陵、洪山、傅山、平山、石岗城一带进抵台儿庄圩外的三里庄、板桥、南洛等地，两侧原有部队乘机协击，三十日晨双方又展开喋血混战。日军一再冲击，争夺圩外各要点达七八次之多，这时台儿庄形势逐渐对我不利，日军已进据台儿庄内东半部及西北角土屋，用平射炮、掷弹筒向我西南部猛攻，巷战惨烈，无以复加，排长尚斌率壮士五十七名向西北角日军作决死攻击，任务完成，但生还者仅十二人，写下了国民党军抗战史上壮烈的一页。

三十一日晨，蒋介石已不知道台儿庄的真实情形，且作迁川准备；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得悉台儿庄守军旺盛战志，乃下令反攻。城内据守部队除以手榴弹掷向据城日军，更以煤油喷烧日军负隅各房屋，逼使退却，一时日军占领区中烈焰冲天，杀声震地！

激战也在台儿庄外围展开，枣庄、大庄、张楼等处阵地夺回，且向峄县、枣庄一带侧击，以牵制敌人增援。这时从外围应援而攻台儿庄的日军，中部沿铁路线从临城方面来攻，而在铁路左右翼各分配一路作进攻，以期协助中路挺进。同时日军一师团开到临沂方面，以一联队攻临沂，以一联队攻台儿庄，图与台儿庄受困的日军联络。

四月一日，这一股援军由临沂西南窜到向城镇，碰到以

逸待劳、以大吃小的汤恩伯部队，在兰陵镇、洪山镇一带挨了一闷棍。同时在台儿庄城内的日军，犹如热锅上的蚂蚁，突围窜入小梁壁，企图与被阻的援兵会合，援救由台儿庄败退的日军。那当儿，从鲁南通到徐州的各条路线布置就绪，台儿庄残败日军，差不多已成瓮中之鳖了。

津浦线上的韩庄既经克复，张自忠率领三军乘势北进峄县，布下天罗地网，日军大为惊慌，士无斗志。四月三日，双方进行迂回战；四日，我军中央和左右两翼渐次推进；五日，台儿庄附近一带日军全部落入我包围圈内，外国记者称张自忠、池峰城等国军为日军的“钢圈”。而我军炮队集中火力向“钢圈”中的日军袭击，被围日军拚命还炮，妄图松懈我军的包围圈，但这个圈子越缩越小，终于使日军的炮声微弱下来。

六日夜间八时，汤恩伯、关麟征、黄先、李壁芳各率一军人马分路进攻，孙连仲集团军也从正面向台儿庄进扑，这一仗打得如风扫落叶，到十日那天，狼奔豕突的日军困守峄县，台儿庄歼灭战于是告一段落。

捷报传出，举国欢腾。蒋介石揉揉眼睛，宛如大梦初醒：“真的打胜了吗？”

“叨委员长洪福！”何应钦浑身不到四两重似的：“报告委座，前方报告，我军夺获战利品堆积如山，生俘日军很多，还有日军一部还自动向我缴械投降。坂垣的第五师团、矶谷的第十师团两部主力，还有第九师团的一部分完全垮了！”

“啊！”蒋介石皱眉：“总数？”

"伤亡日军总数在三万人以上！"

"敬之！"蒋介石踱着方步，倏地止步问道："到底台儿庄为什么会打胜仗？"

何应钦不作正面答复，压低声音道："台儿庄大捷消息传来，这两天军委会和其他人士，都有一些零零碎碎的意见。有的说这完全是我们人多，以量取胜；有的说全靠八路军牵制了华北方面的日军，使他不能增援；其次是由于山东游击队切断了鲁南敌军的后路，使日方饷弹俱缺，孤军绝地，他们有十几辆坦克车甚至因为没有汽油，无法使用。"

蒋介石冷笑道："这样说起来，台儿庄大捷的功劳，我这个最高领导者是一点儿也轮不到了。"

何应钦作同情状道："敬之的意思，台儿庄大捷当然是委座英明领导的结果。八路军和游击队虽然在这次战役中有所协调，但八路军和游击队没有问题，他们也是拥护委员长的……"正说着陈布雷喜孜孜地进来报告道："这里是一大堆贺电，还有一支歌曲，据说是共产党拿来拥护先生的。"

"共产党拥护我？"蒋介石笑道："拿来看看，说些什么？"蒋介石放下贺电，接过歌纸念道：

"吹起军号打起鼓，我们的蒋委员长调队伍，人强马壮多威武，要驱逐鬼子收复国土。桃啊桃杏花，李子花，抗日的领袖人人都爱他。……"

念到这里，蒋介石笑容骤敛，把歌纸一掷，冷笑道："布雷，你太忠厚。共产党怎么会拥护我来了？你瞧！'抗日的领袖人人都爱他'，这分明说得很明白：'你不抗日，人人就不爱你了！'哪！"陈布雷不安地陪笑道："无论怎

样，共产党是在处处表示拥护先生，我们也的确在抗战，先生也不必同他们计较。”

“是的，”何应钦点头道：“不过共产党的军队政治工作，做得实在不含糊。这次临沂、台儿庄大战前后，上海和其他地点的几个演剧队深入军中，辗转敌后，非常热心，因此也有人怀疑他们是左倾分子；不过一来没有凭据，二来各当地军民对这些剧团也很欢迎，所以我们也没有……。”蒋介石急忙插嘴道：“这种唱话剧的戏子，无论如何是靠不住的，你赶快通知前方，要戏子离开火线，谁知道他们在搞什么鬼！”

“关于前方大捷，”陈布雷道：“郭沫若还写了篇文章。”

“郭沫若？”蒋介石皱眉道：“我一听见这几个人的名字就头痛，郭沫若的文章一定没有好话。”

陈布雷指指报纸道：“不过他讲得还有点道理，我把大要念给您听听罢。”他干咳一声：“郭沫若这篇文章主要是分析鲁南大捷的原因。”他一顿：“他说：‘我国之所以获得了目前的胜利，自有多种的内因，例如团结加强、指挥统一、战略之配合得宜、将士均忠勇听命等等，论者多已侧重于这一方面加以叙述，我现在却想从敌方求索其于我作战有利的外因而略略加以分析：一、师出无名，敌兵厌战——敌人自发动侵略战以来，已九阅月，所有调遣来华的军队，多系后备兵与预备兵，对于战争之目的不明，本无充分的敌忾。在第一期作战中复遭遇我坚强的抵抗，伤亡二十万左右。敌虽械军械较优，获得了初期的胜利，而战争之结束遥

遥无期，出征兵士欲归不得，日日受死的威胁，自必起心境之颓丧，而驯至厌战。第二期作战以来，敌军上下均骄奢淫逸，军纪荡然，便是这厌战心理的表现。'

“第二，战线延长，兵力分散。”陈布雷一顿：“这一点可以不念了。第三：牵制甚多，不易集中。郭沫若说：'又因敌已深入，后方增多，而我游击细胞复四处活跃，将主要交通线破坏，使敌进退两难，化成为海洋中的群岛形势！'

“第四：士兵哗变，不愿出征——近来敌国内部屡有出征军士哗变之举，发难是在东京附近的重工业地的川崎，继起则日本北部及大阪神户一带均有响应。……凡有反战倾向或嫌疑的知识分子，自战争发动以来，遭逮捕者已近万人，然而反战形势却愈由底层透露出来，将要达到活动期间的火山一样猛烈地爆发了……以上为敌人军事上的主要的弱点，而同时便是于我作战有利的主要外因。”陈布雷把报纸一搁：“郭沫若说：在敌人方面，不仅无法解除它目前的困难，而且只有日见增加它的困难。”

蒋介石若有深思，不言不语，半晌，才低沉地说道：“我细辨郭沫若的语气，认为他还是没有讲好话，他强调团结，强调抗战，强调日方困难，无一不是逼我抗战，这个我比你们明白。武汉举行什么抗战扩大宣传周，也还不是他们的意思？”蒋介石蓦地起立，挥拳大喊道：“好，我抗给你们看看！”接着吩咐陈布雷道：“你替我拟个稿子，勗勉全国军民，告诉他们要闻胜勿骄，遇挫不馁，坚毅沉着，奋斗到底！我要告诉东京，我蒋某人不是好惹的，人急悬梁，狗急跳墙，这次台儿庄你可倒霉啦！我要告诉苏联顾问和延安，

别以为抗日只是你们有办法！看我的，现在反攻已将开始，娘希匹我要同他们在徐州一带决战！”

蒋介石神经质的举止司空见惯，但这番情形不同，“反攻”、“决战”可不是说着玩的，当时陈布雷目瞪口呆，何应钦硬着头皮，劝阻道：“报告委座，反攻是将开始，但决战尚非其时，三军在委座英明的领导下作战，一俟时机到达，决战不迟。”

“你不懂！”蒋介石皱眉道：“我以为决战的时机已到，你马上替我召集会议，我要调集几十个师的兵力，在徐州同他们决战！”

“委座，……”何应钦还想说些什么。

“我已经决定了！”蒋介石看一看大挂钟：“今晚七点正，我们会场见吧！”说罢大步而去。

深夜，天空中电波忙碌地奔流着，“反攻”和“决战”的计划，已由蒋介石决定，并且进行了。在敌方，津浦北段主攻受创之后，乃由山西、河北、江淮各战场抽调大批部队，由青岛、济南等地运到前方，改采南北夹攻战略，分由津浦南北两段同时进犯。除坂垣、矶谷两师团的残部外，再加入土肥原的第十四师团为主力。增援部队共达两个半师团之众。只见他重整旗鼓，卷土重来，四面包围，把徐州围得铁桶似的。战争从四月十七日开始，一直打到五月十五日，蒋介石亲自指挥的徐州决战，只有再来一次“南京式大撤退”，才不致于全军覆没。蒋介石知道这番是完了，他下令：“突围！”

“突围困难。”前方报告道：“敌军陆空夹击，摆脱不

易；包围越缩越小，四面受敌！”——但不突围等于束手待毙。当十五日那天荷泽失守，日军改用以联队为作战单位的战略，分头插入徐州四围时，永城陷落，陇海铁路的黄口车站也告切断，二十万大军如再不走，那只好等死了。

徐州决战谈不上了，徐州突围可真狼狈。名片《八千里路云和月》中有一段“上海救亡演剧队第三队”队员赵旭在徐州突围中弹牺牲的镜头，那是真实的故事。片中弟兄们战斗情绪不低，但由于不高明的战略使他们莫名其妙的挨打挨炸、疲于奔命这一点，也可以体味出来。那时光二十万大军分三路突围，退出徐州。第一路由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副参谋总长白崇禧率领汤恩伯、廖磊两个集团军逃亡，以粤军覃连芳部为护驾；第二路孙连仲那个集团军；第三路是关麟征，三路人马各自溃退，在炮击与轰炸下好生狼狈。

突围时日机活动范围已扩展到徐州四围战场，目的不用说是在侦察二十万人马的移动踪迹。汤恩伯担任中央突围任务，十七日由运河西岸西南向津浦路的夹沟及符离集车站前进。十八日到达目的地后，黉夜西穿津浦铁路。天可怜幸亏朝起浓雾，午刮风沙，日机低飞侦察，能见度极差，汤部得以安然突过萧县、宿县间日军第一道封锁线。

十九日渡南股河，继续突过日军第二道封锁线久宿公路后，就和由萧县方面突围的孙连仲都会合，横穿浍河、淝河、涡河，越蒙城日军最后封锁线，残部于二十一日到达阜阳。

关麟征那一路由郝寨东北前进，达老黄河后，就沿黄河故道西行，经张寨、高宅、丰县，并突过日军指挥部所据地

的周寨，在日军总司令部所据地的宋楼，越鱼台而到砀山公路，再进入黄河故道沙滩，十八日残部到达卢城县境。

可是徐州突围的人马还没有完全“脱离险境”，进入徐州的敌人马上又向陇海线全面进攻，企图占领整个河南平原，从而攻击当时中国的心脏武汉。正当前方一团糟的时候，蒋介石忽地要到河南督战去了。正是：国共合作如彻底，抗战何须打八年！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八回

毁河堤　水深火热哀苍生
炸老蒋　心狠手辣有余憾

书接上回。却说国民党二十万大军在敌人陆空夹击下，狼狈撤出徐州。当蒋介石下令突围时，也不知道吉凶如何，于是命令张自忠掩护断后，张自忠完成了任务，而且叫他的弟兄在前面走，他自己带着参谋长张克侠等一行跟在后面步行。张自忠的汽车运走了伤兵，几匹坐骑又驮走了病兵，他自己辛辛苦苦走了两天，不许弟兄扰民，还枪毙了一个抢人家牲口的士兵，这情形很快传开了去，而且为奉命视察河南阵地的冯玉祥所目睹。于是从许昌回到武昌以后，除了报告所见所闻，不免强调张自忠是个好将领，希望蒋多拨给他几个军。

“好好，”蒋介石敷衍道：“等我想想再说。现在河南

局势危急，我想亲自督战，过几天就要动身前往。”

“我跟你一起去。”冯玉祥大喜：“河南战场的要点是摆脱敌人的追击，只要……”蒋介石冷冷地摇摇头道：“我知道，不过大哥不必去了。在这里，也有几件事情要请您留意。”蒋介石弦外有音道：“您大概不知道，就在我们徐州、阜宁失守的那一阵，共产党又闹把戏了。五月初，新四军挺进大江南北，建立苏南、淮南、淮北等根据地；五月中，一二九师一一五师一部挺进冀鲁豫平原，连下三十几个县，建立了冀鲁豫根据地。这是什么意思？所以我想请您留在这里，好在您同他们熟些，多多了解他们的意图。”

冯玉祥始而愕然，继而摇头，终于苦笑道：“唉！我说延安方面有什么事，原来是这，”他大声：“那我应该向您道喜才是！”蒋介石不解道：“您别开玩笑。”

“真的，”冯玉祥拍手道：“人家在您的领导之下，拚命同日本鬼子打仗，不该道喜么？试问他们如果不去建立根据地，而我们又不去，那末这么广大的沦陷区真的给我们忘记了么？”他趋前低声道：“张自忠告诉我，要不是共产党在山东发动游击战，牵制了大量日本鬼子；要不是雷神庙的一仗鼓舞了抗日军民，要不是爱国青年帮助池峰城，那台儿庄这个大捷恐怕还没把握哩！”蒋介石不耐烦道：“那共产党拚命建立根据地，拚命扩张势力，反而是好现象了！”

冯玉祥感到蒋介石这话份量不轻，叹道：“一定又有谁在你面前造谣啦！‘团结抗战，国共合作’，现在不是挺有劲吗？延安能够在敌后建立根据地，牵制大量敌军，对我们的好处是明摆着的！至于将来，我这句话可能不中听，将来

只要我们对他们有诚意，他们绝对不会怎么样的。至于目前，游击战的力量是大家看见了，卫立煌给八路军救出来，也是表示诚心诚意团结抗战的一个例子，你为什么反而不放心呢？”

蒋介石沉吟一阵，忽然笑道：“啊，我完全明白了。”他照例把任何事情往部下肩上一推：“都是他们多嘴，大哥你放心，以后我决不轻信人言就是。”冯玉祥于是乘机再劝道：“那好极了！你手下不是没有能耐的人，无奈他们大多数都患近视，看不很远，这样会误了大事。那你以后别轻信人言，万事都要从大局着想，自己心底里有个主意，现在我走了。”

蒋介石送客道：“那我从河南回来以后再谈吧。”冯玉祥在门口可又回过头来道：“河南战场的要点是摆脱敌人的追击，然后重新布置攻势，光是守，守不住，吃亏。”

“知道了知道了。”蒋介石默默地举举手，算是对这个盟兄行礼，然后回到房里，立在地图下仔细观看，只见上面小黑旗密密布满，象征敌骑纵横。全部陇海路东起商邱、西迄潼关，到处都有战事。日军两个师团又一个旅团的兵力沿平汉路南下直犯豫北漳河、安阳、临邑、商河、高唐、堂邑、大名，以及南乐、清丰、内黄、濮阳、滑县、长垣、封邱、新乡、修武、焦作、博爱、沁阳、邯郸……河南山西各地不知道又丢了多少地方。同时同蒲铁路南段也已为日军所控制，并窜到风陵渡的五七高点山，设置炮兵阵地，用十五生的大炮向潼关猛射，这情形发展到徐州沦陷之后，开封、中牟、尉氏、洧川、长葛店、五女店都陆续落入日军之手，大

有切断平汉线的趋势，几十万人马狼奔豕突，竟无法摆脱敌人追击，处境更危险。

前方士兵在摆不脱敌人追击，狼狈溃退的情形之下，听说蒋介石已经到达河南，亲自督战，不由得精神一振。但立脚未定，又来追兵，不独没有反退为攻的迹象，而且连蒋介石的影子都没见到，只好一个劲儿向后逃跑。士兵们当然不会知道，这个“最高领袖”到达黄河岸边，拿起望远镜随便瞭望一阵之后，已经决定了一个骇人听闻的“战略”了。

蒋介石决定炸毁黄河大堤。

“报告委员长！”有些官长万分恐慌：“水淹三军，古已有之，但时至今日，这样做会不会牺牲太大？”

“而且，老百姓会不会有闲话？”

蒋介石不悦道：“我已经决定了，把郑州东北花园口的黄河大堤炸上四五个大缺口，就可以利用黄河的水阻止敌人前进。战争时期谁还管得了老百姓？你们赶快替我执行，夜长梦多，不能叫日本人事先风闻！”

“报告委员长，”将领们还央求道：“这一带老百姓很不错，他们军民合作、游击敌人都很热心。”蒋介石笑道：“那更好办了，让这些爱国的老百姓受点损失，看在国家面上，也不算过分！”说罢打道回府，静听下文。那下文委实太不高明，何应钦原想在抗战大事记中大加渲染，为“最高统帅”的“最高智慧大杰作”颂扬一番，但事后不得不写道：“……因无法猛进，遂转而迁怒我民众，乃将中牟以北黄河南岸大堤决口四五处，图淹没我军民。我军民抢救无效，日机复滥肆狂炸，决口旋宽至百余丈，黄水滚滚，径

越陇海线而南侵，中牟、尉氏、白沙一带首成泽国。难民扶老携幼纷向郑州方面避难。六月三十日，日机三十余架，复飞至黄河南岸赵口一带狂肆轰炸，阻挠我军民抢堵，并将在黄河北岸的沁河南岸决口数处，以致沁阳也遭水陷。黄水旋由中牟白沙间向东南泛滥，经贾鲁河直入安徽境，越淮河、运河而奔人长江。蚌埠、临淮关一时均告陆沉，水势所经二十余县，田庐荡然，难民数百万流离失所。当水势抵周家口时，难民数十万纷纷西逃，复被日机截杀无算！”

可是董显光对于水淹日军、黄河改道、千百万中国人田庐荡然、浮尸难以计数的“杰作”，认为应该“归功”于“最高领袖”。同宋美龄商量一阵之后，拿起打字机，在他的英文本“蒋介石将军传”中写道：“……但中国方面对于日军之前进早有惊人的准备。我方将郑州的黄河堤炸毁，以滔滔之水对抗侵略的敌人。数千日军为水所截，致遭淹死。然此举对于日军的真正损害则为一切贵重的日本装备、大炮与摩托化单位皆为水淹。在这大水造成的混乱中，我军乘时反攻。这样的局势使日军不易支持，只得迅速后退，遗下不少的装备。于是陇海路一役日军便告败绩。”

事实上蒋介石非常高兴，他躺在武昌官邸的沙发上，听听黄河灾区的报告，对千百万的中国灾民惨遇听若罔闻，对几千个日军狼狈情形哈哈大笑：“六月廿二日，黄河既告决口，我乘机克复中牟，二十八日，续克尉氏。先是，洧川日军曾于六月十一日窜至平汉铁路新郑车站，北距郑州仅四十六公里；黄河决口后，平汉路以东一片汪洋，日军乃急向朱仙镇方面退去，北上转集于道清铁路线。

“河南本为四战之地，除西北部及南部略有山岳地带外，余系一片平原，易攻难守，且为日军机械化部队活动之良好场合。如黄河不决口，则日军机械化部队必活跃于河南平原，我军势难抵御其猛烈攻势，河南势必在短时期内沦陷。敌军设若再由河南长驱直下武汉，则……”

报纸上痛骂日军残酷，说他疯狂暴行，使豫东平原整个陆沉；又骂他自食其果，淹死了不少东洋兵。可是在蒋介石周围，幕僚们、文武大员们却向蒋介石举杯致庆。

于是，在美国人约翰根室之前，蒋介石可有漂亮话对答如流了。根室把来意向宋美龄说明，宋美龄便郑重其事地告诉蒋介石道：“这个美国人大大有名，他今天不远千里而来，对我们是有利的。他说他那本《亚洲内幕》已经动手，希望从我们这边找一点材料。你尽管说，他尽量记，他认为不必要、或者对我们不利的材料，他就不用了。”根室却先夸奖道：“听说蒋将军出入随便，非常自由，这真是难能可贵。”宋美龄堆下一脸笑道：“他是这样子的，因为他得人爱戴，随时随地都无需卫士保卫。根室先生不知道，他在庐山避暑，我常常找不到他，原来他一个人悄悄地赏风景去了，真把我急坏啦！后来一习惯，也就不在乎了。他平时在武昌居住，常常到前线去，这次水淹日军就是他最近一次杰作，日本人损失可不小！把他恨死了。可是他还不在乎，到外面去还是马马虎虎。譬如他到汉口的政府机关去办公，必须乘船摆渡，他在汉口武昌街上走，就那么随随便便，难得带侍卫……”

根室问道：“请问委员长，听说国民党中常会决定在七

月一日召开国民参政会，这个会的正副议长，已经决定了吗？”

“决定了，我将请汪精卫、张伯苓两人为正副议长。”根室耸耸眉毛道：“外面有关于汪先生的闲话，委员长……”

“这是少数人对他不满的关系，”蒋介石道：“其中包括延安方面。其实汪先生是一个很能干的人材。今年三月二十九到四月二日，在汉口召集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我被推选为国民党总裁，同时我也建议汪先生为副总裁，大家也不反对，如议通过了。这可证明一般人对汪先生的印象很好。”根室一面记录一面笑，再问道：“有人说汪先生的主张不定，委员长也有这个感觉么？”

蒋介石笑道：“如果外面有这种说法，那我请汪精卫出任国民党的副总裁，正可以借此使其就范。”但他立刻补充：“不过我没有这个感觉，汪先生同我相处不错，很多地方对大局的意见也能一致。”说了一阵关于战局问题，根室看了看表道：“已占去你宝贵的三十分钟时间了。听说有很多外国人到武汉来看你。”宋美龄道：“我们非常欢迎外国朋友来，那是多么荣幸的事！他很好客，他非常愉快地接见每一个外国客人……”根室起立告辞，夸奖女主人道：“可是夫人的口才也真教人佩服，恐怕这是委员长特有的第一流翻译员，世界上找不到第二个了。”宋美龄那股舒服劲儿，真是难以形容。投桃报李，免不了盛大招待一番。根室也识趣，在他的《亚洲内幕》中特别推崇蒋介石的“民主自由”道：“……蒋介石将军同我谈了半小时，他便离开武昌，到汉口开会去了。我同蒋夫人继续谈了一个钟点，然后渡江，

回到汉口的旅馆。我到了摆渡的尽头，刚在中央银行前面，又看见蒋将军从里面出来，同我们招呼了一下，再走向他处，我目送他走完那一条街，没有见到武装的卫队同行，感到非常惊讶。”根室当然不知道，蒋介石每到一处，早已事先“清扫”过了，武装卫队固然没有，但便装卫队不可胜数。根室可能知道，蒋在外国人面前的“民主自由”，其特点就是这一套，但经过一次大规模的轰炸以后，蒋介石在武汉干脆不接见外国人了。

那一次是陶德曼去找蒋介石，几个人在警报声中避入防空洞长谈，这个防空洞建筑得并不巩固，如果直接中弹，一定全部完蛋。陶德曼视察一遍后笑问道：“委员长这个防空洞不太坚固，大概知道日本的炸弹不会很重。”蒋介石笑道：“我是这样想的，他们如果要杀我，那何必请人从中谈判？可能在他们军人中间有人想置我于死地，但我可以告诉你，这种做法对日本不会有利。”陶德曼微喟道：“我也听说过，日本军人中间，有人不希望你有些什么坏的遭遇，但也有人希望你……”

蒋介石格格大笑道：“日本军人如果真的把我置之死地，那他们可大错特错了。在旁人面前我不便说，在你面前我不妨明言：这次日本动手是打错了的，他应该同我联合起来解决共产党问题。现在已经有点来不及了，陶德曼先生明白，现在我们是骑虎难下。”陶德曼不免替东京解释一番，为日蒋谈判中所遭遇的困难双方研究了一番，警报解除之后便走。但两小时半以后，凄厉的警报声再起，蒋介石夫妇匆匆忙忙避入官邸前面的防空洞，这番情形显然不同，只听见隆隆

之声自远而近，二十架太阳牌重轰炸机翱翔于武昌上空，直向蒋介石官邸飞来。侍卫长脸色大变，奔跑到蒋介石面前道：“这次空袭情形不对，请先生和夫人格外留心。”蒋介石一听脸色骤变，命令把洞中灯火熄了，命令侍卫们把所有被窝、褥子、毯子，一古脑儿抢入防空洞，在桌子上层层叠着，蒋介石拉着宋美龄便往桌下躲。说时迟那时快，只听见炸弹“丝丝”声自天而降，接着天崩地裂一声响，宋美龄只喊了声“我的天啊！”便一头倒在蒋介石身上，晕了过去。蒋介石又怕又急，又气又恨，可是伸手不见五指，洞中烟雾腾腾，夹着炸药气味委实呛人，而周围一片呻吟声，呼天抢地，听来令人心悸。蒋介石心想这番凶多吉少，与其困在洞里等死，不如冲到外面，离开官邸远点，或许还有活命希望。正想设法支开，只见天摇地动又一堆炸弹撒在周围，轰炸机隆隆声还在顶上盘旋。蒋介石心想一定是陶德曼、或者是他的司机走漏消息；或者是他的行踪给日本人觉察了，这才下了毒手，无论如何要走远点才是。他使劲把宋美龄从身上推开，爬啊爬的爬到洞口，只见侍卫们都匍伏地下，动弹不得；叫他没有回讯，推他不见动静，原来是身中弹片，已经死了。

飞机还在盘旋，可是为数不到十架，这一轮轰炸大概结束了，蒋介石踉踉跄跄走出洞外，张眼望去，把他吓得目瞪口呆。原来这一轮轰炸真够凶险，蒋介石的卧房客厅全毁，庭园里树木折断，面目全非。距离蒋介石最近的那颗炸弹，不过三十尺左右。地上尽是炸弹窟窿，鲜血飞溅残壁，断肢倒挂树叉，侍卫的长枪散落，至少有十个侍卫死亡。蒋介石定一定神，才发觉日机还未离去，一阵啸声，又一批炸弹黑

点儿自空而降，蒋介石顾不得腰酸背痛，头昏眼花，弯着腰急忙冲出围墙，刚刚望到衣带般的一道长江，只听见轰隆隆一连串巨响，便仆跌地下。

空袭过去，侍卫长不见了蒋介石，这一惊非同小可。宋美龄迷迷糊糊出得防空洞，看见人们在零星尸体中发掘，也禁不住四肢发抖，暗叫不妙。幸亏侍卫在江边发现，把蒋介石抬上车子，另找地方休息。蒋介石回复知觉，由于惊慌过度，早已软了半截。他不言不语，不饮不食，可是看见医生推门，却又拒绝道："我没有病，没有病，去去去！"

一干人等给赶在门外，不知道蒋介石在房里作何打算。宋美龄悄悄地进得室内，只见蒋介石双目发直，口中念念有词，有如中邪："我今天差一点完了！好哇！我真的要同你们拚了！"可是他立即往后倒退，好象在窗口发现了什么恶鬼："不不，不是这样，我气极了！我不能不这样说。我们海陆空没有一样比得了你们，我的军事教育还是你们给我的，我不会这样做，问题是你们应该让我下得了台。"他尖嗓子直嚷："下得了台！下得了台啊！"宋美龄望望窗口，只见峰峦隐约，渔火点点，她不觉毛发直竖，连忙退出，可是蒋介石已经发现了她，一把抓住道："夫人，可怜可怜我吧！华盛顿干吗没有下文，难道看这台戏唱下去唱到垮台吗？美国不但不出面干涉日本，反而拿军火供应日本！"宋美龄急道："你不快醒醒，子文来啦！"一听见子文，蒋介石倒醒了一半。宋子文进来慰问一番，话入正题道："今天我接到华盛顿的通知，第二批借款马上就到。"听说美国又将把黄澄澄的金子、白花花的银纸、绿幽幽的美钞供应自己，

这比什么药、什么话都有效。在极度惊恐中蒋介石很快恢复了镇静。沉吟片刻，叹道："子文，我有话讲，请你转告华盛顿，替我谢谢他们的帮助。同时告诉他们，对我姓蒋的太不公平了。中国在对日作战，美国呢？谁都知道美国反而在帮助日本打中国！美国在'现购自运'的法案下供给日本若干亿元美金的战争物资，并且还有大批'私人资本'供给日本扩张军需工业！"

"你不能这样解释！"宋子文把腿一抬，使劲把雪茄烟往烟碟上一搁："人家有的是钱，我们管不着！何况人家又在给我们借款，你……"

"子文！"蒋介石冷冷地笑道："你放心，我没有神经病，我不会把刚才的话登在报上。不过话要说明白，对于美国这种借款，我懂得！他不过是想用这笔钱防止我们向日本投降，抹杀了他们在中国的各种利益！"他看见宋子文失神地坐在沙发上直摇头，便笑道："不用着急，子文，你告诉他们，摆在我面前的只有一条路：联合日本，消灭红军！但是如果陶德曼的调解不成，华盛顿又明一套暗一套的，同时苏联志愿军同延安又那么拚命打日本，那我逼得没有办法的时候，我也要真的抗日了，我不能不找一个下台的梯级！"

宋子文道："我想美国有美国的做法。"

蒋介石从鼻孔里冷笑一声道："子文，你要明白，这是性命交关的时候，美国光凭这两次借款，就想阻止日本在中国如何如何，那可没有这种便宜的事情！借款在数字上要增加，在次数上要来得快，否则别怪我手段毒辣！"三人聊了一阵，接着话题折入轰炸，宋子文叹道："好多外国朋友

问我，说你们中国不是也有飞机吗？为什么不迎战？却让苏联志愿军逞威风。”蒋介石急道：“你怎么答？”宋子文瞅了一眼宋美龄：“我说中国的飞机是由航委会舍妹他们购置的，运到中国，咳咳，有点小毛病，修好了就可以出击。”宋子文低声说：“今天有一个广东同乡向我发牢骚，说好多广东籍的飞行员，在机场上一面用脚踢飞机，一面在骂：‘丢那妈！发国难财！’！”正是：军民流血官发财，可恶可恨复可叹！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九回

江水呜咽　援华英雄逝川东
战志昂扬　抗日旌旗到江南

飞行员的反感使蒋介石十分不安，他连忙问道："子文，谁说的？那些广东航空员在骂丢那妈？"宋子文笑了笑道："你别问了，总之他们并非共产党就是。不是共产党在反对，你也可以放心了。"他叹道："是几个广东同乡，军人嘛，你当然懂得他们的心情。今天早上就有一个广东空军将领到我那里来，他发牢骚道：'日本飞机发疯一样轰炸全国各大都市，连蒋委员长都几乎那个，丢那妈我们的飞机都象患了疯瘫病，一动不动地躺在机场上。'他还说：'苏联教官和苏联飞行员们，是这样的负责，连睡觉都睡在飞机上，一听到消息马上起飞，连半分钟都不耽搁，可是那些穿得漂亮、坐新轿车兜风的英美绅士教官，只要警报响，便连

影子都找不到了。’他还说，飞行员没办法，一面踢飞机，一面骂丢那妈；而那些机械士呢，整天在修破烂，大家都愁眉苦脸，说改了行，变成了修破铜烂铁的箍桶匠！”

宋美龄“噗哧”一笑，但立即绷紧了脸。这批飞机主要是由她经手的，她正想说些什么，只听见做丈夫的已经在追问道：“子文，我看你这个广东老乡有问题。”

“我说没问题就没问题，他们只不过是军人，军人有军人的脾气。他们还钦佩苏联志愿军说，幸亏苏联空军来了，轻轰炸机‘喀秋莎’，战斗机又是两种新型的，嘿，还有重轰炸机‘达莎’，好威风哪！”

宋美龄撇撇嘴道：“这个人无论如何有问题，一个国民党军人，就不应该对苏联表示好感的，即使这批苏联航空员，的确在中国为中国抗战流血。”

“我当然懂得。”宋子文不耐烦道：“我的目的是通过这几个同乡，了解一些苏联航空员的情形。”他掏出一本皮面记事簿，抽出一张纸条：“你们听，这都是我们空军的意见，他们说今年民国廿七年的空中战斗，必然在抗战史中留下光荣与胜利的一页，其间有‘二·一八’的武汉第一次空战，击落日机十二架；‘二·二一’的远征台北，毁日机四十架；‘二·二四’的粤北上空之战；‘四·一〇’的归德上空之战；‘四·一三’的广州空战，击落敌机八架；‘四·二九’的武汉二次空战，击落敌机二十一架；‘五·一一’的南海之战，击沉击伤日舰三艘，击落敌机两架；‘五·二〇’的远征日本；‘五·三一’的武汉上空三次会战，击落敌机十四架；‘六·一六’的二次粤北空战，敌机

六架全部毁灭……”

“这许多次参加空战的飞机，全部来自苏联。飞行员大多数是苏联人，或者是苏联教练出来的中国飞行员。日本自夸无敌的‘荒鹫’，在中国天空中铩羽；他们的‘空中武士’、‘四大天王’如河西良平、白相定男、关本敏树和南乡茂章，先后都坠机殒命，而中国空军和苏联驾驶员，也以他们的热血，洒在中国的天空！”正说着凄厉的警报声又起，三个人一齐失色，戴笠恰巧赶到，前呼后拥把蒋介石一干人等扶进车子，驶向安全地区。稍进饮食，宋子文问戴笠道：“戴局长，可曾接到有关苏联志愿军的情报？”戴笠立正道：“是不是关于库里申科的情报？”蒋介石大感兴趣道：“是啊是啊，我只听说库里申科是大队长，脾气有点怪，到底这个人有些什么能耐？真的胜过德、意、英、美的航空人材么？”戴笠沉吟一阵道：“雨农自己还去拜访过这个人，探听虚实，不过他不知道我的身份，那天我化装一个机械士，带了几个懂俄文的去，假装在机场工作。雨农目击的情形是：他们一方面进行空战，一方面还在训练我们的空军。据空军们说，库里申科大队长每天讲述各种飞机的性能、特点和操纵方法，纠正飞行的姿势。库里申科说中国飞行员有两个大毛病，这是抗战前后德国美国教官遗留下来的坏作风：不爱护飞机和不讲究作战需要，只在空中玩花样，库里申科费了很大气力在纠正这些大毛病。”戴笠补充：“那都是我们空军讲的，看样子他们对苏联志愿军蛮服贴。那天我们正在说话，有一架飞机降落下地，那机身在跑道滑行时跳得可厉害。库里申科便同那个驾驶员讲了很多话。后来据翻

译官说，库里申科劈头就问他：‘是你操纵飞机？还是飞机操纵你？’那飞行员伫立好久，羞惭不作声。后来库里申科慢慢地同他说道：‘你是知道的，你们如果在空中犯了老毛病，不照规定的科目飞行，自作主张玩花样，降落时又漫不经心，那我心里是非常难过，非常愤恨的。’”

“库里申科骂人了？”宋美龄插嘴道。

“报告夫人，”戴笠答道：“库里申科没有骂人，他向那个飞行员说：“‘请你再记住：飞机是国家的财产，中国在抗战，从苏联运飞机到中国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损坏一架就少一架。损坏了一条钢线，都得到万里以外的地方去买，要经过四十八个站的转运，这条钢线才能到中国。’”

宋美龄噗哧一声笑道：“听说这个大队长长得身材高大，可是一副娘娘腔。”戴笠说下去道：“我们的那些空军，大概是吃了什么迷魂药。嘿！都在说苏联空军的好话。”蒋介石猛地使劲拍了一记膝盖，但没说话。宋子文问道：“说些什么？”戴笠道：“说他们勇于负责，本事了得。又说库里申科因为连续作战和夜航教练，本来容光焕发，现在已经逐渐憔悴下来，眼窝也陷下去了。听他们的口气，他们同苏联教官也合得来。就拿刚才那个挨他说了一顿的航空员来说，他听完以后不但脸无愠色，而且据他告诉同僚，说是象犯了罪一样的难过。”蒋介石皱眉道：“对于苏联空军这种影响，难道我们一点儿也不提防？”

“报告先生。”戴笠道：“我们早已安置了干员，空军们的思想行动，是瞒不过我们的。”

“那很好。”宋美龄点点头道：“你不妨告诉他们，说

苏联这种做法都是假的，一点道理也没有，远不如美国人对我们好。"戴笠咂咂嘴道："这个，这个，真的碰到了两个难题。"

"什么难题？"

"第一：就是夫人说的，这点雨农也已奉先生之命同他们宣扬过，说苏联援华是假的。但事实摆在面前，他们的人，他们的飞机都是真的，他们在空战中的伤亡也是真的。因此，因此有些地方很难说。第二：库里申科曾不断地告诉空军们，说千万要珍视飞机。他说苏联志愿队同其他国家的教官有根本不同的地方，对于德美教官来说，中国多损坏一架飞机，他那国家的资本家就可以多卖出一架飞机，多赚一笔钱，但在苏联是没有这一套的。"蒋介石夫妇听了这一席话，交换一下眼色，却说不出话来。宋子文道："这样吧，对于苏联空军，暂时让他们在中国帮一阵忙，待局势有变化，用不着他们帮忙了，就请他们回去，现在少谈他们就是。"蒋介石频频点点头道："嗯嗯，也好，也好。戴局长，以后报纸上更不许发表他们的新闻，而且凡是苏联空军所到之处，就应该隔离他们！"

苏联空军志愿援华大队，虽然在中国血洒晴空，但他们的确是被隔离的。有一次冯玉祥经过宝庆县（湖南邵阳）发现附近小山上住着一百多位苏联空军军官，同他们一起吃了顿饭，回到武汉后气愤愤地劝蒋介石道："这件事情实在不好，给人家知道了要笑掉门牙，人家为我们拚命来着，我们却把他们当做囚犯似的，关在一个地方，动也动不得。"蒋介石装做不清楚道："听说他们生活得蛮好，励志社为他们盖房子，花了不少钱，这都是有账可查的。"冯玉祥急道：

“我不是查账来的，我只是告诉你，邵阳那一百多位苏联朋友，我们对他们非常无礼。他们住得好，这是我们的地主之道，何况他们住的房子还比不上德国美国教官住的？这不必谈了。他们每天驾着飞机同日本鬼子空战，黄仁霖那班人马却监视得严严的，没有行动自由。中国人谁去看他们，谁就倒霉……”蒋介石辩道：“他们吃的、用的、住的都有励志社负责，同时他们空战也累了，所以不大走动，不是行动受监视，我想大哥您误会了。”

“我又不是小孩子。”冯玉祥急道：“我怎会误会？我实地探访过，还同他们吃过一顿饭，致过慰问词，我说的只是事实的百分之几，还有更多的没有时间，也不可能全部弄清楚呢！”

“我一定去问。”蒋介石道：“问过以后，我一定查办，大哥您放心。”事实上苏联志愿大队在中国的遭遇，不但不能令人放心，而且使人感到伤心。蒋介石在八月十四日听取空军司令关于库里申科大队长牺牲的报告道：“今天库里申科死了。德国造的米塞师米特战斗机侵入武汉，库里申科率领机群起飞迎战，一共打下六架日机。”蒋介石忙问：“那他怎样死的？”

“库里申科是这样死的，他并未死在空中，他是死在长江里的。”宋美龄判断道：“他是给打伤了溺死了！”

“不，他没有伤。”

“那死得离奇了。”蒋介石鼓着一双眼珠：“快说！”

空军司令咧着嘴道：“战斗一开始，就有三架米塞师米特战斗机直扑库里申科的领航机，显然他们很死了库里申

科，要打他的主意。这时候是三对一，库里申科委实了得，射击手对准猛扑的一架敌机开火，黑烟起处，那架日本机就翻滚下去了。后来，库里申科驾驶的那架领航机的左发动机，却给另一架敌机打中了，可是库里申科的技术真不坏，他用单发动机飞出了重围。他沿着扬子江飞到万县上空，机身已失去平衡，不能再继续飞行了，为了保持飞机完整不受损失，库里申科把飞机平平稳稳降落在扬子江心。他领航机上的投弹手和射击手到了江心，便脱下飞行衣，跳出机舱，浮水游到岸上，他们都回来了。”

“库里申科没有跳出飞机吗？”

“是啊，他的投弹手和射击手，都不管他吗？”

“不不，无奈江水太急了，据生还的人说，库里申科大队长命令他们先跳水，然后他自己再下水，可是几个月来他没有休息过，昼夜操劳，又在空战中过度疲劳，他没有气力浮到北岸了。江水太急，那几个生还的人自己也是有气无力。同时库里申科最后一个下水，江面宽，浪涛高，他们在下机时同库里申科那次见面，不料是最后一次了。”

“机上生还的人呢？”

“那两个苏联飞行员哭得惨，他说扬子江的狂涛卷走了伟大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人民的最忠实的儿子！”

“中国籍的飞行员怎么说？”

“他们说江水卷走了中国人民生死与共的朋友！他们说飞机坠江时，万县县政府就在北岸，从机身降落到机身下沉，有足够的时候抢救，但他们没有这样做，飞行员们希望彻查！”

话分两头，却说蒋介石炸毁黄河，水淹日军，却使千百万

中国人民家破人亡，同时也阻止不了日寇的长驱直入。日寇在攻打武汉时，把华南的广州、华北的晋察冀边区，看做与武汉有同等重要战略意义的地区，拟定了一个“北围五台，南取广州，中取武汉”的作战计划。五台指的是晋察冀边区，处在山岳地带；东越平汉线可以袭击平津冀东以至与东北相呼应，南控正太路可以直下豫鲁中原之地，西经同蒲路与陕甘宁边区只隔一条黄河，北依平绥路直通塞外大漠，端的是险要地区。蒋介石在政治部向周恩来试探道：“这一次日本人攻打五台，根据华北日军司令杉山元费尽心机，调集五万大军，分二十五路合击，恐怕八路军这一次很难对付吧？”

周恩来一笑，答道：“不但分兵二十五路，据前方的消息说，日寇为了害怕我逐个击破，特别加强纵深配备，步步推进，构筑据点。路上只要碰到可疑的森林和山地，就拿大炮乱轰一通，这个名之曰‘威力搜索’；可是，如果发现他进路附近有我们的部队，那他马上畏缩得象一只乌龟。”

蒋介石讪讪地笑道：“嘿，嘿，好，很好。听说‘七七’抗战一周年纪念时，你们曾经有所表示。”

“是的。”周恩来向陈诚点点头：“刚才我们正在谈到这件事。‘七七’抗战周年那天，我们曾向平绥、平汉、正太各线扩大进攻，血战好几个昼夜。我们炸毁了北平城外的石景山发电厂，把敌伪吓得紧闭城门。”周恩来指指陈诚：“陈部长那边有一份报纸可以参考参考。”

陈诚连忙把这份来自沦陷区的汉奸报摊在桌上，指给蒋介石看道：“请，恩来兄说的就是这一段：‘共产军乘日军大举围攻武汉之际，肆意猖獗于晋北、察南、冀东诸地，

……彼等总巢穴乃在山西省北部高峰之五台山附近，上述各地皆属支蔓。近益扰乱内长城线，威胁北平……以价值论，

汉口五台各为国民党及共产军之根据地，日军决心一面攻武汉，一面进剿五台’。”

“啊！”蒋介石作愤怒状道：“恩来兄，他们这样横行，实在叫人气愤！”但他立刻加上一句道：“不过这次他们北围五台，来势不轻，你们如果没有把握，犯不着同他们硬拚。”周恩来略一思索，答道：“前方战事如何发展，此地很难估计；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我们无论如何要坚持抗战！毛主席在五月二十六日到六月三日那几天中，曾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演讲《论持久战》，他指出了持久战的战略方针，驳斥了‘亡国论’与‘速胜论’，确立了我们在抗日战争中的战略指导思想，这个就是……”

“啊，好极了，好极了。”蒋介石连忙插嘴道：“出版以后，希望先睹为快才好。”双方客气一阵之后，蒋介石作亲密状道：“恩来兄，六月十六国民党中常会开会那天，决定七月份召开国民参政会，除了任命汪精卫、张伯苓为正副议长，本党还聘请贵党毛主席、林祖涵、吴玉章、董必武、陈绍禹、秦邦宪、邓颖超等七位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这一决定，也很受人重视，而且也说明了今天的战争是持久战，恩来兄以为对么？”

“对的。”周恩来向陈诚点头笑笑：“刚才我们也谈过这个问题，郭厅长他们刚刚离去。我们都这样感到，只要贵我两党保持合作，团结御侮，中国绝对亡不了。六月十八日伪华北临时政府与伪南京维新政府发出劝降通电，而我们的

新四军的江南部队就在这时候推进到南京、镇江、丹阳、句容、金坛、武进、溧水、高淳、芜湖一带，给他一个有力的答复；在华北……”蒋介石打岔道：“听说陈毅先生还做了一首诗，这真有趣，这真有趣。”边说边向陈诚摇摆着脑袋，表示欣赏赞叹：“可是我记不起怎么说的了。”

“我还记得。”陈诚道：“陈毅先生是这样写的：抗日旌旗到江南，终夜惊呼敌胆寒；镇江城下初遭遇，脱手斩得小梅兰。”

蒋介石闭着一只眼睛，摇头晃脑一阵，突地问道：“这次新四军是在什么地方发生战斗的？”

“镇江到句容的公路上卫冈地方。”

“啊，”蒋介石叹息道：“不容易呢，你们在那儿的困难更多，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呢？”

“一切靠打胜仗来解决！”周恩来微笑答道。

蒋介石心头一沉，吃惊道：“新四军有这么强大的力量么？”陈诚附和道：“是啊！恩来兄，我说可不能把敌人的力量过于低估了。”周恩来双手插在袋里，边踱步边说道：“我们不会低估敌人的力量，但也不会低估我们自己的力量。这几个月来，新四军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艰苦奋斗，譬如卫冈的胜利，袭击新丰车站的胜利等等，大小三十几次战斗，已经把江南一带广大的农村，很快地从敌人手里解放出来，并且建立了以茅山为中心的苏南解放区。我们缴获了很多敌人的武器装备了自己，而且还捉住了很多日本俘虏。”周恩来止步在蒋介石面前：“新四军本身战斗力无论多大，也不会创造这些奇迹，今天所以有了这些成绩，主要是依靠人民力量的缘故，人民的力量巨大到无以形容，因此我们敢肯

定说：一切靠打胜仗来解决！”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蒋介石沉吟良久，起立道：“我有点事！走了，以后再谈。”蒋介石急急忙忙回到官邸，讨论英、法、德等国斡旋中日停战的问题。一进门宋子文、孔祥熙、陈布雷、宋美龄等人已在那里等候。宋子文说道：“英国大使克拉克已有回信来，他接洽过了。”

“内容怎么说？”蒋介石忙问。

“克拉克说，根据陶德曼大使等人向东京反映我方的停战诚意，对方也愿意接受他们的斡旋。问题是双方在前线，尤其是华北方面打得这样激烈，一点也没有和平的气味，因此东京方面希望我们有所表示，显出和平诚意。”蒋介石烦躁地往来走着，嘟囔道：“娘希匹！你叫我再怎样表示诚意？”于是他把在政治部同周恩来的谈话叙述一遍，这使得孔、宋失色，不约而同地向蒋提出警告：“对游击队不可大意。”但要解决这个问题的主要关键，还是在于对日停战。只有停战以后连同日本向八路军新四军展开围攻，才能消除这个“心腹大患”；否则老百姓正拥护他们打日本，一旦有变，其结果会使蒋介石不利。半晌，蒋介石决定道：“好吧，回报那些热心地替我们斡旋的朋友，我一定照办。现在东京在发动中攻武汉、北围五台、南取广州；武汉方面目前不会有大战，五台方面由共产党管，我不能作主，广州方面我有二十万军队在驻扎，你告诉他们：为了东亚和平、为了重造远东局势、为了共同防共，我把广东二十万部队调开了，我的苦心，希望他们知道。”正是：如此苦心，使人愤恨，众叛亲离，岂非无因？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十回

苦心为敌　锦绣羊城陷贼手
奋起抗战　华南健儿挥义旗

"不！"陈布雷突地趋前，有所诉说。陈布雷对蒋忠心耿耿，这一点蒋所深知；但陈布雷在若干地方还有那么一股子劲，他不大赞成对日本过分让步，以免失尽人心，这一点蒋也明白。因此当蒋决定调开粤境二十万大军看见陈布雷要发言时，便兜头一盆冷水泼将过去，低沉地说道："陈主任，我已经决定了！你马上通知他们，命令这二十万粤军迅速调到粤、湘、赣边境！"

"先生！"陈布雷还是开了口："布雷以为目前不能这样做，上个月的情报已经告诉我们，九月初，日方在华南的特务人员曾集中台湾举行会议，计划犯我华南；土肥原且在这会议之后由上海南下，到台湾厦门一带秘密活动，日本

海军并且突然驶进北海，占领靠近广州湾在军略上居重要地位的涠洲岛，从这些上面，已经可以看出日军在跃跃欲试了。”陈布雷提高嗓门：“何况最近日本国内有了变化，日本亲英外相宇垣一成被迫去职，近卫池田也进一步向板垣屈膝，主张南进的日本少壮派军人气焰更高，向华南发动战事的可能也愈大，我们在这个时候撤退华南大军，会不会……”

“不会，我说不会！”蒋介石捺着性子，辩道：“陈主任，这些情报不管真假如何，我这样做自有道理！”蒋介石作气愤状：“布雷，打到现在，你可曾听说美国英国出来说话？反而只有苏联肯帮忙……”

“美国也借钱给我们呢！”宋美龄插嘴。

“可是美国同日本的买卖更多！”蒋介石冷笑笑，“还供给日本军用物资，你以为我们瞎了眼，不知道吗？”蒋介石向陈布雷指手划脚道：“所以就算是日本在向华南进攻也罢，就算是日本要南进也罢，我都赞成！”

“先生！”陈布雷大惊。

“为什么我赞成？英美法在华南有重大的利益，日本如果攻打华南，会得罪西方国家，因此我闭着眼睛断定日本不会冒这个险。万一日本真要南进呢？”蒋介石格格格一阵怪笑：“那也好，让英美法也尝尝日本的味道，看他们还见死不救，娘希匹！”

“先生！”陈布雷恨不得一头撞向壁上，以死相谏，只见他声调哽咽，双手颤抖，劝道：“先生看得远，布雷非常折服。问题在于：华南是中国的华南，如果有三长两短，恐怕会影响民心士气。日军会不会得罪西方？西方会不会出面

干涉？那都是我们本身以外的事情，布雷认为还是拿领土得失的问题放在第一……”

“你的意见我可以考虑。”蒋介石不悦，以拳击膝道：“不过撤退粤境二十万大军的命令势在必行！”陈布雷几乎哭出声来道：“刚才说的，完全为先生着想，如今共产党打得起劲，我们不能再有什么差错了！”陈布雷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一股子劲，不待蒋介石开口，便慷慨激昂地说下去道：“先生！布雷完全为先生英名着想！在这个局势下，如果天下人只看到共产党在打得起劲，我们反而不行，那我们就，我们就……”

“我们就这样做吧！”蒋介石不能再忍耐，朝宋子文说了句：“告诉克拉克大使，我已经决定调开广东军队二十万！”说罢便走。宋子文直皱眉头，拦住他道：“这样说法不行，克拉克他们的国家，在华南方面财产很多，我们如今要做放弃华南的打算，总是不妥！”蒋介石扭过头来道：“随便你同克拉克怎么说。总而言之是我让步！”

列位看官，老古话说得好：“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蒋介石一方面大喊抗战到底，一方面却邀请洋人“调解”中日局势。那当儿一般老百姓蒙在鼓里，但风风雨雨，武汉官场中多少有些动静，其中恼怒了冯玉祥，连访几次，都婉谢了，但总不能永远不见，蒋介石只得硬着头皮接见。冯玉祥开门见山道：“知道你很忙，五台山八路军正在大战，有消息么？”

蒋介石满以为这位盟兄就谈判事有所反对，不料问的是八路军，于是透口气道：“有消息，大概八路军不大顺利吧，

日本去了五万大军，分兵二十五路，这一次恐怕抵挡不住啦！”冯玉祥闻言失色，顿足长叹。这情形蒋介石感到奇怪，挖苦他道：“大哥听说八路军败了，便这般难过。”

“你错了！”冯玉祥挪动身子，长叹一声道：“今天早晨的消息，八路军大战五台，不但没有打败，而且把敌人的大围攻粉碎了，八路军在广灵、易县、涞源、阜平打了好几个大胜仗，五万日本兵不但毫无所得，而且损失了一个旅团长常冈宽治少将，和清水、正亚两个联队长。你真是不知道这个消息，还是……”蒋介石十分尴尬，支吾一阵道：“他们告诉我的，是八路军打败了。”冯玉祥见他又把责任往部下肩上推，只得再叹气道：“我找你好几次，目的就是想告诉你，八路军在华北打得好，我们在华南打得如何了？听说要把队伍往边境太平无事的地段内撤，有这事么？”

蒋介石实在答不上来，直瞪眼。冯玉祥叹气道：“你不要说了，我今天来提醒你，华南千万不可撤退，人家八路军在五台打大胜仗，我们不能做孬种，教天下人笑掉门牙！”蒋介石支吾道：“日本并没有向广东进兵啊！”

“你又错了！”冯玉祥拍一拍手掌，双手往膝盖一撑，目光锐厉，注视着这位契弟道：“这种局势谁都看到，你怎的不想想？广州是华南第一大商埠，真个是车水马龙、人烟辐辏，是中外交通的枢纽。敌人若得广州，一方面可以断绝中外交通，以窒息中国抗战；一方面可以由此出发，北经武汉以达北平，造成一条纵贯中国大陆的走廊；并可以此为基地，向南洋伸张势力，实行他的南进计划……”蒋介石不耐烦道：“英国不会同意。”

“是啊！”冯玉祥道：“所以日本派出的大批军舰，在南中国海沿岸盘马弯弓，作攻击姿态，碍在英国脸上不便下手。如今不同了，八月底英国的洋伞首相张伯伦屈服在法西斯盟主希特勒手里，开了个慕尼黑会议，同意希特勒并吞捷克，说是为了‘要换取我们这一代的和平。’日本人从这件事上既然看到张伯伦是个纸老虎，那对华南不可能再有什么顾忌，我，”冯玉祥一巴掌落在膝盖上：“我可以肯定地判断，敌人进攻华南的日期已经到了！”蒋介石冷汗直流，可是强自镇静道：“大哥说的是，但是国际局势瞬息万变，说不定……”

“不！”冯玉祥大叫：“你看错了！我虽然是个老粗，但年来我拚命读书，自问对于张伯伦这个问题掐得很准。张伯伦是在向纳粹投降，他近视、懦弱，深信受害的不止捷克，或者华南，甚至将来他的老家都会倒霉！”冯玉祥双手握拳，肩部微侧，咬牙切齿道：“人家的事情我们也应该管，可是没力量管；但我们自己的事情，分明有力量管，为什么不管啊！”

“大哥！”蒋介石实在怕他那股劲儿：“没有的事。”冯玉祥追问道：“那末华南二十万人马为什么要撤离粤境！”蒋介石又恨又气，但只得捺着性子，强笑道：“您坐，坐下来，慢慢谈。”

冯玉祥紧咬嘴唇，显然在使劲压制自己盛怒的感情：“我再给你说一个故事。”蒋介石明知冯玉祥口中的故事都是有份量的，但说故事总比脸红脖子粗好些：“大哥，您说。”冯玉祥挺直腰杆，咕嘟咕嘟喝完半杯茶，咳声嗽道：

“我今天说的是《三国还辽》，在满清光绪年间，满清政府甲午战争大败，把辽东半岛割让给日本。不料德国、法国和帝俄看得眼红，便联合起来，压迫日本，把辽东半岛吐了出来。”

“啊，”蒋介石失笑道：“我还以为你讲的是三国志故事，原来是法、德、俄三国和辽东半岛的故事。有趣，嗯，有趣。”

“还没完哩。”冯玉祥舔舔嘴唇道：“德、法、俄三国就拿着这个‘功劳’和满清政府换取了东北的铁路敷设权、矿山开采权、大连旅顺租借权、中越边境湄公河一带的领土权、云南两广的矿山开采权、思茅河口的贸易权、胶州湾租借权，这个权那个权的，不知道损失了多少权！满清政府昏庸胡涂，以为表面上收回了辽东半岛，遮盖遮盖自己失去了的面皮，即使付出了百倍以上的代价，他也干！”

蒋介石似有所悟，欲言又止。冯玉祥透口气道：“我的故事讲完了，谈谈目前的事吧：我在外面听人说，有人邀请了英、法、德等国大使，要重演《三国还辽》的旧戏，举行和平会议，‘重造远东局势’，有这件事吗？”

蒋介石蹦起来道：“没有！绝对没有！”

“如果有了呢！”冯玉祥一字一顿：“我们当年结拜兄弟，为的是什么！”他厉声喝道：“绝对不是为了看中国灭亡、把中国灭亡，你说是么！”

“是的！”

“那我又要问，外传二十万大军撤离粤境，如果属实，乃使华南沦陷，那末这样做是不是有人师承满清故智，请

英法德出面斡旋，于是对日本暗让一步，故意把粤军调离广州，以示'与日亲善'之意呢？如果这样，这真可算得'苦心为敌'了！"蒋介石一身冷汗，急道："没有的事，绝对没有的事！"冯玉祥突地不发一言，长叹一声，抹抹眼睛，悄然而去，一句话也没说。

事实很快发展：敌人"北围五台"的计划彻底破产，"南取广州"的行动却马到成功了。蒋介石抽掉粤境二十万大军后，广东防务空虚，不在话下。余汉谋等眼见蒋介石不象存心同日本拚命的样子，也就心中有数。沿海一带，当时简直陷于无警戒状态中。但日寇入粤，却还有一段惨痛的插曲。原来广东东江一带盛产钨金，钨金为炼钢必需原料，由非驴非马的"军事委员会"统制销售。那些大天二同总司令之类以有巨利可得，便勾勾搭搭，形成了炽烈的走私之风。这一点早经敌探汉奸看在眼里，于是布下了一个阴谋。假意说愿以加倍的价值购买大批钨金，通过大天二的关系，同驻军密斟妥当，议定在香港议价取款。驻防大亚湾和大鹏湾的第一百五十一师所部三个团长，到期果然喜洋洋共赴香港。他们的长官也三天两头在香港纵情声色，乐不思"粤"。这三个团长在港同"买方"签约成交，以所得支票系迟三天支付，并且只有一纸，于是一起留下，大玩特玩。看官须知，大亚湾和大鹏湾为广东东江海防前线，大亚湾在东，大鹏湾在西，北面越淡水就是惠阳，驻军的三个团长离防，只剩下旅长温淑梅一人。日寇内定进犯华南日酋古庄干部中将见计得售，于是在十月十二日清晨四时二十分，集中日舰三十余艘，以舰上大炮猛轰大亚湾北面澳头的下涌地方及附近小

岛，一面派遣陆战队在大亚湾的稔山、澳头；大鹏湾的葵涌、沙头角以东地区强行登陆。下浦本是惠阳最大的渔业港之一，与平海、澳头成品字形，有公路可通稔山、淡水。守军一五一师莫希德部的温淑海旅，三个团长都在香港"取款"，指挥乏人，一塌胡涂。十三日早晨便失了淡水，当天百余架日机飞往淡平、惠淡、惠海、惠平、惠樟、莞樟等公路；广九、广汉等铁路；惠阳、博罗、增城、石龙、新塘等城镇残酷轰炸，形势十分严重。

单说惠阳，一日之间被炸八次，全城大火，化为灰烬。十四日，日军分兵两路：一路沿惠樟公路攻广九路，一路由白芒花侵惠阳。十五日晨惠阳失守，淡水日军也向镇隆推进，经廖仲恺先烈的故乡鸭子步西侵广九路的樟木头车站，广州警备司令部到这时才宣布戒严。到二十日，这一仗简直如秋风落叶，摧枯拉朽，日军已经迫近广州了。第四战区副司令长官余汉谋却接到蒋介石一个电报，一干人等以为"最高当局"一定龙颜大怒，严令抗战，不料余汉谋读完电报，扭头便跑。驻军虽不成话，广东人民的爱国热情却可歌可泣。二十日那天，广州青年男女自动报名登记参加保卫广州巷战的，一日之间就超过了四万三千人。民气激昂，可痛无人领导。广州军事当局平时巡街、戒严、搜身、"捕匪"、包赌、包娼、走私……没有一件不是神气活现、大摇大摆；但听说日寇攻来，只恨爹娘少生两条腿。既谈不上充分组织发动，更说不上临时予以武装，充实保卫广州的力量。唯一的表现就是破坏。二十一日早晨二时，广州市内突起大火，海珠桥即遭炸断，市区重要建筑物好多处也被烧毁，在黎明逃

个精光，把四万多广州青年气得抱头大哭。当天下午四时三十分，日寇机械化部队坦克军队三千人由石龙沿广九路西侵入广州市区。三十分钟后，敌寇主力三万由增城经公路抵达广州，锦绣羊城，遂告失守！

有良心的国民党文武官员，尤其是广东籍的，在武汉闻此噩耗，无不伤心落泪，一般中国同胞的悲愤更不待言。在军委会会议席上，蒋介石面对一连串问题，一时也无从答起。那些发问的部属，一改平日卑躬屈膝的口吻，是这样的慷慨激昂："请委员长严查：广州之失，骇人听闻！我驻粤部队有五个师两个旅，外加邹洪保安队十八个团，共计在十个师以上，反观日军，数量上并不比我多，为什么不战而退！"

"请委员长严查：日寇侵粤之前，粤境守军几达三十万，为什么在局势紧张的情况下，有二十万人马反而走开！"

"请委员长严查：综计敌人从大鹏湾登陆起，到占领广州为止，为期不过十天，实开抗战后失地之速未有的先例！我们不能光说对不起孙中山先生便算，希望查明责任……"

"请委员长严查：听说敌人进入广州之前，广州青年四万多人志愿杀敌，可是没有人去领导。这种现象简直无以形容，难道负责守卫广东的竟是麻木不仁、丧心病狂、禽兽不如的东西！"蒋介石听在耳里，本来想开口痛骂共产党一顿，暗示凡提出责问政府问题的人，都是共产党的同路人！一吓一压，也就算了。不料举目望去，连最死硬反共的部下都在大叫大嚷，也只好宣布散会算了。

却说日寇进入广州后，就在西堤大马路迄十三行、汉民

路、惠爱路一带纵火焚烧，偌大一个广州城，市内大火达三昼夜不熄，市街被焚四十余条，财产损失不可数计，实在是广州有史以来未有的浩劫。未纵火前，日兵沿街掳掠货物，先施公司、大新公司等被劫一空。黄花岗附近日兵枪杀外侨一名，陈尸路傍，无人过问。沙面与沙基交通断绝，为防止我方游击队，日军将沙基平民住宅区焚毁，并在市内构筑工事。在惠阳县属飞鹅岭日兵，每天四出劫掠，强奸妇女；沿途拉得民夫，到广州后便予枪杀。淡水一带日军，掳获妇女六百余人，每日轮流奸淫，稍不遂意，即遭枪杀。

“我没有功夫听这些消息。”蒋介石道：“武汉保卫战更重要，武汉这一仗要不要打下去，我也正在考虑。”但蒋介石对“华南人民抗日游击纵队”的成立感到万分惊恐，命令戴笠迅速调查具报。

“广东的游击队是这样形成的，”情报机构断断续续报告道：“广州沦陷之后，当地有些人不甘心做亡国奴，他们挖出了过去埋藏在地下的枪支，捡起了国军溃退时扔下的武器，就同日军干起来了。特别是守虎门要塞的国军撤退时，仓库里堆满了枪械炮弹，眼看这些武器就要落人敌手，虎门对面的老百姓便泅水过去，把十几挺轻重机枪背了出来、把炮弹统统丢在海里。以‘侨港惠阳青年会回乡工作团’为基础的第一支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接着组织起来，参加的分子有香港的工人、有南洋的华侨、有当地的农民和学生，也有过去散布在东江一带的红军游击队员。他们的负责人，是去自香港的曾生。这支队伍最初名为‘海员游击大队’，后来又改名为‘惠宝人民抗日游击纵队’。他们第一次战斗时，曾以

仅有的八条枪，在一座铁桥附近伏击敌人，打死三名日兵。这一仗虽然是小小的胜利，却大大地鼓励了当地老百姓抗日的信心，我们不能小看了它。一个月后，敌人回师扫荡，把一万多国军完全解决，只有这一支小小的游击队却分散隐蔽，没有受伤。扫荡过后，他们居然巍然独存，而且有发展，不断向日军袭击。民国二十七年年底，这支游击队曾威胁敌人退出惠阳；第二年春天，又收复了淡水、坪山，他们已发展到五千人，并且有小型兵工厂，能制造手榴弹和步枪，控制了淡水、坪山以至大鹏湾的地区，拥有人口二十万，正式建立了解放区。”

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女在广州沦陷后与日寇苦斗，但武汉的投降空气却甚浓厚。蒋介石自己举棋不定，既不愿下决心同日军拚个你死我活，又不肯跟着主张抗战的人们走，同时又怕冯玉祥等人阻碍他一切计划，于是计上心来，对冯玉祥道：“为了长期抗战，我想请你辛苦一趟。”冯玉祥道：“只要为了抗战，什么都无所谓。”蒋道：“我想请大哥到湖南、贵州、四川各地去检阅军队。”冯说：“好极了，我当然愿意去，谁同我一起去呢？”蒋介石道：“我已经从各部门调来二十多个文武官员，明天最高国防会议开会，开完会我们再谈谈。”第二天蒋介石当真在武昌军事委员会同冯玉祥话别，汪精卫、白崇禧也在座。冯玉祥说了一遍如何进行检阅，以及那二十多人的团体生活计划之后，乘机勉励蒋介石道：“我希望此行能帮助我们抗战到底的决策！”蒋介石哼哼哈哈地附和着，那边厢汪精卫却问白崇禧道：“说抗战就可以了，还要说抗战到底，这怎么讲啊？”

白崇禧道：“把敌人打败了，赶出中国去，这就叫做抗战到底。”汪精卫不表示意见，却扭过脸来问冯玉祥道：“焕章先生，什么叫做抗战到底？”冯玉祥连忙答道：“把所有的失地都收回来，不但东北四省，就是台湾澎湖各岛，都要交给我们；日本帝国主义还要无条件投降，这就叫做抗战到底。”汪精卫皱眉道：“是这样的么？”正是：闻道抗战便倒胃，此人厚颜不知羞。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十一回

撤退武汉　投降条件难透气
小住长沙　战斗气氛感窒息

“兆铭先生！”冯玉祥冷冷地问道：“你是不是不喜欢这个样子？”汪精卫一怔，气得连脸上的青筋都爆了出来，扭过脸对蒋介石道：“做梦做梦！他们两位是做梦不是！”蒋介石还来不及说话，只听见“扑”的一声，白崇禧把脚一顿，踱了几步又坐到对面去了。冯玉祥也站了起来，对汪精卫道：“做梦？是做梦！你知道有人做梦是当主人，有的人做梦是当奴才吗？”

“我不知道！”汪精卫大为气恼，说罢往隔房踱去。冯玉祥低声问蒋介石道：“外面传得很热闹，说我们这位汪先生通敌有据，而且凭据已经由戴雨农先生捉住，真的么？”蒋介石失色道：“没有啊，没有听说啊！”冯玉祥追问：

“如果是真的呢？”

“不会是真的，不会是真的。”蒋介石着急道：“大哥，你还是先到湖南检阅队伍去吧，这种事情有我负责。”

冯玉祥知道蒋介石又在耍老把戏了，就在门口大声说道：“我马上要出发，不谈姓汪的事了。不过他的通敌凭据我虽然没见到，但他的演讲我可是非常注意，不提以前，就说前两天，他说……”蒋介石一把拉住他的胳膊边推边送道：“大哥放心去吧，这里的事情有我，根本没有人敢谈什么投降通敌……”

不表冯玉祥出发湘黔川检阅部队，却说武汉保卫战打得端的激烈。你道蒋介石怎的会动肝火？原来正当暗让广州的当儿，武汉外围由于老百姓热烈支援，士气为之大振！一方面是中国军队的英勇抗击，一方面有苏联空军在朝夕出动，战事进入了白热化阶段。九月初，南浔线就展开激战，日寇逞强于湘鄂赣边境。及至德安之战，敌军大受挫折，于是移转兵锋，借海军掩护，夹长江两岸，向西推进。鄂北敌人为了呼应作战，也在大别山麓大举袭击信阳。九月底、鄂东要地田家镇失守，日寇直犯武汉正面防线；于是北岸从兰溪起，沿南岸黄石港、石灰窑、大冶以至沸源湖的西南地区，绵延数百里都在激战之中。

蒋介石自广州暗让与日本后，便彻夜不眠，整晚在房中踱个不停。宋美龄厌烦道：“我看武汉也差不多了，我们明天走罢？”蒋介石道：“想不到你比我还性急，还没到下台的时候怎能躲开？”宋美龄冷笑道：“可是我看这一仗打得真热闹，你的军队象吃了兴奋剂，苏联的空军也真叫日本兵

伤脑筋，你是怎样打算呢？真打还是假打？”

蒋介石象上足了链的玩具风车，一个劲儿团团打转，边走边嘀咕道：“娘希匹真到了紧要关头了！娘希匹真到了紧要关头了！”他打开《敌情报告》一瞧，只见上面画了个地图，四周密密麻麻写着：“敌攻武汉，在长江两岸部队番号：计第三、第六、第九、第十一、第十三、第十六、第二十（部分）、第二十一、第一〇一、第一〇二、第一〇四、第一〇六、第一〇八、另台湾军一个师团。

“后方长江北岸：计配有第五、第十、第十四、第一一〇、第一一四等五个师团。后方长江南岸：计配有第一、第十八、第十九（部分）第二十二，另骑兵约一个师团，铁道兵约一个师团，共六个师团，合计二十五个师团，约八十余万人。”

蒋介石盯住那份报告暗忖：“可是我们这一次不晓得怎么搞的，居然也打死打伤了他们三十五万！”接着念道：“日军阵亡将校，有陆军中将河村、少将高桥、芹川、河西等六人，及其他步兵少佐岸崇茂一郎、辎重大佐区德三郎等一百零三人……嘘！这么凶！”蒋介石心乱如麻，想万一再硬拚下去，战局万一挽回了，或者……最后只见他精神一振，提起笔来写道：“我保卫武汉拖延时间，消耗敌人之战略，业已完全达成任务，兹阻滞日军及掩护后方准备之任务已告完成，广州既告失守，武汉在战略上已无价值可言。故武汉核心已无株守必要，应即撤退。此举可避免敌军吸引我军主力、消灭我抗战实力之阴谋……”

第二天高级将领听说要放弃武汉，开会时除了无法不表

示赞成，却都发言道：“报告委座，这样做法，显出委座高瞻远瞩，不过武汉保卫战非常出色，打得很好，忽然撤退，会不会引起……”

“不会！”蒋介石双目炯炯：“不会！”

“报告委座，”另有人发言道：“军令如山，武汉撤退是势在必行。不过命令刚下去后，有一位副师长担忧道，现在是日本处下风，但撤退的却是我们。绵延数百里的战场上正要杀出一个新局面来，我们却在这个紧急关头全军撤退，是不是有人会说，这一场大战是虎头蛇尾呢！”蒋介石以拳击桌，气得怪叫道：“那个副师长是谁！回头给我叫来！”但蒋介石的怒气并不能令所有将领服气，又有人婉转上言道：“报告委座：是不是可以这样呢？现在赣北鄂东的外围据点大部分还在我们手里，武汉正面如果反而停止战斗，是不是不大好呢？所以，是不是……”

蒋介石拍桌道：“听你们的口气，好象武汉撤退是我一个人的事情！什么‘是不是不大好’，什么这个那个的！”他起立大叫：“难道你们不知道，日本兵解决了广州，已经向武汉合围了吗？难道你们不知道，我们的武器不如人家吗？难道你们不知道，日本兵大放催泪弹、毒气弹，我们抵挡不住吗？”众将领不出一声，正待一声“散会”，不料蒋介石再下令道：“现在，大家回去着手准备。如何撤退，我已经同何部长商量过了，回头就有详细办法发表。现在大家要做的就是破坏。”蒋介石大声喊道：“破坏！破坏！你们把营房给我烧了！你们把桥梁给我炸了！你们给我在所有大建筑物里都埋藏炸药！你们把带不走、运不出的东西烧了！

你们……”

众将领还以为这位蒋委员长真的恨死了日本人，要同他来个坚壁清野，一定会有破坏以后的办法，以及对老百姓的安置有所吩咐，不料这些没有听到，蒋介石说的却是：“大家散会！马上破坏！让老百姓看看，让大家明白，要抗战就得这样，完了！”

望着每一个将领颓丧地离去，蒋介石同汪精卫、何应钦再来了个“三人会议”。内容不外是西迁以后那个“三国还辽”的把戏如何继续，对反对妥协的人如何应付等等。至于武汉外围打得正起劲，由于正面突地停止战斗，这混乱的局面该怎样处置，那就不谈了。

十二月二十四日，情形已趋严重。早上五点钟，蒋介石在沉重的炮声中醒过来，做完祷告，却见戴笠垂手站在园子走廊里。蒋介石一声干咳，戴笠飞奔而前，报告道：“有一件希罕的事。”

“什么事？”

“据羊楼司来的报告，冯玉祥那个军风纪检阅团几乎挨炸。据冯玉祥在羊楼司骂人说，那天晚上十二点钟他从武昌开车到长沙去，因为行前有人知道他的行踪，所以他很小心。冯玉祥对他的随从彭团长说：天一亮，车就停。所有车上的人都给我从两旁下去，走到五百公尺到一千公尺左右找个地方休息。后来火车走了半夜，天刚亮，便停止了。他就说：快下车！走了没几步，有人说露水太大了，把鞋袜都湿透了。冯玉祥说不要管这些，赶快散开！就这样走了几百步远，到了一个小山岗，上面有现成的机关枪盖沟，同时就有

几十架敌人的飞机飞来了。只见机群对准火车轰炸，一来一往炸了好几遍。最后炸弹掷完，便用机枪扫射，他们因为全部都在沟里，结果一个人也没有死伤。”

“啊！”蒋介石捏紧拳头。

“后来，”戴笠说下去道：“冯玉祥说：‘铁路炸毁好几段，桥梁也给炸毁了一段。火车两旁炸的是五步一个坑，十步一个坑，就象预备栽树似的，炸的那两路大坑，距离火车都是七八步远’。后来那个彭团长找到了几个工程师，说是很热心，第二天天不亮，已经完全修好，冯玉祥他们便平平安安过了这一关，离开了羊楼司。”戴笠本来还想问问这件谋杀未遂案是谁布置的，但看见蒋介石的表情，马上明白了十分。也不再问是否已经同意汪精卫下此毒手，反而岔开道：“武汉局势已经到了最严重的关头，为了安全，应该……”蒋介石伸了个懒腰，欲言又止，终于说道：“我还要等一等英国方面斡旋的消息，大概就在今明两天便可以有回信了。我如果一走，他们会杀我的价钱，说我害怕……”正说着陈布雷领着宋子文来到花园，蒋介石劈头就问：“怎么说？”宋子文道：“英国大使馆刚才派了个人来，说局势紧张，他们要走了，有话到长沙或者重庆再谈。”

“那东京是不肯……”

“不，”宋子文低声道：“英法德方面的回信，由英方传递来了。说日本方面的条件相当凶！”

“凶到什么地步？”

“说这次和议的主要条件，是同意日军驻屯三十年。此外，还要解除中国全国武装，最低限度也要制止中国重整军

备。”蒋介石一听此言，脸色俱变，只见他背着手在园子里急躁地踱了几步，却不发一言，走向卧室，一进门便把桌上一盘茶杯哗啦啦往园子里一丢，破口大骂道："好罢！还不给我准备，我要走了！"

戴笠问道："目的地是……"

"衡阳！"蒋介石恨不得抓住一个什么法宝，把整个地球毁灭！什么面子问题、恩怨问题、得失问题、利害问题，……一古脑儿全部都得到解决。当然这种法宝是不会有的，倒是武汉里里外外的炮声、爆炸声响个不绝。"我先走了。"宋子文道："我们长沙见。"戴笠紧紧张张地回来报告道："刚才摇了几个电话，飞机有问题了。"

"什么！"蒋介石大惊。

"飞机场当然不会破坏，飞机还留有两三架，问题是驾驶员，……"

"去你的……"蒋介石透了口气道："给我去找！"说罢奔到书房，只见陈布雷在指挥安置公文杂件，累得个满头大汗，看见蒋介石来，便在一堆卷宗内抽出一张纸条道："这是他们昨天呈报上来的，还顾不得给先生过目。"蒋介石接过一看，脸色都变了。只见上面写道："……张高峰事变时，外传日本向中国提出五条件，据五日香港通讯称：'日苏边境纠纷日烈，有成为大规模战争可能时，中日和平空气，今日（八月五日）又盛传于香港。上午《字林西报》首传日本向中国求和五条件，下午各晚报均刊载，五条件为：（一）日本退出占领区，但中国也不驻兵；（二）承认满洲国；（三）虹口、闸北、江湾租给日本，定期九十九年；（四）

赔偿此次战争损失；（五）共同防共’……”

“布雷！”蒋介石恨恨地说道：“怎么外面也传了出来，甚至报上都登了出来！”蒋介石咬牙切齿道：“这种事情太明显，我以为是东京方面有意透露出去的。他们以为这样做，可以使我没面子，万一和谈起来，一切由他安排。”

“一点不错的。”陈布雷忧郁地说道：“东京的一步步棋子，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起先，双方还算客气，后来，便气焰逼人了；到了最近，广州沦陷以后，东京看我们态度很诚恳，便把价钱猛地抬高了。先生试想：根据英方所转告的，日军驻屯三十年，解除我们武装，这已使我们伤脑筋的了，还要解除抗日队伍的武装，这不是有意为难么？共产党我们剿了多少年都不成，现在他们除了八路军还有新四军，除了新四军还有华南抗日军，叫我们怎么去解除他们的武装，还有……”

“布雷！”蒋介石若有所悟：“我明白了，日本的真意不是这样。”

陈布雷道：“我也这样想，他们似乎……”

“似乎什么？”

“似乎不便明说，就是把他们的军队和我们的军队联合起来……”

“消灭共产党！”蒋介石接嘴道：“我早就这样想，他们也不断明讲暗示的。可是事情那里有这么简单！你刚才说的对，江西剿匪剿了那么多年还没个结果，如今要解决他们的武装，这不是存心开玩笑么？”陈布雷不作声，默默地在

炮声中收拾档卷。蒋介石怕宋美龄唠唠叨叨抱怨个没完，也不适回房间，只是东走西闯，见人便骂。直到吃过晚饭，飞机驾驶员才有了眉目，可是因为天已昏黑，而那个驾驶员却没有夜间飞行的经验，把蒋介石急得在机场打转："娘希匹！另外找！娘希匹！再找！马上再找！"

机场在隆隆炮声中显得格外紧张，四周虽已严密戒备，但蒋介石还不放心，在机场休息室里里外外布满了宪兵，侍卫官肉屏风似的把他夫妇俩围在核心。到七点半，才算解决了驾驶员问题，蒋介石一上飞机，便下令执行"焦土政策"，破坏机场，满以为自己可以一飞冲天，安全转移了。不料飞机在夜空中飞行了三小时，还找不到衡阳的机场，驾驶员连前后左右几个大城市的位置也摸不清，其他机场是否能够夜间降落更没把握，急得在天空团团打转。而且无巧不巧，机上的无线电设备也在这个时候坏了，宋美龄闭着眼睛直叫上帝，一个劲儿埋怨他为什么不早点撤退。蒋介石也没有了主意，最后还是驾驶员建议飞回汉口机场，否则老是逗留在天空打转，油一烧光，不堪设想。回汉口当然不是上策，但舍此更无办法。宋美龄几乎哭出声来，说日本兵是否已经进了汉口？你临走前又已下令执行焦土政策破坏机场，……蒋介石咬咬一口假牙："只有这个办法！只有这个办法。"于是提心吊胆折回汉口机场，看看手表，夜半一点三十分；看看武汉三镇，黑沉沉地在等待一个可怕的明天；看看机场，雪亮的探照灯平射着在为破坏机场的人们照明。蒋介石透了口气，驾驶员捏一把汗，好不容易降落，专机在滑行时还几乎栽了斛斗。手下报告道："机场破坏过半了，委座迟来一个

钟头，便无法降落。”“日军离汉口只有五十里了，委座必须马上走，否则……”

“这架飞机我也不坐了。”宋美龄哇哇大叫：“我恨不得把这个开飞机的枪毙！”

掩护撤退的部队听说蒋介石去而复来，也不知道有些什么玄虚。但一不见进攻命令，二不闻突围指示，也只得放放火，在爆炸破坏之间发点小财，并且不时报告蒋介石同日军的距离。而蒋介石则忙着一件事：找飞机。直到日军距离汉口只有十五公里的时候，飞机总算弄妥，宋美龄拉着蒋介石连跌带爬进得机舱，没命往衡阳急飞，已经是二十五日的凌晨四点钟了。

不表蒋介石在天空飞，却说冯玉祥在地上走，逃过羊楼司的轰炸，到达长沙、常德、益阳、陬市、宝庆、衡阳、零陵，一路上所见所闻，除了苏联空军还在同日机拚命，无一不是乌烟瘴气，触目惊心。赴桂林途中，李烈钧在零陵告诉他道：“焕章兄，你到广西，我随后也到桂林去。”冯玉祥问他武汉还能不能守？李烈钧叹道：“武汉绝对守不住，因为蒋介石的军队不想同敌人打。现在同汪精卫、何应钦勾勾搭搭，每天同日本人有来往。”

冯玉祥道：“蒋介石如果抗战，我就拥护他；他如果投降日本，我们就起来抗日。李济琛将军可以在华南发动；协和兄你可以在华中发动；我自己可以到华北与八路军联合起来抵抗日本帝国主义。”李烈钧道：“好！覃振在长沙同你说的话，就是这个意思。如果他们真不抗日了，我们应当联合起来共同抗日。”两人一言为定，冯玉祥便出发桂林。刚刚安

顿好，蒋百里也从长沙到达。一见面便说道："焕章先生，大局如此，还希望大家对蒋介石多说话。"冯玉祥道："你知道说了话没有效，当面他答应了你但又不办，你有什么办法？"两人正交换意见，李烈钧已从零陵赶到，一见面便道："武汉丢了，你知道不知道？"冯玉祥道："刚才听说过。"李烈钧道："这是一个紧要关头，我们如果不努力，蒋介石便会投降敌人，现在他正在衡山，你赶快去找他，对他说无论如何，万万不能投降！现在只有你可以影响蒋介石，以前蒋要打广东广西不是你给劝止的么？为了抗日，你更要去了。"冯玉祥一听便跑，在桂林只休息了二十分钟。

话说蒋介石夫妇到得衡山，觉得不单交通不便，而且设备未周，于是原机续飞长沙，先在城外何健家里安顿下来。那何健曾经不可一世，如今却皈依吾佛，满口阿弥陀佛。蒋介石见不是谈话对手，忙把唐生智找来。唐生智自从南京沦陷，脱险归来，一想起南京的陷阱便胆寒，一听见蒋介石三个字就冷了半截。听说蒋介石找他，捏着鼻子来到何家，寒暄一阵，蒋介石劈头便问道："根据你守南京的经验，再加上现在的武汉撤退，你看这个仗，还能打得下去么？"唐生智一听便明白大半，原来蒋介石是不想打下去了。显然他希望拉几个人出来，替他作挡箭牌，沉吟一会，说道："拿目前情形看，我们是处下风，但望前看，日本军也没有什么了不起。"蒋介石假装不懂："你还没有给日本吓够么？"

唐生智可忍不住了，婉转答道："南京之失，并非败在敌人凶狠……"但他又不能说明这是为什么，改口道："只怪孟潇指挥无方，城里集中了这么多大军，挨打！"蒋介石

闻言甚为尴尬，苦笑道：“过去的不提了，你看以后……”正说着附近有一群年青人在唱歌，激昂慷慨，声音嘹亮，蒋介石也踱到窗前，问道：“这是——”

“老百姓的情绪很热烈。”唐生智道：“长沙是后方重镇，很多沦陷区的青年人都跑来参加抗战工作，——你听，他们唱的是一支新歌，连我都初次听到。”正是：人民歌声雄且壮，中华民族不会亡！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唱滥调　安内攘外失重镇
歌洪波　前赴后继卫祖国

蒋介石也倾耳听着。

"龟山蛇山鼓着眼睛，
红水汉水发出了吼声！
敌人的坦克车，
冲不破我们的阵营；
敌人的飞机大炮，
炸不了我们抗战到底的决心，
是时候了，是时候了……"

"啊！"唐生智抹抹眼睛道："这真是一支新歌，听人

说过，这叫做《武汉退出后》。”

“谁教他们唱的！”蒋介石脸色乍变。

“大概是政治部第三厅的朋友们。”唐生智双手紧捏窗槛，还在听这批年青人唱歌，蒋介石也不得不皱着眉头，听他们唱下去道：

“到前方去，到农村去，到敌人后方去！
去消灭敌人、扰乱敌人、出击敌人。
让敌人不得安宁，
让敌人不得稍停；
守不住粤汉，
回不了东京！
在洞庭湖畔，
筑起一座倭奴坟；
在东亚大陆，
竖起自由解放的旗旌，
自由解放的旗旌！”

“太好了太好了！”唐生智掏出手帕，抹抹眼泪道：“委座，中国是不会亡的，有着那么多的爱国青年、爱国同胞，孟潇该向您道喜！”

蒋介石皱眉道：“光是听这么一个歌，是不能拿来代表士气民心的。”他烦躁地在客厅打转，只见何键坐在角落里，闭目养神，手拨念珠，嘴部念念有词，在阳光中有如一只老雄猫。蒋介石不禁打了个冷战，心想何键曾经是他的

“剿共大将”，光是“马日事变”那一次，就不知道砍了人家多少脑袋，但他已经完全灰心，皈依菩萨，不问世事了，难道反共真是不可为么？他再瞅一眼唐生智，这个南京大溃退时竟获生还的老同事，还有那么一股子劲要求抗战，难道抗战真是不可免么？

沉默间突地门外侍卫在叫“敬礼！”蒋介石还来不及问是谁来了，只见冯玉祥满身灰尘，大步入室道：“武汉丢了，武汉丢了，以后该怎么打？以后该怎么打？”蒋介石没料到这位盟兄突如其来，结结巴巴道：“大哥您怎么来啦，大哥您怎么来啦？”唐生智同何健交换了一个眼色，只见冯玉祥抹抹一脸黄土，就在厅里匆匆洗脸，直着脖子“哗哗哗”漱了漱口，便开口道：“昨天我们从桂林赶到衡山，一问知道你飞了长沙，我们就开车赶。到了半夜，司机累得实在没法开车了，我们就买了些稻草，在一个汽车站的地上睡了五个钟头，一早又赶来了。”

“冯先生辛苦了。”何健道：“就在这里休息几天吧。”

冯玉祥连忙道谢道：“我特地赶来有点事情，说不定马上要走，谢谢了。”他浏览一遍厅中陈设，只见书画琴棋、香烛蒲团之外，壁间还挂了一把大刀，不觉失笑道：“老先生吾佛慈悲，怎的还挂了把大刀？”唐生智插嘴道：“这是何先生的纪念品，非常名贵，非常锋利，杀过不少人哩。不过冯先生也是信教的，可还是一个劲儿要杀日寇。”冯玉祥大笑道：“说得好！说得好，人家杀进咱们家里来了，不管信什么教，都应该挺身而起！不管上帝也罢，如来也罢，保家卫国是天经地义，认贼作父才是丢人大家伙！不但没有资

格做教徒，连一个人的气味都没有！”他问蒋介石：“你说是么？”蒋介石“嗯嗯唔唔”地苦笑着。何健、唐生智乘机辞出，冯玉祥便挨着蒋介石道：“说正经的，武汉丢了，汪精卫在重庆散布悲观论调、投降空气，你如果不会同意，应该有所表示才好。”蒋介石哭丧着脸道：“大哥您说我应该怎样表示，大哥您说我应该怎样表示？”

冯玉祥道：“我给你说个故事。”接着说了个曹操约孙权打猎，左右谋士劝他投降，鲁肃反对说：“这些人的话都是为自己谋富贵、保妻子的话，万不可听！人家投降都可有一官半职，你投降便不能发号施令了。”孙权大为感动……。冯玉祥便点头道：“今天你的左右，有许多是谋富贵、保妻子的。他们不为国家打算；也不为你打算。我以为你一定要抗战到底，成功就是成功，失败不算失败。这是万载一时之机，万不可失！”说到这里，饭开上了。蒋介石道：“吃饭罢。”冯玉祥坐下，向何健夫妇、唐生智、蒋介石夫妇客套过了，便再问道：“你觉得这个故事怎么样？”蒋介石道：“很好，我一定照你的话去办。”冯玉祥再问：“你听过砍桌子的故事没有？”蒋介石道：“没有听说过。”冯玉祥扒了几口饭，讲了个孙权决心抗曹，叫周瑜当大都督的故事。诸葛亮认为孙权的心还是动摇的，而且周围还有很多投降派，引以为忧，周瑜同意他这种看法，便去找孙权，给他分析了敌我形势。孙权明白了，就擂鼓升帐，文官武将全都到齐，孙权便道：“今天讨伐曹贼，势在必胜，再有谁敢说投降曹操的，”孙权挥剑把桌子砍成两半：“大家都看见了，有似此桌！”

冯玉祥说得有声有色，唐生智喝彩道："好！"冯玉祥说下去道："孙权说罢，便把那宝剑递给周瑜。"他向蒋介石点点头郑重说道："孙权战胜曹操八十三万人马，全都在那把宝剑上，你知道么？今天武汉失守，投降派抬起头来了，你应当把这桌子砍去一角，对他们说明白：谁敢再提与日本说和，就拿他的脑袋当桌子一样对待！"唐生智鼓掌道："说得是，说得是！"何健闭住了两只眼睛直念佛。宋美龄牵强地笑了笑。蒋介石尴尬地点头道："嗯，嗯，咳，咳！"

冯玉祥一个箭步奔到壁下，一伸手摘下了那把大刀，扑扑两下，拍去灰尘，折回饭桌道："局势严重，你的地位举足轻重；但你没有宝剑，我来给你献把大刀。这是何先生的东西，但看在民族国家份上，我想……"

一干人等莫不失色，唐生智暗暗喝彩。只见蒋介石略一沉吟，便拒绝道："大哥，成了，谁敢再说和，我就按着您说的对待他！"说罢推说连日辛劳，晚上又有会议，需要午睡，径自回房去了。

当晚七点，蒋介石在长沙召开了一个大会，文武百官，黑压压坐了一礼堂。面对着这个局势，大家都想说那么几句，可是从七点到九点，两小时内还是只有蒋介石一人发言。人们只见他慷慨激昂，指东骂西，说了一阵之后，突地问道："好，大家要应变啦！那么这些火车和火车头退到西南之后，空军就把铁路占满了，你们负责交通的人员，想一想该怎么办！"负责交通的人们心想这下子可有机会说几句，不料还来不及起立，主席台上的蒋介石已经说话了："还思索什么？一把火，都烧掉了就是啦！倒上煤油，所有的车就

都烧光啦！”接着蒋介石又问：“敌人来了，你们长沙怎么办？”湖南省主席张治中还来不及回答，蒋介石又接着说道：“还有什么思索的，都用火烧掉啦！我们不能住，也不能叫敌人来住！不论粮食器材，只要是不能带走的东西，都给我用火烧掉，这是大家千万不要忘记的事！”

与会人等感到惊诧，怎的蒋介石今晚满身是火，开口放火，闭口放火起来了。

蒋介石那晚变成了纵火专家，两小时内不断地说怎样放火、怎样放火。似乎除了放火，其他都不重要，而抗战本身，也只不过是放火罢了。散会后大家便到楼下吃饭。冯玉祥找到一个机会，对他说道：“放火烧东西，是表示对抗战的决心，可是要顾到咱们反攻的时候，把敌人打跑以后，自己也没地方住了。”蒋介石一手按在桌面上道：“是的，这也是很要紧的。”正说着，在常德训练保甲长的酆悌走过来同冯玉祥招呼，笑着道：“我现在奉命调任长沙警备司令。”冯玉祥道：“好，好，好。”唐生智一旁看到，过了一阵低声问道：“你同酆悌很熟？”冯玉祥叹道：“我前两天在常德碰到他。我出发常德视察部队，他带了一二十个心腹在路上接我。可是到了常德，这家伙下令谁也不准去找冯某人。如果谁要偷偷去找冯某人，查出来就得枪毙！”

“嘿！”唐生智道：“那他在干什么？”冯玉祥道：“他在奉命训练保甲长！那种训练方法完全是法西斯化，都是从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那儿学来的。后来我到东门外一家长老会的医院里去看一个病人，那个医院里的医生才告诉我，说常德老百姓恨透了酆悌，可是谁也不敢说话。”正说着大家入座，鸦雀无

声，开始吃饭。饭后白崇禧约冯玉祥到他那儿坐坐，掏出一封写给蒋介石的亲笔信给他看道："冯先生，今天中午您在何健家里说的话，我们都知道了，大家都非常敬佩，这封信是我亲笔写给他的，您先看看。"说罢双手递过。冯玉祥接过一看，至少有两千多字，全说的是蒋介石在政治方面有什么不对，在军事方面有什么不对，对人事处理有些什么不对，这些事情应该怎样改革，洋洋洒洒，冯玉祥看了好久，握着白崇禧的手说道："这太好了，这太好了，您这封信上讲的，真是字字血泪，句句真话，有条有理，实在太好了。不过，您打算怎么办呢？"白崇禧把那封信郑重地放回皮包，答道："今晚十二点，委员长夫妇要去南昌，我想在火车站上把这封信当面给他。"

冯玉祥紧握着白崇禧的手说："好极了好极了！不过您要提醒蒋介石一句，请他仔细地读两遍，千万不要放在口袋里便算完事。"不表白崇禧去找蒋介石，却说蒋介石正召集戴笠和长沙警备司令酆悌、警备第二团团长徐崑、长沙警察局长文重孚等人举行密谈。蒋介石道："局势紧急，今天开会时我讲的，你们都要记住：万一日军要来，我们自己先放火烧光，任何牺牲在所不惜！"蒋介石觉得在这几个人面前有话不便明说："你们都知道我的决心：日本兵问题是外患，共产党问题是内忧。外患容易解决，好几个国家都在从中斡旋，不过还没有结果，英国大使卡尔同我在长沙谈过一次，以后还要谈的。可是内忧就不同了，这情形复杂，你们要好生处理，表面上装做一团和气，'联合战线'，骨子里我们还是那一套。你们要特别注意他们的活动。我今晚去南

昌，没几天就要回来，先把你们知道的事情对我说！”戴笠以目示意，鄷悌便立正报告道：“长沙的抗战活动，现在几乎全部操在异党手里。他们拿‘湖南文化抗敌后援会’作中心，一旦召集群众性活动，千千万万的人便去开会；可是只要我们召集群众性活动的时候，到的人便没有几个。”蒋介石拍桌道：“那成什么话！谁负责！”

“报告领袖！”十三太保之一的鄷悌乘机给中统当头一棒：“那是湖南省党部搞的，‘文抗会’也是他们拿钱出来的，结果都落在异党手里！”蒋介石拍桌子道：“在我的地方，竟让共产党来管事！”戴笠转圜道：“文抗会还是我们领导的，不过为了表示合作，对他们邀请徐特立去演讲这种事，也只好睁一眼、闭一眼算了。不过由于省党部不济事，文抗会里面虽然查不到谁是共产党，但那几个负责人，九成是左倾的；许多年轻小伙子，更不必提了……”蒋介石瞪着眼睛问道：“有那些负责人？”鄷悌掏出小本子念道：“文抗会有许多理事，可是在长沙真正到文抗会办公的并不多；文抗会规模庞大，内中以宣传部、组织部、训练部为最重要。象吕振羽、翦伯赞、薛暮桥、曹伯韩、杨荣国、廖庶谦、楼适夷、张天翼、蒋牧良、王任叔、王鲁彦、……”鄷悌翻了翻：“总而言之，这些人都靠不住，他们同第三厅厅长郭沫若都谈得来，也经常同三厅的田汉、洪深、安娥、任光等人搞在一起。”

蒋介石气呼呼地蹦了起来，“这简直不像话！这简直不像话，马上替我把省党部负责人找来！”没多久湖南省党部负责人陈大榕战战兢兢到得跟前，蒋介石却屏退众人，和颜

悦色地问道："听说异党份子很活跃，连文抗会都落在他们手里，有这种事么？"

"报告委员长。"陈大榕道："文抗会里有没有共产党，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文抗会里的直接负责人，那些有名的大学教授、哲学家、历史学家、戏剧家、作家等等，他们几乎个个强调抗战联合阵线……"

蒋介石再也忍不住了，眉毛一扬，右手一指，低沉地说道："我不管他是什么'家'，就不许他强调这个；我不管你怎样应付的，干脆把文抗会给我关门算了！我们有我们的做法，少同他们噜苏！"陈大榕脸色发青，还亏他鼓着勇气上条陈道："一定遵照委座命令去做！一定遵照委座命令去做！不过突然关门，正赶上委员长在长沙，他们嘴里会不乾不净，不如先把工作停了，再把伙食停了，这批人就呆不住了！"蒋介石略一思索，挥挥手道："好好好，就这么办！就这么办！"

不提长沙文抗会员工正在火辣辣从事抗战工作，忽地停止开饭，坚持一阵之后，群众捐赠的辣椒豆豉大米有其限度，也只得挥泪四散。却说到了十一月十二日，岳州又遭日军攻陷。长沙距离岳州很近，日机复大批轰炸平江、岳州、通城等处，长沙城内谣言蜂起，大家都说日本兵快要杀来了。蒋介石在长沙那段时间，有意无意，或多或少地播下了投降妥协、悲观失败的空气，因此不论军心士气，对保卫长沙的信心，简直一点儿也没有。湖南省主席张治中眼见这种局势，毫无办法，只有叹气。那知道长沙警备司令酆悌、警备第二团团长徐崑、长沙警察局长文重孚三个维持治安的

人，已经惊慌失措、心神不定。在严重关头不但不去安定人心，严办造谣的人，反而推波助澜起来。当下三人在警备司令部匆匆举行了一次会议，竟不知道日军之攻岳州，乃是巩固武汉的后门，却以为岳州既失，长沙势必不保。于是酆悌道："我们这里连一点准备都没有，如何是好！"徐崑道："你怎么把老头子的指示忘了？"酆悌眼睛一亮："你是说放火吗？老头子在长沙那段时光，一个劲儿说放火放火，除了放火，就是抓人，再没有旁的指示了！"徐崑道："我说的就是这个，老头子的指示很对，一把火，烧他妈的万事大吉！要抗战嘛，大家玩儿完！我们也只有赶快从事破坏工作，以免临时措手不及。"

文重孚叼着支香烟道："话是这样说，不过人家还没有打过来，我们就放火，未免有点操之过急。"酆悌正愁没有下场，对于蒋介石的指示极感兴趣，听见文重孚这样说法，把桌子一拍，大声说道："我看就这样办了，我看就这样办了！老头子说得明白，外患不足虑，问题在抗战。没有人抗战就不会打仗，没有共产党也不会打仗，可是我们又不能够说不抗战，只好来个变相抗战，变相焦土抗战，变相妥协。把老百姓烧得没办法，告诉老百姓要过太平日子只有停止抗战！"他越说越起劲："我看这样做完全符合老头子意思的，老子要放火啦！"

徐崑笑道："对！再说责任问题，我们是奉命行事嘛！老头子让军委会三令五申，说为了作战上的必要起见，对于重要城市，以及与军事有关的建筑物，准许施行破坏，免资敌人应用。现在长沙既然接近战区，事前准备正是理所当

然；如果等到兵临城下，再着手放火，已经来不及了。”酆悌急得直搓手道：“事不宜迟，我们就动手罢，听说周恩来、叶剑英这两天也在长沙，如果一把火连他也烧在里面，老头子和老板准有重赏！”文重孚道：“刚才我出去看，看见第三厅人马分向重庆、桂林撤退，一面走，一面还在分发《日寇暴行录》。还有一辆卡车直开邵阳，据说是钱俊瑞的战地书报供应所，去邵阳成立新机构了。”

“快烧！”酆悌起立道：“再不动手，这批人一个都烧不着了！快！快！”

“慢着，”徐崑道：“你看还是埋炸药呢？还是放火？武汉撤退时，我们是埋炸药的，就是青岛，对于日本产业的破坏工作也是一样。”

“来不及了！”酆悌道：“埋炸药还要预先撤退民众，那不是告诉左倾份子和周恩来、叶剑英，要他们先走吗？没这么傻，走走走，放火！放火！放火！”这么着，三个人分头回去，各自知照军警，准备放火。不论文官武官、党政军帮、军统中统、明暗特务、警察宪兵，全部出马，个个拿火棍，肩挑火油，逐街逐巷，挨家挨户，把火油泼将上去，接着点火。

说也可叹，当晚长沙居民已经入睡，忽报火起，起初还以为是普通火警，不以为意。不料一刹那间到处火烧，这才感到事情不妙，急忙奔出门来看时，只见四下里火光烛天，浓烟直冒，东南西北各门都火辣辣地烧将起来，火光中人声鼎沸。长沙居民陷入了极大的恐慌里，以为是敌人来了，但却不闻枪炮之声。一方面心头纳罕，同时又忙着救火，但说

时迟那时快，火光人影里，只见警备司令酆悌、警备团长徐崑、警察局长文重孚、保安处长徐权乘车出现。同时负责地方官长们，不但不督促救火，恰恰相反，却在督导军警便衣在各街各巷纵火。同时又叫这批放火者大声呐喊传喻民众道："日本兵马上来啦！就要攻进长沙来啦！大家的财产反正都保不住，不如把它放火烧啦，也不给日本兵用！"正是："焦土抗战"，如此这般；心如蛇蝎，苍生何堪！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十三回

长沙一把火　名城毁于蒋阴谋
星洲几通电　华侨痛斥汪求和

列位看官，湖南老乡的爱国热情是有名的，当下听到地方官长这么说，眼见地方官长这么做，对于敌人马上要到的说法深信不疑，对于这种焦土抗战的做法没办法表示意见，无法考虑救火，相率流徙，于是火势更大，一发不可收拾。可叹这场火足足烧了两天，中间有一队日本飞机侵入市空企图投弹，一见这种情况，日本空军在惊诧之余，笑得连嘴也阖不上。

却说蒋介石闻报长沙大火，心头惊喜参半。喜的是这种形式的“焦土抗战”，将压迫民众向求和妥协的路上走；酆悌不愧是他的得意门生、蓝衣社的十三太保之一，办起事来果然心狠手辣。惊的是日本兵并没有在混乱时进入长沙，这

样烧法显然太快，万一群情愤激，国际震动，那办事人不免会丢了脑袋。

蒋介石连忙打道长沙前往察看，只见满街满巷断垣残壁，尸体余臭冲鼻欲呕。别说小路，大马路也得好生清扫，才能走路。

一片焦土的长沙城中，剩下没几幢房屋。外国侨民以及外交人员听说蒋介石来了，纷纷找上门来，要求答复："为什么日兵未到，城先烧了？""为什么纵火之前，不通知外侨？"蒋介石自知理亏，除了咬咬牙齿，下令查究，将酆悌、徐崑、文重孚等人交付军法审判外，还举办了一个茶会，邀请长沙劫后外侨到来当面道歉。但侍从室却碰了难题：名为茶会，连茶末都采买不到，因为任何店铺都已烧光，亏得住在乡间的教会中人，还保有一些茶叶，才将困难解决。茶会中各洋人纷纷诉说："蒋先生，你们这个玩笑，开得实在太大了。伤兵医院没人管，伤兵们在地上乱爬惨叫，抱住了看护小姐不肯放，有几位女看护就这样活活烧死，有几位小姐头发都烧光。那些伤兵一面被烧，一面惨号。上帝啊，那个声音……"

"蒋先生，老百姓太惨了！他们向东跑，有火；向西逃，火向他扑来；向南逃，一片火海；向北跑，火海一片……""蒋先生，周恩来是政府大员，连他都没接到通知！"

"蒋先生，我们青年会那位刘良模先生，几乎也葬身火窟，他是从窗户逃出来的！"

"蒋先生……"蒋介石好不容易听完诉说，道过歉，向满目荒凉的长沙城瞥一眼，疲乏地垂下头来，用颤抖的手写

道："……祸首长沙警备司令酆悌、警二团团长徐崑，省会警察局长文重孚交由军委会高等军事法庭判处死刑，发交株长警备司令部执行。湖南省主席张治中用人不当，特予革职留任处分，并负责办理善后；保安处长徐权革职查办……"

"酆悌！"蒋介石喃喃自语道："这一次怪不了我，没有办法了。"

却说蒋介石为了和平谈判，等待英国大使卡尔长沙会面，一时也不想就去重庆。而长沙已是一片焦土，无法居住，只得将总部迁到衡山。但说也奇怪，陈布雷率领侍从室部分人员在十月二十二日从汉口动身迄今尚未见来，蒋介石觉得好生不便。处理大火善后回山，这才见陈布雷、陈方等第四组人员已经到达，分居南岳写经台。陈布雷一见蒋介石，问过长沙大火情形，便哭丧着脸，报告航船途中遭遇空袭、死伤多人、自己也几乎送命经过。蒋介石皱着眉头，听完诉说，便开口道："你来了，好极了。"接着要他草拟几个文告，口授要点后问道："长沙大火之后，汪精卫在重庆广播，你听见了么？"陈布雷道："听见了。他弦外之音，似乎在攻击这个焦土政策，对抗战妄肆讥评。"蒋介石眼珠一转，制住道："我对他的广播不准备有所表示，你也别管。英国卡尔大使没几天便要同我在长沙会谈，到那时是和是战，也就有数了。不过自从武汉失守后，近卫首相发表了第三次对华声明，用'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三个原则逼我摊牌。而且后面还有一句意重心长的话，叫做'要求中国以建立东亚新秩序之一分子之立场，执行其一分子之义务。'布雷你明白，这几句话份量不轻，单是'东亚

新秩序’五个大字，其中就包括了‘中国内地驻兵权、解除抗日武装、日满支经济单元……’等等条件……”

“啊！”陈布雷插嘴：“这万万使不得，如果接受，我们会吃亏的。”

“是啊！”蒋介石点头道：“近卫也看到这一点，知道我因为本身利益、国际关系和国内共产党的牵制，急切间还不能同他们合作，因此近卫又在末后特别画龙点睛说明：‘若另由其他人员，从事更生之建树，秩序之维持，则帝国亦不事拒绝’……”

“我明白了。”陈布雷透口气道：“先生所以对汪精卫的广播不表示意见，原因在此。”蒋介石咧着嘴笑道：“你猜得对！”但他立即绷紧了脸道：“布雷，今后的局势很微妙，我们不能随便开口。不过你当然明白，我不会随便行事，当众出丑的。”陈布雷思索一阵，让窗外“战地妇女服务团”的歌声远去，然后问道：“不过布雷引以为忧的，汪精卫的言论早已引起很多人的不满，广州沦陷之后，戴局长的手下还找到了汪精卫的通敌证据，所以先生如果同意汪精卫的说法同做法，不是太，太，太……”蒋介石纵声大笑道：“布雷，你真是个好好先生，我几时变成了阿木林大傻瓜？兆铭怎么说怎么做当然由他自己负责，我顶多给他个不理不睬便行了。”接着若有所忧，怔怔地望着一片峰峦叹道：“今天的局势，真使我想起当年上海的交易所来。一方面，这笔货非抛不可，这笔生意非交割不可，娘希匹可是对方非杀价不可。”他踱了几步：“布雷，近卫这个广播，明明是杀我的价，他知道我们接连失利，如要和平，他非要抬

高价格不可。”蒋介石摊着双手：“你当然明白，我们不妨减价，可是不能大减价。不，简直连打九五折都不行，否则共产党就会哇啦哇啦，说我向日本投降，那我就吃不消啦！”陈布雷无可奈何地附和道：“一点不错，今次的关键不在东京，而在延安。延安对抗战如果不这么起劲，问题就非常简单咯！”

“我真不敢想，”蒋介石打个呵欠道：“二十五号那天，我在这里召开军事会议。这个会议是开给卡尔大使、陶德曼大使，以及近卫文麿他们看的，意思是让他们看看，姓蒋的除了进行和谈，还在准备打下去。不过万一会上有人提出使我难堪的问题，那就……”

事实上蒋介石的预料倒没有落空，南岳军事会议中有人大声疾呼：“这个仗是要打下去的，只有打下去才有生路！现在谁都知道汪精卫通敌有据，请问为什么不把他扣起来？还让他在重庆乱说一通？”蒋介石在鼓噪声中冷冷地答道：“目前局势混乱，闲话很多，不可轻信。有人说汪副总裁通敌有据，这要拿事实证明，他现在还在重庆，怎能说得上通敌？如果真有此事，将来再处分不迟。”挡了一阵又来一关，有人大声问道：“最近几个月来，局势非常沉闷，外面谣言纷纷，相信大家都听到了。不过问题的中心似乎在延安主张抗战到底，所以毛泽东先生接二连三发表了《论持久战》、《论新阶段》，日本人恨死了他们，在四天以前，一连两日猛炸延安，炸死了百多名老百姓。另一方面，有人说，在我们的阵营里有人主张妥协投降，而以汪先生为代表，现在他……”蒋介石实在听不下去，急道：“抵抗日

军，是我下的命令，是我在领导作战，难道我也会这样想、这样做吗？”会场中顿时鸦雀无声。

“现在不是空口说白话的时候，现在是‘力行’的时候，你们难道不相信我吗？”会场中没人敢开口。

南岳军事会议草草收场，蒋介石气恼地对陈布雷道：“看这个情形，战争还不能结束。共产党极力主张抗战不去管它，在我们内部，有些高级将领对抗战也不肯甘休，这使我更加为难。后天去长沙会晤卡尔大使，恐怕不会有干干脆脆结果，你也不必跟我去了。”

“还是去一趟罢。”陈布雷道：“多个人看看也好。”

“不。”蒋介石皱眉道：“反正谈不好。我不会这么傻！近卫开价太高，这笔生意不化算，我不干；还有，”蒋介石指指桌上一本延安出版的第二十三期《解放》杂志：“这是雨农给我弄出来的，里面有一篇文章，叫做《反对汉奸的和平运动》，我恨透了。侍从室这几天天天收到延安和各地的无线电广播，说是他们在申斥投降阴谋！”蒋介石蹦起来，再坐下去，摊摊手道：“还谈判什么？没法谈了！所以你也不必跟我到长沙去会见卡尔，他这一趟也算白跑。”正说着侍从室主任林蔚文同戴笠入室，不等他们开口，蒋介石就吩咐道：“布雷，给驻美大使胡适去个电报，要他找个机会向美国人说明：中国自广州汉口沦陷后，曾向日本作非正式的间接的和议建议，但因日本方面所提条件使我万难接受，所以决定打下去，看看华盛顿有什么反应。还有，你通知本党机关刊物《血路》写一篇东西，表示我们自己的态度，对近卫的漫天讨价来一个就地还钱。不妨这样说：我们以为日

本如确有诚意与中国罢战言和，应当立即恢复芦沟桥以前的状态。”蒋介石沉吟一阵：“对于兆铭，我也不希望自己人去打击他。所以文中不妨再说：‘某些人且乘机扩大反汪运动，来打击中国国民党的一部份最忠实勇敢的同志。’并且还可以这么说：‘某些人的阴谋，已经中央觉察阻止了。’对于日本，措辞千万不能象延安那样，应该婉转一点，说：‘倘使敌人对于和平真价有切实的认识，本来爱好和平的我们也乐于媾和这一回事。长此以往，中国是征服不了的，而敌人在亚洲方面的真正世仇，却正好养精蓄锐，到头来连日本也吃不消！’”蒋介石道：“就是这个意思，你先去罢。”陈布雷鞠躬而去，蒋介石对林蔚文道：“今天的局势，后方很重要，我决定在桂林设立行营，你是参谋长，先去准备罢。还有，你派周佛海到昆明走一趟，看看龙云那边情形怎么样，我想佛海为人机灵，他是可以完成任务的。”接着问戴笠：“有什么事吗？”

“报告先生一个消息，那个讨厌的范筑先老头儿，已经给日本人杀死了。”

“那就……”蒋介石透口气道：“雨农，目前局势微妙，任何事情，都该干净利落，不要留下话柄才好！”他击桌：“否则我就烦死啦！”

“先生放心。”戴笠道：“这件事也不是雨农设计的。十一月二十六日那天，日本兵扫荡鲁西北，沈鸿烈就来了个借刀杀人，范筑先就垮了。”沉默一阵之后，蒋介石道：“雨农，我曾讲过一句话，叫做‘在抗日战争中削弱共产党力量五分之二’，你还记得么？”戴笠慌忙答道：“那是先

生的金玉良言，终身不忘！记得这句话是二十六年七月间，先生在庐山海会寺训练班上指示的。”

“你的记性不错，”蒋介石失声笑道：“还能记得。”他吩咐道：“重庆的海陆空统一检查处已经成立，你当然懂得我设立这个机构的意思。你是负责人，可不能光抓紧这个肥缺，忘记了真正的任务！”戴笠忙说：“粉身碎骨也要把各地的检查站办好，只要发现任何嫌疑男女老少，不管他三七二十一，都抓来当奸党办了！”蒋介石默然点头，半晌，问道：“汪精卫身边还有人吗？”戴笠道：“他的一举一动，就像吃了萤火虫一样，我们都看得雪亮。”蒋介石忽然一笑说：“我问你，假如汪副总裁有什么事情，譬如他要出门，你预备怎么办？”

“那，那，”戴笠心中盘算，如果蒋汪二人交恶，杀汪如探囊取物，绝不可能有此一问，于是放胆答道：“在没有接到先生手谕之前，就不管他。”蒋介石不作声，表示嘉许他的回答。但戴笠却发问道：“那对他的家眷也一样处理吗？”蒋介石顿一顿脚道：“你这样胡涂！他本人都不管了，家眷算什么！”戴笠提醒道：“报告先生，家眷有家眷的妙用。”

“我不要他的人质！”蒋介石起立，伸腰、打呵欠道：“就这样罢。……还有，你同蔚文联络一下，桂林将要成立行营，我派他任参谋长，名义上是辅助白健生处理粤桂军事，实际如何，你要多注意一点。至于侍从室第一处主任，我决定派办公厅主任贺贵严兼任。陈主任同你先去桂林准备，我同卡尔大使见过面后，就到桂林。”

却说正当蒋介石为和战问题大伤脑筋之际，老远从南洋群岛又发出一片正义之声。广大的华侨们也斥责汉奸论调，主张坚决抗战，这使蒋介石的妥协算盘更感难拨。列位看官，华侨先辈们，当年因为国家贫穷，民不聊生，不得不背乡离井，远走他方。但因华侨勤劳勇敢，乃在世界各地、尤其是南洋一带成家立业，安生立命。就因为这样，华侨怀念故乡，热爱祖国的心情，委实非常热烈。等到惊悉日本军阀侵入祖国，南洋八百万华侨便成立了“南洋各属华侨筹赈祖国难民会”，展开捐输工作，迨广州汉口相继沦陷，路透社报道“汪精卫发表和平谈话”后，华侨莫不奔走相告，悲愤无已！这时南侨总会负责人陈嘉庚根据侨胞愤懑情况，一口气发出三个电报，第一个问汪：“精卫先生勋鉴：敌暂时得意，终必失败。路透社电传先生谈和平条件，侨众难免误会，谓无抗战到底决心。实则和平绝不可能，何若严加拒绝，较为振奋人心也。”第二个问孔：“孔院长勋鉴：电传甚炽，现正与日寇议和平条件，蒋委员长将辞职，影响筹款至大，是否事实，乞速电示。”第三个问宋：“子文兄鉴：电传甚炽，现正与日寇议和平条件，蒋委员长将辞职，影响筹款至大，是否事实，乞速电示。”三通电报具名，前两个都是：“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主席陈嘉庚叩”，孔祥熙吃了一惊，马上同蒋介石通了个长途电话。蒋介石正为共产党积极抗战，老百姓拥护抗战，致使和谈无法开展，伤尽脑筋；没料到华侨也遥为呼应，而且根据华侨陈嘉庚来电，语气斩钉截铁，毫无转圜余地。听孔祥熙讲完，眉头一皱，吩咐道：“陈嘉庚电文重心既在兆铭身上，由兆铭去应付

吧。……不过，你可以通知新加坡总领事，要他对华侨的言论，尤其是对陈嘉庚的行动特别注意，以后不准他随便打电报，教人看了笑话。我想兆铭是有办法对付的。”汪精卫果然在“对付”华侨，接到陈嘉庚电报以后，第二天便覆电道：“……凡两国战争终须和平，以我国积弱，非和平即亡国，故主张和平者，为救亡图存上策。”

这个调调儿不能说服华侨，仅隔一天，陈嘉庚的电报又到：“……吾国武力虽弱，但敌寡我众，民气旺盛，长期全面抗战，华侨外汇金钱源源增加，敌决不能亡我，英美苏亦决不坐视。若与言和，各省定必反对，分裂纷乱甚于自杀。务希惠鉴鄙言，抗战到底！……”汪精卫一看大急，马上再回个电报道：“……养电诵悉，深感先生主持正义，爱护友谊之盛意。中国为抵抗侵略而战，故对外向无拒绝和平之表示。去岁比京会议，主张调停，中国接受而日本拒绝，国联遂决定对于日本实行第十六条之经济制裁，凡此皆证明日本为戎首，中国为抵抗侵略，故能博世界之同情与援助。盖抵抗侵略，与不拒绝和平，并非矛盾，实乃一贯。和平条件如无害于中国之独立生存，何必拒绝？否则中国自无接受之理。中国之立场如此，决心如此，光明正大，绝无丝毫屈服之意，侨胞误会，尚祈开示为荷。……汪精卫。漾。”

南洋侨胞一看，汪精卫竟如此死硬，于是群情愤慨，继续去电驳斥道：“精卫先生勋鉴：漾电敬悉。比京会议、国联大会，诸代表居在客位，任何时间均可发表和平意见。但无论诚伪虚实，均不至影响我抗战力量，动摇我抗战决心。若先生居重要主位，则绝对不同，一言兴邦，一言丧邦，关

系至大！倘或失误，不特南侨无可谅解，恐举国上下，皆不能谅解。昨日路透电谣传和平将实现，世界视听为之淆乱，可不警惧耶？万望接纳老友忠告，严杜妥协之门，公私幸甚！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主席陈嘉庚叩。宥。”汪精卫收到电报，大叫讨厌。可是又不能不辩，但尚未提笔，第二天陈嘉庚的另一长电又到。

陈嘉庚这个电报措辞更加严厉，明知汪精卫的投降主义已经无法挽回。于是毫不客气，指斥他是“秦桧卖国求荣”。但那电报还没发出，驻星洲总领事高凌百已奉命前来阻止道：“陈先生，你同汪副总裁来往的电报，我今天在本地报上看到了，现在请陈先生听我一句话，这种电报千万不能再发，免使外国人耻笑。”国民党在星洲的总领事，由于作风恶劣，本已难使侨胞拥护。当下陈嘉庚心头愈感此人可卑，但也不置可否。待他一走，电报即发：“精卫先生勋鉴：有电计达。顷接国内可靠消息，先生主和甚力，事虽绝不能成，难免发生磨擦，淆乱视听。今日国难愈深，民气愈盛，宁为玉碎，不作瓦全！继续抗战，终必胜利；中途妥协，实等自杀。孰利孰害，彰彰明甚。若问和平，试问谁肯服从？势必各省分裂，无法统摄；不特和平莫得实现，而外侮内乱，将更不堪设想。坐享渔利，惟有敌人！呜呼！秦桧阴谋，张昭降计，岂不各有理由？其如事实何哉！先生长参政会，犹记通过拥护最高领袖抗战到底之议决案否？态度骤变，信用何在？二次之会，又何必开？海外全侨，除汉奸不但无人同意中途和平谈判，抑且闻讯痛极而怒，料国内群情，亦必如是。万乞俯顺众意，宣布拥护抗战到底，拒绝中

途妥协，以保令誉，而免后悔，不胜迫切待命之至。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主席陈嘉庚叩。宥。”这几通电报真是痛快淋漓、慷慨激昂，把海外千多万华侨的心情完全表达出来。亏得汪精卫脸厚，复了个不知所云的电报道：“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陈嘉庚先生惠鉴：有电敬悉。侵略国破坏和平，被侵略国保障和平，抵抗侵略，国内之团结、国际之援助，全恃此为立脚点，此为中央一贯之方针，无论何时，均有阐明之必要，当此危急存亡之际，谣言繁兴，尤赖明识辨正之也。汪兆铭。宥。”华侨们看见汪精卫态度可恶，于是再接再厉，一通电报打给蒋介石道：“蒋委员长钧鉴：汪先生谬谈和平，公必被误。万乞坚决实践庐山宣言，贯彻焦土全面长期抗战三大策略，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以博最后胜利。国内外同胞咸抱此旨，拥护吾公，若中途妥协，即等自杀。秦桧张昭，无世不有，幸公明察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主席陈嘉庚叩。感。”蒋介石接到电报，这回可轮到他同孔祥熙通话了。他拿起话筒，厌烦地问道：“陈嘉庚那边的事，你怎么搞的？”正是：“领导投降”不能行，“领导抗战”伤脑筋。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十四回

日寇陷泥淖　盼侵华之战速决
老蒋求称王　命搭线之人先行

孔祥熙摸不着头脑道："我已经请星洲总领事注意陈嘉庚的行动，根据来电，那个姓高的已经当面同他接洽过，劝他以后不要发电报了。"蒋介石冷冷地在电话中说道："姓高的不去也罢，他一去，陈嘉庚的电报可打到我这里来了！"孔祥熙支支吾吾一阵，说不上个所以然来。却听见蒋介石在问："你给陈嘉庚去过电报没有？""去过了，去过了，刚刚昨天发出。"孔祥熙道："根据你的意思发的，很简单扼要。我说：'陈嘉庚先生：敬电悉，谣传不可信，盼相机纠正，并继续筹款为祷'。"

"你再问问姓高的！"蒋介石历声说道："问他在地方上耍得开耍不开？再让陈嘉庚发电报，新加坡总领事我要换

人了！”说罢砰然搁上电话。总觉得华侨太讨厌！“娘希匹国家大事你们管得着？”他绕室而行，不断骂人，决定不理会陈嘉庚，表示“让你下不了台，叫你少管闲事！”可是过了五六天，又感到华侨力量不小，可不能叫人家接不到回讯，于是在十一月二日那天，复了个回电道：“陈嘉庚先生：感电悉。抗战决策，已发布告国民书，详切揭示，务期贯彻，希释廑虑，为盼。中正冬。”

列位看官，在这时期，华侨反对投降，老百姓反对投降，坚决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各地游击队风起云涌，誓同日寇不两立；毛泽东的《论新阶段》给人们以极大的鼓舞，但给蒋介石以极大的烦恼。卡尔大使长沙之会不出意料之外，日方开价过高，这笔买卖无法成交。而日本飞机却三天两头轰炸衡山，蒋介石的总部给炸得七零八落，连带多年古刹也遭了浩劫。眼看南岳不能再住。蒋介石便在十一月二十七自衡飞桂，匆匆成立了桂林行营，命陈布雷电告汪兆铭、朱骝先，准备一月中旬在重庆召开五中全会。蒋介石忙碌布置了两三天，十二月三日听到日酋近卫声明：“中日冲突可有解决之望，只需蒋介石将军向国民党政府辞职，参加行将成立之新中央政府。”

蒋介石白天躲警报，晚上睡不着。他的行营就在藩署八桂阁隔邻，午夜不寐，就到八桂阁庭园徘徊，指指园中那棵桂树，对陈布雷道：“这棵桂花，我是看它长大起来的；民国十一年，我同孙总理曾到此一游。”陈布雷还没开口，戴笠幽灵似的出现在庭前，急匆匆抢到蒋介石身边报告道：“有极其重要的事报告先生。”

陈布雷正待举步，蒋介石连忙留住道："布雷，别走；雨农，你说吧！"戴笠压低嗓门说："报告领袖，根据日本方面情报，前三天东京发生了一件大事，但这件大事，报章上不会公开的。日本的少壮军人主张改变目标，停止'反蒋'，把目标缩小到'反共'。如果领袖能反共、肯反共，日本不仅不'反蒋'，而且可以一变而为'拥蒋'。他们的口号是'欢迎蒋返南京'，听说已经获得很多人的赞成，连元老派都有人表示同情。"月光下只见蒋介石把嘴一咧，但立即把笑声隐没，却紧皱眉头，背着手走马灯似的在园子里踱个不休。半晌，停止在戴笠面前道："我决定一星期后去重庆，决定住在黄山，你可以先去准备。可是桂林的事情也要紧，很多有共产党嫌疑的人都去了，我很不放心，你得加紧在这方面布置，不能松懈！汪精卫每天接见些什么人，说些什么话，也要加倍留神！除非有我手谕，否则他在搞什么名堂，不许过问！"

"是的，先生。"

"去罢！"

待戴笠消失在黑暗里，蒋介石拉住陈布雷的胳膊，穿过小门，往官邸边走边说道："布雷，大局前途，有一线曙光了。"接着在书房里促膝细谈道："今天的局势，我处境之微妙，你是可以体会到的。现在的问题是：我到底该走哪一条路？苏联在帮助我们抗战，共产党在拚命抗战，这是一条路。"蒋介石一顿："还有，日本在向我们招手，不管近卫或者少壮派，他们不拿死对头的眼光看我，而把共产党看作是他们的死对头，这一点同我立场完全一致，而且我们同日

本的关系，的确也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一刀两断的。

“再看看国际局势，除了苏联，他们也希望中日和平，卡尔大使说明年还要在重庆找我再谈。布雷你知道，美国同日本的军火买卖，现在越做越大，美国眼中的中国同日本，都是朋友，不分彼此。”他怪笑一声：“布雷，我有一个惊人的布置，闷在肚子里好几天了，今天我想同你说一说：我决定同意兆铭和东京去打交道，让他替我打前锋，响应近卫的声明，作为东京重庆之间的桥梁，你……”陈布雷大惊失色，刚要开口，蒋介石拍拍他肩膀道：“别太迂执，听我解释。”听得陈布雷目瞪口呆，可又不敢有所建议。

却说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七日，桂林气候不佳，飞沙走石，阴霾四布，空中能见度极差；蒋介石本拟那天自桂飞渝，但见陈布雷等那架专机滑出跑道，在上空打个转时，机身如染上疟疾，一个劲儿抖不休，由于汉口撤退情景尚有余悸，蒋介石临时改期，却让陈布雷等冒着恶劣气候先去。陈布雷一行还以为蒋介石就在附近，飞了一阵，不但找不到那架飞机踪影，连方向都迷失了。慌慌张张降落涪陵，询明途径后继续首途。傍晚到山城，他太太已自北碚来迎，说是住在周佛海家里，周本人已奉命作昆明之行了。

陈布雷好久才接获蒋介石的消息，说改在明天飞渝，于是放下了半个心。还有半个，他不知道今夜奉命去找汪精卫，会有些什么反应。

汪精卫可是一脸笑，夫妇俩招待陈布雷，真是好不周到。寒暄过后书斋密谈，汪先问道：“委员长分明今天来重庆，怎的又不来了？”

“那因为气候太差之故。”

“不会是桂林有些什么大事待办吧？”汪精卫说毕，接着哈哈一笑。“没有没有。”陈布雷心想此人的确厉害，说话可要小心，蒋介石在桂林再三叮嘱，并非无因。于是开始探问道：“东京方面接二连三广播，副总裁一定都听到了。”

汪精卫摸摸下颚，先人为主道：“不知道委员长有何表示，有何指示？”陈布雷在心头打了个疙瘩，心想这一趟差使委实不易。支支吾吾答道：“没，没有什么。”汪精卫笑道：“老兄辛苦一天，行装甫卸，黄夜驾临，一定有所指教，别客气了，别客气了！”

陈布雷捏了把汗，鼓起勇气，问道：“委员长听说，副总裁最近很忙。”汪精卫喝了口茶，一脸笑，故意打岔道：“还不是准备这个会、那个会的？可是比起委员长来，他日理万机，兄弟虽忙，差得远了！”陈布雷道：“委员长一到，对日本方面一定有所表示才行；因此在他开始办公之前，希望听听副总裁的意见，一来参考参考，二来避免同副总裁之间有所歧见。”汪精卫“啊”了一声，却立刻阖上眼皮，没几秒钟却起立道：“不瞒布雷兄说，这个局势委实令人着急，有人说要打下去，可是我问你，我们的事情自己明白：我们凭什么打下去？这一点，委员长早已说过了。”他一个转身：“可是另一方面，日本也有困难，布雷兄你说是么？”

“嗯？”陈布雷一怔。

汪精卫道：“日本方面的困难，说起来很简单：就是怎样结束这场战争。布雷兄深谋远虑，一定可以看出来：我们

是无法抗战，他们是难以结束。那末，如果有人在这时候从中另作布置，那么来日大难，不就柳暗花明又一村了吗？”陈布雷心想这可话入正题了。如果把问题扯得太远，汪精卫一定误会蒋介石目前的主张已改变为打下去，那南辕北辙，他会小心翼翼，另编一套迎合蒋的意思，这绝非蒋介石的本意了。于是感慨系之道：“副总裁说的是，委员长对大局的看法大致上也是如此。”汪精卫截断他的话，一手按在陈布雷腿上，悲天悯人地低声说道：“布雷兄一定知道，不论是希特勒总理派出陶德曼大使、或者英美方面派出了卡尔大使，他们的调解令人感激，但他们的努力一定会白费的。东京提出的条件我研究过，即使委员长同意，但也无法答应。”

陈布雷一惊：“是吗？”

“问题的中心在延安。”汪精卫一手搭在沙发背上，架着腿，侧着头道：“共产党哇啦哇啦吵抗战，结果是我们不得不跟在他们屁股后面团团转，这实在太不成话，太痛心了。可是如果我们说不抗战呢？嘿？情形就非常严重，我们的威望直线下降，延安的地位马上抬得更高！”汪精卫一拳落在沙发上：“布雷兄！”他恨恨地说道：“委员长愿意看见这种局面吗？他当然不愿意！兄弟也不愿意！此所以如此大局，不能无变！兄弟深信委员长也很焦急！”紧接着问：“布雷兄黉夜光临，委员长对兄弟一定有所指示！”

陈布雷听见汪精卫单刀直入，便把准备好的一套搬出来道：“委员长是很着急，他希望副总裁在这时期，运用您的智慧，把中国危险的前途扭转过来！”

“委员长言重了！”汪精卫心中暗笑：“老蒋啊，老蒋，你这个狐疑病，可便宜我了。延安骂日本兵骑在老虎背上，我看你也是一样，这个抗战也是骑在老虎背上。明明目前是最好的机会，你可当机不断，反受其乱，好吧，瞧我的吧！”于是堆下一脸笑道：“布雷兄，委员长未免虚怀若谷了，兄弟一切唯命是从，只要委员长有什么吩咐，兄弟赴汤蹈火，万死不辞！”陈布雷感到非常着急，因为蒋介石一生做事，只要是“不便公布”的，便不露痕迹，当面嘱咐汪精卫如此这般，那是万万不行的。于是考虑又考虑，斟酌又斟酌，半晌才开口道：“副总裁，小弟有个问题请教。”

汪精卫挨近一些，说道：“布雷兄别客气。”陈布雷忍住一个呵欠，问道：“近卫最近说过：‘若另由其他人员，从事更生之建树、秩序之维持，则帝国亦不事拒绝。’外面有人说，近卫所指的‘其他人员’，恐怕就是，就是……”汪精卫哈哈大笑道：“布雷兄别兜圈子了，有人是在说我？”他以指触鼻：“是不是？我？”接着双手按膝，叹道：“不管近卫在指谁，但天下无不散之筵席，人间无不熄的战火，和平是终要来的，问题是时间，而时间的久暂，又要看从中斡旋的人是否得体。”陈布雷也叹道：“即使有人斡旋，万一日本方面不满足，而共产党又不肯甘休，这又如何是好？这个人的斡旋，不是白费心机咯？”

“布雷兄的顾虑甚是！”汪精卫侃侃而谈道：“关于日本方面是否满足的问题，委员长的一项决定已经使他们满意了。委员长以前看过陶德曼大使建议的停战条件以后说过：可以根据那个建议展开谈判，而目标是把局面恢复到七七

事变以前的情状。当然这是委员长鉴于日本强大，英美袖手，而苏联反而拚命帮助中国抗战，后果不能不令人担心，因此有这么一个明智的决定。虽然这个决定不能公开，但到目前为止，委员长自己也在努力，前几天同卡尔大使在长沙晤谈，便是一个证明。”汪精卫一顿：“至于共产党甘不甘休的问题，兄弟以为这是个非常讨厌的问题。不但国内老百姓吵抗战，连海外华侨也主张打下去。这一阵我收到陈嘉庚不少电报，措词一点儿没有礼貌，竟然说我是秦桧张昭，布雷兄你说这不气死人了！”

“这个，”陈布雷失笑道：“华侨不懂事，副总裁不必同他们计较。”汪精卫愤愤说道：“不过我不懂那些做侨务工作的人到哪里去了，对华侨的言论一点也不注意到。布雷兄要特别注意，华侨数目不少，又都住在外国，如有什么变动，影响国际视听非小！今天他们显然赞成共产党的说法，如果不设法纠正，那不得了！”

“我一定转告委员长注意。”陈布雷提醒他道：“所以，如果政府同东京真的和平了，而延安却不肯甘休，副总裁认为如何是好？”汪精卫一脸笑道：“那就好办了！前几天佛海来看我，说是奉命到昆明走一趟，我们也谈到过这个问题。布雷兄当然知道，我同佛海最痛恨共产党！我们最不愿意看见共产党抬起头来，或者有真正一点点的什么收获。所以在‘反共’这一点上，兄弟绝不逊于委员长；同时日本的反共是有名的，所以在‘亲日、反共’的立场上，兄弟同委员长的利害是完全一致的！”

陈布雷边听边默记，他得把汪精卫的态度全部告诉蒋介

石。同时又得把蒋介石的愿望转弯抹角地表达出来，而最主要的是：表面上一切都是陈布雷个人的意见。

对于汪精卫的反共，蒋介石充分信任，但有一点非常不放心，那是汪的领袖欲相当强，他只怕汪精卫真的同日本直接谈判之后，日本拿他做主要对象，不论在太阳旗下的伪政权，或者“和平”以后的新政权，如果都由汪精卫充当要角，蒋介石的“苦心”便一无收获了。

“副总裁。”陈布雷试探道：“根据您的意思，如果政府同东京真的和平以后，共产党如果不肯罢手，那中日双方便联合对付共产党了？”

“那当然！”汪精卫透了口气，稍停，接着陈布雷说道：“这种发展，可以说是顺理成章的事。东京方面为共同防共而点燃战火，中国方面终必为共同防共而掉转枪口，双方向共产党里外夹攻！”他一巴掌拍在陈布雷肩膀上：“不但以后，目前就有好几个地方，委员长已经派兵叫共产党吃了大亏！”汪精卫纵声大笑：“布雷兄瞧！条条大路通反共，凭什么中日之间还开火？再打下去，中日元气大伤，却教共产党赢得了更多老百姓的拥护。”汪精卫振臂而呼：“那岂不是应了一句老话，叫做亲者痛，仇者快了吗！”陈布雷道：“是啊是啊！”他再试探：“副总裁实在有眼光！在衡山那一段时光，有几位中央大员在委员长面前谈到有关副总裁的问题，都给委员长一个一个解释了。委员长对副总裁，实在是非常佩服。”他弦外有音：“记得在南岳军事会议上，有人提议，要副总裁表明态度。委员长就说，他是最高当局，大家如果拥护他，就该听他的话；因此，外面任何有

关汪副总裁的流言，就不应该马马虎虎的相信，应该一五一十告诉他，由他作决定。”

汪精卫细辨其中滋味，半晌，笑道："委员长对我那番好意，多少年来，我都感到，真是谢谢他了。这番他领导抗战，又要领导建国，他当然是最高领袖。即使将来，”汪精卫怪笑一声："将来和平实现，还是由他领导咯！”陈布雷忙不迭夸奖道："副总裁真是了不起，对任何事情，都有见地，而且是那样的合情合理，嗯，合情合理！”

汪精卫却问道："布雷兄，委员长对和战问题，到底还有什么意见，要向兄弟指示的？”陈布雷起立道："刚才已经报告过了，委员长没什么特殊的意见。在对于这场战争上，委员长同副总裁之间的确并无歧见，问题只在对外……”

"对外国？是哪一方面？”

"不。”陈布雷道："是指一般老百姓。目前一般老百姓大都主张抗战，连华侨都这样，甚至不少中央大员也这样。不瞒副总裁说，布雷初时也作如是想，分明是日本兵打进来嘛，不抵抗那怎么成？后来经过委员长一再解释，我也明白了：原来中日战争是个悲剧，长此以往，对日本、对中国，都没好处，只便宜了共产党！”

汪精卫始而紧张，继而释然，终于大笑道："布雷兄才高八斗，学富五车，而今对大局有了精辟的见解，用以辅助极峰，那真是天佑中国，天佑中国！”他大笑："来不来干一杯？我这里还有一些好酒。”陈布雷连忙告辞道："谢谢副总裁，布雷行装甫卸，诸事待理，要告辞了。”

汪精卫送走客人，急匆匆回到房里，对老婆低声说道：

"快收拾行李！快收拾行李！"陈璧君一怔道："怎么？长沙还没完，重庆又要忙着撤退么？"汪精卫乐极忘形，疯疯癫癫一阵，才把事情交代明白道："懂了罢？如果阖府统请，难免启人疑窦；只你带着孩子们离开重庆，事情就简单了。"陈璧君轻轻掩上房门，两口子进入书房商量，问道："话虽这样说，可是你是副总裁，人家不会说闲话么？抗战紧张，堂堂副总裁却把家眷送出国门，是何居心？再说这件事要守秘密也守不成，买飞机票一定要登记，登记以后一定要经过那个姓戴的批准，而且……"汪精卫笑道："夫人有所不知，你这次先同孩子们出国，然后我跟着'会师'，表面上好象是我的意思，其实这是蒋介石的安排。"陈璧君一怔道："你还没喝酒，已经醉了。"

汪精卫骨头不到四两重，在地毯上轻轻地转了一阵，然后翻了翻日历，郑重其事地说道："夫人，近卫同我之间的往返，你都知道了。如何结束这场战争，正是今天的重要课题，现在近卫同老蒋已感到，只有我汪某人出面，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陈璧君冷静地想了一想，问道："万事要三思而后行，这件事关系太大，希望你多加考虑。刚才陈布雷是怎么转达老蒋意思的？"汪精卫皱眉道："陈布雷不过是来试探试探，旁敲侧击。姓蒋的杀人都不见血，对于这件大事，你要他写个条子吗？那是万万办不到的。他只是暗示，赞成我在这紧要关头从中斡旋，到近卫那边做条桥梁，替他做个马前先锋，……"

"那我看还是不去的好。"陈璧君道："先说我们这么

多行李和人口，搬一个家真不方便，虽然我们同一般人家不同，但这是战时，海上空中陆地都不保险。再说到公事，你说老蒋只是希望你替他去走一趟，打听打听行情，可是别忘记你的地位不低，万一在人家面前公开谈话，传到他耳朵里他却不高兴，那岂不……”正是：兹事体大，出卖国家；千手所指，皆曰可杀！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十五回

机场遇戴笠　陈璧君有恃无恐
会场赞胡适　汪精卫推崇备至

“我完全明白！”汪精卫突地拉下脸孔，冷冷地边踱边说道：“璧君！我这十多年来，吃够了这个王八蛋的亏了！‘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推翻满清的工作，难道姓蒋的比我做得还多吗？孙中山死后，无论论地位、论功劳，我都比这姓蒋的高，民国十四年十五年我都做到国府主席。可是这小子阴险毒辣，抓着军队利用共产党完成北伐，然后把他所有的政敌一脚踢开，培植自己的势力，这几下子便奠定了他的地位，呸！”汪精卫越说越气：“从此我就变成这样子啦，徒有虚名，毫无办法！”他一个箭步奔到老婆面前，挥着拳头：“你以为我忍气吞声一辈子吗？”他纵声怪笑：“好哇！天无绝人之路，今天姓蒋的可也有求于我啦！他要

我替他拉皮条，做引线，还要利用我这块老招牌！”汪精卫咬咬牙齿：“可是我也不傻！你不知羞耻，什么领导抗战、要领导建国、还要领导什么光荣和平！去你妈的罢！只要我一朝离开你统治下的鬼地方，”汪精卫拍几下胸脯：“好！你看着罢，今后的中国，到底是谁领导罢！到那时我也要你向美国逃亡，尝尝我几年来的出国滋味罢！”说罢由于兴奋过度，倒在沙发上兀自喘息。陈璧君忙不迭递过一杯热茶，劝道：“别太兴奋了，姓蒋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大家当面捧他，背后有几个人说他好话？不过你这个出国机会与前几次不同，非要仔细考虑，不宜草率从事，否则到头来给人家叫我们汉奸，那犯不着！”

“汉奸？”汪精卫惨笑道：“就说我是未来的汉奸，姓蒋的早已是个汉奸！你看他那一帮皇亲国戚，你看他所作所为，哪一件事不是出卖中国的？说实话，要是我将来真的做了这个，我姓汪的卖国也不会象他那么彻底！在这方面，我自问的确不如！”

“兆铭！”陈璧君大惊道：“你疯了！当心隔墙有耳！最近有很多古怪的事情，人家分明在暗中监视我们，瞧你还大声说这些！”汪精卫揉揉胸口，指指日历道：“老蒋就要到重庆来，你同孩子们赶快走罢！本来我还不放心，近卫的声明可能对我不方便；现在我可完全放心！”汪精卫“嘿嘿嘿”怪笑一阵：“夫人，我可当起姓蒋的特任秘密专使来了，嗯？没料到吧？”陈璧君还是不放心，再盘诘一阵，最后终于同意了。问道：“那末我们先上哪儿？香港吗？”

汪精卫打个呵欠道：“明天我找他们几个人先开个会，

再决定吧。东京的代表本来约定今天来找我，但到现在还不见来，否则可能已经解决不少问题了。”事有凑巧，说到曹操曹操就到。门铃响处，只见汪精卫一跃而起，精神大振。急匆匆奔出书房，走向客厅。那来人头戴呢帽，遮住了半个脸；一件黑大衣拉起了领子，五短身材，却很结实。看门的早已认识，连忙把他领到客厅，汪精卫迎上去握手道：“恭候久了！恭候久了！”来客摘下帽子搓搓手道：“我早来了，见门口停着轿子，没有进来。是谁来了？”

汪精卫便把陈布雷奉蒋之命，黄夜到访的经过叙说一遍，只见那客人连连拱手道：“汪先生，恭喜了！这件事没想到如此顺利，阁下如何离开重庆，本来是个难题；这下子可顺利解决，可贺可贺！”

汪精卫也乐得阖不上嘴，两人低声细谈一阵，来客便作决定道：“汪先生说的是，蒋先生目前尚有顾忌，今日的情形是，汪先生的宝眷就该马上动身，先到河内，那边有敝国的大使馆可以招呼，一切汪先生可以放心。我刚才接到通知，敝国在河内的大使馆，已经在高朗街二十七号为阁下找妥房子，如果一切就绪，立刻动身也好。”汪精卫乐得上下两排牙齿捉对儿厮打，问道：“那兄弟该在什么时候动身？”

“汪先生当然等蒋先生到达重庆以后，经过面谈，然后动身不迟。”来客把声音压得极低：“敝国还有一件大事奉商，不知道汪先生……”汪精卫连忙问道：“只要兄弟做得到，一定遵照天皇陛下的御意去做，不过不知道……”客人就接下去道：“尊夫人领着令郎令爱不妨直飞河内，我们希望阁下先到昆明。”

“昆明？”汪精卫一怔。

“因为昆明是最重要的大后方，云南省主席龙云手上，还握有三十个师的兵力，五个配有法国现代化装置的机械化兵团。敝国政府希望阁下能够同龙云见见面，凭阁下三寸不烂之舌，要他放弃蒋的关系，效忠我大日本天皇陛下！”

汪精卫皱眉道：“不瞒您说，龙云这个人倒不容易下手。本来我不大清楚，最近周佛海奉命到昆明走了一趟，回来谈起这个人，好象……”

“周先生到昆明干什么？”

“还不是蒋先生对云南不放心，因此侍从室便派他去看看风色。据佛海回来讲，龙云、卢汉这两弟兄另有一套，服从中央呢？他们有规有矩，有板有眼，决不让中央过不去；可是要服从蒋先生呢？分寸就不同了，因此蒋先生有点伤脑筋。”来客轻轻地拍桌道：“汪先生，那还是大有可为啊！龙云对蒋一向不卖账。”

“话是这么说。”汪精卫道：“不过贵国早已晓得，而且贵国也不只一次派人去过，知道龙云反蒋是一回事，而龙云主张抗战又是一回事，前者可以利用，后者便大有出人了。”汪精卫把话题一转：“不过贵国既然希望兄弟到昆明一行，兄弟自当遵命，任何危险，在所不计！”来客不免夸奖他一阵，再三叮嘱家眷先行，一切损失由他负责；并保证他将来在“皇军”的帮助下官职一定高过蒋介石，这才喜孜孜辞去。

第二天一早，陈璧君携男带女，大批行李，一串车辆，直往珊瑚坝机场驶去。事先早有人办理机票、手续，检查站也把这批突如其来的贵宾呈报戴笠。戴笠一个电话打给陈布

雷，说：“先生尚未到重庆，汪精卫眷属放行不放行？”陈布雷反问道：“先生对这件事情事先怎么吩咐你的？”戴笠听了笑道：“那我就批准了。因为先生说过：在没有接到他手谕之前，汪家任何动静要我别管。”但戴笠还是找了架吉普赶到机场，只见陈璧君大刺刺坐在候机室里，几个孩子鼓着眼睛东张西望。戴笠假装吃惊道：“啊，汪夫人今天出门，到什么地方去啊？”陈璧君起立作答道：“去香港。”“汪先生怎么不一起去？”“他忙着。”陈璧君淡淡一笑：“让他在这里忙抗战吧，我们又替他加忙，不如换个地方住一阵。我有病，这里没有药。”她指指孩子：“喏，他们也一样，水土不服，没医没药，听说香港倒方便。”戴笠心想这女人真会说，不如吓她一吓，便笑道：“听说汪先生同你们一起去呢！”陈璧君指指远处一个小黑点道：“他？这部车子恐怕是他送我们上飞机来了。”戴笠心想好人做到底，别在这里碍手碍脚，不如多卖个人情吧，便搭讪着走了，当着面命令检查员，不得检查汪家的行李。走了几步回过头来，陈璧君还在望着他笑哩。

话分两头，却说在重庆城外，长江南岸黄山上面，一向是静悄悄的；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八日那天可热闹起来了，蒋介石自桂飞渝，以此为官邸。戴笠布置这个地方倒也花了不少心血，为了避免空袭，黄山是个理想地点。在官邸前面有一个坡度不大的山麓，一望数十里，山川河流风景如画，风水先生一致认为地形绝佳，这个官邸高高在上，有如一个宝座，不用说，蒋介石就是南面王了。

附庸风雅的蒋介石可没功夫欣赏风景；但一向迷信风水

的蒋介石，对这官邸却大为满意。

十二月九日，蒋介石就在官邸召集孔祥熙、汪精卫、戴传贤、孙科、王宠惠、王世杰、何应钦、张群、陈立夫、陈果夫、张厉生、朱家骅、丁维汾、吴铁城、周佛海、陈布雷等人开会道："今天，召集各位来谈谈抗战问题。我昨天到达重庆以后，觉得这里气候很好，因为冬天的雾很大，早上起来，立在大门外山坡上，简直看不见对面是什么。这样子，日本飞机即使要来，也得在开春以后，我们大可利用这两三个月时光，把各级机关布置妥当。"蒋介石忍不住高兴，笑道："很多人告诉我，重庆是重新庆祝的意思，我们大家因为抗战失利，都到重庆来了，将来和平之后，一定可以还都重新庆祝，所以这个兆头很好。"众人听说，不免鼓掌一阵。蒋介石道："说到和平，在四天以前，就是十二月五日那天，驻美大使胡适曾在纽约发表声明，"他轻咳两声："这个，这个请外交部王部长报告吧。"

王宠惠也一脸笑起立道："胡适大使的声明，那天是在纽约律师俱乐部发表的，他说，'中国自广州汉口沦陷后，曾向日本作非正式的间接之和议建议，但因日方所提条件在中国万难接受，故决定继续抗战。'各位，胡……"王宠惠说到这里，蒋介石已开了口，只得听他说道："胡大使的声明，当然是我的意思。"蒋介石目光朝各人脸上扫过去："我的意思，也就是大家的意思。我为什么要说'故决定继续抗战'呢？大家都明白，那是为了共产党捣蛋！"蒋介石满脸发青："共产党没有一天不同我捣蛋！他们不管国家民族的前途，乱叫乱吵要抗战，以致把国家弄成这个样子！"

蒋介石略顿："今天，我特地把各位找来，而不请冯焕章他们参加是要研究一个问题，就是，到底用什么方法对付共产党最有效？你不能拉破脸，也不能完全跟着他转！"

各人听说，都怔住了，谁也不敢先上条陈，怕碰钉子。半晌，汪精卫笑道："有了，兄弟的意思，要反共，应该学学胡适大使！"

众人没料到汪精卫会崇扬胡适，心想一个是日本路线，一个是美国路线，怎的又扯到一块儿来了？丁维汾不禁发问道："汪先生，胡适大使是个'学者'，他不是干什么的，您怎么说他是个反共模范呢？"汪精卫笑道："丁先生，您问得对。胡适大使是个'学者'，'学者'多么清高，怎的我们要学他反共呢？"他一顿："可是丁先生忘记了，胡适现在是中华民国的驻美大使，是个政治家！"汪精卫尖笑："用延安的口吻说，胡适这位'学者'，是个'政治阴谋家'哩！各位都知道，兄弟同胡大使对国际问题的看法，或许不完全一致；但在反共这一点上，兄弟不但同胡大使完全一致，而且佩服得五体投地，嗯，五体投地！

"为什么呢？多少年来，诚如丁先生所说的，胡大使给人们的印象是个'学者'。他不同于执枪杆的武官，也不同于有大印的文官，他只是一个清清高高的'学者'！但他却以'学者'的身份，在积极地为我们的政府服务。一般人绝对不容易认清他在学术上的反共思想和他的反共政治活动如何息息相关，而他在各个学术部门散播极端反共的唯心论思想时，总是能言善辩，把这些反共思想说成'科学的方法'，'科学的态度'。胡大使还巧妙地把这种口号与主张用通俗

的形式，通过各种实际问题的讨论，散播到更大的范围，使得许多人看不清他的真实意图，但他却达到了反共的目的。”汪精卫把手一挥：“这么多年来，胡大使同蒋委员长紧密合作，兄弟说句不大恰当的譬喻，胡大使实在是委员长领导下的中国文化思想领域中的反共指挥官！所以兄弟说，我们都该向他学学。”

蒋介石嘴角上带着笑，显然非常同意汪精卫的论调。朱家骅倏地起立，开口道：“委员长，各位先生。刚才听了汪先生一席话，觉得很是中肯。胡大使所以能够广泛散播他的反共思想，进行反共政治活动，兄弟以为这个与胡先生控制了中国学术界有密切的关系。”他咳声嗽：“各位都知道，美国为了在精神上、思想上影响中国人，在清末退还了庚子赔款，按照美国方式，来培养训练向美国亲善的中国人员。胡大使就是其中最忠实的一位，他始终在实现它‘从知识上、精神上支配中国领袖的方式’的‘攻心’政策，而他的努力也获得了委员长和蒋夫人的合作与帮助。美国为了进一步与中国人亲善，民国十四年还设立了一个‘中华文化教育基金董事会’，表面是办理退回庚款的机构，实际上是美国文化宣传在中国的执行机关，而胡大使为人可靠，美国就请他做这个会的负责人，从秘书一直做到董事长。”朱家骅指指胸口：“兄弟同蒋梦麟、傅斯年等几位先生，一直在帮忙。”

何应钦也很有兴趣地问道：“请问这个‘中华文化教育基金董事会’属于哪方面的？”朱家骅答道：“嘀！这可不得了呢！孔院长最清楚不过，这个机构属于美国最大财政集团洛克菲勒、摩根的系统。美国要实行文化影响，一定要在

中国物色一位可靠的人，这个人选便自然而然落在我们胡大使头上了。”朱家骅道：“受这个机构管理的有十几个主要的高等学校，和许多学术机关。胡大使有了这么一个结实的基础，和一个有力的班底，再通过经济问题，便完全控制了中国学术界。这样子，美国的文化亲善影响顺利推行了，蒋委员长对中国学术界的领导又多了个得力助手。”

周佛海笑眯眯发言道：“据兄弟的看法，胡大使实在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先进。胡大使在美国受了七年教育，民国六年回国以后，我们可以看见他身藏反共哲学的法宝，摇着‘西洋文明’的旗子，可是他非常苦闷。有人说他曾经在溥仪面前喊过‘皇上’，我想那是中伤之言，因为溥仪也罢、保皇党余孽也罢、封建军阀也罢，他们对胡先生并不好。但当时苦闷的胡先生并不气馁，在张勋复辟声中，胡先生可露了一手：“他说他决心‘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他假装‘哲学当职业、文学当娱乐’，各位请看，我们的胡先生是用这样清高风雅的调子，打开了他的开场锣鼓，手法是多么高妙！”

戴传贤慢吞吞发问道：“不过胡先生在五四运动时候也提倡过白话文，喊过打倒孔家店，这些地方，我觉得总是不大好，给人有亲共的印象，而非反共。”

周佛海差一点笑出声来，心想这帮老家伙实在太迂。但正色道：“戴先生所言极是，但这一点正证明了胡先生的反共手法高明。各位都知道兄弟经常留心共产党人的言论，兄弟曾经记得，毛泽东对五四运动有这么几句说明，他说：‘五四运动，在其开始，是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革命的小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是当时运动中的右翼）三部分人的统一战线的革命行动。'而一般共产党人也都认为，我们的胡先生是当时右翼的资产阶级的代言人，胡先生参加了这个统一战线，提倡白话文也要、打倒孔家店也要，他的做功是实在高明的。所以共产党人批评胡先生，说他善于投机、骗人，在人们觉悟还不高的情况下，在一些知识分子中间树立了威信。”周佛海向戴传贤笑道：“所以，戴先生，根据事实，胡先生当年不得不如此的，不过戴先生可以放心，胡先生从此以后，绝不会再提倡那个，打倒那个了。”说得连蒋介石也笑出声来。

周佛海待笑声过后，作补充道：“今后如果有人提倡读经，我敢预料，胡先生绝对不再反对。今后胡先生必将专门'提倡'反共，'打倒'延安！他在纽约律师俱乐部的那个声明，就是一个明证。因为谁都知道：今天主张坚决抗战的只是延安和他的同路人，而胡先生那个声明却是主张同日本谈判的，无奈日本讨价太高，我们不得不在纽约有所表明而已。”

“周先生，”何应钦问道：“那末你说胡大使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反对共产主义的先进，是根据什么呢？”

“有的有的。”周佛海喝了口水：“记得民国八年，那时胡先生回国不久。他参加了与左派《问题与主义》的笔战，他就说得分明。他说他的目的是要竭力反对中国人'被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牵着鼻子走'。各位当然明白，胡先生的用意是在攻击共产主义者；但各位恐怕忘记了这一点：当时共产主义在中国刚刚发芽，胡先生的抱负真大，他要利用这个时机，把中国土地上脆弱的共产主义嫩芽连根拔！请问，

胡先生岂不是中国历史上的反共先进吗？”

众人看见蒋介石频频点首，心头虽然不乐意周佛海夸夸其谈，但也不得不敷衍一番。孔祥熙打了个呵欠，也打破沉默道：“这样说来，我就放心了。我总以为胡适是要打倒孔家店，打烂我孔家的祖宗牌位的；现在他既然不打孔家店而专打共产党，这就好。”

众人也顾不得蒋介石就在身边，都忍不住哈哈大笑。汪精卫感慨道：“各位请看，胡大使的手法实在高明！连我们的孔院长都对他这样看法，胡大使在一般人心目中的威望也就可想而知了。实在了不起！”接着抹抹鼻子道：“听佛海兄刚才说的，兄弟甚有同感。记得在武汉政府时期，有一个左派教授同兄弟聊天，他严厉抨击胡适。他分析胡先生参加五四运动的动机，说他受了多少年美国‘西方文明’的影响，已经变成半个美国人了。因此胡先生对落后的‘东方生活方式’无疑是不满足的，因此便从美国文化观点出发，对封建文化加以局部攻击，这是并不勉强的。

“还有，假装不谈政治问题的胡先生，碰到五四运动这样的机会，不能放过。于是便在人们热烘烘反帝反封建的运动之中，化装一番，乘机而出，沽名钓誉，垂手而得。但这位左派教授指出，胡先生在参加五四运动时，已经传播了当代最厉害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哲学思想与政治思想了！胡先生已经准备按照‘实用主义’把中国引导到一条反共的路上去了！”汪精卫扭头向蒋介石一笑：“这个，委员长当然知道得最清楚。”正是：美钞卷住“胡博士”，媚洋辱华不知耻。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十六回

领袖飞西安　蒋介石大开方便门
党魁到云南　龙志舟诧见不速客

蒋介石正想开口，说一说他召见胡适的经过，不料孙科已发言道："各位对胡大使的赞扬，兄弟没有什么意见。不过胡大使在有些地方的言论，兄弟认为是很糟糕的。"孙科这几句话，使整个会场都怔住了，鸦雀无声，听他说下去道："各位应该记得，在北伐之后，全国民间流行着一首短短的歌，小孩子也很快会唱的，因为那歌词简单，唱的是：'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国民革命成功，国民革命成功，齐欢唱，齐欢唱。'可是胡先生对于列强怎么看法呢？民国十一年双十节前，胡先生发表了一篇叫做《国际的中国》的文章；他竟然宣传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危险已经不存在了！他竟然赞扬有害中国利益的、设在北京的

外国‘银行团’，说美国资产阶级毫无恶意！而且胡先生还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一切特权如租界啦、东交民巷啦、外国货币啦、总税务司啦、邮政海关特权等等极力歌颂，这些言论给人的印象实在不好！还有，胡先生对军阀又如何看法呢？今天在这里有不少前辈，应该记得北伐前夕，孙总理想北上召开国民会议……”

“是啊！”戴传贤点头。

“军阀当然反对孙总理的。”孙科道：“北洋军阀段祺瑞为了抵制总理，也召集了一个‘善后会议’，我们那位胡适大使竟然也去参加了！不但参加，”孙科越说越有劲：“而且提出了一个巩固封建军阀政权的‘国民会议组织法草案’！还有！”孙科挥舞着胳膊：“民国十四年到十六年的大革命开始后，胡适先生那时正在伦敦参加庚款委员会，他虽然远在外国，但布置了一个政治阴谋，企图破坏了这个大革命……”

“哲生！”蒋介石没料到孙科会在这场合刮他的胡子，由于他是中山先生的儿子，同时经常在利用这块牌子，不免另眼看待，但这时也不得不阻止道：“说话毋所谓，最好有凭据，否则胡大使听了会不高兴，何必大家伤感情？”

“凭据？”孙科在这场合未便退让，可是礼貌地向蒋介石欠欠身道：“委员长，汉口撤退前，中央日报副刊登过林语堂一篇文章，说北伐军猛攻吴佩孚时，吴佩孚向孙传芳讨救兵，希望挣扎下去。这时远在伦敦的胡适先生，通过他的好朋友淞沪督办丁文江，策动孙传芳不要援救吴佩孚，目的是让吴佩孚同北伐军打个你死我活，两败俱伤，然后好让孙传

芳以完整之师，去消灭困疲的北伐军，扑灭中国的大革命……”

“哲生！”蒋介石急道：“那是传说。”

孙科说顺了嘴，收不住，不服气，却大声说道：“胡适还痛骂过家父中山先生！”

眼看孙科那股劲儿不便阻挡，蒋介石也只得作惊讶状，听他说下去道：“胡适先生曾在《努力》周报《这一周》中大骂孙总理，说总理准备以广东为根据地进行北伐战争的布置，是非常荒谬的；还有！”孙科却一扭头看一眼蒋介石：“正当委员长追随总理，在陈炯明的那次叛变中千辛万苦、艰难支持的时候，正当全国各界讨伐叛贼陈炯明的时候，我们的胡适先生却撰文盛赞陈炯明的叛变！”孙科大喊：“胡适赞扬陈炯明的叛变是一种‘革命’！”

会场中顿时吱吱喳喳，大家窃窃私议起来。蒋介石后悔邀请孙科参加这会，弄得好不尴尬。冷场了一阵，孙科又说道：“兄弟并不打算对胡大使有些什么，兄弟只是想到什么就说什么。现在我有点事，先告辞了。”说罢同蒋介石等人点点头，大步而去。

蒋介石不得不说话了，他感到很难措词。时间又不允许他再同陈布雷等人斟酌字句，连连咳嗽道：“这个，这个，哲生兄的话，有些是对的，有些是不对的。”他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说，好在无人敢问，便转到自己的意见道：“这个，这个胡适大使，无论如何他是对的，因为他是中国最早反对共产主义的人。当时他企图趁共产主义在中国立足未定，便马上扑灭，可惜当时局势办不到，这个，这个是非常非常可惜

的。”

“嗯，这个，这个胡适大使为人很好。我印象很深刻的，那是民国十九年，他发表了几篇文章，同我的意见完全一样，嗯！完全一样。这个，其中有一篇记得叫做《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他说得对极了！他说：‘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不但物质机械上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识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总而言之是样样不如人！”蒋介石尖声大叫：“你们说我们的确有哪一点及得上人家呢？上海交易所算得大了，可是纽约的交易所大得木老老！”他稍停：“民国十九年，这个，这个胡适大使还有一篇好文章，叫做《我们走哪条路》，他提出中国有五大仇敌，但其中‘资本主义不在内’、‘封建势力也不在内，因为封建制度早已在两千年前崩坏了！帝国主义也不在内，因为帝国主义不能侵害那五鬼不入之国。’那么五大仇敌是什么呢？他说是‘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胡大使为人真好，他还说‘我宁可不避反革命之名，而不能主张这种革命，因为这种革命都只能浪费精力，煽动盲动残忍的劣根性，扰乱社会国家的安宁’！”蒋介石突地“格”一声笑：“对了，这里还有一个秘密。”众人闻言一怔。

“什么秘密呢？”蒋介石自问自答道：“胡大使本来想把五仇敌中的‘扰乱’写成‘共党’的，后来因为这样做未免太露骨，这才改了。这个，这个是十九年双十节过后没几天，我因为他反共有功，特地在南京召见时，他自己说的。”蒋介石给孙科一席话已经倒了胃，准备散会道：“总而言

之，无论孙科对他怎样误会，我以为胡大使在反共这方面，是值得我们学学的，当我提倡新生活运动时，胡大使还写过一篇《为新生活运动进一解》，写得好极了！你们做宣传工作的，特别要向他学学！”蒋介石皱眉道：“不要落在延安后面！”他觉得说不出什么了：“如果没有别的意见，那我们下午，或者明天再谈谈抗战大计。”他再凌乱地加一句：“抗战大计同反对共产党，是一而二，二而一的。”

众人正想散去，不料汪精卫发言道：“兄弟对胡适大使还有点意见，因为胡大使对若干问题的看法，同兄弟完全一致，兄弟非常荣幸。民国二十六年抗战前夕，兄弟同陈公博、周佛海诸位在南京有一个‘低调俱乐部’，胡大使也是会员。他从庐山下来以后，一直在为和平奔走，这一点，兄弟自愧弗如。

“各位该记得，自从九一八以后，延安和有些人们吵着停止内战，抵抗日本，但我们的胡适大使却坚决拥护蒋委员长‘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我记得二十二年间他曾在上海字林西报发表谈话，说‘任何一个政府，都应当有保护自己而镇压那些危害自己的运动的权利’。各位记得，那时光的围剿正进行得火热，我们的胡大使敢于这样说，真的是从一个‘学者’变为委员长的军事发言人了！

“其实胡大使虽然是熟悉美国的人，但对日本，同兄弟的看法也一样。”汪精卫笑笑：“民国二十二年四月二日出版的《独立评论》上，胡大使写了篇《我们可以等候五十年》的文章，他说一八七一年法国割地两省给普鲁士，过了四十八年才收回失地，东北丢了又没有多久，急什么呢？因

此他反对抵抗。记得在这篇文章发表过后半个月，胡大使又在《独立评论》上发表意见，题目是《绝不主张作战！》”汪精卫笑道：“请看，今天或许有人误会我，但兄弟的主张与做法，同胡大使比起来，岂不是小巫见大巫吗？”说罢坐下，觉得趁此机会抬出胡适，替自己留个后步，委实非常“得体”。散会后突地陈布雷悄悄地告诉他道：“副总裁，明天开完会，先生想同你单独谈谈。”到得十二月九日，两人晤谈时，一个是胸有成竹，一个是欲言又止，两人谁也不肯开门见山，应了一句歇后语，叫做，城头上出棺材——远兜转。

“听说贵体违和。”汪精卫道：“可是气色不错。”蒋介石皱眉道：“还是老毛病，在西安出的漏子，现在只要吹风落雨，时令季节，我全身就不舒服，有些地方还隐隐作痛。”汪精卫叹了口气，表示同情，也表达意见道：“年轻人不懂事，哇啦哇啦吵抗战，你辛苦了。”汪指的乃是张学良西安事变，并即试探道：“听说汉卿有恢复自由的可能——”蒋介石忙不迭摇手道：“他要恢复自由？有这样容易吗？除非天下太平！再说这个时候把他放出来，人家会这样看法：瞧！蒋某人真的主张打了，主张抗战、同情延安、甚至把兵谏的张学良都放了出来，不是主战是什么？”汪精卫一听，对方已经话人正题了，拚命以掌击腿，表示欣赏道：“是啊，我也这样想，英明伟大的蒋委员长，绝不会上人家的当。”汪精卫再叹口气：“要不是延安那副吃相，陶德曼大使、卡尔大使的奔走，也绝不会到今天还没下文了。”

蒋介石一听，对方已在表示来意了，沉吟片刻，说道：

“兆铭兄可以体味到，胡适大使在纽约的谈话，参政会第二次大会通过了继续抗战、禁止政府官吏言和的决议，这些都是势在必行，否则我四面受敌，无法下台的。”汪精卫连忙表达他对蒋的谅解道：“这个我明白。”蒋介石道：“那就好。”暗示道：“嫂夫人她们都安全到达了吧？”汪精卫轻描淡写道：“来信说，香港的医药方便，重庆没法比。”“是吗？”蒋介石皱皱眉道：“河内呢？河内呢？”汪精卫倒是一怔，心想戴笠确有一手，连目的地都给查出来了，连忙笑道：“大概还没去罢，信上没有提。”他立刻展开反击，三叹道：“这些小问题，也没法子仔细安排了。您对局势如何看法？万一东京肯让步，和谈有成绩，卡尔大使奔走有收获的话。”

蒋介石不慌不忙道：“兆铭兄您如此乐观么？在我，我的希望不大，我只希望恢复七七事变之前的局面。”汪精卫暗喜，可是愁眉苦脸道：“不过即使这样，我们的损失也不算小了。”

这番轮到蒋介石叹气了，他先朝汪精卫打量一番，忽然笑道：“你的气色不错。”“不见得，不见得。”汪精卫不知道此话主何吉凶。“我很佩服！”蒋介石说下去道：“你真有勇气！当年‘引刀成一快’的名句，谁都知道呢！”汪精卫打了一个冷颤：“好说好话，那时光年纪轻，……”但蒋介石立刻正色道：“我是说真的，在大时代里需要大勇气，有大勇气才是大英雄！”汪精卫双手泛着冷汗，也不便问他此话何所指，但看他毫无愠色，也就放心道：“现在，老了。”蒋介石纵声大笑：“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你的抱负

我知道，你一点也不老！”汪精卫暗吃一惊，强自镇静道：“我真的没有什么抱负了，委员长领导抗战，领导建国，兆铭只希望天下早日太平，能够狐死首邱，早日归去，享一点晚年清福，于愿足矣！”蒋介石抚掌叹息道：“可是对这个和平问题，我就伤透脑筋。你主和，我何尝主战？可是今天任何人在我面前谈到讲和，我就不得不力加驳斥。你想想，处境之窘，历史上有比我更甚的么？”汪精卫连忙赞道：“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象今天那样英明的领袖，得道者多助，前途是非常乐观的！”“但愿如此罢！”蒋介石道：“所以，今天的唯一难题是怎样把这一仗平定下去，而如何促成和平，必须有一个大智大勇的人替我分身、分心！——我是不能再公开谈到这个问题了，除了‘反对’，除了‘驳斥’主和者的意见。”汪精卫不作一声，拚命点头，蒋介石讲一句话，他便点一点头；到后来几乎蒋介石说一个字便点头，点个不休。突然蒋介石面孔一沉，问道：“我的意思，你都了解了？”“是的，都了解了！”“凡能解决这个问题的同志，我当然不会亏待了他！”蒋介石倏地起立：“但是，一切都要由我作最后决定，局势瞬息万变，任何草率的决定只有吃亏！”他正面警告：“甚至把身家性命也赔在里头，兆铭兄聪明过人，一定体会！”

“是的，一切当由委座作最后决定！”

“好吧！过几天成都军校行毕业礼，我想请你到那边演讲去。”

能言善辩的汪精卫，在这当儿反而说不出什么了，静默一会，也起立道：“那我就，”他弦外有音：“就告辞了！”

蒋介石阴笑着，执住汪精卫两只手："一路顺风！"汪精卫不放心，问道："交通工具没什么问题吧？"蒋介石一本正经点点头道："没有问题。"汪精卫还不放心，"戴雨农那边的检查站，大概不致于有什么问题吧？"蒋介石笑道："你放心！"但他立刻叮嘱："你是到成都演讲，飞机直放成都。"他画龙点睛："兆铭兄要是想到其他地方打个转，那还得另外想办法，这架飞机不合适。"汪精卫已经完全放心，一块大石从胸头掉落来，顿觉满身轻松，忙不迭打恭作揖道："谢谢关照，谢谢关照。"两人免不了谦逊几句，用了些扑朔迷离、转弯抹角的调调儿，便告分手。"不送了。"蒋介石在客厅门口欠欠身道："本来想请你多叙叙，可是为了——"汪精卫连忙高举双拳拱手道："不必了不必了，不敢当不敢当，以后领教的机会还多着哩。"说罢步出庭园上轿。蒋介石却缓步出门，立在门口坡上，举目远眺，思潮起伏。长江似带，山水如画，一只大麻鹰见有人来，从树梢扑簌簌地振翅飞去。蒋介石随着它方向一望，只见一顶轿子在山腰里走得飞快。"嘿！"蒋介石失笑道："汪精卫呵汪精卫，你也飞了？可是你飞得虽高，终要下地觅食。如果你敢不听话，可别忘记我的警告，你连身家性命都得赔在里头咯！"

蒋介石活动一阵四肢，兴冲冲返身入内，跑到陈布雷办公室道："布雷，通知他们，今晚上的会不开了；明天一早的会也不开了。"陈布雷一怔，听他说："你用电话告诉他们，因为我病了。"陈布雷一时摸不透其中奥妙。又听他说："还有，你把雨农找来。"

蒋介石待戴笠到达，面授机宜道："你先到西安布置，我大概几天以内也去。"戴笠从来不敢多嘴，只是立正听命，连珠般答应道："是，是，明天就动身。"

那边厢汪精卫也在忙着布置。在出走的次序上，汪精卫以飞赴成都，出席军校毕业典礼演讲为名，一人先行；之后陈公博、周佛海、陶希圣、高宗武、褚民谊、曾仲鸣、林柏生、丁默邨等各自安排，分头"跟进"。在出走的技术上，汪精卫奉命飞蓉，这是公事；但这架飞机不能折飞昆明，势必另行设法。这个问题很快解决，由张群暗中协助，通过理财家张嘉璈的布置，汪精卫上机时不必走上飞向成都的飞机，径自踏上另一架专机，接着起飞，直奔昆明，一切都无问题。但蒋介石也不闲，他一再思索，认为他在重庆，汪精卫竟敢当着他的面破空而去，实在难以交代。蒋介石本人当然不能再兼职机场检查员，但戴笠这批人马，难道都是开眼瞎子？一架飞机的起飞，难道让它象麻雀一样自由上落吗？蒋介石越想越不妥，这才决定前往西安，并且事先装病，杜门谢客，表示一概无所知。听说蒋介石生病，满朝文武，不免前往慰问。汪精卫肚里有数，也不得不再去探病，表演一番。汪探蒋病是十二月十六日，蒋介石十七日便飞往西安，说是视察军事。行前对汪精卫的"善后问题"，再作了一番布置；命自秦返渝的戴笠，在旁监视。

眼看蒋已离渝，汪精卫这一群大喜若狂，认为事不宜迟。第二天，十二月十八，汪精卫轻车简从，直往机场奔去。那时光重庆等地交通，完全由军统局戴笠控制，出境也吧，购票也吧，事先都要申请登记，经过审查核准才能放

行。即使中央大员，也得如法炮制，不过手续上就没有留难花钱之处，方便得多了。汪精卫人只有一个，而且此行任务是演讲，目的地是成都；如今双脚踏上机场，专机也已静静地等在那里，却要改为飞往昆明，此事倒也难办，只好硬着头皮找戴笠。

说也凑巧，戴笠正在机场恭候，呲牙咧嘴，望着汪精卫只是笑，迎上来道："汪先生，今天上成都去了？"汪精卫怀着一团鬼胎，鼓起勇气答道："不，临时得到通知，希望我到昆明讲学，那是侍从室周佛海先生前几天在昆明接洽好的，委座已经同意了。"不料戴笠满口笑应，呲着牙笑道："汪先生，您此去青云直上，可千万别忘了我们哪！"汪精卫一听毛骨悚然，道过谢连忙一头钻进机舱，直飞云南。

话说云南省主席龙云，字志舟，是云南昭通彝族人士，行伍出身。在唐继尧部下以军功逐渐擢升军长、总指挥、总司令等职，于一九二一年继胡若愚之后出任云南省主席。他的兄弟卢汉，是个法国留学生，一文一武，两人拥护抗战极力。武汉沦陷前后，日本方面以云南是个边远省份，蒋介石的势力还未充分伸入，便对这个大后方重地发生了幻想，一再派出间谍、汉奸乔装改扮混入云南活动，但以龙云决心抗战，结果都徒劳往返。那一天龙云兄弟俩正在省府，想不到远在重庆的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竟悄悄来到了。

龙云听说汪兆铭来访，不觉吃了一惊，便皱着眉对卢汉道："汪精卫好端端在重庆，现在忽然到达昆明，不知道有些什么事？"卢汉沉吟道："我们都知道，汪精卫是主张对日本讲和的，他在重庆常常被人攻击，现在忽然飞到云南

来，一定是想来游说。”于是兄弟俩商量一阵，龙云当下便到会客厅和汪精卫相见，分宾主坐下。龙云便含笑问道：“汪先生驾临昆明，有何见教？”汪精卫不便把来意说明，支支吾吾道：“兄弟因为近来重庆空气沉闷，所以特地到贵省玩玩。”龙云心想这倒怪了，抗战正殷，姓汪的竟有如此闲情逸致。汪精卫立刻话入正题道：“最近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发表一篇声明，不知道龙主席可曾见到？”龙云这才明白，那话儿来了。于是故意摇头道：“这倒没有听说过，不知道说些什么？”汪精卫起劲地说道：“他说日本对中国没有领土的要求，也不要中国赔偿军费；日本不但尊重中国的主权，且将交还租界，废除治外法权，以便使中国完全独立。”龙云怀疑道：“汪先生，是这样子吗？那他们为什么侵略中国呢？兄弟书读得不多，但也常听见人家说：‘币重而言甘者，诱我也！’何况日本海陆空三军，侵占我们这么多领土、抢掠我们这么多财物、屠杀我们这么多同胞！”正是：汉贼汉贼不两立，抗战到底犹待说？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十七回

昆明摊牌　副总裁原形毕露
重庆击桌　委员长大光其火

汪精卫面色陡变，嗫嚅道："所以他们也不想打了，只要和平，凡事都好商量。他们的条件也很平淡，要我们中国和他们共同建设东亚新秩序，缔结中日共同防共协定，以及经济提携三点。"龙云一听便皱眉道："汪先生，那不是从前日本首相广田提出的'三原则'吗？这是灭亡中国的毒计，汪先生怎说是'平淡得很'呢？"汪精卫没料到龙云会这样对付他，立刻改变手法道："龙主席，兄弟今天来，主要的是告诉您一件大秘密。"接着东张西望一阵，然后走近一步，对龙云附耳说道："兄弟这次到昆明来，特地要告诉志舟兄一件大事：委员长已经决定派遣他的嫡系部队到云南来，大概不久便可实现，龙主席应该想个办法才好。"龙云

对他看了半晌，知道他因为游说不成，施展起离间的伎俩来了，但一时不便说什么，反问道：“汪先生此话是真？”汪精卫奸笑道：“兄弟不远千里而来，就是为了这个，岂有欺骗志舟兄之理？蒋某人多行不义，独裁专制，世所共知；他在这个时候想抹杀志舟兄在云南的多年努力，就是猜想都可以猜想出来，何况他已经决定？”汪精卫作愤懑状道：“还有，志舟兄以为他真是坚决抗战吗？见鬼！他暗中在同东京方面讲和，进行得火热呢！”

龙云没料到堂堂国民党副总裁竟会来这一手，一时倒也难以措词，却再追问道：“那么汪先生看来，兄弟应该怎么办呢？”汪精卫以为他已经上钩，大喜道：“今日之下，只有同蒋介石摊牌，云南地处边域，重庆还无法顾到，龙主席只要振臂一呼，同姓蒋的一刀两断，事就成了！”龙云大惊道：“汪先生，这件事情实在太大，兄弟无法遵命！委员长虽然不孚众望，但今天还不能研究这个问题，今天中国人的唯一大问题是打日本！汪先生应该知道，委员长同共产党的仇恨总不算小吧？可是，西安事变又怎么样呢？共产党还不是劝汉卿把委员长放了？这种高瞻远瞩，以国家民族为重的风度，委实令兄弟折服。兄弟今天绝对不能考虑汪先生的建议，这个时候要我反抗中央，使国家在抗战期间再蒙受内战的损失，陷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地，这不是我良心上所愿意做的。”

汪精卫尴尬道：“志舟兄！共产党固然在西安事变时劝张学良释放了他，但今天蒋某人还在明明暗暗地打共产党，到处封锁，到处屠杀，他可一点儿不怕内战对国家民族有什么

关系。我劝你别上他的当了，你这样忠心耿耿，将来可会吃大亏的！”龙云正色道：“汪先生！希望你不要再谈这个问题。我一心一意想对得起国家民族，蒋某人如果言行不一，将来吃亏的一定是他自己。至于目前，我还是不愿大动干戈。”

这汪精卫倒是满不在乎，悲天悯人地劝道：“志舟兄诚朴忠厚，真是个好人！我现在要去逛逛昆明风景，明天再来拜访，希望志舟兄多多考虑。”龙云送走客人，急得一身是汗，当下同卢汉商量一阵，认为问题严重，来者不善。如果他是奉蒋之命而来，干吗还要当面痛骂老蒋？如果他是偷偷地离开重庆，那戴笠又到哪里去了？堂堂一个国民党副总裁，这番论调，委实非国家之福。最后决定给蒋介石去个十万火急电报，一方面试探同时也算是报告。至于是否要把汪精卫抓了，那蒋的覆电一到，自有分晓。那电报写的是："极机密。限即刻到。重庆蒋委员长介公勋鉴：汪副总裁突于今晨飞此，主张对日讲和，并劝云南单独行事。如何之处，祈即示遵。职龙云叩。”那电报由重庆专用电台传到蒋介石手里，不过是三小时以后的事。蒋介石正同胡宗南登大雁塔俯瞰长安古城，而汪精卫也在昆明西山古刹，远眺烟雨滇池。蒋介石不让这个电报给胡宗南看见，一面批了句："电覆：汪氏行踪，可不理会。”一面说了句："这些事都得报告，讨厌！”可是当夜覆电到达昆明以后，却使龙云更加感到不安。同卢汉商议道："这样说来，汪精卫的来踪去迹，以及主和论调，我们是管不着，也不必管的了。”卢汉长叹道："蒋某人同汪兆铭之间，竟有这个微妙的关系；如果不是我们打电报去请示，那即使有人告诉我，我都不敢置信

的。好罢，明天汪来，我去见他，明知白费心机，也得同他讲明白。”第二天汪精卫再到省府，卢汉迎进客厅道：“汪先生，龙主席昨夜病了，有失迎迓，非常报歉。”汪精卫当然知道卢汉的身份，便问道：“可不知道龙主席对兄弟昨天的建议，考虑过没有？”卢汉开门见山道：“龙主席已经考虑过了，他希望汪先生回重庆去。如今抗战正紧张，以汪先生的地位，正应该领导民众……”汪精卫变色道：“卢先生不必说下去了，我一番好意，龙主席既然不能考虑，那真是士各有志，不能相强。不过请你转告龙主席，蒋介石如今也在同日本讲和，万一将来云南变了样，可别怪我事先没有同他商量。”说罢冷笑而去。

汪精卫走后不久，蒋介石的电报又到，要龙云把汪精卫在昆明所讲的话详详细细迅速具报。蒋介石在西安看到汪精卫对外如此说法，不觉呆了。心想汪兆铭你在人前骂我倒无所谓，可是揭露我的对日讲和，那实在大大的不妙。着急恼怒之下，于是赶回重庆，准备另行安排。同时再给龙云一个急电，要他报告汪精卫近况，弦外之音，希望汪精卫回到重庆。不料龙云的覆电措辞极妙：“……汪副总裁业已续飞河内，职遵奉钧座之命，对汪氏行踪，未予理会……”蒋介石暗叫糟糕。汪此去任务只是探探对方口气，一切由他最后决定；不料汪在昆明已经打开“独当一面”的议和旗子，竟不把姓蒋的放在眼里，那还了得，如果来日把汪个人所知全部付诸公开，那蒋介石的“抗战”面貌，全部破产，什么声望也得惨遭打击了。

蒋介石二十五日回到重庆，把戴笠找来，吩咐道：“汪

精卫这次出国，恐怕他会变卦，弄到后来，恐怕很糟，你赶快挑选几个得力干部，跟踪他到河内，布置好了，然后听我的支配。”戴笠听说又要杀人，这是家常便饭，连声称是；但这次杀的是国民党副总裁，却非同小可，便问道：“不过汪精卫地位太高，万一……”

蒋介石狠狠地说：“怕什么！事情一闹出来，就说是汪精卫潜逃投敌，有几个爱国志士把他干了，一切有我担当，你们只要做得干净利落，怕什么！”但蒋介石还是不放心，把陈布雷找来道：“这件事情，我太相信汪精卫了，现在只有软硬兼施，双管齐下。硬的我已让雨农布置。软的呢，你来罢，你给我拟个电报，措辞恳切，语气委婉，要他接到电报，马上回重庆养病，这样政府对他的照料，可以方便点。”蒋介石道：“还有！近卫首相在二十二号发表的‘调整日本’与‘新中国’的基本原则，内容你再说一遍。”

“第一是满洲国与中国完全外交之建立，”陈布雷道：“第二是中日反共公约之缔结，附有各地之驻兵权，第三是在平等地位上中日经济合作，附有日人在中国内地居住营业自由、华北与内蒙之资源特权。”

“你给我拟个稿，”蒋介石道：“要狠狠地、重重地驳他一驳，只好这样了，只好这样了！”

蒋介石希望汪精卫回到重庆的电报刚发出去，汪精卫为了响应近卫，却在二十八日那天给重庆中常会及国防最高会议一封航空快函。这封是公开信，力主中日和议，内中有几句可圈可点，把蒋介石气得吹须瞪眼：“……犹忆去岁十二月初，南京尚未陷落之际，德大使前赴南京，谒蒋先生所述

日方条件，不但如此明了且较此为苛。蒋先生体会大局，曾毅然许诺，以之为和平谈判之基础。其后日方迁延，南京陷落之后，改提条件，范围广漠，遂致因循。今日方既自能觉悟，我方应答以声明，以之为和平谈判之基础……

"……国际情势，大致可见；至于国内，除共产党及惟恐中国不亡、惟恐国民政府不倒、惟恐中国国民党不灭之少数人外，想当无不同情者。铭经过沉思熟虑之后，始敢向中央如此提议；除已另函蒋先生陈述意见外，谨再披沥以陈，伏望诸同志鉴其愚诚，俯赐赞同，……"蒋介石拍桌大叫，要全国报纸登载道："这封信里最荒谬的地方，是厚诬蒋委员长，说他在德大使调停时，体会大局，曾经毅然许诺以日方条件为和平谈判基础，其实这完全是汪精卫在那里造谣！"但蒋介石还是咬紧牙齿，暗中继续给汪精卫去个电报，要他不宜随便发言，影响国际视听。并且在二十八日，发表了驳斥近卫的讲词。可是汪精卫已出国门，胸有成竹，摹仿他一向钦佩的驻美大使胡适："做了过河卒子，只得拚命向前"了。同在二十八日，汪精卫在河内干脆发表了一个"艳"电，赞成近卫声明的"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三原则；对于蒋的电报视而未见。

事情闹大了。

从左到右，从里到外，从小到老，纷纷大骂汪精卫，骂他认贼作父，骂他破坏抗战，骂他挑拨离间，骂他不知羞耻。在这中间只有一个人只恨他不守信用，而认为他说的话都对，他是蒋介石。

南洋华侨以陈嘉庚为首，也给蒋介石一个电报说："蒋

委员长钧鉴，汪精卫甘冒不韪，公然赞同日寇亡国条件，稽其行迹，不仅为总理之叛徒，抑且为中华民族之国贼！我公庐山宣言，抗战到底，全国拥护，已成抗日铁案，中途妥协，等于自杀，……敬乞我公宣布其罪，通缉归案，以正国法，而定人心，八百万侨胞，拥护抗战到底……"

要求通缉汪精卫归案的社团，真所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在民国二十八年重庆政府元旦团拜集会上，连林森、张继、吴稚晖等人都赞成这样做了。

蒋介石长袍马褂，身披绶带，领导文武百官遥拜中山陵墓；接着乱哄哄吩咐文武百官一行行站着，文的向左转，武的向右转，彼此一鞠躬，来了个文武对拜。行礼如仪，马上召开中央委员谈话会，大家于是便把汪精卫的出走作为主要话题，议论纷纷。蒋介石不动声色道："大家意见如何？"覃理鸣等人建议道："要开除汪精卫的党籍！""要通缉汪精卫归案！"蒋介石再问冯玉祥道："焕章兄意见如何？"冯玉祥叹道："在二十四年十一月一日那天，有个叫做孙凤鸣的小伙子，用手枪打了汪精卫三枪，可见那青年有先见之明，我们把人家弄死的弄死，下监的下监，又把汪精卫弄成国民党的副总裁，到今天汪精卫跑了，要到南京组织汉奸政府。这样看来，那姓孙的青年真令人佩服，我们应当替他铸一个铜像来纪念他。至于我们大家把汪精卫弄成副总裁，那是我们瞎了眼，应该向国民认罪。"

蒋介石见冯玉祥没有高声痛骂，心头暗自高兴，虽然这一席话尽是讽刺，可是假装不懂，小声小气地说道："昨天我已请布雷拟好一个电报稿子，准备发到河内，晓以大义，

劝他留些余地。我不赞成太激烈，无论汪精卫怎么不对，我们应该宽待他，饶恕他才对。”

蒋刚说完，会场情绪立即陷入混乱，在座者大出意外，纷表不满。于是七嘴八舌，有骂人的，有咳嗽的，有的干脆说是“双簧”。冯玉祥急了，大呼道：“我提议正式开会！”于是大伙儿立即附和，蒋介石哭丧着脸立起来背遗嘱，就算正式开会了。群情激昂，连一向不大说话的林森等人，都表现了极大的愤慨，同意人们所提议的通缉汪逆归案。蒋介石一见风色不对，知道如果在这情形之下还要做汪精卫的盾牌，说不定会出乱子，于是力竭声嘶，拚命施展拖字诀，冲淡大伙儿气愤高涨的情绪。嚷了一阵，犹似交易所里做买卖似的，低声下气为汪援频道：“不办呢？不大好；办呢？也不能太过激，全国都在骂他，几天来的共产党新华日报也在把他骂得狗血淋头，我想汪精卫也够受的了。如果我们再通缉他，未免太过份了。”他语气坚决：“好罢！就给他永远开除党籍罢！”就这样，汪精卫这么重大的一项错误，事发后只轻轻地被除党籍。可是汪逆开了老蒋一个大玩笑，出走后决定过桥抽板，独自包办对日投降和议，可把蒋介石气惨！但他不露声色，一方面还替汪说好话，希望汪对他不致太难堪；另方面暗中加强对日妥协，想同汪逆在这方面举行“长途赛跑”。开除汪精卫党籍之后，国民党中央常务会议中便把国民参政会议长一职给蒋介石兼任。蒋介石身兼的职务本已多到离谱，再加上一个，也无所谓了。

在东京方面，近卫的声明既已发生效力，一出手便把蒋介石的马前先锋汪精卫套了过来，先锋出阵，主将当然就会

出马，日寇眼看中国这块大肥肉已经到了嘴边，只要加一把劲，便可入肚了。就在蒋介石率领文武百官团拜之后几天，近卫内阁宣告下台，平治麒一郎出面组阁，施展了更强烈的政治诱降攻势，竟表示："要和议的对手是一个适当的人，条款可以非常客气，客气到世界各国都不敢相信。"蒋介石明白，平治言外之意，就是要自己出马，那这笔买卖就可以十分相宜。于是在一月底举行五中全会前后，蒋介石决定把政策重点从对外转向对内，召集几个心腹面授机宜道："从现在起，我们在反共方面，非要全力以赴不可！否则汪精卫这着棋子，倒要给他下个正着了！我们怎样进行吗？我同几个人研究过，不外是溶共、防共、限共与反共几种方式。我们对外不妨宣传'今年是反攻年'、'今年是胜利年'，但对共产党我们不能再同他合作！他们要抗日，让他们去抗好了！日本军部大本营从去年底到今年春天，尤其是华北方面军司令部，一再发出文件，说'剿匪的重心必须指向共产党'，这对我们是非常有利，非常有利的！

"我已经同几个人研究过，并且已经秘密地颁布了几个重要的文件，象《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共党问题处置办法》，《对于处理异党问题实施办法》，《沦陷区防范共党活动办法》等等！你们不要怕，当然也应该注意不必太露骨了，对于共产党，就象雨农他们老早在实行了的，干脆从政治反共走到军事磨擦，打、骂、捉、杀、钻五刑俱全，你们放手去做吧！"何应钦接着报告道："委员长对于反共，真是世界有名，现在，华北的日本军事首长杉山元刚刚颁布了'治安肃正'计划，完全依照委员长在江西剿匪时期的

'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办法，连日本皇军都在学我们的蒋委员长。"

何应钦看见蒋介石很高兴，说下去道："而且日本军部也在强调'军政全民一体'的'总力战'，要'巩固点线，扩大面的占领'，这也是学我们的委员长的。八路军已经在日本兵包围之中，不会有多久的日子。不过杉山元也碰过钉子，给东京调了回去，又派出一个手段更辣的多田骏。他更是挖空心思，提出'竭泽而渔'的办法，把八路军当做鱼，老百姓当做水，他要熬干了水打鱼，所以实行'掏水战术'，杀了很多人，又实行'囚笼政策'，采用'分区扫荡、分散布置、灵活进剿'的'牛刀子战术'。所谓'牛刀子战术'虽是一句日本话，取'杀鸡焉用牛刀'的意思，表示八路军，'小'，但日本要以很大的力量对付！"蒋介石一面听一面点头，待何应钦说完，叹道："敬之兄说得很详细，对于共产党，是要这个样子的，现在日本军部把重点转移到共产党头上了，我们乘此时机，应该好自为之。"他把一本一月十四日出版的第四十五期《血路》杂志扬了扬道："这是本党的机关刊物，上面有陶百川同志的一篇文章，他说'某些人在乘机扩大反汪运动，来打击中国国民党的一部分最忠实最勇敢的同志……某些人的阴谋，已经中央发觉和禁止了。'"

"这个口气，是我示意后，他再写的。"蒋介石拍拍桌子，"本党不幸，在此紧要关头，竟有人还愿同共产党合作，致使我的处境非常之窘。不过，象汪精卫那样未得我的同意，竟私自同日方谈判，这也是不允许的。据说他现在河内同日本人天天开会，他的同党周佛海、陈公博、高宗武离

开重庆之后，也已到达河内，并且已从河内到上海，代表汪精卫同日本人谈判去了！”蒋介石对于汪精卫走在他前头一节，感到非常愤怒：“我在五中全会中讲过，‘抗战到底’怎样解释呢？共产党的说法是打到鸭绿江边，收复东北失地；我的解释是这个‘底’的限度在长城山海关，暗示可以承认满洲国，恢复芦沟桥以前状态！我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讲这种话呢？你们可以想到：我是不愿意汪精卫从中捣蛋，所以凡是日本人关心的问题我先说了，省得汪精卫自以为了不起，在里面胡说八道。”

陈果夫起立道：“对于日本兵进攻海南岛的事，外面的传说也很多。”

蒋介石绷紧着脸道：“我倒要听听他们在怎样乱说！”

陈果夫连忙欠身答复：“是的是的，这种传说要从头说起：二月九日那天，驻在重庆的路透社记者发出一个电讯，说‘中国官员昨对路透社记者发表谈话称：中日问题将由列强以压力置诸中日两国解决之。并建议维持中国领土之完整，中国尊重日本在华之条约权利。并说讨共问题将成为一个争论点，此一错综事件，至今未获妥善之解决方法。’”

“这个消息发出之后，”陈果夫道：“十一日，上海导报社社论说：今日中国之所以继续抗战，而不能造成远东襄尼黑前途，完全是为了讨共问题无法解决。如其没有共产党，中国早就接受日本的条件而媾和了。”陈果夫道：“因此无论在这里或在上海，很多人都在说，中国要同日本讲和了，从河内、上海和东京来的消息更加明确，他们说：‘汪先生的建议，事实上已为政府所接受；不过汪先生认为不妨

直接谈判，而在重庆的官员则主张在国际会议中谈判而已’。”蒋介石问道：“那你讲对日本进攻海南岛……”正是：只因争夺“谈判权”，蒋汪之间闹不欢。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十八回

河内响枪声　曾仲鸣先充替死鬼
前方有奇闻　张荫梧如此走曲线

“是的，”陈果夫道：“因此外面对海南岛之战有这么一个传说，说是日本政府识透了张伯伦、达拉第的忍受屈辱的本领，虽然英法都对日本提出了强硬的照会，但用强硬的行动来答复，他们一定会软下去的。在欧洲对西班牙问题如此，在远东对中国问题也可以这样做。所以日本在十号那天侵人海南岛，就是采取行动来答复英法的强硬照会；同时日方虽然在口头上声明绝不参加中日问题的国际会议，但他在暗中进行得很积极，日本之所以迄未答复美英法照会，原因在此。因此日本在这个时候进攻海南岛，乃是为将来在国际会议中造成既成事实。”说罢陈果夫坐下。

蒋介石拍着桌子叫道：“我没有海军，海南岛只好让它

丢了。不过听说共产党又在那里成立了什么……什么……”

陈布雷见他讲不出来，代他说道：“在海南岛成立了琼崖游击纵队。”

“你们瞧！”蒋介石接下去道：“我们失掉一个地方，日本人便占一个地方，共产党就开展一个地方，这样子实在太可恶了！”他大叫：“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赶快把战争结束，战争一天不结束，共产党便一天不灭亡！但结束战争我绝对不允许汪精卫在这中间装模作样！”散会后他把戴笠找来道：“你的人准备好了罢？马上给我出发！”

戴笠道：“他们已经去了。”蒋介石精神一振：“他们查出来没有？汪精卫住在河内什么地方？”“河内高朗街二十七号。”“其余的人呢？”“据他们报告说：只有汪精卫同曾仲鸣两家住在那里。他们两人白天不出门，晚上才出来蹓蹓。”蒋介石狞笑道：“没有看错人吧！”

“不会不会。”戴笠道：“派去的四个人，都是经过挑选的。他们查出那个地方，是一幢一上一下的小洋房。上层由汪精卫陈璧君夫妇住着，下面是曾仲鸣和方君璧夫妇住着。他们还用了两个阿妈帮忙。据说汪、曾两人因为留法出身，他们的生活起居很法国化。据报告，汪精卫在临睡之前，还要看一回法国小说。”

“他们预备怎样下手？”蒋介石问道：“譬如说，汪精卫的名气不小，河内地方对他没有一点保障么？还有，日本领事馆方面，对他们的安全也一点不过问么？”

“这个，”戴笠沉吟道：“这个不要紧的，这四个人如果没有把握，便不敢随便动手。据报告说，河内地方小，人

口又少，所以调查汪精卫的下落，很快便查到了。查到之后，他们发现汪精卫门禁森严，有人去看他，先要经过老妈子详细盘问，必要时陈璧君还亲自下楼盘问……"

却说三月二十日的河内，已经是大热天了。汪精卫同曾仲鸣穿了件衬衫，平时常常在傍晚散步红河边上。自从潜离重庆，三个月迅速过去，但他们的计划还不能全部付诸实施，两人不时商议猜测，遣此长日。终以为这次出走，跑在蒋介石的前头，来日必有莫大收获。两人见孩子们在沙滩玩贝壳，旁边有几个保姆在娓娓而谈，混浊的红河水发着赭黄色，象一根黯澹的缎带，在晚霞下发出耀目的光彩，两人站了好久，听水面飘来舟子粗亢的歌声，不觉相视而笑道："谁会知道，我们这两个身穿衬衫，好象普通的中国人，但不出几个月，哈哈哈哈……"

可是不出十六小时，汪精卫同曾仲鸣笑不出来了，可是蒋介石也没有笑，他非常失望。

三月二十一日早晨，汪精卫因为同日方接洽顺利，昨夜和曾仲鸣又谈得高兴，因此甚为兴奋；竟一反常态，一清早便出门蹓跶去了。他走后不久，就有四个衣履光洁的客人到临，老妈子照例盘问，那几个客人说是日本领事馆方面派来的。那老妈子信以为真，而且三个月来门禁森严，从未出过事情；再说日本领事馆方面的客人也的确时常来临，于是不疑有他，把门开了。

那戴笠手下四个伙计混进大门以后，事先已探明汪精卫住在楼上，便留一人断后，三个人飞似的直往楼上奔去，不料上面只有陈璧君一人还在床上，汪精卫连影子都不见。这

三个伙计不觉一怔，还以为汪精卫在曾仲鸣房里，于是再下楼找寻。那曾仲鸣梦中惊醒，看见几个陌生人直闯进来，情知不妙；连忙坐起来大声喝问来者是谁？有什么事？可是一句答复也没有，那三个伙计慌了手脚，匆匆忙忙给了他几枪，一窝蜂夺门而出，连忙逃亡。

却说枪声中，左邻右舍知道出了事，把高朗街二十七号围了个水泄不通。汪精卫在外闻讯大惊，连忙飞奔回寓，只见那替死鬼曾仲鸣直僵僵躺在血泊里，方君璧在尸体旁已哭得昏厥过去。

曾仲鸣就这样完了。戴笠接报大喜，但再看电文语气，又不觉狐疑起来，电文中并未交代清楚，只说事已办妥，即日返川；可是当夜听河内广播，给打死的是曾仲鸣而非汪精卫。

戴笠免不了挨一顿臭骂，蒋介石也伤脑筋，按下不表。却说汪精卫对于如何处理曾仲鸣的尸体问题，颇费踌躇。眼见蒋介石下这毒手，自己可不能再抛头露面了，只得照例向河内日本领事馆求助，由日本领事通知越南总督府，派警探出来照料，同时缉访凶手。汪精卫少了个亲信跟随，又怕老蒋还不放过他，终日凄凄惶惶，好象丧家之犬，不敢留在家里，化装成一个普通人，穿一套河内土布衣装，悄悄地驾了一条船，在河中装做垂钓模样，日本方面有什么事情，便派人掷个纸团给他。最后日方派出犬养健出来保护，搬过家，这才慢慢安定下来。从此汪精卫正面同蒋介石在和议方面“竞争”，同蒋争夺“投降领导权”。

汉奸汪精卫在民国二十八年（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十八

日自渝出走，同月二十九日在河内发出“艳电”；二十九年元旦蒋介石只予以开除党籍处分，国内外同胞纷表不满，群情愤慨，可是蒋介石既不作进一步打算，恨汪入骨的文武官员，一干民众也只得干瞪眼。

二十九年四月一日，汪逆为了增加声势，把南京沦陷前，国民党政府在汉口中央银行楼上召开的“国防最高会议第五十四次常务委员会会议”全部记录在香港华南日报发表了，全国上下大哗，蒋介石十分惊慌：“这混蛋说些什么？”他杜门谢客，在黄山官邸召开紧急会议。陈布雷道：“他把徐谟关于陶德曼大使调停和议的报告，一字不漏地公布了！”蒋介石恨恨说道：“这份记录怎么会落在他手里的？”陈果夫道：“当时先生没有出席，汪精卫以副主席身份主持这一次国防最高会议，曾仲鸣做记录，所以，所以……”

“他在香港报上说些什么？”

“他说中央心里想和而嘴里不敢言和，但他则心口如一，乃为国家民族着想。”蒋介石背着手团团转，痛骂一阵，软弱地问道：“他这次这样做，一定有所依赖。”

“是的，”陈果夫道：“他同平治的协定已经签订了。汪劝日本人在中央新军未就绪前，猛力进攻。至迟要在五六月间攻占西安，截断中苏交通；攻占南宁，切断安南广西交通；攻占南昌长沙截断赣湘路；进占襄阳樊城宜昌控制湘川咽喉。汪精卫认为颠覆国民政府，由襄阳出汉中之线，及由南昌常德经贵阳入川之线，应由日方置重兵，实行中央突破！”

蒋介石呆住了。

"汪精卫说日本在达成上项任务后，他自任策动倒蒋反共战争。有发动二十个师以上的把握。为达到上述两项任务，日方应每月给汪活动费三百万元。高宗武同平治屡次接洽，已收到日方付款两次共四百万元，并且议定汪上台以后的先决条件九项……"

在一阵可怕的沉默之后，蒋介石突地狼嚎似的一个劲儿大叫大嚷，人们只得一旁恭听，也不知道他在说些什么。半晌，蒋气喘喘地坐下，陈立夫起立，问道："报告先生，外面对先生宽洪大量，只是开除汪逆党籍一点，认为太客气了，现在乘此机会，我们可否明令通缉……"

"不不不！"蒋介石透过一口气来，惨笑道："我还是不想正面同他争吵，慢慢来，慢慢来。"接着便把戴笠找来，如此这般吩咐一番；戴笠辞去，再问陈布雷道："侍从室内有谁可以独当一面，不会出毛病的？"

陈布雷战战兢兢问道："委座有什么任务？"

"到香港去。"

陈布雷明白是什么一回事了，帮着蒋介石连日布置反击汪精卫。这当儿冯玉祥求见，这一位盟兄不能不见，蒋介石只得问道："大哥有何见教？"

"还不是为了汪精卫。"冯玉祥开门见山道："这件事情，闹得实在不好。汪精卫这兔崽子好恶毒，他发表重要文件，说是《举一个例》，举个例证明'中央心里想和而嘴里不敢言和，他则心口如一'。我说非通缉他不可……"蒋介石作镇静状道："吴稚老出面骂过他了，我们自有主意，

不必同他计较。”冯玉祥叹道：“吴稚老的《进一解》也不高明，反而授人以柄。”

“哦？”蒋暗吃一惊。心想吴稚晖出面骂汪，乃是他的主意，怎的会不高明？冯玉祥解释道：“吴稚老说‘当时德大使调停的经过，和外交的秘密，到如今敌人尚不敢借此宣传，即陶大使也未便在外宣露一些。而汪氏断断于主和者不是他一人，就将国防最高会议记录披露，这就是泄露外交军事秘密，律有明刑。’这样做法，不是反过来更加证明了中央这一段不光荣的秘密，欲盖弥彰吗？”

“啊啊啊！”蒋介石咬咬牙齿道：“唔唔唔！”

“我说，”冯玉祥掏出一份报纸：“你瞧，这篇文章说的还差不多。它说：‘汪逆艳电，党中央只予除籍撤职处分，并未发动国法。对于附和之人，也未查究，以致任令彼等逍遥法外，继续进行其大阴谋，实为姑息养奸，过于优容。’我说这姑息养奸四字，实在值得我们警惕！”蒋介石不作声，眼珠突出，怔怔地望着那几行字。冯玉祥再提醒道：“我们通缉他，不能再缓，否则又要给人家说是姑息养奸了。”蒋介石踱了一阵，哭丧着脸道：“你的意思我知道，让我想想，再考虑考虑。”冯玉祥双手往膝上一撑，起立道，“我来见你就是为了这，没别的，我走了。不过你要知道，《艳电》已经引起老百姓的愤慨，《举一个例》不用问，海内外同胞都看不过的。”

冯玉祥走了没多久，果然“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的电报，夹在一大堆讨汪文件中送来了。蒋介石皱着眉头听陈布雷念道：“汪精卫叛国求和，罪情重大，实古来奸

贼所未有。……汪与党羽因中央宽假，得以脱身离境……咸谓中央必能严令通缉，以正典刑。不意革除党籍，未及国法。……此而不诛，何以励众？今日前方将士浴血挥戈；后方民众，卧薪尝胆；战区受难同胞，无虑数千万，而独容汪贼逍遥法外……”

“不读了不读了！”蒋介石大步踱向庭院，止步高坡，凝视着衣带似的长江。一头苍鹰见有人来，从树梢扑喇喇振翅高飞，倒把蒋介石惊醒了，他连忙俯视山路，不久前汪精卫曾坐在轿子里在他面前经过，现在抓他杀他都来不及了。苍鹰一飞冲天，还得下地觅食；汪精卫比苍鹰更狠更狡猾，他不再回到蒋介石统治的土地上觅食了。蒋介石感到一阵恐惧：万一他的计划成功了，日本兵席卷了整个中国，到那时候……，蒋介石咬紧牙龈，决心同汪精卫竞争。“你们都该记得！”蒋介石召集亲信宣布道：“我是不主张打的，后来没办法，非打不可，也只得打了，看看现在成何局面！战争初起时我在庐山训练团说过，希望在抗日战争中削弱共产党力量五分之二，可是目前共产党越来越多了！日本也发现了这个危机，因此已把重心指向共产党，我们也早该把重心指向共产党了！千万不能够让共产党再进一步获得人心，千万不能够让汪精卫利用这个局面获得日方信任，我们要在剿共方面同日方有所配合，让日方对我们有信心！

“万一有人说闲话，你们不要管，这是‘曲线救国’，曲线救国不一定要抵抗日本兵，但是不能不消灭八路军和新四军！”戴笠问道：“那对于联络方面……”蒋介石道：“你们同日本各方面取得联络好了，不过不必由我批示，一

切我只当不知道！”他大叫：“记住我几句口号，你们要按照我的口号去做：‘宁匪化，勿赤化！’‘宁亡于日，不亡于共！’‘日可以不抗，共不可不打！’‘见人就捉，见枪就下，见干部就杀！’”蒋介石冲动达于顶点：“明后天就具体命令公布，你们等着！”

蒋介石的“曲线救国”办法实施了，首先是派兵到八路军新四军后方去“收复失地”。张荫梧部奉命袭击冀中深县八路军后方，惨杀八路军官兵四百余人，孔荷宠部等奉命袭击新四军后方，惨杀平江新四军通讯员全体人员；包围陕甘宁边区的胡宗南部奉命出击枸邑，惨杀八路军伤兵二十余人；此外再攻击枸邑、镇原、宁县等地的八路军。接着程汝怀部奉命在湖北袭击新四军，惨杀六百多人；许工超奉命在确山袭击新四军留守处和医院，惨杀二百多人；胡宗南奉命攻占边区淳化等五个县；阎锡山奉命进攻晋西北解放区；石友三奉命进攻冀中八路军；朱怀冰奉命进攻太行山解放区；张荫梧奉命进攻河北八路军；秦启荣奉命进攻山东八路军，一时搞得满天星斗，鸡犬不宁；内外倒置，举国大愤！

蒋介石于是感到不够和不便，如果“蒋日合作剿共”而让日方出面，问题更好办了。于是“国民党忠义救国军”副总指挥何行健，得到戴笠默许后，在苏南率领五万人投降日本，声言专门对付新四军；同时绥军副师长蔡雄飞也在晋西北率部投敌。看官，在这期内，国民党政府中真是降将如毛，降官如潮；简直“名字繁多，不及备载”，为人们所熟悉的，除了国民党副总裁、行政院长汪精卫，中央委员宣传部长周佛海，候补中委、政院秘书长曾仲鸣，监察委员

褚民谊，中委陈公博，监委陈璧君、吴开先、陶希圣，以及外交部亚洲司长高宗武外，还有中委内政部次长陈群，候补中委缪斌、何世桢，候补监委溥侗、陈中孚，监委恩克巴图，候补中委陈孚木，监委顾倜琛，候补中委李福林，法制专门委员会梅思平，外交委员会委员汤良礼、李圣五，财政专门委员会委员陈君慧，国府秘书、军委调统局第三处长丁默村，立法委员林柏生，陕西教育厅长周学昌，曾连任陕、甘省主席刘郁芬，侨务委员陈春圃，武汉警备司令叶蓬，军委会委员鲍文樾，上海市特别市党部书记蔡洪田，苏州反省院院长刘云，第二集团军总指挥郑太章，陆军中将驻日大使武官萧叔萱，调科室科长李士群等等，……无法尽录。

其中张荫梧是个突出的例子，他还半公开地打着“曲线救国”的旗帜。他主持的联敌反共磨擦事件实在不少，较大者有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六日的博野事件，其时冀中激战方殷，张奉令密电所部，向博野军区司令吕正操部进袭，后来又在安国庞各庄活埋了好几个八路军。到了翌年四月，又奉令越过滹沱河向冀中八路军进攻，同年六月二十一日并令演出深县惨案，此外还奉令秘密制定了《对伪抗日军之策略方案》，配合日寇共同夹击八路军，而且公开提出了蒋介石的“曲线救国”论。这个办法不但在他部下流行，如他所部韩祖光给某部信中写道：“刻本旅以受环境逼迫，本人于今日率领一部暂驻大资乡，已与吴团中取得联络，祈贵部于可能范围内与敝部密切联系，并祈与石头庄皇协军李副旅长、刘团长也取得相当联络……”

张荫梧还替汪精卫辩护道：“汪精卫不是汉奸，是曲线

救国！”之后为华北著名汉奸柴恩波辩护，上书蒋介石道：“委员长钧鉴：柴恩波为保存实力及施行曲线救国计，已与日方接洽，被委为冀中剿匪总司令。名虽投敌，实际上仍为本党作抗建工作，俟时机成熟，定率部反正，予日寇以重大打击也。”同时张致函军政部长何应钦，为柴恩波也作了相同的辩护，一时“曲线救国”甚为“风行”。

正在满天星斗的时候，南洋侨胞的慰问团要来了，蒋介石吩咐戴笠道："我没有心思再去考虑南洋华侨的问题，你给我好生布置。华侨的确是爱国的，我们用了他们很多的钱，以后还要他们帮忙，千万不要冷淡他们，开罪他们。何况听说是陈嘉庚亲自率领的，这个人我对他很头痛，可是他一非奸党，二非官员，我也对他没办法，要各方面小心他一点儿。”戴笠道："据新加坡总领事高凌百说，本来这个慰劳团，陈嘉庚是不打算参加的。高凌百曾经问过他，他说他有三个原因不能回国：一是不懂国语；二是年老怕寒；三是腰骨酸痛不能久坐，高凌百便毛遂自荐，说您老先生既不能去，那我代你到重庆一行罢。高凌百说陈嘉庚一向不放心他，听他说要做代表，他便自己来了。"蒋介石觉得好笑道："所以，陈嘉庚的为人可以看到，你要万分小心，这个慰劳团的任何言论举动，你得随时报告，不可马虎。如果让他搞些什么，我可不答应！”

“是！”戴笠道："又据高凌百说，这个慰劳团在南洋筹备的时候，我们已经想尽种种办法不让他们成行，可是不行，他们到底动身了。所以委员长的处理真是好，委员长知道他们要来了，便给他去了个电报，要他们一定在三月里到

达，以便参加四月一号的参政会，不过听说陈嘉庚还要到延安走一遭。”

“那怎么成？”蒋介石不悦道：“这个陈嘉庚也太多事，千万不能放他去，我们好生安排！”

陈嘉庚等一行华侨回国慰劳团，一路舟车劳顿，交通困难，终于在三月二十六日到达重庆。蒋介石决定在二十八日上午召见，把他们安顿在嘉陵招待所里。从新加坡赶回重庆的高凌百非常紧张，一再强调陈嘉庚是个共产党。可是整个重庆打听、调查遍了，没有一个人同意这个看法。不过一致认为陈嘉庚脾气是耿直一点，只要蒋介石好生招待，他不满意蒋的看法可能会改变；同时再把延安说得那个一点，陈嘉庚便不会到延安去了。蒋介石便朝这方面去做：他命令文武官员，为了华侨的投资与侨汇、为了同延安竞争、为了国际视听，对陈嘉庚一行要特别招待与恭敬！正是：如此恭敬，敬谢不敏！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十九回

侨团回国　陈果夫疲于奔命
政府反动　陈嘉庚痛心疾首

陈果夫第一个报告蒋介石道：“遵照委座指示，组织部把嘉陵招待所三幢新房，以及几家头等旅店供给陈嘉庚他们居住。此外摊派八万块钱作招待费，推举组织部、政治部、海外部为常务委员。特别挑选了一批福建人，内中还有厦门大学出身的，用来做招待员。”蒋介石道：“陈嘉庚该高兴了。”“也不。”陈果夫道：“根据他刚下飞机对新闻记者的谈话，言外之意，他反对在这个时候大事铺张。他希望首都各界如果开会设宴欢迎，最好合并举行，以示节省。他说他并非慰劳团团长，他是代表南洋一千多万华侨回国慰劳与考察。因此他说：如果延安可以去，他准备亲走一趟，以明真相，庶不负侨胞之委托。”

“哦！”蒋介石沉吟道：“这样说来，这个陈嘉庚倒要小心应付才是。”陈果夫道：“这个人的确很古怪，我们给他准备了三顶肩舆，他不肯坐。因为他们有五十来人，但肩舆只有三顶，因此陈嘉庚说什么都不肯坐。推来让去，还是同大家一起步行，从江边走到岸上，上了三百级石阶，这才坐上我们事先准备好的汽车，一直开到招待所。”蒋介石皱眉道：“那明天起，你就多点时间，帮助雨农、辞修他们照料这件事罢。”

第二天一早蒋介石刚打开报纸，可怔住了。只见陈嘉庚在报上登了个启事道：“……闻政府筹备巨费，招待慰劳团，余实深感谢。然慰劳团一切用费已充分带来，不欲消耗政府或民众招待之费，愿实践新生活节约条件。且在此抗战中艰难困苦时期，尤当极力节省无谓应酬，免致多延日子阻碍工作，希望政府及社会原谅……”蒋介石便问吴铁城道：“陈嘉庚为什么这样？南洋华侨的脾气是这样的吗？”吴铁城不安地答道：“这也不一定，有的人喜欢排场，有的人喜欢节省，陈嘉庚这样做，让他去好了。刚才还听说，陈嘉庚已经搬出招待所，向组织部借了两间空屋，作为他们团员的宿舍。他们连行军床都带来了，只向人家借了些开饭用的桌子、凳子、锅、碗、菜碟，再雇了个伙伕，自己开起伙食来了。”

话分两头，却说陈嘉庚一行到得重庆之前，满以为祖国正在抗战，政府当局定必发奋振作，励精图治。不料一路行来，见到的不是饿莩载道，便是穷奢极侈，简直不成样子；而且更使归侨伤心落泪的，日寇长驱直入，蒋介石却把枪口炮

口对准共产党，而浴血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既忙着打日本，又忙着防暗算，这情形把老百姓气坏了，也使归侨伤心透顶。在这种情况下，陈嘉庚决定多看一点东西，一来回南洋后可以向侨胞交代；二来归侨的力量如能发生些微作用，使这个局面稍能改变，那这个收获的意义就变大了。

三月二十八日陈嘉庚一行正准备拜访蒋介石，不料冯玉祥一早便到。只见他单枪匹马，一见面便说道："陈先生，昨天看到报上启事，非常同情。特来会见。"陈嘉庚还是初次见到冯玉祥，寒暄一番，便直言道："本来今天下午拜访冯副委员长，没料到大驾先到，不胜惶感之至！"冯玉祥道："大家都为抗战服务，不必客气了。久仰陈先生实践爱国义务，毁家兴学，影响中外；抗战后又领导华侨源源捐输；尤其是先生痛骂汪贼，首倡攻击，我实在久铭钦佩，今日得见，深慰下怀！"

陈嘉庚谦谢道："冯先生过奖了，华侨爱国，乃属天性；攻击汪贼，人同此心。倒是冯先生热诚爱国，言人所不敢言，这使南洋华侨无任敬佩！"

冯玉祥道："陈先生恐怕不知道，您责骂汪贼的电报有多精采！我记得很清楚，陈先生给参政会的电报说：'敌人未退出我国以前，公务员谈和平便是汉奸国贼！'您还电王秘书提向参政员赞同签押，记得褚辅成先生第一个签押，不多时例额已经签足了，于是成案，由参政员讨论。当时汪精卫是主席，看见这个，便形容惨变，坐立不安起来。"冯玉祥皱眉道："反对提案，赞成同日本讲和的参政员，以梁实秋最为卖力，可是大家赞成，他们少数人也没办法，最后大多

数通过了，不过将原文改为‘敌未出国土前，言和即汉奸’。那汪贼还哓哓不休，非常不满。后来参政会闭幕那天，梁实秋刚出会场，便挨了一百多个学生一顿痛打。”冯玉祥长叹道：“从此以后，重庆报上才敢稍论是非，对于汪贼，也就有人敢于批评，说他是卖国思想了。”陈嘉庚也叹道：“华侨爱国热诚，多少年来已经如此了。我不过代表大家发了个电报。华侨中至今还感到不痛快的是：当时汪精卫卖国证据已有了，为什么放他逃跑！”

冯玉祥听了，只是苦笑，旋即告辞道：“陈先生今天要见委员长，我不多打扰了。过几天有机会再谈。”说罢离去。陈嘉庚一直送到大门外，这才作别。当下便同南侨总会副主席、吧城华侨代表庄西言等拜访蒋介石。

蒋介石同宋美龄在黄山官邸客厅接见，除了互相问候，一时说不上话来。蒋介石问陈嘉庚到达抗战首都，有些什么观感？陈嘉庚老老实实答道：“刚刚到达，谈不上有什么观感。”蒋介石道：“那再过半个月，欢迎陈先生再来谈谈，吃顿便饭。”陈嘉庚谢过，双方还是没有什么可以说的。宋美龄插嘴道：“听说慰问团一路过来，在西南公路上曾经翻车，伤了一位团员。”陈嘉庚道：“是有这件事的。”双方于是从这谈到了公路与车辆，再谈到了华侨司机回国的事情。陈嘉庚道：“宋子良先生以前曾经给我一个电报，要我帮忙代雇司机、机工回国，派到滇缅路和西南各省服务……”

蒋介石夸奖道：“啊啊，这件事情，子良也同我说过，说陈先生帮了政府一个大忙。华侨司机和工人当陈先生发动之后，不到几个月，一共有三千两百多人回国，参加抗战，

解决了很多问题。子良说，要是没有这批人，这个西南运输公司不知道多困难。”

宋美龄也说：“子良前几天也还同我说过，说听说陈先生要回国，希望能够请你吃一顿饭，谢谢陈先生的帮忙。”陈嘉庚一肚子话想说，但看那情形很难启口，而不说又不行。沉吟片刻，终于开口道：“不瞒委员长和蒋夫人说，华侨司机机工回国之前，他们的确很热心，但他们回国之后，曾经把很多不满意的事情写信给南洋家人。”

“是么？他们有什么不满？”

“他们说，他们不怕牺牲，身家性命，父母妻子都顾不得了，为了抗战，他们愿意回国出一点力。可是他们都有点意见。他们说好多事情不大懂，譬如到了昆明，以为可以分配工作，开始为国服务了，不料却要受军训两个月；而且生活完全军事化，完全军事礼节，他们觉得不大习惯。”

“哈哈哈！”蒋介石故作轻松道：“年轻人……”

“因此，不少人便在军训完毕，开始服务的时候逃回去了。逃回去当然不好，但他们的理由倒可以给政府参考。他们说待遇太坏了，不依照原来的合约办事。什么冬季制服、宿舍、医药……统统都没有；或者十分简陋，简直到了不能忍受的地步。”

“啊！”蒋介石有点窘了。

陈嘉庚道：“他们说，他们也并不希望特别待遇，他们并不是为了享福参加抗战的。除了生活太苦，还有很多看不惯的事，譬如说公路上沿途各站办事人缺乏服务精神，行车手续十分麻烦，而且办事迟缓，公文旅行，说不出的教人着

急。”

“啊！这个，这个记下来。”

陈嘉庚也顾不得速记员在奉命记录，说下去道：“还有，站上没有车房，甚至荒山野地，连个勉强可以睡觉的地方也没有。救济车和修理器是十分缺乏，辛苦难以言状。有些货车半途坏了，就搁在荒山野地，车上机工饥寒交迫，顶起码也要两三天之久，他们都说受不了这待遇。”蒋介石作甚为抱歉状，再三嘱托陈嘉庚等人把这些事情，向华侨善为解释，千万不要因此影响华侨回国，甚至影响侨汇。说完了这件事，陈嘉庚觉得没有什么可以说了，便告辞而去，相约半个月后，再来晤面，蒋介石要请他们赴宴。

半个月飞快过去，蒋介石设宴招待的日子到了。据各方报告，陈嘉庚一行只是分别拜访各机关首长，了解抗战期间各部分情形，还来不及参观各项设备，对于延安之行也尚未决定，与延安驻渝人员的来往也略而不详。蒋介石颇为不安地招待陈嘉庚，希望他不致于太直爽，把半个月内所见所闻来个不客气的批评，那使他会很难堪；尤其最好不涉及国共问题，这个问题一谈出来，蒋介石十分为难。因为光说好听的固然容易，但事实胜于雄辩，一旦延安方面把磨擦加深的事实向外公布，蒋介石就很难自圆其说。

陈嘉庚也很难启口，他进一步清楚蒋介石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因此好多问题也不便马上“请教”了。他一到，蒋介石便作亲热状地问道：“陈先生，这半个月来，一定看到很多东西，有些什么高见吗？”

陈嘉庚连忙道：“不敢当不敢当。对政治是门外汉，愧

不能言；对工厂呢？因为没有功夫参观，没有意见。不过经过重庆街道，看见大兴土木，交通便利，大有蓬勃气象，实堪欣慰。唯人力车和汽车很不整洁，与马来亚等地大不相同。马来亚等地凡有不整洁车辆，禁诫极严，所以车主每天必须洗刷干净。这样做不但有关卫生，而且城市观瞻有关。不管马来亚等地的做法好不好，但干干净净总是应该的。”

蒋介石一听大喜，心想担了半天心，人家所提的不过是表面问题。

于是蒋介石马上眉开眼笑，吩咐秘书道：“记下来，记下来。”接着便叹气道：“不瞒陈先生说，我实在太忙，这些地方实在顾不到。陈先生以后看到什么，请你随时转告。”

陈嘉庚心想你是个委员长，连这些事情也要管，那真是万能了；不过蒋介石兼职之多，天下闻名，既兼之，则管之，由他去吧。于是笑而不言。蒋介石再问道：“听说这半个月里，陈先生参观了很多地方。”

“不是参观。”陈嘉庚道：“是拜访。华侨心心挂念祖国的一切，我们这次来了，就应该多多了解，回去向大家报告报告。”

“陈先生去过哪几个机关呢？”

“我拜望了教育部陈立夫部长，”陈嘉庚边想边说：“行政院孔祥熙院长、军事委员会何应钦参谋总长、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陈诚部长、国民参政会王世杰秘书，后来还蒙参政会开了个欢迎会。之后又拜访了考试院戴季陶院长、监察院于右任院长、司法院居正院长、外交部王宠惠部长、交通

部张嘉璈部长、经济部翁文灏部长、军委会白崇禧副总参谋长、立法院孙科院长、国民党组织部朱家骅部长、中国银行宋子文董事长、内政部周锺嶽部长、中央救济会许世英会长，此外还有邵力子先生等人。”

“辛苦了辛苦了。”蒋介石道：“陈先生到过不少机关，有什么地方应该批评批评的吗？”陈嘉庚连忙答道：“谈不上，谈不上，我们只是知道一些皮毛。对于许多提供资料的先生，倒是非常感谢。”蒋介石听见陈嘉庚说了半天，并未提到共产党一个字，心头好生纳闷，可是又不愿发问，宾主间就吃吃喝喝，敷衍了事。过了几天，白崇禧电话邀请陈嘉庚，说有事面商，请往一晤。陈嘉庚便去了，只见茶点丰盛，却没有其他客人。白崇禧开门见山道：“陈先生，现在有件要事面告：中央同共产党磨擦情形严重，再不设法，后果堪虞。我平素对延安并无恶感，凡是他们做得对的事情，我也多表同情，现在愿意做个鲁仲连，在中间调停调停，陈先生以为如何？”

陈嘉庚喜道：“这当然再好没有了。华侨对日寇侵略只是愤恨，对磨擦却万分伤心。我们在南洋时有风闻，但一到重庆，才知道比风闻的凶险得多。这种现象等于自杀，我到达重庆以来，嘴上不说，心中无限忧虑。白先生既愿出面调解，兄弟没有不赞成的道理。不过如何调解法，愿闻其详。”白崇禧道：“我先问陈先生一句话，延安方面曾否有人来拜访过陈先生？”

陈嘉庚道：“没有。”白崇禧一手按在茶几上道：“陈先生，我这个办法，不知道双方同意不同意。这个办法很简

单，就是双方划定界线，不得复犯。据最近的消息说，最近的磨擦，据新闻所载，延安是有不对的地方。”陈嘉庚叹道：“华侨无党无派，只要祖国强大，政府有办法，官员不贪污，老百姓有饭吃，那华侨便心满意足了。所以白先生今天肯作调解人，华侨没有问题会赞成的！不过谁是谁非，最近是谁不对？当初又是谁不对，这些都不必提了。历史上有'议论未定，而金兵南下'的教训，我们只求团结，再也不能变本加厉，来一个'团结未成而日军席卷中国'才好！”告辞以后，陈嘉庚对白崇禧的这次会晤，总觉得有点不大清楚。于是顺便向友人打听白崇禧之为人。有一个老归侨告诉他道："陈先生，白崇禧这番话如出于至诚，那这个人还不错，是个有良心的军人；如果是代替某方面来试探呢？那似乎用不着这样做。"

"为什么你咬不定呢？"陈嘉庚问。那个老归侨笑道："因为白崇禧是个有名的笨诸葛。一般人说他是'小诸葛'，其实他并不聪明，给老蒋放在掌上耍还不觉得。七七以后白到了南京，同老蒋他们商讨抗日大计，老蒋很器重他，委他做参谋副总长，调广西兵北上抗战，任李宗仁为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那个时候老蒋兼一战区长官，阎锡山任二战区长官，冯玉祥任三战区长官，何应钦任四战区长官。老蒋为了对付桂系，某次对他的亲信人员秘密宣布道，'抗战一开始，不知道哪天了结。万一我中途身死，我的位置由白健生代替；白健生如再死，就由何敬之代替。'这一番话很快传到白崇禧耳朵里。有一些蒋介石的嫡系，也因为白崇禧被指定为'第一继承人'而去拍他的马屁。这个'小诸

葛’从此对老蒋感激涕零，拚命把广西部队调出来开向北方抗日战线。

“武汉撤退之后，蒋委白为西南行营主任，节制第三、第六、第九等战区，似乎把东南半个中国都交给他了。但到日寇侵入南宁时，广西境内兵力薄弱，只好请调中央军入桂。而昆仑关一役，第二军李延年、第五军杜聿明几乎全军覆没，因此陈诚便全力攻击白崇禧，结果西南行营也撤销了，可是桂系军队已损失了三分之二。现在，蒋介石对桂系的目的已经达到，白崇禧也在这里当一个毫无实权的参谋副总长。”

“那末，白崇禧对蒋的态度又如何呢？”陈嘉庚问道：“‘第一继承人’的梦想已经破灭，还对他死心塌地么？”

那个老归侨微喟道：“照目前看来，白对蒋还是一副唯命是从的样子。所以我怀疑他这次找你，似乎用意在试探你对延安的态度。”陈嘉庚大笑道：“我对延安的态度？那不必劳驾他们试探，早已表明过了。我觉得大难当头，延安方面主张张杨在西安事变中释放委员长，而且为了同御外侮，延安愿意把红军改编，这种气度与魄力，实在令人折服！所以我们这次回国，不但要了解国民党，还要了解共产党，准备到延安去看看哩！”陈嘉庚的朋友劝他小心，说重庆情形复杂，不可马马虎虎。陈嘉庚也深以为然，说正设法同中共驻渝人员见一面，作个初步了解，不料董必武、林祖涵、叶剑英等却先探访来了。

四个人谈了大半天，中心不外乎国共磨擦。陈嘉庚便问白崇禧调停事是否已经告知延安？叶剑英道：“白先生业已

提出，我们万分赞成，不过不知道中央有无诚意？在我们是绝对没有问题的。但求一致对外，驱逐日寇，中央不再存心消灭延安，白先生又能够在这当儿主持公道，我们都可以接受的。”陈嘉庚沉吟一会，叹道：“南洋华侨无党无派，只希望祖国强大，团结抗战；如果国共两党加重磨擦，那华侨会失望的；影响侨汇、义捐固然重要，更重大的是这个国家。”陈嘉庚眼眶润湿：“我知道你们是在流血抗战，在敌后同日寇拚命，好多华侨也知道这种情形。现在我更知道你们的诚意，这种以国家为前提的胸怀，我是非常尊敬！希望双方都能互相迁就。”

董必武道：“陈先生请放心，请转告海外同胞们，中国共产党绝不会在抗日战争中泄气，中国共产党人用血肉之躯，在保卫中国人民的土地！我们爱护国家，痛恨日寇，这心情同千万里外的侨胞，是息息相通的！”陈嘉庚只是点头，不作声。林祖涵道：“办事处准备茶会欢迎陈先生，欢迎陈先生和其他各位代表光临。”陈嘉庚道：“我一定来，我一定来。”叶剑英等起立告辞，把带来的三件羊皮袄送给陈嘉庚道：“这是陕北的土产，可以御寒防雨，请陈先生收下吧。祖国的抗战鼓舞了海外同胞，海外同胞的协助又鼓舞了抗战将士；八路军新四军得到侨胞的温暖更多，现在我们把这羊皮袄送给侨胞代表，表示兄弟般的友爱与尊敬，请收下了。”

直到客人走远，陈嘉庚还在抚摸这三件羊皮袄。他知道陕北穷困，红军艰苦，每一个胜利都似奇迹般的出现，每一个日本官兵听到“共产军”便胆寒，可是蒋介石却在散布延

安“游而不击”的说法，陈嘉庚越想越难过。

同时，蒋介石也在为陈嘉庚的态度伤脑筋。陈立夫报告道：“他来拜访我，我同他说，中央要把你办的厦门大学改为福建大学，你有什么意见？陈嘉庚根本没有理我。我答复他关于全国学校如何突飞猛进的情形时，他好象不大相信，问了我一句：‘学校这么多，师资问题如何解决？’倒把我问住了，一时答不上来。”正是：“CC”办学成绩“好”，误尽苍生有“功劳”。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回

推三阻四　无非是破坏团结
乱七八糟　莫奈何难掩丑恶

孔祥熙报告道："厦大改为福建大学事，他倒同我表示过意见，把我挖苦惨了。他说他捐资办学，力小愿宏；初意南洋华侨众多，切需祖国文化为之陶熔，冀可略有影响。不幸局势不好，七八年来营业资产损失甚多，致厦大拖累政府接办，使他'不能尽国民一份子天职，实在抱歉！'看样子，他对我接管他的厦门大学，心里很不痛快。"

何应钦报告道："陈嘉庚问我除了大批钱财药物以外，要不要送点钱给抗战将士？我说应该送一点鼓励鼓励士气。他问我每人该送多少？我怔住了，只得多说一些。我说现在前线有二百八十个师，人数二百八十万人，每人一元共二百八十万元；伤兵二十万人，每人两元共四十万元，合计三百

二十万元。他答应了，说马上想办法。他又问到游击队有多少人，我不能说一个都没有了，随便告诉他一个数字，说是八十多万人。他又问那都是八路军和新四军吧？我说中央也有游击队的，他又问了许多问题，非常注意中央同延安的抗日部队实际数字……”

王世杰报告道：“陈嘉庚这次来，他说他不是为开参政会来的，他们是为了慰劳来的。”

于右任报告道：“陈嘉庚这人不错，问我如果监察院查到了舞弊案子，经过监察院弹劾后，中央能否奉行，达到激浊扬清之目的？我老实说这是有困难的，这样做实在不容易。”

戴季陶也说陈嘉庚这人不错：“他很想了解敌我形势，说我是个日本通，问了我好多日本问题，问得可仔细，我差点儿答不上来。”

居正叹口气道：“陈嘉庚不大相信我的司法院，问我司法到底独立不独立，有没有法外干预的事情？他说他知道有很多不白之冤……”

朱家骅报告道：“我请他吃过一顿饭，招待得很隆重。酒过三巡，我请他参加本党，陈嘉庚好象没有听见，后来戴院长便打圆场道：凡人热诚替国家服务，入党不入党没有关系，这才使我下了台。”

“那他本人怎么表示呢？”蒋介石急问。

“陈嘉庚还是不肯参加本党，他举出了很多理由。”

宋子文道：“陈嘉庚问我，抗战以来，哪一个国家对我帮忙最大？我说是苏联……”

“坏了坏了！”蒋介石道：“你不应该说苏联帮我们的忙最大，让他心里有这么一个印象，不大好。”

“有什么不好？”宋子文道：“反苏是一件事，苏联帮忙最多又是一回事，我不在乎。”蒋介石不便发作，本来想问问他，陈嘉庚是否还有其他问题，也不谈了。那边厢邵力子却发言道：“对于苏联帮忙问题，我也曾经答复过陈嘉庚，说到苏联这样做，虽然他也半为自身计，但中苏两国为反侵略而合作，无论如何是对的。试问除了苏联，谁还肯这样仗义？所以今天的问题，我们应该把苏联的真诚助我宣传出去，一方面表示对他们的敬谢之意，一方面争取其他国家的帮助。陈嘉庚还问起西安事变，我照实说了。”

“你怎么说的？”蒋介石又急起来。

“我说张、杨并未存心伤害委员长，只是急着想报仇抗日，来了这一着。”对于邵力子，蒋介石也不便说什么。接连几天，接连几人把晤见陈嘉庚的情形了解以后，蒋介石得到这么一个结论：陈嘉庚虽然不是共产党，但为人正直，很可能做延安的同路人；这点不能不防，应该善为招待，到处欢迎，拿场面和交情来拉拢他。其次，如果陈嘉庚真的去延安，虽然不见得马上有些什么，但到底不妙；以阻止他延安之行为上策，非去不可的时候，也该派人监视，并且早作安排。

但陈嘉庚在重庆忙忙碌碌个把月，应酬、参观、访问、见客等等，却不提延安之行的问题，蒋介石心中暗喜，以为他接受了很多明告暗示，对延安之行已经放弃了。那时光蒋介石发动了一个四川政潮，由七个师长出面，轰走了四川省

主席王缵绪，由他自兼川省主席，以贺国光为秘书长。顺便命王缵绪出川抗战，把他在四川的势力奠定下来，而他自己也到成都上任，正私心窃喜间，据报陈嘉庚造访。

蒋介石没料到陈嘉庚也到了成都，决定假军校请客，席设十余桌，军政首要济济一堂，意思是抬抬陈嘉庚的身价，希望他“感恩图报”。第二天再请陈嘉庚同进午膳，并由宋美龄一旁作陪，陈布雷在旁记录。谈毕正事，蒋介石挂牵着他的延安之行，心想这样隆重待他，陈嘉庚一定死心拥蒋，不作赴延安之想了。于是便问道：“这次慰劳团分三路出发，陈先生到成都后还想到什么地方？”陈答：“还想去兰州西安。”蒋再问：“还有别的地方么？”陈嘉庚笑道：“如果交通方便，想到延安看看。”蒋介石一听着急不堪，半晌，说：“陈先生，你一定要去看看，我不反对。只是共产党口是心非，背义无信，没有民族思想，什么事都不会做，只剩下一张嘴会说话，今天国家弄到这个样子，共产党要负全部责任！”

“啊啊！”陈嘉庚听呆了，想不到共产党在延安小小的一隅，所负责任却如此之大；陈嘉庚知道的不少，他只吃惊于“蒋委员长”其人者，原来比他所知者更糟。

“陈先生！”蒋介石一再叮嘱道：“周恩来不日可到，看这番有何结局！一定不会有什么的，陈先生，共产党就是这样花言巧语，除此之外，其他一塌糊涂，你当心别给他们骗了。”陈嘉庚听得莫名其妙，只得解释道：“我只是因为受华侨之托，回国慰劳考察。只要是交通无阻隔地区，不得不亲往以尽任务，这样子才能回南洋后向侨胞有事实报

告。”

“我知道，我知道。”蒋介石道：“我只告诉陈先生，去可以去，可是别上他们的当才好！”陈嘉庚也反感道：“委员长，我年纪不小了，任何事情是黑是白，我还能够辨别清楚，延安如果是这个样子，那我也不会受骗的。”

待陈嘉庚一行辞出，蒋介石吩咐戴笠道：“他们决定到延安去，你亲自跟着他，一路布置，步步设防，不许他有机会！你在暗中跟踪，除了大城市，不许露面！而且还要加派得力干部混进延安同他们捣蛋，弄得个鸡犬不宁，最好叫他知难而退！”于是关于陈嘉庚的行踪，逐日由戴笠向蒋介石呈报：“参观四川大学，询问教育厅长中央规定五年普及教育，川省能否办到？教厅长答无须五年，四年便可达到。”“……游览驷马桥、少城公园、参观壮丁早操。”“游览青城山、参观灌县、二郎庙。陈嘉庚在峨眉山上看了神灯，说这不是什么神灯，是磷火。”“陈嘉庚坐飞机到兰州，职暗中随行。”戴笠也跟踪到兰州去了：“陈在兰州询问朱绍良主席问题甚多、内中有一项是鸦片。朱主席答鸦片早已根绝，但在答复全省税收共七百余万元中，鸦片即占五百万元。陈曾问鸦片既已根绝，何来偌大税收，朱主席支吾以对。”“陈拟赴新疆，闻西北公路运输困难而作罢。”“傅作义自绥远抵兰州，傅与谈敌人士气衰退情况，陈对傅印象甚佳。”

陈嘉庚参观成陵。”戴笠有意在兰州晤见陈嘉庚，当面告诉他有关延安的消息，于是发帖子请他吃饭：“职邀陈等赴宴，遭婉谢。后闻湖北锺祥、宜昌等地大捷，敌伤亡三四万人，乃访陈告以上项消息，陈大喜。”但戴笠并未把下文

呈报：陈嘉庚到达西安之后，才知道戴笠那个捷报不可靠，不但此役没有大捷，连宜昌都丢了。陈嘉庚闻讯叹息。

之后戴笠不断报告陈嘉庚的行踪：访问青海主席马步芳，参观塔儿寺、出席兰州各界欢迎会、五月二十四日自兰州赴西安，翌日抵达。

"到了西安！"蒋介石紧张起来，电令戴笠："务宜严密监视！"

陈嘉庚知道蒋介石对他有点不大放心，但无论如何没有想到，蒋介石为他竟花了这么多功本。戴笠同当地军统人员会商之后，认为在西安这个地方，可不能松懈了，简直一步也不能放松。但用什么名义去监视他呢？最后决定由省府出面。省府是尽地主之谊，把他们招待个动弹不得，大致不会有什么问题。于是派由省府的一个姓寿的科长出面招待，不得离开陈嘉庚半步。陈嘉庚上天入地，都得跟着。

那寿科长是浙江奉化人氏，生得中等身材，略嫌肥胖，因为巴结上司，苛待下属，做起事来婆婆妈妈，人们在背后叫他"寿头"。那寿头接到这个任务，战战兢兢，同戴笠商量妥当，就率领一干人等，浩浩荡荡前往咸阳郊迎十里。不料陈嘉庚车子却进了咸阳城，双方岔开了。陈嘉庚到达西安，寿头才在电话里知道扑空，马上急返西安，一定要把陈嘉庚一行的行李搬到别处。慰劳团一行表示不愿意，但寿头不待解释，就吆喝招待所中人员将客人行李搬进汽车，强挟而去。这使陈嘉庚大惑不解。

第二天一早，陈嘉庚正为了慰劳团的居住不自由问题，没有好气；那寿头又追随左右，形影不离，简直啼笑皆非。

正沉思间，传达来报，说是延安的总司令朱德将军造访，已经到达。寿头听了大为紧张、正想阻挡，陈嘉庚已离室迎迓。在陈嘉庚的印象里，长时期听到蒋介石宣传，说“朱毛眼如铜铃，口似血盆，吃小孩儿不吐骨头。”这种胡扯当然荒谬绝伦，但作为一个总司令，一定是雄赳赳军人模样，不料在会客室见到朱德，只见他面目和蔼，态度慈祥，这使陈嘉庚大出意外，握着手半晌说不出话来。

“陈先生辛苦了。”朱德道：“这次您代表侨胞回国慰劳，我们都非常兴奋。陈先生恐怕不知道，侨胞们对抗日战士的鼓舞，发生了多大的力量。”

“惭愧惭愧。”陈嘉庚谦谢道：“慰劳团还没有慰劳贵处将士，反而先受慰劳了。”两人大笑。朱德道：“我这次从河北战区，经洛阳到西安，将回延安，向毛主席有所报告和指示；还有一位周恩来同志，他从延安到重庆，昨天也到达西安，我们两人碰上陈先生也到达西安，决定都在这里耽搁一天，以便招待侨胞慰劳团。并且想在今天中午，在七贤庄十八集团军办事处准备午饭，务请赏光。”

“一定一定。”陈嘉庚一口答应：“我们刚到，本来是要到贵处拜访、慰问的。”于是两人寒暄几句，朱德辞去。那边厢寿头看在眼里，直急得团团打转。看看时间不早，中午快到，一时不易找到戴笠商量。正在急得满头大汗，那时间也似乎同他捣蛋，一眨眼便到了十一点四十分，大门外汽车马达声响，眼看陈嘉庚要到十八集团军办事处去了。没法之中，一个箭步抢到门外，一把拉住陈嘉庚道：“陈先生，去不得，去不得。”

陈嘉庚等人都怔住了："为什么为什么？"寿头不敢随口胡言，说共产党菜中放毒；但事情紧急，不容他不极力拉住。于是手忙脚乱，结结巴巴，硬把陈嘉庚拉回室内，信口开河道："我忘记告诉你们，今天蒋鼎文主席请你们吃中饭，一定要去，一定要去。"陈嘉庚等人把寿头围了个圈子，既不耐烦，又没好气，纷纷质问道："寿科长，那怎么行？我们已经答应人家赴约……""寿科长，蒋主席中午请客不会不发帖子，现在已经十一点五十九分了！""寿科长，你们这个样子！"

"等一等！"寿头忽地大叫，手忙脚乱往里奔："等一等！"

慰劳团一干人众指着寿头的背影，半晌说不出话来。没奈何只得一个个回到里边，想看看寿头又在搞什么花样。但只见他把房门紧闭，从窗户中望去，寿头弯着腰捧住个耳机，在低声打着"秘密电话"。那样子狼狈着急，汗涔涔下。陈嘉庚闻报只得摇头叹息道："随他们的便罢，我们这一趟来，为的是慰劳，为的是希望国共双方团结，万不可因为我们坚持赴朱德将军之邀，而使这边感到不安，增加了双方磨擦。现在我亲眼目睹，一切问题出在这里，不是出在延安。"团长便问道："那我们不到八路军办事处，也不好吧？"陈嘉庚道："我认为他们那边反而好办，回头等寿科长来，我们再给办事处去个电话，交代交代，他们一定不会见怪。"一忽儿寿头满头大汗跑来道："陈先生，潘团长，刚才我向省府打过电话，问他们既然请人吃饭，为什么没有帖子来？那边说帖子马上就到，请你们马上就去。"陈嘉庚

一句话也没说，抓起电话指明接七贤庄十八集团军办事处。那接线生拖延好久，陈嘉庚几乎要跳脚，这才把电话接通了。寿头一旁瞧着，担心陈嘉庚会讲些什么，岂不糟糕？

陈嘉庚却心平气和地说道："请朱总司令接电话。我是陈嘉庚。非常对不起，非常对不起！刚才答应的午饭，因为另有特殊事情，我们都不能来了。……真对不起，要您同周先生在等。……好的好的，三点钟，三点钟我一定来。……周先生也在等我？请您告诉他，我也十分想见见他。对不起对不起，再见。"陈嘉庚把电话一搁，向非常关切的寿头道："寿科长，他们没什么，我们不去了，你满意了罢？"寿头却连忙问道："他们约陈先生三点钟，是什么呢？茶话会？""这个我不知道了。"陈嘉庚道："寿科长，三点钟我们不好意思不去看看，大概到那时候，寿科长不会再突然想起有什么人要请客了罢？"

寿头搭讪着道："嘿嘿！不会了，不会了。"正说着传达捧着一大叠帖子，跌跌撞撞进来，寿头一把接过分发，帖子上墨迹未干。

慰劳团等没精打采吃过蒋鼎文那顿饭，一眨眼又快三点。陈嘉庚提防寿头他们又出什么主意，连忙告辞回寓，准备略事休息，便到七贤庄去。不料到了三点正，寿头不见踪影，连他们的汽车也不见了。怎么找也找不到。陈嘉庚立在大门口，怅惘着这座庭园，这个古城，觉得心情沉重，半晌没有作声。

人生地不熟，又顾虑到增加双方磨擦的问题，陈嘉庚只得退回房里休息，只是叹气。寿头到天色将黑才回来，在陈

嘉庚面前又搬出了一大堆理由，也懒得理了。团员们便分头出去参观市容买点土产，却一个个紧紧张张回来，原来每一个人的屁股后面，官方最少派了两三个暗探紧跟。

陈嘉庚一行对官方这种布置，实在没得说了。逗留数日，访问了程潜、蒋鼎文、胡宗南等人，出席了秦王府广场的欢迎会；参观了终南山王曲军分校的会操、城隍庙、游击训练学校，以及咸阳周文王陵等名胜，决定前往十八集团军办事处访问，向朱德、周恩来等致莫大的歉意。

不料朱、周两人早已等不及，一个回延安，一个去了重庆。陈嘉庚在七贤庄扑了个空，既难过，又愤懑。向一位姓蒋的处长道："蒋处长，请您打个电话给延安朱总司令，告诉他，前天慰劳团两次失约，我实在有负朱、周两位先生盛意，说不出的抱歉。"陈嘉庚还极力为西安方面解释，怕双方增加误会："这两次失约的事情，与西安任何人无关，只怪重庆派到西安，同我一起来的人作怪，无论如何请朱总司令不要介意。我呢？我很不安，想慰劳团回到祖国，并没有做什么事情，反而增加了两党的恶感，实在很难过，希望蒋处长同我解释解释。"

蒋处长道："陈先生放心，我们绝对不会有什么的。重庆方面对于我们种种阻碍，我们受到的太多，多到无法举例。"他指指窗外："陈先生不妨看看，现在是国共合作，全面抗战；一致对外，团结御侮！可是拿十八集团军西安办事处的处境来说，蒋委员长把我们当什么处置！"他前后左右边指边说："陈先生请看，这里是七贤庄办事处，大门正对着皇城，省政府就在皇城里，你看城外有多少道铁丝网，把

我们当作了一个敌人的堡垒！后面，是一个大编制的警察局，戒备森严，出入盘查得非常厉害！左面，是一个宪兵队！右面，是一个连的军队！”他苦笑笑，指指办事处里穿着制服的男女职员、勤务“小鬼”们：“陈先生请看看，我们这里绝不象要同他们冲锋肉搏的样子，可是我们受到了一般人闻所未闻的监视。”

陈嘉庚紧皱眉头，一句话也没说。

“我把这番话告诉陈先生的意思，”蒋处长道：“并非对任何人有所攻击，只是希望陈先生了解真相以后，回去告诉侨胞们，侨胞们有这个权利与义务：督促蒋委员长把全力放在前线，共赴国难！”

陈嘉庚轻轻地叹了口气：“蒋处长！我是无党无派的老华侨，同所有的华侨一样：希望祖国好。可是根据我回国以后的观察，能向蒋委员长说话是不容易的。我曾经在重庆登报谢绝无谓应酬，后来听说蒋委员长也就跟着三令五申要大家节约；我曾经当面告诉他重庆的车子太脏了，他便下令整顿人力车，下令所有汽车要洗刷干净。表面上看来很听人说话，其实这两件小事我不提也是早该做的，而且不必要由他来做。后来证明重庆还是花天酒地，汽车表面干净，挡泥板里还是一塌糊涂，这些又说明了蒋委员长平时只喜欢听好话，无论大事小事……”陈嘉庚拿苦笑来结束了这一段话。

那位处长道：“不过无论如何，只要能向他说话，还是说吧。说，总比不说好。我们这个办事处，变成了一个特殊区域，几乎与世隔绝，可是我们还是要同他说；不是乞怜，

而是请他看在国家民族份上，别这样子残酷地摧残抗日力量！”他指指门口：“陈先生，这几天因为你们来到西安，我们周围的包围与逮捕也变本加厉了。在平时，有很多热血青年千方百计从很远的地方到达这里，希望我们把他送到延安去。到延安去明摆是吃苦去的，甚至要在前线流血牺牲，但他们不顾一切，还是来了。”正是：拥护延安打东洋，中华民族不会亡！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廿一回

排万难　侨胞誓必访延安
述百态　老幼异口斥重庆

陈嘉庚道：“南洋华侨青年也有来的，我听见不少人说过。”

“是的，”蒋处长道：“可是有很多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便在西安失踪了。”

陈嘉庚一怔：“哦，到底是有这种事！我头先听人说西安有无数的暗杀绑架事件，以为是有人中伤蒋先生，但很多人提出了实例，今天你也这样说，”陈嘉庚黯然长叹：“那是真的。”

“前几天，”蒋处长说道：“有一对青年夫妻从一个地方来，他们形容枯槁，衣服简陋，恳切地要到延安去。我说延安当然欢迎任何人参加抗战，但一来并非天天有车子，二来

也得办理一些手续，请你们等一等吧，这一对夫妻高高兴兴走了。没几天来了那位女同志，说她的丈夫病得厉害，躺在地上没吃没喝没医药，希望能够快点离开西安，我们便劝了她一阵，请她以后不必再来，一有消息，马上会通知他们。可是这个女同志出得门后，就有几个便衣在跟着，她似乎发觉了，跑得飞快，不知道她脱险没有？希望她没事才好。”

陈嘉庚看了看表道：“蒋处长，一言难尽，我们以后再谈罢，我这次去延安是去定的了，希望你把交通工具准备好。”

却说蒋介石闻报陈嘉庚决定延安之行，整天价暴跳如雷，恨不得把南洋华侨那个慰问团一口吞了。他要戴笠采取行动，第一步做到旁敲侧击，使慰问团中止延安之行；万一不成，第二步处处造成延安不得人心的气氛，让陈嘉庚他们有个印象，先入为主；第三步更辣，如果可能，就把慰问团一行在延安管辖地区把他们干了，出事地点既不在蒋介石管辖之下，那共产党该挨怎么样的痛骂都是活该；南洋华侨、国际视听都将为共产党的“暴行”而深恶痛绝。至于谁出面下毒手？那自己的队伍千万试不得，西北反正多的是悍匪，收买几个当做敢死队，如果给抓住了，就说是拦路打劫，不谈政治，只要在人们心目中造成一个共产党地区一塌糊涂的印象，那一石二鸟，岂不甚妙。

但戴笠却踌躇起来了，一方面密电报告实况，诉说困难；一方面牢牢钉紧陈嘉庚，使他们不能同对方往来。慰问团第一天在商办招待所住得好好的，只因为延安的办事处人员前往访问，便硬把他们搬开了。如今，闻道陈嘉庚已经到达七

贤庄，电话便跟着来，那寿头一开口便说："是陈先生吗？害得我好找。陈先生决定到延安，不怕辛苦吗？"陈嘉庚朝那处长苦笑笑，答道："谢谢寿科长关怀，我们决定去了。""下个月去吗？""明天就走！""那车子呢？"对方吓了一跳。"蒋处长已经给我们准备了。"陈嘉庚把电话一搁："蒋处长，车子大概没问题罢？"

"没问题没问题。"蒋处长道："很巧，这里正好有两辆车子，一大一小。大的装卫兵和汽油，小的给陈先生坐。"陈嘉庚连忙逊谢道："卫兵不必了。"蒋处长道："有卫兵好。一路上难免有些什么，这情形陈先生知道。"陈嘉庚于是在第二天一早，同归侨侯西反、李姓秘书等一行坐进那辆小车。正待启行，只见烟尘滚滚，一辆较新汽车迎面而来，寿科长一下车便拍心口道："好险好险，差一点你们便走了。主席要我派这部车子送陈先生去延安，兄弟奉命一起前往，沿途照料。"陈嘉庚倒是一怔，心想这个监视正是寸步不离，只得强笑道："好好，寿科长就上车罢。"他向蒋处长道："那末，一辆大车就够了，蒋处长也请回去罢。"蒋处长微笑道："我也要备一辆车送陈先生，我们一起走罢。"于是三辆车子一齐向延安出发。

陈嘉庚等三辆车子晓行夜宿，过三原到宜君，一路上自有欢迎、盛宴等节目，略过不提。且表五月三十一日那天到得中部县界，只见树木茂盛，山峰重叠，另有一番气派，司机说这里便是黄帝陵了。陈嘉庚连忙下车，绕坡上进，前往拜祭黄陵。地方官早就接到归侨代表祭陵的消息，业已准备妥善，另外发动文武官员、学生等人陪祭。"轩辕桥陵"亭前

香烟缭绕，果品排列，陈嘉庚焚香敬礼，摄影之后，立在亭阶演说道："华侨能够拜祭祖宗陵墓，真是兴奋感慨，百感交集。黄帝的子孙遭受着凶悍的日本军阀侵略，如果自己再不团结，那大好河山眼看要全部沦于铁蹄，我们也无面目见列祖列宗于地下了。

"我们代表南洋千万华侨，回国慰劳考察，鼓励抗战民气，收集国内军民社会一切好气象，回南洋作宣传资料，以便争取金钱外汇的助力。所以国内的表现，尤其是能否团结一致，共同抗日，这一点是最重要的。希望在黄帝陵前，在我们的祖宗面前，大家虔诚地表达自己的爱国热诚，为抗战图存而努力。"说罢同县长等人参观一阵，续向洛川驶去。

"陈先生，"寿科长在车中指点道："我们政府，陕西省府管辖的陕北地区到此为止。"

陈嘉庚道："也就是说，过了洛川，便是共产党的陕北边区了？"

寿科长一面答复，一面却紧张地东张西望，好象约好什么熟人在这里见面似的。陈嘉庚瞧在眼里，心中自作戒备，但见蒋处长一大一小两辆车子在一先一后行驶，车上的卫兵一个个精神抖擞警戒着，也就放下心来。不料到得洛川城外，只见黑压压聚了不少人，有农民、学生、有军队、民众，一个个没精打采地注视着他们的车子。陈嘉庚便对寿科长说道："这又是什么事呢？不会又是欢迎了吧？我早请寿科长电告蒋主席，沿途不必有什么铺张了。你看他们都忙着，硬把他们集合，欢迎一个连姓名都不清楚的远客！实在不必要。"

寿科长道："这是蒋主席的意思，我们未便作主。"陈

嘉庚只得不作声。可是快进城门，只见有七八个不三不四的人排众而出，拦住陈嘉庚的车子，嘴里喃喃地不知说些什么，边说边掏，每人掏出一封信便往车厢里塞，信封上写着“陈嘉庚先生赐启”等等字样，这可使收件人大惑不解，问寿科长道：“这又是怎么回事？”

寿头笑嘻嘻答道：“这个我也不知道，陈先生打开看罢。”于是李秘书同侯西反每人拆开一封，交给陈嘉庚，念给他听道：“呈为共匪万恶，请求主持正义事……”陈嘉庚一听大皱眉头，连忙说：“快把信撕了！快把信撕了！”

寿科长诧异道：“陈先生，这些老百姓向您有所陈述，希望您主持公道，为什么把他们的信撕了？”陈嘉庚慨乎言之道：“寿科长，我这样做，正是为了主持公道。试想这些农民根本不知道有陈嘉庚其人，他们却奉命欢迎来了，我心里虽然感谢他们，但有人利用欢迎给了我这么多信，希望达到某项目的，这是不大好的。你瞧这些信不但知道我是老侨胞，而且对国共问题说来另有一套，那绝对不是穷乡僻壤的农民了。如果我相信他们，那是不公平的，一切事情我要亲自看过，才能下结论。”说罢要司机停车，把那几封信不但撕得粉碎，而且下车在路边找到一个深沟，往下一摔了事，上车再走。那寿科长咧着张嘴，再问：“陈先生，这又是怎么回事呢？”陈嘉庚反感道：“我不愿意把这些东西带过洛川界，让他们知道。有人不怕磨擦，而且希望磨擦越深越好；但我不同，我们华侨最怕国内磨擦，最最希望国共两党团结合作，共御敌人，不要在这些地方竞争，要在政治上竞争，谁能替老百姓多做好事，谁就得人心，简单极了！”

寿科长一怔，心想这老头子真不识抬举，一路上大鱼大肉，从蒋介石到小县长都对他祖宗似的伺候，可是一点都不留情，主张不要磨擦，政治竞争。于是笑问道："那末万一无法政治竞争，又该怎么办呢？"陈嘉庚也笑答道："那更简单了，武力竞争的结果，总有一方倒霉。"寿头道："陈先生以为延安能吃得消吗？"陈嘉庚眼望窗外陕北特有的窑洞，冷冷答道："战争固然是武力对比，但主要的还是人心。得人者昌，寿科长不必我解释，可以懂得了。"

寿头碰了一鼻子灰，毫无话说。车子在崎岖公路上行进，出洛川、经鄜县、过甘泉、到延安。在城外招待所休息十分钟，一个盛大的临时欢迎会便开始了。

这几个人到达延安的心情完全不同，而来自南洋的男女侨生，却象欢迎亲人似的跳出跳进，说不尽的高兴。陈嘉庚在四千多人面前演讲，诉说华侨对祖国的希望，以及这次回国慰劳情形，正说着忽地后面一阵骚扰，秩序大乱起来，卫兵们立刻戒备。陈嘉庚不清楚是怎么回事，不安地望着台下对面高坡上的扰乱，几个南洋女侨生就近告诉他道："陈先生，不要紧的，这是重庆派来的人同我们捣乱。前几天张继先生来，也在这里演讲，也碰到过这种捣乱。"话犹未完，几个卫士押着两个人走过来，折向后面去，秩序也告恢复。民政部长高自立道："陈先生，没事了，这批奉命潜入延安、暗中捣蛋的小脚色，他们虽然出了丑，但还是很可悲的。他们如果明白团结抗战的重要，也就不会受人利用了。"陈嘉庚一听非常难过，对延安人员明白大体这一点印象尤其深刻。当夜因为连日赶路，乏了，一早便就寝休息。

第二天蒋处长更送了几封信来，说是沿路有些欢迎群众误送给他的。陈嘉庚拆开一看，原来还是昨天在洛川所收到的，不觉奇怪了："分明我已经撕碎扔掉，怎么又来了？"蒋处长道："这道理很简单，他们见车就送，因此到东到西都是这些信了。"陈嘉庚只好苦笑，心想重庆这一手专为打击延安威信而发。可是又怕送不到，因此不惜工本，大量分发；万一延安的人把信偷偷撕了，那总有一两封到达陈嘉庚手中。不料陈本人倒把信撕掉，反而是延安的人老老实实把它转到陈嘉庚手中了。对延安的作风也就更进一步认识。

接着陈嘉庚在延安开始了慰劳、参观活动，他仔仔细细，想看看共产党有没有能力振兴祖国。六月一日参观女子大学，预定朱德在校中相会。两人一见面，陈嘉庚连忙为前几天的失约而道歉，并说明经过。朱德说这些事情毋须解释，他们领教得太多了。这次他从河北回延安，途经洛阳西安，曾经访问卫立煌、胡宗南、蒋鼎文几位，意在联络情感，不无感慨。

"朱先生也碰到不愉快的事吗？"

"也谈不上不愉快。"朱德道："三人之中，卫立煌先生的态度最好，他懂得大局为重，胸怀也很旷达；胡宗南先生的态度也不错，也知道大局为重，不过受重庆的压力太重，好多事情他也作不了主；至于蒋鼎文先生，或许因为是陕西省主席，同延安有点关系，受重庆的压力更重，所以情形就不同了。"两人又交换了一些意见，继续到城里参观。直到下午四时，陈嘉庚同侯西反出席毛泽东主席宴会。陈嘉庚曾见过报纸上毛泽东的相片，印象里不再是十数年前国民

党报纸把他描写得非常可怕的样子，但无论如何，总以为他可能有点架子。不料他车子刚到，主人已在门口等候，热情地同他们握手。进入窑洞，陈嘉庚端详一会，心头不觉一阵难过，想说些什么，可又说不出口。

主人却安详地笑问道："陈先生，侯先生，一路上很辛苦吧？"陈嘉庚道："毛主席，比起您来，我们简直太舒服，很惭愧，谈不上什么辛苦了。我们这次来，一路上承蒙各地招待，辞也辞不掉，心里不好意思、也很不舒服。"主人笑道："不要这样说，你们是南洋千多万华侨的代表，每一个人看见他们远在异邦的同胞回来，都是很兴奋的。"

"毛主席，"陈嘉庚忍不住了："话是这么说，但他们招待我们的动机，并非因为都是中国同胞。他们只是想在华侨面前打击异己。"陈嘉庚把那些经过简要地叙述一遍："不瞒毛主席说，我对于这种招待真的受不了。"主人皱眉道："这些我相信都是事实，我们正在努力解决。希望陈先生这次来，能够在团结问题上，也有所出力。"陈嘉庚长叹道："毛主席，这一点您不说，我也在做。我一把年纪了，什么苦都吃过，只希望国泰民安，祖国富强，让我们千百万华侨在人家的地方不再受尽欺侮，那比什么都好。所以我这次来，从不敷衍、不说空话，希望到处看看，一来慰问抗战将士，二来也想在团结问题上效犬马之劳。"主人待敬过茶烟，严肃地说道："陈先生的胸怀使我们尊敬。不过这是老毛病，在目前，得慢慢来，你要他们马上统统改过，是不可能的。陈先生热心奔走，这就是促成团结的有力因素，相信华侨的力量，是非常大的。"陈嘉庚道："毛主席的态度是

这样贤明，延安的情形又这样好，都使我非常欣佩。”主人正在点烟，听这样说便把卷烟停在嘴前，问道：“陈先生刚来不久，已经参观过很多地方吗？”陈嘉庚苦笑道：“不瞒毛主席说，我们一路上所听到有关延安的消息，是这样的：他们说陕北穷困之至，老百姓很凄惨。稍有资产的便给共产党剥榨殆尽。活埋生命，惨无人道；男女混杂，不讲人伦。共产共妻，遍地鸦片，……总而言之是一塌糊涂，不堪入耳。”主人皱着眉听他讲，接着展颜笑道：“陈先生讲的，我们也早已在其他的报纸杂志上看到了。”

“是的，”陈嘉庚道：“同我说这些话的人，可以说都是有地位的，而且说话的态度，也不象是为了宣传，简直真有其事一样。”主人笑问道：“那末，陈先生觉得延安是这样一个地方吗？”陈嘉庚摇头道：“还有，他们听说我决定来延安，便吓唬我说：延安怎么可怕，某人又怎样凶暴，某人又如何奸诈。”他拍一下陈旧的木椅扶手：“简直是在说梦话！我们已经同毛主席、朱总司令见过面了，虽然说的话不多，但我们看得出，听得懂。您的生活这样艰苦，住的是窑洞，房间里只有十几只大小高低都不一致的木椅子，您的办公桌比学校里的课桌也大不了许多。您说的话句句踏实，处处以大局为重，这些跟重庆的那一位没法比了。”主人道：“陈先生说已经参观了延安不少地方，您说说有什么不合适的地方吧。”

陈嘉庚也笑道：“刚才我说过，在重庆官员嘴里的延安，是个怎样可怕的地方。现在先说重庆：我在重庆看到的，男的长衣马褂，穿着清朝衣服；女的唇红口丹，旗袍高

跟鞋，指甲上还染蔻丹，这是口口声声说新生活运动的地方！除了这，行政官可以私自经商，甚至公开经商，监察院不负责任，也毫无办法。政府机关除了独立五院和行政院所辖各部外，还有组织部、海外部、侨委会、以及其他许多机关。各处办事员多者百多人，少者几十人，每月花很多钱，不知道干了些什么。酒楼菜馆林立，一席百金，交际应酬互相征逐。汽车如流水，需油免计核。白天还点路灯，种种管理都没精神。公共汽车、客车、人力车肮脏不堪……”陈嘉庚把所见所闻不加夸张地叙述一遍：“我说的都是外表，但就这几点，已经是虚浮乏实，绝无一项令人感到满意，与抗战艰难时际太不适合。”他把话题折回延安：“到了延安，这些长袍马褂、唇红旗袍、官吏营业、滥设机关、酒楼应酬、烟酒嫖赌，种种有损无益的事情，统统绝迹了，我到这里时间不多，但我已尽量利用时间，走了很多地方。他们说共产共妻，简直血口喷人。我们南洋侨生很多在这里，昨晚上有几位女孩子在我那里谈家常，很晚才回去。我问她们住在什么地方？她们说离我那里有十几里地。我说那太晚了，路又太远，路上是不是很安全呢？她们都笑我，说这里走夜路不用担心，女孩子走夜路也从来没出过事。”正说着几个南洋侨生来找陈嘉庚，入室参加谈话，一点也没拘束。一忽儿集美学生陈伯达这位政论家也闻讯前来，大家随便交谈，陈嘉庚感慨无已道：“这种融洽的情形，以及毛主席对人诚恳慈祥的态度，真使我非常感动。蒋先生他们对这几位没有一句好话，可是事实证明，他们嘴里不长象牙！”说得大家都笑出声来。

却说陈嘉庚在延安参观九天，继续前行。直到七月十八日回到重庆，与国、共两党人员都有接触。这位华侨还希望蒋介石方面能够不再逼人太甚，那双方便不至于磨擦加深，也就可以团结抗战、奋斗图存。不料他在“国民外交协会”作了一次《西北观感》的演讲，把延安朴素、朝气的情形向社会报告以后，引起了轩然大波。蒋介石下令官报不准刊登只字，民营报即使登载也不得披露有利延安部分。陈嘉庚周围密探紧随，任何同他说过一句话的人，都得进行追问。

陈嘉庚要他的同行者向官方解释道：“我本来在延安只预备停留三天，可是李秘书在汽车上不慎碰破额角重伤，在延安躺了一个多星期，我没有理由把他一个人留着，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在那边前后逗留九天的原因。至于在延安的一切情形，寿科长奉命与我同行，问他就得了。我一路上有些什么？各省主席、各战区司令长官，都接到重庆密令留意我个人行动的电报，有人还拿给我看，我即使想做什么，也瞒不过当地人员。我在重庆的演讲，句句都是实话，不信可以找寿科长证明，我相信他也是人，总不能指鹿为马，颠倒黑白，加深双方磨擦，促使国家灭亡！”

蒋介石先是愤怒，继而思索，终于决定对策：他要向他正面表示态度。七月二十八他接见陈嘉庚，寒暄过后问道：“陈先生这次在山西，看见了阎锡山将军吗？”陈嘉庚答道：“见过了。”

“阎将军向你说过什么吗？”

“他说再有五天不降雨，山西、河南、陕西三省交界处便有旱灾。但后来下了场大雨。”蒋介石对旱灾没有兴趣，

问：“他还谈别的事吗？”

“我说两党磨擦最好调解弭除。他说这不是根本办法，根本办法是国民党做得好，否则即使共产党不反对，也有其他的人反对。”蒋介石脸色陡地铁青，稍停，一拍桌子道：“无论如何，同国民党作对的只有共产党！共产党简直不是个东西！”他面红气盛，声色俱厉：“抗战要望胜利，必须先消灭共产党！如果不消灭共产党，抗战决难胜利！这种事情在外国也是如此，必先消除反对党，对外才能胜利！这种话我从来没有对人说过，今天才同你说，确实是这个样子！”蒋介石越说越有气道：“陈先生！你要告诉南洋侨胞，共产党顶顶不好！共产党没有民族思想，共产党无信无义，共产党希望抗战失败，根本不在前方抗敌！”这席话把陈嘉庚听呆了，心想：“长途跋涉，到处参观，难道是梦游不成？那些地方的实际情形，同蒋介石所骂的完全不一样。”正是：不知所云，莫名其妙，谁是混蛋，彼此心照。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廿二回

罪不容诛　何行健降日打内战
臭不可闻　陶希圣投蒋作密使

半晌，陈嘉庚正色相告道："蒋委员长，华侨心理，只是盼望祖国团结，一致对外。至于内部的事情，胜利后大家再谈，当可解决。据我所知，延安没有军械厂，弹药单薄，不象存心同中央军打仗的样子。"蒋介石一听，以为他说的是延安惧怕中央军，不敢同他开火，这下子可笑出声来道："是这样的，是这样的，延安如果敢动一动，就没有他们活的！"陈嘉庚也就起立道："委员长，那我们就告辞了。"蒋介石道："希望行前再见一次面。二十九号是礼拜，请陈先生去黄山吃午饭，到时我派人来接。"陈嘉庚不便推辞，到那天朱家骅当真来接，陈嘉庚到达黄山蒋介石官邸，只见何应钦、白崇禧、卫立煌、朱家骅、张治中、陈布

雷、吴铁城等人都已先到。连同宋美龄、王泉笙等人，十二个人坐满了一席。主客间寒暄一阵，蒋介石问道："陈先生对国民党观感如何？"陈嘉庚答道："我对党务是门外汉，也没有注意过，所以无法作答。"

蒋介石心想你不肯说，非要你摊牌不可。好不容易吃完这顿饭，陈嘉庚就想告退，不料警报响了，无法回去，只得在一起聊天。蒋介石忽然又问道："陈先生，这次回国，对国民党有什么感想？"陈嘉庚一肚子蹩扭，答道："我绝对没有注意这件事，实在答不上来，非常对不起。"蒋介石一听笑笑。半晌，找到个机会再问道："陈先生，对于国民党，一定有点感想吧？请不要客气，说一说，说一说。"

陈嘉庚倒抽一口凉气，心想这个家伙真是不到黄河心不死，说就说吧。于是笑道："委员长一定要我说，只好把我所知道的事情告诉委员长。国内的国民党我无法作答；南洋的国民党我知道一些。"于是举了几个例子，说明在南洋的国民党大员如何营私舞弊、如何贩卖日货、如何沉湎酒色、如何一塌糊涂等等说了个够。有姓有名，地点日期，人证物证，一应俱全，这下子可把蒋介石气惨了，白崇禧马上转圜道："不要紧，不要紧，我们可以派人到南洋视察。"陈嘉庚笑道："视察大员一样没有用，一到南洋，官官相护，大鱼大肉汽车女人，几下子一来，那个视察大员完全同化了！"蒋介石不得不对吴铁城大叫道："你听见没有？你听见没有！以后凡是到南洋视察去的，一概不准应酬！"

"是的，委员长！"吴铁城尴尴尬尬答道："一定通知他们，不得应酬。"

这情形十分困窘，蒋介石也不好意思再问他对国民党有什么观感，双方沉默间紧急警报响起，大家一窝蜂拥向防空洞。一小时后警报解除，大家再爬坡，蒋介石眉头一皱，马上把手杖交给陈嘉庚道："陈先生，这几百步的高坡很吃力，你不大习惯，用我的手杖吧。"陈嘉庚连忙推辞，说什么都不肯要，蒋介石却非要他接受不可，两人推让好半晌，陈嘉庚力辞不获，只得拿了。于是蒋介石同宋美龄挽着手，同他一步一步上坡。陈嘉庚忙不迭道谢，蒋介石只是说："我非常钦佩陈先生。"宋美龄却再三提醒陈嘉庚："陈先生回去以后，千万不要忘记：请华侨替难童教养院多捐点钱哪！"

陈嘉庚出得黄山官邸，一身是汗。这顿饭不好吃是意中事，但如此"难吃"，倒是意外。他实在受不了这种气氛，归途中兀自叹息，决定取道西南，回南洋去了。几天中免不了再接见送行人员，登报声明结束慰问团等，不在话下。

却说七月三十日陈嘉庚将飞昆明，朱家骅告诉他蒋介石决定派王泉笙与他同行，但行期匆促，王泉笙要迟一天才去昆明，希望他在那边等候。陈嘉庚一听便明白了，原来蒋介石是这样的对他具有戒心，非要派人在他身边，绝不放心。于是到达昆明之后，立即给蒋介石去封信道："……谅必有人对钧座献言，恐余到西南宣传延安好话，故派王君来监督。……余所要求者完全国家民族计，与共产党毫无关系。自抗战以来，余绝未与共产党通一字，也绝未供给一文钱，此可以对天日而无愧者矣！昨日钧座在黄山推诚下问对国民党感想一事，至再至三，虚怀诚恳，余无任感激，但在场人多不

便贡献，兹敬将所知奉闻，以报盛意：西南运输办理不善，尽人皆知。事关抗战军运重事，毋庸多赘，在新加坡曾多次函电军委会，未悉可达钧座否？本年四月二十八日，全国经济学年会，假重庆大学礼堂开会，马寅初主席，言现时国家如此严重危机，而管外汇之人，尚且时常逃走外汇，……几于声泪俱下，西安污吏尽人皆知……。”

蒋介石接到信后，难免一顿脾气，按下不提。却说时光迅速，“七七”抗战倏忽两年。中共中央在那天发表宣言，指出妥协与分裂是中国当前的两个最大危机，号召全国人民起来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反对投降、分裂、倒退。蒋介石在重庆也有纪念仪式，也有宣言，当晚召集几个负责人，训话道：“这一仗，不知不觉，两年很快便过去了。延安今天发表这种论调，就因为他能赢得一般浅薄的家伙叫好，我们更应该努力消灭延安，否则就不得了！根据情报，陈毅的新四军组织了东进纵队，已经进人江阴、无锡、太仓、苏州、和上海附近。而且还建立了以苏州、常州、太仓为中心的什么解放区，连日本人都震动了，这个更糟！现在，种种迹象说明，只有以内战代替抗战，才能解决延安问题；也就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透一口气！否则日本不得了，我们也不得了！这一点，你们要切实注意！

“我要向你们宣布一件事情，你们对外要严守秘密！就是我们的忠义救国军副总指挥何行健，为了专门对付新四军，已经在苏南率部五万人投日，这个你们大概知道了；还有晋绥军副师长蔡雄飞也在晋西北率部过去，目的是一样。还有一个好消息，敬之，你来报告吧。”

何应钦起立道："我军张荫梧部，在六月中旬率部五千余人袭击冀中深县八路军后方，枪毙将官士兵四百余名。并来电报告：'倭寇扫荡八路，在他人以为大敌当前，在我以为军政开展之机会。'张荫梧又报告最高统帅，说他已经命令他的部属，凡八路军'为敌驱逐时，应不迟疑予以夹击，或于通过我防地时毅然决然以武力解决之！'"何应钦阖上卷宗，继续说道："刚才还收到一个消息：在湖南平江的新四军后方通讯处，已经给我方军队消灭，他的办事处少将主任涂正坤、罗梓铭以下全体人员无一漏网。"

局势正向更危险的道路上发展。

到九月底，德军进攻波兰，火药气更重。蒋介石把外交部长王宠惠找来道："现在日军又在诺蒙坎地方挑战，同苏联打得很凶；德国为了同英法争夺殖民地，欧战又起，你最近听到了什么没有？"王宠惠道："明天美国合众社远东部总经理毛勒士要到外交部来，他可能同我交换一些意见。这里有一个问题，如果他问起我有关抗战的问题，譬如说他如果问有人要调停中日战争，那我们应该……"

蒋介石皱皱眉道："照旧照旧。如果这个美国记者询问第三者调停中日问题，你可以告诉他说：中国自从开战以来，从来没有拒绝过和平谈判。如果有第三国想出面和解，那只要合乎我们以前所说的光荣和平的条件，我们无不乐意接受。尤其希望美国能促进调停，你一定要再三叮嘱这个美国记者，把这番话转告美国当局。"蒋介石伸出一根指头朝王宠惠点点："还有，如果他没有问到这一点，你也得找机会把这个意思说给他听，引起他的注意。"王宠惠笑道：

“是的是的，不过我想，美国记者是非问不可的。”稍停，他再问：“哲生先生将从莫斯科到伦敦，委员长是否希望他在途中对若干国家有所表示？”

蒋介石轻轻地拍桌子道：“好哇！”但立刻苦着脸道：“孙科的毛病在这里：有时候公开发表谈话，往往同我的意见不能符合。这一次他从苏联回来，”蒋介石沉吟：“而且已经快到伦敦，看样子他是非说话不可的。”他猛一抬头：“这样！你赶快告诉他，这次他在外国发表谈话，可以运用激将法，强调他在莫斯科办事顺利的经过，夸张苏联对中国抗战的帮助，无论在人力上、武器上，都比其他的国家为多！”蒋介石踱了几步：“不过你应该暗示，无论如何不好把苏联援助中国的物资数字拿来公布，只要达到刺激其他国家也跟着援助中国，就够了。”正说着陈布雷捧着一大叠文件进来，王宠惠连忙告辞。陈布雷便开始慢吞吞地读文件道：“胡宗南请示：他的部队已到达延安边区淳化、栒邑、正宁、宁县镇原五县边境，应该如何进退？”

“告诉他攻进去！占领它！让他们说这是抗战时期第一次反共高潮吧！我早想这样干了！”

陈布雷记录在卷，念下去道：“阎锡山在晋西集中六个军力，准备解决他同情延安的山西新军决死队。他认为兹事体大，特电请示。”蒋介石在军事地图下抓起一根小棍子，“拍”一声响落在桌上，恨恨说道：“开火！把这个新军决死队消灭！必要时我派飞机！”陈布雷又念道：

“这是延安的：说我们在河南确山，杀死了他们留守处中新四军两百多个伤病残废人员，以及妇孺眷属。还指出是

确山县长许工超领头围攻的，他们——”

“许工超传令嘉奖！”蒋介石笑笑。

陈布雷翻过几页，说道：“这也是阎锡山的。他说业已派出梁培璜、吕瑞英二人为代表，到临汾同日军清水县长试行和平谈判。条件是：一、晋绥军改编为‘中国抗日忠勇先锋队’，实行反共。日军须将隰县、午城、蒲县、勍香镇等据点撤退，将来并将汾阳一带地区让与晋绥军驻扎；二、日军帮助晋绥军剿除在山西的八路军、敢死队；三、日军须接济枪械弹药；四、山西各将领之住宅、财产、日军应全部交还。阎锡山请示，这几个条件是否可行？”

“日方是否同意？”

“据电报说，双方已经以此为基础，大致上谈得还算顺利，而且有些地方已经做到了。”

蒋介石思索良久，吩咐道：“要阎锡山妥为处理，我知道了。我不置可否，要他自己看着办吧。他们双方分明已经在做，只是事后补办呈报手续，我不大高兴他的做法。”陈布雷提醒蒋介石道：“不过远在几个月前，先生曾经给他去过一个电报，要他随机应变，相应处理。”陈布雷忽然指着一份文件道：“有趣有趣，有趣有趣！”

“什么事？”蒋介石一怔。

“前几天朱德、彭德怀曾经通电全国，说反对枪口对内，进攻边区。这里又有新的东西了。朱、彭两人给先生来了个电报，说陈诚曾在韶关演讲，有‘八路军游而不击’之语，所以他们电请先生派陈诚亲去敌后八路军阵地考察，以息谣言、雪冤诬、杜磨擦。”蒋介石冷笑道：“不理他！你

告诉他们这个还不算是最厉害的，好看的还在后头哩！我要他们多造谣、加冤诬、增磨擦！”说罢大笑，忽然扭过身子来道：“我有点事，你手头还有几件重要的？”

陈布雷匆匆一翻道：“没几件了，没几件了。这是西安来的电报，说毛泽东发表了一篇《新民主主义论》，大意是说新中国有光明的远景，有一句话值得注意，他说：警告反动派，谁要反共，谁就将变成齑粉！”

蒋介石抢过去自己翻阅文件，边翻边冷笑道：“让他去吧，再过一个时候，看是谁在延安化为齑粉！”他忽然一惊道：“兆铭真是该死，怎么又来同我噜哆了。”他念道：“惟先生若能以国命民生为重，乃今毅然决定大计，与日本停战言和，根据近卫声明原则，以求其具体的实现，则兆铭及诸同志必能与诸先生同心戮力，使全国和平早日实现……”蒋介石把卷宗一阖，半晌没话说，却问陈布雷道：“你说该怎样回答？”

陈布雷对于汪精卫那一撮人，明知汪、蒋之间存在着一种微妙的关系，但还是感到有点厌恶。于是答道：“我看暂时不理他也罢，反正他叽哩咕噜，成天在那里说话的。”蒋介石大笑：“你又来了，布雷，你又来了。你不理他也好，我让旁人转告他吧。”陈布雷吃惊道：“对汪精卫还希望他做些什么？”蒋介石满身轻松，拍拍他的肩膀道：“政治这玩意儿，就是这样子的。你不要管他对方在耍些什么，只要将来对我们有利，你不妨委屈点，不必太斩钉截铁了。”说罢便走，还向他笑着摆了摆手。

陈布雷明白、蒋介石这样高兴是难得的。但他并非在什

么问题上，发现了什么得意之处；而是最近又搞上一个小陈姐，这番利用宋美龄进城未返，大概又找她去了。可是陈布雷不明白，目前蒋对汪还有什么可以商量的。

陈布雷弄不清楚的事情又来了，就在汪精卫一月十六日电蒋劝和之后第六天，一件重大新闻发生在香港。汪精卫的两个亲信人物：高宗武与陶希圣，突然宣告脱离汪逆，跑到香港，把汪精卫同日方签订的卖国条约全部揭露。

报上刊载着《日支新关系调整纲要》，它的原则是：一、善邻友好；二、共同防共；三、经济提携；四、设立"强度结合地带"和"特殊地位"等等。汪精卫说过他同日本订约《中国所可得到的非亡国条件》，但条约内容却戳破了汪逆的谎言。对于蒋介石来说，高、陶此举是对他有利的，但蒋介石闻讯之后，反而默默无言。陈布雷问道："到底他们两个搞些什么鬼？"蒋介石朝陈果夫微笑道："你能给布雷解释吗？"陈果夫道："其实布雷兄对他们两个的底细也很清楚。"陈布雷道："所以我更糊涂啦！高宗武是亚洲司司长，跟汪精卫好多年了，他还是汪在未离重庆时，奉汪之命秘密到日本找近卫接洽的代表。那个陶希圣更糟！有人挖苦他是'圣之时者也'，见一种人说一种话。记得民国二十七年他在武汉主编《民意周刊》的时候，曾经流传过一副挖苦他的对联。"蒋介石失声笑道："你还记得么？"

陈布雷想了想："记得。那副对联是这样的：见冯言战，见汪言和，见蒋和战皆言；对国骂共，对共骂国，对日国共都骂。"

蒋介石同陈果夫听了大笑，倏地蒋介石正色道："不过

话又得说回来了，象陶希圣这种人，我认为还可以派派用场。”没多久，待蒋在重庆接见陶希圣之后，更觉得这个人“不错”。陶希圣对外大骂日本侵华，汪逆糊涂；对蒋则说明身分，此行原来是奉汪之命，派遣重庆的密使。蒋介石单独接见，倾听报告道：“今日之事，无论怎样发展，汪先生还是处处为委员长着想，并没有违反离开重庆之前，曾向委员长保证的诺言。”

“有什么根据呢？”蒋介石冷冷地笑笑：“他自己独当一面，签订密约，组织伪府，而且快要成立了。”陶希圣道：“说来真是话长。委座知道这场战争真是个悲剧，日本人下不了台，我们也下不了台，换句话说，对方难在如何结束战争，我方难在如何支持战争。而在许多难题中，最大一个问题是：日方未全胜，我方未全败，这中间却钻出来一个共产党！共产党的情形如何？我们在房子里不妨说实话，共产党能够赢得人心，这就是个大问题了！现在如果中日双方得不到和平解决，让战争拖下去，那没有问题，共产党将更加强大起来。他们强大之后，对日本有什么好处呢？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呢？”陶希圣把手一挥：“都没有的！如今大家都骑在老虎背上，谁也没办法。英美德意各国虽然从中帮忙，但最近德国进兵波兰，局势恐将有变。我们在南京遥望重庆，看见委员长这样做法，也知道您的苦心，汪先生和大家都非常敬佩！要不是延安主战，恐怕今天的中日武力，早已集中一点，指向延安，中国境内的和平，也早已实现。”

蒋介石只是叹了口气。

“现在，”陶希圣说明来意：“东京和南京方面，只希望重庆能够排除万难，停止战争，大家合力对付延安，还来得及！汪先生要希圣报告委座，过去的误会不必介意，他也是出于无奈。他说为了表明他对委员长的诚意，这次延期组府将于三月底才正式成立，届时他只是担任代理主席，一个‘完整’的主席职位，他决定留给蒋委员长！”

蒋介石从心底里笑出来，但还是板着脸孔问道：“无论他怎样做法，可是目前他大锣大鼓，给人的印象总是两个而不是一个，是我党的分裂而不是统一，陶先生以为如何？”陶希圣笑道：“这一点，汪先生也早已考虑过了，红脸黑脸，舞台常见，有什么关系呢？”

陶希圣倒没欺骗蒋介石，自从他同高宗武到得重庆以后，汪精卫一次两次、七次八次广播，要求蒋介石“破除成见，加入和平运动”。而林柏生说得更为“动人”，“蒋介石如果肯为国家打算，停止战争，实现和平，我们不但可以走开，而且可以死！”同时汪精卫也真有“信用”，三月三十日伪宁政府成立，汪逆登台，的确只是出任代理主席，真正的主席纱帽，还留给蒋介石戴。另方面东京也十次八次广播，希望蒋介石马上“合作”。他通过德国驻重庆外交官斯达玛代办向蒋介石施压力；再签订《英日缅甸禁运协定》，封锁滇缅路三个月，以断绝中国外来抗战物资接济，迫使蒋介石向东京屈膝，达到“与中国成立全面和平”的目的。在这氛围中的蒋介石忍不住了，他派出若干大员，到香港开始向日方接触，他想结束这场战争，而以另一场战争——内战来宣告他统一中国的开始！

古老中国的上空阴云密布，老百姓在艰难的日子里奔走相告："中央"和"皇军"在向延安的军队围攻，苦难的中国即将堕入深渊，万劫不复！正是：狼子野心心何狠，狰狞面目胜瘟君！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廿三回

皇军胆寒　华北华中齐祝捷
神人共愤　日蒋日汪是一家

可是，在阴云里射出一道阳光，天摇地动的战斗起自北方：八月二十日晚上，华北五省八路军一百十五个团全线出击，四十万兵力全部投入战场！同二十万日寇浴血苦战，这一仗打了三个多月，进行战斗一千八百二十四次。这战果使敌人吓昏，老将失魂：毙伤日寇两万零六百四十五人，伪军五千一百五十五人，俘敌二百八十一人，俘伪军一万八千四百多人。消灭敌伪据点两千九百九十三个，破坏铁路九百四十八里，公路三十里，桥梁、车站、隧道等二百五十处；解放井陉等地煤矿工人一万余名、铁路工人两千余名、被强拉去修路的同胞六百余名。这个有名的“百团大战”，它打破了日寇的“囚笼政策”，牵制了日寇的大量兵力，拖住了敌

人进攻大后方的后腿，遏止了当时妥协投降的暗流，局面为之一变！

这一棒不但打在日寇头上，也落在蒋介石脑袋上。他千思万虑，召集干部：采取行动，缩小包围，决心消灭中共。

“向陈毅进攻！”蒋介石命令江苏省主席韩德勤、苏鲁皖游击总指挥李明扬：“集合所有兵力，向大桥、向江都、向姜堰、向黄桥、向新四军驻防的地方进攻！”

“要他们把军队集中待命！”蒋介石命令正副参谋总长何应钦、白崇禧致电八路军朱、彭总副司令：“限令江南新四军及华北八路军各部限期集中黄河以北，不得迟延！”

“向延安进攻！”蒋介石暴跳如雷。

“延安不能在这个时候进攻！”蒋介石左右劝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今天比武力，延安简直不是我们的对手；可是拿舆论来说，海内外同情延安的人可是不少，这个是事实，我们不能不顾到。所以只要把八路军、新四军解决了，延安弹丸之地，看他们往哪里跑！到那时候同情延安的人也就不敢出声，我们爱怎么办便怎么办，岂不更好？”蒋介石考虑良久，狠狠说道：“那就暂时不攻延安也罢，可是延安附近的防线，非要伸展扩充，加强配备不可！在目前是防止他所有活动，在动手的时候是防止有漏网之鱼！”没多久胡宗南报告道：“我军在陕甘宁边区周围驻军二十余万，并大修封锁边区之碉堡线，挖掘战壕，西起宁夏，南沿泾水，东迄河滨，绵亘数省。夜来刁斗相闻，军容极壮！”蒋介石面前出现了一幅极其壮阔的图画，烦躁的心情才稍为安静些。同时在蒋介石面前又出现了一幅极其“美丽”的图画：这次

如果同东京谈和，一切是那样自然：因为抗战虽然已经三年多，但东京并没有对蒋介石宣战，蒋介石也没有对日本宣战，日蒋之间还名之曰“不存在战争状态”，这一切为了保留一个“和”字，而这个和字眼看快到手，却给“百团大战”打垮了。于是蒋介石怒不可遏。

十月间的重庆正是深秋，蒋介石心头更是一片萧杀之气。恨不得秋风扫落叶般，把新四军、八路军一下子解决了。黄山官邸灯火辉煌，会议室里肃静无声，大员们恭听他一个人哇哇大叫道："我已经要何总长、白副总长打电报给朱德、彭德怀了！我要他们集中待命，我限令他在一个月以内开到黄河以北！这是我的军令，军令如山，谁不听，谁反抗，我就要他脑袋！大家知道，他们在华北的活动已经够讨厌，专门在日军手中收复失地，或者变成了日军的心腹之患；但是在华中一带，新四军一样讨厌！我命令他们这样做，大家可以看得出来，我要他们把夺自日军手里的什么华中解放区，重新还给日军；最后再由日军手中，还给我们！”蒋介石狞笑：“我从来不肯在这些地方吃亏，看他有本事违抗我军令吧！不过你们别看错了，以为我要请他们集中黄河以北，要他们休息！”他大叫：“我要在新四军撤退途中给他们一个没头没脑的袭击！”

出席的高级将领一阵震动。

“把你们的队伍配合起来！”蒋介石口沫横飞，手舞足蹈道：“我们是非成功不可的！我们有我们的军队，有南京的军队，有东京的军队，三面包抄，四处堵截，要他们一个留不下来！”

休息时间，蒋介石把戴笠找到一边道："前些日子，我要你让唐绍仪在上海同土肥原往来，为了什么？"

"报告先生，是为了了解东京方面的和平条件。"

"这期间，唐绍仪的情形如何？"

"报告先生，土肥原要唐绍仪出山做总统，已经谈好了在许多方面可以自主的条件。后来土肥原便到北平去劝吴佩孚，要吴佩孚出任副总统。吴就敷衍他道：'如果唐少川上台，我也可以考虑。'土肥原便到东京覆命，说唐、吴二人都肯出山，日本政府便派土肥原到中国来主持这出傀儡戏。同时，唐绍仪以刺探日本态度的目的已经达到，曾向先生报告，任务已完，拒绝同土肥原来往，土肥原无法交代，通过陈中孚的关系，希望我们能助他一臂之力，这件事情的大概如此。"蒋介石跟着就问："没有新的发展吗？通知上海，可以接受陈中孚的委托！"

"那唐绍仪是没有命了！"戴笠心如铁石，可也不免一惊："报告先生，唐绍仪今年已经七十多，身体差，活不了几年了。"

"他身后事我会替他料理！"蒋介石道："现在，唐绍仪真的任务已完了！汪兆铭已经上台，局势变得很快。唐绍仪如果活着，可能从他嘴里露出些什么，替我增加麻烦。不如这个时候把他解决，在土肥原方面还可以有交代。"蒋介石冷冷地问："懂吗？"戴笠当即告辞而去。一个电报发出，没几天这个七十多岁的老头子，便在上海街头突遭利斧劈死！那柄利斧表面上操在"斧头党"手里，受陈中孚、蓝衣社、土肥原各方面的"委托"而行事，但那把斧头到底在

谁掌握？却在蒋介石手里。可是并不干净，蒋介石对唐绍仪之死，虽然下了一道褒奖令，但还是不能掩尽天下人耳目；因为刺杀唐绍仪的凶犯，已被上海法租界捕房逮捕了。

蒋介石的着急无以形容，花了几许精力，总算把凶手救出，法捕房以"中国政府机关人员"为理由，判了个驱逐出境，送到宁波了事。但蒋介石还不放心，拍桌拍凳问戴笠道："那个法租界巡捕房主办这件案子的是谁？"

"报告先生，是一个姓曹的督察长。"

"好哇！你通知上海，把他也解决了！"

戴笠一怔，连忙称是，"是"还没有说完，蒋介石可又命令道："驱逐到宁波去的那个饭桶，娘希匹也把他解决了吧！"

却说蒋介石大步向讲和的路上走，暗恨延安抗战的军队扯他的后腿，所以决定解决八路军、新四军，为和谈铺平道路。同时东京方面等得不耐烦，接二连三派出大编队机群向重庆猛炸，一来瘫痪蒋介石这战时首都的神经，二来给蒋介石看看颜色。

蒋介石的空军部规模不小，可是经过购机人员如宋美龄等人从中七折八扣以后，空军真的变成了"空"军。给予敌寇的威胁不是没有，而是太小；对于苏联空军人员的志愿助战不是欢迎，而是"讨厌"。结果在重庆弄得只有挨炸的份儿。几次大轰炸，把四川同胞害得家破人亡，一片废墟。其中大隧道惨案更是惨不忍睹。死者以万计，附近整条街道第二天都阒无人烟，光是尸体，搬了好几天，鞋帽衣包，箱笼杂物，以及蒙难者的现钞，都成筐的往外抬，也运了好几

天。事情发生的那天晚上，陈立夫恰巧在黄山官邸。三角形的预行警报在傍晚挂出好久，第一批敌机才在夜色苍茫中进入市区，投下大批照明弹，把这个山城照耀得如同白昼。接着炸弹一批批掷下，只炸得鸡飞狗跳，鬼哭神号，高射炮变成欢迎、欢送的礼炮。

蒋介石闻说大隧道出了惨案，几万人给反锁在里面，都窒息死了。每一个死者都撕烂了衣服，抓破了胸口，口吐鲜血者有之，惨白无血色者有之，总而言之是惨绝人寰。蒋介石听完防空司令部的报告，叹口气，向陈立夫说道："这件事实在不好，我们的防空这样糟，会给国际友人耻笑。"陈立夫附和道："是的，明天报上，恐怕又有一大堆新闻了。"

"我要重视这件事。"蒋介石向宋美龄点点头："我要组织一个防空洞管理委员会。"

"这太好了，这太好了。"陈布雷附和。

"对于管理防空洞，"蒋介石指指陈立夫道："陈部长倒是一个能手，一个专家。"

陈立夫以为蒋在开玩笑，但神气又不象。听他说下去道："记得陈部长曾经告诉我，说重庆川东师范有一个大防空洞，已经给他改变成为拘禁左倾学生的大监牢。这个办法实在好，否则防空洞的用处未免太少，只在有空袭时给人家躲一躲，平时空放着，那太可惜了。"蒋介石笑笑："陈部长，明天我决定要成立一个防空洞管理委员会，整顿整顿，你也是委员之一。"他吩咐陈布雷："告诉中央社，明天要发表这段消息，表示政府对这惨案非常关心。同时新闻

中，必须指出，陈部长是防空洞专家，别忘了。”

陈立夫竟是防空洞专家，第二天消息发表后，读者们在悲愤之余，几乎笑掉大牙。但蒋介石不管这些了，反正只要把防空洞利用到替代监狱，能容纳大量“思想不正确”的青年人，多多益善，也就目的已达。他忙着解决新四军的计划。

黄山秋雨，长江呜咽。蒋介石在官邸召集秘密会议，问道：“我决定这样做了，权衡轻重，你们还有什么意见？”

大家听说他决定这样做了，除非甘愿自讨没趣，再也无人敢在千钧一发之际，表示异议。有些抱有同一见解的人，更纷纷附议道：“自从共产党的百团大战以后，东京方面显然急于要抽调大量兵力，去扫荡八路军占领地区；因此他们自动从南宁、韶州、钦县撤退，同时也表示真心同我们讲和。而且最近德、意、日三国军事协定已经公布，德、意方面当然也希望日本拔出陷在中国的泥脚，以便南攻太平洋，北攻苏联，所以想同我们讲和的心情也更切。还有，东京与华盛顿之间，情形也很微妙，种种迹象说明了大规模的反共时机已经来到，全面剿共的时机已经来到，委员长的决定是这样的高瞻远瞩！”

蒋介石心满意足地微笑，接过陈布雷递送上来的大红卷宗，只一翻，便往他面前一推道：“你读吧，反正这里都是自己人。”

陈布雷念道：“这是第三战区派驻新四军中进行监视与谍报工作的联络参谋，向顾长官所作的报告。说新四军最近在泾县一仗，使日军吃亏不小；繁岭一役，要不是日方出动

三十六架飞机进行空投与掩护，那么整个联队都将全被歼灭在丛林峡谷之间。”

蒋介石一怔。

“报告又说，当新四军克复泾县之后，全国贺电纷飞，泾县、茂林、章家渡一带的老百姓锣鼓喧天，杀猪宰羊，锦旗爆竹，纷纷到云岭新四军军部劳军。在这种情形下，新四军将领们曾一再向我方联络参谋说：现在外面有人中伤他们，说他们游而不击，现在种种事实说明了，那只是恶毒的胡说。因此他们要求把新四军的待遇合法化，他们说新四军全军一个月的经费，只合我们方面一个师的每月经费三分之二。他们还举例说：同是中国抗日军队，我们的五十二师每月经费是十八万，但他们全军只有十二万五千。”

“嗯！”蒋介石不屑地摇摇头道：“还有呢？”

“报告说，新四军因为没有钱，秋天到了又得做棉衣，因此全军津贴已经欠了三个月，有特别事故借钱，每次不得过两角，借五角、一元，就得经上级批准。”

蒋介石“格格格”笑出声来。

陈布雷待蒋介石笑声停止，念下去道：“这是顾长官的报告。他说，他一定遵照最高领袖‘防共、限共、溶共、灭共’的方案去做。新四军给日军的威胁虽然不小，但他们的实际兵力，据我方联络参谋报告，只有九千人多一点。内中有一支队的几个团、二支队几个团、一个特务团、一个教导团、和一个军部。顾长官报告说，为了执行最高领袖的命令，他已经召开军事会议，大致上已准备就绪。他准备把新七师推进云岭几个高地，控制全局，堵截退路；把四十师，五十

二师、六十二师摆在他们正面和两侧，以防有漏网之鱼。”

“慢着。”蒋介石拿过那份报告，立在地图下仔细观察。沉吟一阵，吩咐道：“给顾祝同、上官云相去个电报：说我加派几个师参加围剿。六十三师在江南，限令即刻开拔皖南！川军一四四师在太平，限令即刻开拔皖南，八十三军以及驻在铜陵、繁昌原为江防之用的两个炮兵旅，”蒋介石把手一挥：“也限令他们即刻开拔皖南！”

会议室里一片静寂，只有蒋介石一个人在大步踱着，趾高气扬，显得非常威风的样子。一忽儿以手撑腰，把脑袋东晃西摆一阵，再吩咐陈布雷道：“告诉顾祝同，新四军可能退回江边，铜陵繁昌一带，沿江一定有日军封锁，要他不妨把他们往江边赶！还有，由青弋江到宣城、茅山之间，一定要封锁严密，以免陈毅、粟裕同叶挺、项英两边汇合。”蒋介石接着再三研究地图。地图上尤其皖南那个方向，密密麻麻插满了小记号。如果给一个不懂事的新闻记者看见，一定会有所误会，而写出了“蒋委员长如何苦心指挥抗日战争”的报道。

半晌，蒋介石频频点头道：“大致如此了，你们回去，各自准备。”说罢散会。与会者本来还有人想问些什么问题，但一想宋美龄刚刚离渝飞美，借措筹款，要求援助；蒋介石同陈小姐趁此机会，打得火热，时间宝贵，不必碰钉子了。可是蒋介石突地开口道：“大家要注意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的复电，他们说‘新的反共高潮企图为投降扫清道路，欲以所谓中日联合剿共结束抗战局面。以内战代抗战，以投降代独立，以分裂代团结，以黑暗代光明……时局

危机未有如今日之甚者。’现在我要告诉你们，主张抗战的人，其危机未有今日之甚者，不管他们说得如何好听，这一次我可下了决心，非把他们一网打尽不可了！明年今日，我们一定已经回到南京，天下太平！”

话说民国三十年（一九四一年）元旦，蒋介石照例主持政府官员团拜，痛骂一顿延安，暗示臣僚们不必再考虑什么团结御侮。当即匆匆返回官邸，指挥皖南军队，同顾祝同直接取得联系。四川这几天阴风细雨，天愁地惨；远山近水，都在烟云凄迷之中。难得蒋介石却有好兴致，在官邸找了几个重要干部，算是吃年饭。一方面等皖南电话，畅谈新四军、八路军解决之后，怎样部署新的步骤。不料顾祝同的电话未到，有关宋美龄的消息却来了。蒋介石读着她在华盛顿的演讲，心头兀自好笑。

宋美龄一个星期前在美国借措筹款，要求援助一无所得，便在华盛顿公开演讲道：“我是一个知识分子，由于知识分子的忠实，使得我不能不说出：中国抗战三年来，得自苏联的物资援助，实较自英、美方面获得的总和多至数倍之多！假如中国一朝败北，那是日本以英国的绥靖政策、美国的自私自利、法国的畏怯恐惧所做成的圈套弄死了她！”

“有道理有道理！”人们一致赞扬：“夫人真天才，说得多有力！”蒋介石淡淡一笑道：“这完全是激将法，希望美国能够在援华问题上，不让苏联专美于先。”他一拍桌子：“我们今后，当然不再欢迎苏联援助，不过如果美国再不……”正说着长途电话到，顾祝同的报告来了，蒋介石一把抓起电话，劈头便问道：“他们动了吗？”顾祝同道：

“他们动了。今天早上叶挺在元旦朝会上宣布：他们北上行军的准备已经完成，再过两三天，就可以出发。他们认为蒋委员长既然要他们北上，他们说反正哪儿都是抗战，都是一样，他们……”

“你的布置很仔细吗？别教他们戒备才好！”

“报告委座，这里的布置相当机密。我们派在那边的联络参谋，因为任务完成，到昨天晚上才撤退回来。在这之前，驻在泾县的五十二师，还通过联络参谋到他们军部去，邀请他们的军部篮球队到师部作临别友谊比赛……”蒋介石笑出声来道：“哈哈哈，你做得好。”顾祝同惶恐道：“这完全是委座的英明布置，这里实在想不到来这下子。”

“他们的球队来了吗？”

“来了。是临时凑成的。他们之中有人对联络参谋说：他们已感到局势的严重，又忙于整顿行李，但为了贯彻‘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方针，他们不肯放弃一点点对我们争取抗战的机会，终于来了。”

蒋介石兴奋地叫道：“好哇！他们要‘争取’我们吗？告诉他，我要‘争取’他们的命哩！”接着正色道：“你这样做很好，可以让他们放松戒备，还以为我们真的同他们好，嘿嘿！”蒋介石叮嘱道：“我告诉你一件机密，明天新四军在上饶的办事处，就全部解决了！我已经命令执行人员，要他们封锁一切交通工具，即使有漏网之鱼逃回皖南，那时光你那里也已经动起来了。”

顾祝同在电话里“啊”了一声，便无下文。蒋介石给他

打气，亲热地叫道："墨三啊，这一仗是如意算盘，不会打错，你放手干吧！今晚上我要无线电台开始整夜广播，告诉全世界，当然主要是告诉日本方面，说新四军要北上了，让日本方面也立即准备，要他们一个也跑不了！"蒋介石问："没什么事了吧？"对方的声音有点异样："没有了，明天再向委座报告！"正是：亲者痛而仇者快，毛发直竖话当年！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廿四回

暗算新四军　日兵伪兵皆帮凶
赞扬蒋介石　东京南京齐喝彩

第二天夜间，顾祝同电话果然续到："报告委座，昨晚到今天，重庆电台广播新四军即将北上的消息以后，据今天各方面的情报，证实了委座的安排非常正确，皖南云岭紧靠着长江，平常有日本军舰往来巡查，今天忽然增加了，看上去，已经在执行封锁。沿江两岸的渡口上，今天烧了一天的帆船，交通工具全部焚毁，看样子是在堵死他们的后路。还有，今天天还没亮，日方还开始加筑碉堡，到目前为止，几乎三里一碉，五里一堡，这无疑是在堵袭他们的退路。"顾祝同作结语道："一切都符合委座的要求。我方、日方、以及南京方面都在等候他们开拔。他们的形势的确是十分危险，前无出路，后无退步，纵使有冲天的本领，也很难在这一带

渡江了。”蒋介石喜欢得浑身微抖，紧捏着电话机说道：“好好好！现在粗粗计算，我们连同东京、南京方面对付新四军的兵力，恐怕接近十万人了！”

“是的，委座！”

“他们只有九千多！”蒋介石大叫：“算它一万吧，十个打一个，我不许你们放走半个！我给你八个大字，你们要做到！”

“八个大字是：一网打尽，生擒叶、项！”蒋介石咬牙一字一句地说完：“明天再给我电话，明天大概他们要出发了，只要他们一动，你就给我来电话，一直挂着，你随时同我说话！”蒋介石兴奋得几乎不能入睡，但他渴望着的新四军开拔消息，一直到四号晚上才来到。顾祝同声音微颤：“他们开拔了，现在是晚上九点钟，皖南在下小雨，落得很密。”

蒋介石脱口而出道：“落雨落得好哇！他们夜行军可不方便！你怎样布置呢？”

“报告委员长，一切都按照委座命令办理，新七师已经冒雨进驻新四军军部所在地云岭的几个山头。他们梦想不到，我们会有这一手。”

“嗯嗯，那末如果他们要从铜陵繁昌一带渡江，大概已经不可能了？”

“报告委座，这绝对办不到，日本方面已把那一带严密封锁，所有摆渡的船只也已烧光，他们插翅难飞了。”

“好好好！那末他们如果有从青弋江到宣城直奔茅山，同陈毅、粟裕汇合的企图，成吗？”

“不成的，报告委座。这边已经遵照命令，在这路上密密麻麻布下了军队，通不过去。”

“嗯嗯嗯，好好好。”蒋介石问道：“今天白天，日本飞机不断在皖南侦察，有杀伤吗？”

“报告委座，没有杀伤。日机侦查目的恐怕是看他们动了没有，他们改在夜间行军了。”

“好好好。”蒋介石连日同陈小姐亲热过分，说过这几分钟电话，便感到疲乏了：“好罢，我有事，你有消息再报告罢。总而言之，不宜过早动手，反正他们内无粮草，外无救兵，不怕他长着翅膀跑了，你们得找个好地方下手！”

五日一早，顾祝同电话来到，说：“报告委座，他们昨天走了一晚，只走了十五里路。”

“啊哈！”蒋介石怪笑一声，“走这么慢哪？怎么样，你们还没有动手吧？”

“报告委座，还没有。他们因为山路泥泞，军部的东西又多，所以走不快。”

“现在他们在哪里啊？”

“报告委座，他们现在章家渡，刚开拔。”蒋介石研究了一阵地图，问道：“那末，他们在往哪里走啊？到了三岔口啦！”

“是的，报告委座，铜陵繁昌那一路，日本方面已经封锁，通往茅山那条路我方封锁着、他们看样子，是只好从茂林越过宁国府，再绕道苏南待机渡江了。”蒋介石喜欢得周身发麻，大叫道：“好极啦！新七师堵退路，没问题啦？好！四十师上去了吗？好！五十二师、六十二师、六十三师都追

上去啦？好！一四四师和两个炮兵旅都开到啦？好！把他们搁在他们的两侧和后面罢！”蒋介石大笑：“好啦好啦！这一仗，可不要放走半个共产党，让他们知道我的厉害吧！省得再来什么‘团结抗战’教训我啦！哈哈哈哈！哈哈哈哈！”蒋介石突地把脸一沉：“对啦！我问你！什么地方下手，你决定了吗？”

顾祝同诚惶诚恐答道：“希望委座指示。”蒋介石把电话一搁，立在地图下面研究一番，然后吩咐道：“他们必须翻过皮岭，是吗？”

“是的，报告委座，皮岭是皖南最高峰之一，照目前的方向，他们是在这样走。”“我不清楚。”蒋介石道：“你看着办吧，大致是这样了。等你的好消息。”他加一句：“有些什么变化，随时电告。别忘记了八个大字！”之后这几十小时，蒋介石简直不知道怎样打发日子。他外表安定，心情紧张，兴奋与不安揉在一起，一不顺心，便发脾气。这情形直到七号上午，蒋介石才为皖南发出第一枪而转入欣喜。顾祝同在长途电话中说道：“报告委座，打响了。”

“好好好，上官云相呢？”

“报告委员长，他在前方。”

“好好好，一切都顺利吧？”

“报告委员长，一切都顺利，他们这次的行军路线是委座指定的，在四面八方埋伏的部队又是委座直接指挥的，一切都好极了。”

“有俘虏吗？”

“报告委员长，现在还没有。围剿刚开始，他们的还击

还相当厉害。”

“一网打尽它！”蒋介石怒从心上起，恶向胆边生，也顾不了对方的耳朵是否受得了，大叫大喊道：“一个都不能放过，半个都不能放过！”

战斗在酝酿进行：在高峻的皮岭峡谷里面，七千多名英勇的抗日部队，把长长的行列停了下来，等待前面情况的发展。新七师已在这峡谷前面开阔处对面的山岭上，凭着险要工事用密密的机枪火力封锁了新四军的出路。形势是这样危险，七千多人的愤怒是这样难以形容。他们一面应战，一面军部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决定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峡谷中撤离，以摆脱在军事地位上完全陷于包围的险境。他们珍贵的鲜血愿为保卫祖国而流，只要有可能挽回这险恶局势，他们不愿同蒋介石的军队搏斗，致削弱了抗战的力量。

七号那天就在撤退中过去，八日无行动，四周也无战事。新四军在皮岭山下的小村里休息一天，一面戒备、应战；一面呼吁停火，静待事件的发展。顾祝同给蒋介石去电话道：

“报告委员长，他们已经撤离到山下去了，还在阵地喊话，希望我们放他们过去抗日……”

“别理他！别理他！”蒋介石厉声说道：“这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赶快把包围圈缩小，让他们动弹不得，只有挨打！束手待毙，全部消灭，可不能放走半个！”

拖到十号，离开新四军出发那天已有六天，蒋介石还没有接到“一网打尽，生擒叶、项”的报告，心头十分烦躁。也顾不得同陈小姐温存，守住架电话打官腔道：“怎么搞的，怎么搞的！十万人包围，七万人动手，对方至多也只有九千

多，为什么到今天还没有结束战斗？难道共产党真是一个个三头六臂，娘希匹打不死摔不烂的铁人吗？”

“报告委员长！”顾祝同待他火头冒过，结结巴巴说道：“报告委员长，请委员长放心，我们兵精粮足，把他们包围得水泄不通，全部消灭只是指顾间事，请委员长放心。不过困兽犹斗，新四军合了这句老话；喊话喊过了，标语写过了，看见我方没有回信，他们也就动了手，这两天我们逼得紧，战斗情况惨烈……”

“他们伤亡多少！”

“报告委员长，还顾不得清扫战场……”

“我们伤亡多少！”

“报告委员长，到目前为止，两团人总有的。”

“俘虏多少！”

“报告委员长，现在已经抓到的，有，有那么七、八个。”

“他们供出了什么！”

“报告委员长，他们态度倔强，高声叫骂……”

“骂些什么！”

“报告委员长，”顾祝同咽了口唾沫，心想如果把痛骂蒋介石的话复述一遍，那连他的命都保不住了，便说：“他们是粗人，骂得很不通，没有供出军事机密，倒是透露了他们的苦事！”

“什么事？”

“说他们在峡谷中行进，顶上大雨，两边子弹，他们每人手里撑着把伞，从黄昏一直淋到天亮，连吃喝都顾不上……”

"叶挺在哪里？"

"叶挺也在赤滩，曾经召集教导团说过话！"

"说些什么话……"

"据俘虏所说，叶挺对委座很不礼貌，最后说为了国共团结，民族存亡，他一定要挽回当前的这一国家民族危机，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蒋介石冷笑一声："他快赴汤蹈火了！"但立即吩咐："我的命令，是要你们把这两批新四军九千多人一网打尽的；但对于叶挺、项英，最好活捉，我还要派他们两人用场。"

"是的，委员长。这个要尽可能了，因为他们打起来，有时候一个首长也会上场的。"

"这个我知道！"蒋介石道："如果打死，算了；如果活捉，你要好好招待！"

顾祝同一怔，连忙应道："是的。"

"好好招待他们，大鱼大肉，醇酒妇人都行，你知道我这样做的用意么？"

顾祝同答道："如果俘虏叶、项二人，好好地招待他们，要他们掉转枪口，打他们自己人。如果一时感化不来，那先关起来静待发落。"

"不不不！"蒋介石道："我的目的是要他们负担这次事变的责任！你记住我的话：如果两个人都活捉了，你同上官云相好好地招待他们，一定要劝他们发表宣言，把全部事变责任搁在他们自己头上，这样便可以证实新四军的罪状，改变事实真相，懂吗？"

"是的，委员长。"

“还有：如果两人都给打死，就把俘虏之中阶级最高的那个如法炮制，把责任全部推到他们自己头上；如果叶、项之中有一个打死，那最理想，我们要活着的那个把责任推到死去那一个头上，其中道理完全明白了吗？”

“报告委员长，完全明白了，完全明白了。”

“好，那就照这样子做！”

十一日那天蒋介石接到电话道：“报告委员长，现在有一个新四军军部叫做林植夫的高级干部，已经到达一零八师师部同我方谈判。”蒋介石一点都没考虑道：“把他抓起来！”

“报告委员长，现在他们全部翻过东流山，进入石井坑。据林植夫说，他们这样做是为了避免作战，但并没有放松防御。”

“不听他的！石井坑周围的兵力怎么样？”

“报告委员长，现在我们已经占领了石井坑四面八方的山头，有两百多挺机关枪。”

“太少！”蒋介石直着脖子喊道：“限三小时以内，把包围的重机枪增加到一千挺以上！”

“是的，委员长。”

“东流山在他们的手里吗？”

“是的，现在正在争夺这个高地，他们不肯放手，因为这是他们最后一个制高点了。”

“上去！”蒋介石大喝一声：“我恨不得坐飞机到你们上空来，这太糟了，十万人包围，七万人动手，打了这么久，这九千多人还没有消灭！”

“报告委员长！”顾祝同大为惶恐：“卑职马上出去督

战，很快就会有捷报呈报。”顾祝同、上官云相出发谈不上有什么危险的火线，跺脚摆手下令冲锋。小小的一个山头，一直打到十三号下午四点钟还没结果，顾祝同一头大汗，亲自调遣所有大炮全部集中。

东流山上冒着黑烟，炮弹雨点般在周围爆炸，四面都是火光。石井坑一带村庄，竹林和房屋也中弹起火，形势越来越严重，弹尽粮绝。新四军首长决定分三路突围。

“报告委员长！”顾祝同在电话里舒了口气：“现在，离开全部消灭的时间不远了。”

“叶挺、项英有下落吗？”

“这个还不知道，报告委员长。不过到了最后关头，只要他们不死，一定会活捉的。捉到以后，一定按照委座命令做去，在委座精神感召之下，他们一定会同意发表宣言，把这次事变的责任，完全搁在他们头上的。”

但接着来的消息却不是那么回事，新四军在七万伏兵阴毒打击之下，伤亡虽惨重，但并没有“一网打尽”。有千多人强行突破封锁，冲垮了一四四师的师部，冲过了章家渡，冲过了原来军部驻地云岭，更冲过了铜陵、繁昌的日寇封锁线，越过长江，与驰骋在苏北的部队汇合，抹掉眼泪，揩去血迹，献身革命之心更切，变成了以后有名的新四军第七师。

副军长项英壮烈阵亡，军长叶挺被俘不屈。顾祝同，上官云相花了偌大一笔“招待功夫”，要求叶挺发表宣言，把责任推到项英头上，给干脆拒绝。

《渔光曲》、《王老五》等名曲作者任光也牺牲在这次事变里，但新的作曲家更多起来了。

八千多指挥员和战士的鲜血渗透了皖南土地，在这上面长成的新芽却多至无法数计。

蒋介石固然高兴，但不满意，这中间有着相当大的距离。

“我们是成功的！”蒋介石周围一片颂歌：“委员长请看，东京有所表示了。同盟社对我们围剿新四军大加赞扬，说蒋某人盲目抗战数年，只做了‘皖南事变’一件好事。”

“委员长请看，这是今天的消息：东京方面下令部队向宣城、金坛附近新四军地区展开扫荡，说是‘完成皖南未完之功’！”

“南京也动手了！委员长请看：汪精卫的绥靖部队也已向各地新四军进攻。南京还举行庆祝大会，汪精卫在大会上演说，夸奖委员长这件事做得不错。”

话说“皖南事变”丧心病狂，新四军军长叶挺虽然给上官云相以协商为饵，把他扣了，而且联同顾祝同向他再三威胁利诱，要他发表宣言，把事变责任推在项英头上；这样之后便可以给叶挺做第三战区的副司令长官，但得到的是严词斥责。蒋介石在重庆打不响这个如意算盘，既没有一网打尽，又无法收买叶挺，眼看世人的责骂与嘲笑都将集中在自己身上，决定一不做，二不休了。“我们的计划并没有成功。”他向秘密会议宣布：“趁东京与南京正在配合我们围剿，我要加派兵力，同他们分工合作。”他吩咐何应钦：“这番是向皖北进击。昨夜我研究过，决定派汤恩伯、李品仙、李仙洲、王仲廉、韩德勤担任歼灭皖北之敌任务，他们的兵力有三十多万人？”

何应钦道：“是的，有三十五万之众。”

“出发！”蒋介石一脸冰霜，“告诉他们，当心同东京、南京的军队发生误会！”何应钦马刺一碰，一个敬礼，走了。蒋介石问戴笠道：“没有什么罢？”

“报告先生，现在各地都增派了人，还听不到有公开的邪说。今天出版的《新华日报》上，也没有公布什么。”

“我看过了。”蒋介石转向陈布雷点点头，陈布雷连忙把钢笔拿起，准备记录。蒋介石凝视着会议桌上的瓶花道：“明令取消新四军的番号，指他们是叛军。如何叛法？你根据手头战报去写好了。我要在纪念周和其他场合宣布新四军事件，内容强调军令与军纪，你根据手头战报，拟一篇。再向各报发消息，说政府将组织军事法庭，公开审问叶挺，至于何日举行，目前还没有决定。”蒋介石猛地把桌子一拍：“现在最重要的一件事情，莫过于检查新闻。万一《新华日报》明天把这件事情公布了，那我们全功尽弃，非常糟糕！”他恨恨地说：“要不是有人在哇啦哇啦叫，我早把这家报馆封了！好，你们赶快布置，当心他们明天登出新闻，我可不答应！”蒋介石提心吊胆，电话联络，知道《新华日报》当真收到了皖南事变详细经过，第二天要登个全版。新闻检查处正同他们大打官腔，不准付印，而对方坚持到底，一定要登。“一定不可以登！”蒋介石命令道：“告诉他们，绝对不能登！”第二天蒋介石狞笑着打开《新华日报》，心想这下子你们是有口难言了。不料眼睛刚落在纸上，蒋介石便从椅中蹦了起来。正是：苍天苍天泪似雨，皖南鲜血永不干！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廿五回

千古奇冤　中共悲愤提警告
一本万利　美国旁观为赚钱

蒋介石把眼一瞪，只见《新华日报》的第一版，在一片空白中题上十六个大字道："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反了反了！"蒋介石"哧哧"几下子，把报纸撕个稀烂，暴跳如雷道："谁在看着他们？谁在看着他们？他们照样登啦！"

"报告先生！"戴笠急道："新闻的的确确扣了，一个字也没登，我们还派人看着他们印。所以今天第一版全开了大天窗，没有一个字新闻。"

"天窗？天窗？"蒋介石一抬手把杯子扫落地上："那十六个大字谁写的？"

“报告先生，是周恩来写的。”

“为什么不制止？”

“报告先生，当时来不及了，因为他们说天窗已经开了，写上十六个字，表示表示……”

“为什么不检查？”

“报告先生，据说他们不肯受检查，因为这十六个字不是新闻。”

蒋介石气得七孔冒烟，嘶哑着喉咙叫道：“混蛋！混蛋！你知道这十六个字比全版新闻还厉害吗？你知道这十六个字比一篇评论还凶得多吗？”边说边往办公室走，见人骂人，见狗骂狗，发了好大一顿脾气，吓得侍卫长把求见的客人一个个挽留在休息室，不敢前往通报。

一个月后顾祝同到得重庆，参加会议，报告“围剿”经过，把新四军说得一塌糊涂；把重庆、南京、东京的合作说得天衣无缝。蒋介石虽然高兴，但犹感不足道：“共匪全部消灭固然是时间问题，但这次以十万人围剿，七万人动手，还给他们有千多人逃到苏北，我实在不高兴！还有，这件事情发展到现在，没有问题，有些人很不痛快，有些报纸的批评也看得出，甚至我们自已的报，夸奖这次剿匪，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这情形大家要注意。”他咳嗽一声：“还有，据报告，有一些有名望的人士，要成立什么民主革命同盟，这简直是为匪张目，我要重办！不过我们也要小心，这个什么民主同盟早不成立，迟不成立，却在‘皖南事件’以后才成立，证明还有很多人对共匪抱有同情。所以，为了不使我们孤立，大家要特别注意反共的形式：今后要反在骨子里，千万不要

反在面孔上。这样子，国际间就会说我们是民主，共产党也以为我们改变了政策。”他一拳打在桌子上：“这样一来，就差不多了，你们要记着！”

“你们要记着！”蒋介石的亲信们开始转告部下，以及一切有关鹰犬。顾祝同召集一个江苏同乡谈话会道：“今后政府不打算大动干戈，但不是不反共了，而是反得更凶！老实说，皖南这次事件原定计划是消灭新四军，没料到给他们跑到苏北，实在对不起得很。”

有个江苏同乡就说道：“这没有什么对不起的。苏北已经沦陷，让共产党去打日本人，这岂不很好吗？”顾祝同一听也不能说他不对，同时知道这个商人在京沪有名望，并非什么“不稳分子”，只得哼哼哈哈，敷衍了事。在蒋介石面前却把实情说了，表示民间对日军仇恨甚深，不可忽略这一点。

“这个我知道。”蒋介石点点头：“所以我跟你们说，今后反共切忌露骨。戴笠管辖好几个地方，那里没有人知道是干什么的，抓到人犯便往里面送，宁可错抓十个，不可错放一个，这样做法就行了。希望你回去以后，也用这种办法。”

“我再给你看样东西。”蒋介石在桌上取出一份文件，顾祝同接过，原来是延安针对‘皖南事变’发表的宣言。蒋介石郑重其事地一行一行指着说道：“延安吃了这个大亏，还不服贴。你看，他们说：‘皖南事变绝非偶然的事件，不过是国民党反动派反共投降大阴谋中一个步骤而已’，这简直不成话。还有：‘全国人民若不急起制住，更阴谋的事变势必续演。’我们要注意这句话，最近那个什么民主革命同盟

的成立，我们可要小心！还有，他们简直不知天高地厚，教训起我来了：'警告国民党那班玩火的人放谨慎一点，仔细自己的骨头，不要过于冲昏头脑，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这简直疯了！你看，他们还说什么'时局不论如何黑暗，不论将来尚须经历何种艰难道路，与在此道路上须付何等代价，日寇与亲日派总是要失败的。'——"蒋介石把手往文件上一按，淡淡地说道："我所以同你研究，是告诉你：我们的反共还不够彻底！"他恨恨地拍下桌子："我们一定要再加油，使他们连这种风凉话都说不出口！"

"这是一个名单，"蒋介石打开另一卷宗："瞧，延安除了痛骂我一顿之外，还提出什么'悬崖勒马、停止挑衅、惩办祸首、恢复新四军番号、恢复叶挺自由、废止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等条件，'那简直放屁！你看，延安又派出'陈毅为新四军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重新组织军部，领导全军'，这简直同我捣蛋，"蒋介石把一口假牙咬得格格地响："他们这样不认输、不买账，我就不相信他们到底还有些什么花样！"蒋介石大步踱着，在地毯上把脚一顿，扭过身子来道："刚才我同你讲的，是说我们对新四军的围剿太不理想，我们过去对他们的围剿太不理想！我今天罚咒，我非要在这两年之内，把他们斩尽杀绝不可！"

但蒋介石内心却是非常不快，三月间他召集参政会，共产党员拒绝参加，并且提出了解决时局的根本办法十二条，震动了国内外。对这情况蒋介石及其亲信既不能指摘人家不

出席，又眼看着这二十四条办法正在受到人们拥戴，不觉呆了。

“看我的罢！”蒋介石在三月八日，一本正经出席参政会。与会者意味到可能又有一篇反共演说，不料蒋介石上得台来，一字一句，竟说得比谁都明白：“‘皖南事件’，这真是非常遗憾的，我已经派人调查去了，真相如何，不久当可明白。我今天可以向大家说，我们政府与全国人民，只有一致对付抗战，以及铲除叛徒的汉奸、伪逆，决不忍有剿共的军事，更不忍闻有这种剿共的不祥名词，留在中国历史之中。而且以后，也决无剿共的军事，这是本人可以负责声明，而向贵会保证的！”与会者听见蒋介石说得如此漂亮，而且不但“负责”，还要“保证”，简直把手掌都拍肿了。这掌声中包含着什么滋味？蒋介石心头雪亮：“你们是在说唯有这样才拥护我吗？呸！走着瞧吧！”也就不等散会，先自板着脸走了。人们还以为蒋介石心情十分端庄，也就作肃然起敬状，凳子一片响，大家起立表示致敬。蒋介石在官邸正没好气，侍卫长报告冯玉祥求见。蒋介石略一考虑，挥挥手道：“来罢！”冯玉祥一进门直趋蒋前，亲热地握手道：“听说今天您在参政会上讲的非常之好，那太好了。”他往沙发上一坐，双手在膝盖一按，说道：“好是好，不过外边有很多批评。本来我早该向您说的，因为有点不舒服，几天没有出门，今天一并向您报告来了。”蒋介石呲牙微笑道：“很好很好。”冯玉祥便说道：

“有人说，汪精卫这丑八怪最近在南京放屁，说‘如果蒋介石肯来南京，我愿立即出洋让贤’，这种口气同东京的

做法很一致，这是我们要警惕的。”蒋介石不作声，只是频频点头。

“还有，这几十天来，我们的苏鲁战区游击纵队副总指挥李长江、第一纵队第一支队司令丁聚堂、二支队司令颜秀五、六支队司令陈才福、七支队司令秦庆霖、十支队司令范杰；江苏保安第八旅旅长杨仲华等人，都投降到日本鬼子那儿去。”冯玉祥舒了口气：“我们的将领居然大批背叛，这件事情很受人注意。”

蒋介石面色骤变：“注意什么？”

眼看蒋介石这样紧张，冯玉祥心头雪亮：今天他在参政会上所讲的话，原来仍旧是老一套，说得好听，向世人敷衍一番而已，对他还是不能寄与什么幻想。于是本来要告诉他：“外面的看法是：投敌将领一定得到默许，这与联日反共的政策有关。”现在可不能这样说了，只得改口道：“说明了军心士气不大正常。”

蒋介石暗自透口气道：“这个好办。”他马上想到一个主意道：“这样吧，你替我到各处走一趟，看看训练的情形怎么样，看看那些官兵的情形怎么样，好吧？”冯玉祥没料到，这位契弟会来这一手，但不管他的动机如何，这趟任务的意思还好，也就一口答应道：“好极好极，我走一趟，我走一趟。”蒋介石笑道：

“那末关于视察地点以及此行需要多少时间，带些什么人，您自己决定了。”冯玉祥道：“弄好以后，再来给您报告。”蒋介石送走冯玉祥，望着他宽大的背影兀自暗笑，觉得轻松不少，正欲上山走走，不料宋子文闯进来道：“有一

个消息。”蒋介石知道这位舅爷无事不登三宝殿，一定有相当重要的事情，才显得这般紧张。便问：“什么消息？”二人坐下，宋子文开口道：“东京同华盛顿要订立协定，调停中日战争。”

“怎么我们不知道？”

“这个消息据说已经在东京流传，但我是直接从华盛顿方面得到的。说是美国授意一个日本非官方负责人士，提议缔结日美协定。提议中提出美国干涉中日战争，并且先由美国取消锌、橡皮输往日本和中国沦陷区的禁令，荷印英美石油公司已经重订日石油协定。此外，日军要从中国撤退，美国承认日本在中国的支配地位。日本保证不向南洋发动战争，予日本以重要经济让步，尤其在南洋方面同时或由美国贷款给日本。而且，华盛顿要求日本取消二十七年正月间不以蒋介石作为谈判对手的声明，还要修改历次所作关于不容第三国干涉中日战事的宣言，阐明日本在远东的经济计划。”

蒋介石要他再说一遍，由陈布雷记录了。这才开口道：“可是前线日军还在进攻，那怎么能谈得到解决中国事变？”当下交各报把这消息发了。说也奇怪，没几天同盟社果然发表：“各线皇军第一期作战已告结束。”

话说国际形势如此变化，蒋介石不能不召开“御前会议”，商量决策。这方面国舅爷所知最多，也不得不让他高谈阔论，说个明白。宋子文道：“美国同我们关系密切，我们先要从美国起。从七七到现在，美国在‘现购自运’的法案下，供给日本战争物资，已经超过三亿美金，并且还

有大批私人资本供给日本扩张军需工业。”

蒋介石酸溜溜道：“哼！从‘七七’到现在，我们东打恭，西作揖，八次贷款总数也不过两亿九千七百万。”

宋子文一笑：“还有，我们的对外运输线全被切断，中美贸易陷于停顿状态，但日美之间的贸易却发展得很快。特别是石油与废铁，运输到日本的数量比较战前多了好几倍。美国来的消息说，美国石油业、钢铁业都获得了高额的利润，所以他们不但反对任何对日禁运的措施，而且公然地在为日本辩护。他们在宣传一种理论，说日本征服中国，对美国是有利的。”

“岂有此理！凭什么？”

“他们说是只有日本才有力量在中国维持法律与秩序！”

“胡说！我们没有力量维持？”

“不是这个意思，”宋子文道：“美国这种看法是指只有日军才有办法消灭中国共产党。而在共产党消灭以后，中国也就有了法律与秩序，美国对中国的贸易也一定可以大量增加。”蒋介石闻言恨不得破口大骂，跺一下脚道：“这简直是邪说！”

“不过值得注意！”宋子文道：“这种看法代表一部分财团的意见，因此在国会方面获得了很多拥护。目前美国国会中，对日本的妥协的风气也盛，最近美国解除对日禁运等等，都说明了这种意见，已经付诸实行。”宋子文放低声音道：“二十八年间，美国还打算对日大量贷款，以打击中国抗战。洛杉矶财团张德勒还提出过一个办法：先由日美民

间出资，组织太平洋航海公司，以吸收美国的资金，由日本把生丝和中国的钨砂输往美国，再由美国把各种战略物资输往日本。张德勒认为投资的数量如果很大，那中国一定会放弃抗战的念头。”

“我不相信！”蒋介石深深地感到难堪。

宋子文道：“这是事实。大阪有个叫做西川禾吉的商人，同美国财团的关系很深，他曾经向美国借过三亿美金，据西川告诉美国朋友，这件事情中有日本军部兵务局长、稳健派田中隆吉少将，田中奉陆相板垣之命，把板垣特别为此所写的委托书交给西川，去进行此事，以二十亿美元为目标。美国驻日大使馆的商务参赞也曾为这件事同田中隆吉和参谋本部第二部部长冈本少将见面，表示可以帮忙。只是说：这只能作为单纯的商业行为，如果被人视为具有政治意义，那就受不了……”

蒋介石表示他耳目也不少，插嘴道：“这件事情我也听阎锡山报告过。田中隆吉这个人现在山西当总司令，他也跟阎锡山说起过这件事，据说日本军部的少壮派军人十分反对这种生意，他们说这是‘媚美’行为，不能同意。”

“你也知道，”宋子文道：“那你刚才还说不相信，——”

“我是说不相信这件事会成功！”

宋子文不悦道：“那你根据什么？”

“我根据日本少壮派的得势！”蒋介石一谈到日本军人，精神大振：“你想：如果这个计划能成功，美国同日本的合作更紧密，日本便打算顺利控制黄河以北地区，结束战

争。可是日本的少壮派一直同美国有矛盾，他们不愿意仰仗美国，所以我以为这个计划不会成功的。”宋子文干咳一声：“这也不见得，今年三月间，赫尔与日本大使野村举行秘密谈判，之后，赫尔提出‘日美谅解方案’，其中对中国问题的决定，又说明了美国非常愿意通过中日停战，来取得日本的谅解。”

“把那个方案读一遍。”蒋介石吩咐陈布雷。陈布雷以最快速度找到了那秘密方案，念道：“日美谅解方案说：美国总统承认左列条件并使日本政府获得保障起见，对蒋政权根据左列条件劝告和平：甲、中国独立；乙、根据中日间成立之协定，日本军队自中国领土撤退；丙、不并吞中国；丁、不要求赔款；戊、恢复门户开放方针；己、蒋政府与汪政府合并；庚、日本自行限制向中国大量或集团移民；辛、承认满洲国。当蒋政权接受美总统之劝告后，日本政府则认为该政权为统一之新中国政府。”陈布雷念完了，蒋介石问宋子文道：“你以为这个方案行不行呢？”

“我以为这个比较贷款计划的可能还大。”

“我觉得不一定。”蒋介石双手在沙发扶手上一撑，把身体挪前几寸道：“我也有我的根据。这个美日谅解方案，拆穿了很简单：美国在想使日本让出东北以外的地区，对美国门户开放，这是对美国有百利无一弊的理想方案。”

“我也这样想。”宋子文微笑。

“不过，”蒋介石阴沉地笑笑：“这也是个如意算盘。我们内部有没有阻力，——我是指延安方面会不会反对，这个我可以想办法，不过，日本军队根据这个方案便要从华

北、华中撤退，我看少壮派也不会甘心的！”宋子文一惊：“嗯，是的是的。不过日本少壮派军人，也该知道美国的厉害吧？”蒋介石笑道：“子文，老实说，今天来看，是美国厉害呢还是日本厉害？”他摇摇头：“很难说，很难说。”宋子文想说些什么，蒋介石一摆手说下去道：“你不必同我辩，我们的看法或有不同，我们的利害是一致的。”宋子文大点其头，往沙发里一缩：“嗯嗯。”蒋介石便笑道：“那末，我们今天不必为这个问题争执。我们是弱国，美、日是强国，我们无论什么举动，记住这一点，就行了。”宋子文若有所悟，只是点头。“你放心好了。”蒋介石拍一下胸脯：“人家譬喻这个乱七八糟的局势，有如急流行舟，把我譬作把舵的人，我想我是把得稳的。”

宋子文喷口雪茄，表示似信非信。

到六月二十二苏德战争爆发以后，蒋介石这个“舵”却无法把得住，急得团团打转。苦思再三，分别召集亲信道：“这是很重要的一局棋，我们不可弄坏了，我先听听你们的意见。”

“我们先来看看英美的意见。”宋子文道：“英国的目的，是想使纳粹与苏联两败俱伤，让英国得以趁此机会，强大起来。美国呢？据罗斯福说，对于德苏之战，可以把它比作一场英国式的球赛，美国就好象是预备队，先坐在一旁的长凳上瞧人家的。苏联同中国形成先上场的第一队。在某一种程度上说，英国也可以说是第一队的队员。在球赛进行到我们的先锋队员快要疲乏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参加进去作最后的一着，以决定全局。”

“美国是这样看法的！”

“是这样看法的。”宋子文道：“有根有据，美国是这样决定的。”

“那我们目前是仇德呢？还是仇苏？”

宋子文道：“我的意思是仇德，同美国采取共同步骤。国联二十六个会员要签字反对希特勒，如果我们不参加，不但在情理上说不过去，而且事实上也将变成笑话。”正是：仇德仇苏犹商量，路人皆见这心肠！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廿六回

德军攻苏　蒋介石心向往之
日阀袭美　郭泰祺意外丢官

听见宋子文主张同美国采取共同步骤仇德，蒋介石十分为难。他反剪着手，弯着腰，在房里边踱边想，念念有词道："嗯，仇，仇德。德国向苏联开火，……嗯，这是'侵略'，嗯……"他告诉宋子文道："好吧，好吧，我再想想，我再想想。"宋子文起立道："要作决定了，二十六个国家签字同德国绝交，进入战争状态，我们不能再'想'了，否则惹人笑。"蒋介石不悦道："好好，待我同外交部谈过，再作决定罢。你可以告诉华盛顿，大致上是这样了。"

宋子文走后，何应钦、朱家骅奉召入室，蒋介石劈头便问："我们到底仇德仇苏？你们有何意见？"何应钦忙道："这件事情很难办，难办极了。仇德吧，这实在不大好，仇

苏吧。又……”他朝朱家骅看看，意思是：你有什么意见？蒋介石也皱着眉头望着他，朱家骅舒口气道：“报告委座，今日之计，只有硬着心肠仇德，否则对我们的处境不利！”

蒋、何两人频频点头。

“一方面同德绝交，一方面暗中布置，今天大概只能这样做法了。”蒋介石一巴掌拍在桌子上，叫道：“就这样，就这样。我也这样想，我早已把这件事安排好了。”蒋介石吩咐道：“这样一来，顶多个把月，德国在重庆的外交人员就会撤退，他们有多少人？”

“报告委座，德国在重庆人员，除了斯达玛代办，还有海通社社长等人，不多。”

“等他们撤退的时候，”蒋介石吩咐：“你们替我代为送行，由何部长代表我作主人，尽管大摆筵席，你们告诉他们，中国这次同德国绝交，完全为了应付英美，应付中国老百姓，我们最高当局，对希特勒元首，甚表同情。你们可以机密地同他们说，这一仗，我们的看法是德国必胜，英美苏必败无疑！你们可以同他们说，如果希特勒元首打到中亚细亚时，欢迎希特勒元首修筑一条铁路通到甘肃，扶助我们实行法西斯制度。

“你们可以告诉他们，”蒋介石越说越神气：“就说在今天这种局面之下，中国方面的全面计划，有待于德胜苏败，以及日本攻苏，所以我们目前正在积极发动反共反苏！”

朱家骅问道：“那末我们同英美的关系，又将如何呢？”蒋介石道：“这是以后的事。今后一待德胜苏败，我们便与英

美绝交，苏联更谈不上了，我们可以废止滇缅路修路协定，拿人力物力供给日德两国，不过全盘计划待以后再说。”何应钦、朱家骅二人接着告辞，蒋介石又召见外交部长郭泰祺道：“德国已向苏联开战，二十六个国家将向德国绝交，我们应该怎样表示态度，你大概胸有成竹了。”郭泰祺道：“报告委座，这件事情，我们不能不表示态度，日本在进攻我国，希特勒又进攻苏联，我们同苏联的处境是一样的。”

“这个我知道。”蒋介石怕他操之过急，得罪德国；又怕如果不在二十六国联合宣言书上签名，将来会受到损失，于是含含糊糊地吩咐道：“那你看着办罢，我提醒你一句，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同日本正式宣战，一切决定，都要小心谨慎，三思而后行。”

郭泰祺回到外交部，兴致勃勃，马上宣布对日德意三国宣战，并且决定在二十六国宣言上签字。他这做法虽是势在必行，但之后却因此丢官，免职了事。这是后话，按下不提。却说欧洲大陆局势急转直下，法国很快溃败，由贝当继起组阁，向德意两国投降，签订停战协定，英法由同盟国一变而成仇人，外交关系断绝。在这风云紧张之际，不独法国对远东方面的殖民地已经完全失了控制能力，即英国也鞭长莫及，势难兼顾。惯于趁火打劫的日本军阀见到如此机会，当然不肯错过。他知道法国投降之后，法属越南已成为他的囊中物，不妨慢慢下手，首先要对付的是英国。原来日寇念念不忘的，除了诱降，还企图切断中国对外通路，使国际援华物资无法运入中国，以迫使蒋介石就范。这时中国在西南方面最主要的对外通路有两条，一条是由越南到广西

的桂越路；一条是由缅甸到昆明的滇缅路。缅甸在英国势力范围以内，非日军兵力所能达到，于是就在六月二十三日，开始向英国施压力，日军在广九铁路西面的宝安县登陆，东攻深圳、占领深圳、沙头角，广九铁路交通断绝，香港陷于孤立。日本便向伦敦提出要求，要英国停止滇缅公路的货运，否则封锁香港。到了二十八日，伦敦还没有答复，日军真的把香港对外交通全部封锁起来，当地居民在粮食和食水方面的不方便，真是一言难尽。末了伦敦答应封锁滇缅路，日军这才撤除封锁。这些事情在蒋介石看来，只不过是一件小事罢了。面对着急剧动荡的大局，蒋介石自以为胸有成竹，只待头家开牌，有机可乘时便押上一注。

外交部长郭泰祺报告："日本越南派遣军最高指挥官饭田祥二郎在西贡登陆，日方且以最后通牒方式压迫法国维琪政府，成立《两国共同防御越南的协定》。日军浩浩荡荡进入越南，一方面积极构筑'南进'基地，一方面威胁我国西南，请示委员长，我们应否有所表示？"蒋介石立刻指示道："郭部长，德国攻苏后，你的公告发表得很快，又是宣战，又是二十六国签字，太热闹了。"他把脸一板："这一次我们不作任何表示。"郭泰祺唯唯而退。

军政部长何应钦报告："日本内阁要改组，这当然是为了应付急转直下的时局。近卫下台，代之而起的是身兼首相、陆相、内相，并且握有和战大权的东条英机。他在第一个声明里便说：'日本将执行其基本政策，实现中国事件之解决，并建立东亚共荣圈'。他又对日本人广播道：'铁的意志与迅速的行动，将为新阁之基础。'……"何应钦担忧

道：“听东条的口气，隐藏着一片杀机哩！”

蒋介石十分紧张地倾听着。答道：“由他去罢，我们有我们的一定之规。”

“不知道美国的调停有否效果？”

“只好等他们谈去了。”蒋介石道：“目前，谈到那里算那里，将来，必要时我们可以发表不同意见。”

“那我们先看一阵罢。”何应钦不敢表示意见：“或许时间稍久，事情也更明朗点。”蒋介石其实自己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只在静待美国调停“中日事件”的演变。说也可恨，美国政府对于日本的南进政策兀自蒙在鼓里，只忙着为自己的在华势力而努力，调停什么中日事件。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中，日本驻美大使野村和特使来栖三郎联袂赴美，与美国务卿赫尔举行了十四次会议。十一月二十二日上午，赫尔还邀请了英国大使哈里法克斯、澳大利亚公使凯希、荷印公使伦特，以及蒋介石驻美国大使胡适等，听取他们对于日本所提议和提案的意见。

“事情有头绪了。”蒋介石欣然色喜道：“以美国这样的国家来处理这件事，我想没有什么问题的。日本无论如何不敢硬来，否则，咳，他吃不消的。”

人们附和着，一点也没有提防日本有些什么阴谋。

蒋介石高高兴兴地告诉他的亲信道：“今天我来说一个秘密吧，对于英美，我曾经提出过一个计划，叫做‘三个北进’，鼓励日本进攻苏联！怎样叫做‘三个北进’呢？那就是日军北进，为进攻苏联，退到长城以外；延安军队北进，为对付日军，进兵东北；我们中央军北进，为消灭匪区，在

华中、华北向延安的军队收复失地！”亲信们大半已经听他讲过，却还是鼓掌叫好。孔祥熙道：“‘七七’那年，纽约先锋论坛报代表政府看法，说‘中国的命运不外乎两途：要不是任由各省相继沦陷，便是武装自卫’。所以另一方面希望中日妥协，赫尔国务卿照会中日两国说得明白：‘中日武力冲突，将为和平与世界进化之重大打击’，而且他还声明‘九国公约’照样有效。美国有人说：‘美国还在不断地把废铁送到日本，我们当然知道给日本一块废铁，就等于帮助日本杀一堆中国人。’……”

“这倒是不假。”蒋介石无可奈何地苦笑：“那他们的当局怎么说呢？”孔祥熙揉揉大肚腩，表示同情道：“罗斯福这样解释的，他说：‘假如我们突然停止卖废铁给日本，那么它将有权力来认为我们对它已经做了一件不友谊的行为，甚至可以用它来对我们宣战的口实。我们无论在事实上，或是实质上，都是在讨好日本。这是一个丑恶的字眼，你别以为我会欢喜这个字眼，可是事实，我们确是在走这条路’！”蒋介石也慨叹道：“这倒是真的，这倒是真的，不过讨好日本，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他一顿：“这是一门专门的学问呢！哈哈哈！”

可是到了十二月八日那天，蒋介石笑不出来了。日军已经偷袭珍珠港，进入上海租界，攻打香港。消息如雪片传来，把蒋介石听呆了：“报告委员长，日本人真厉害哪！美国人一点儿也没有准备，夏威夷的美国基地全垮了。空袭开始时，美国军官还在蓬拆蓬拆，炸了一个钟头，几百架飞机，十八艘主要军舰，四五千美国军官士兵，都完了。”

“报告委员长，珍珠港事变，美国的损失超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美国海军的全部损失！”

“报告委座！美国宣布对日作战！”

“报告委座，加拿大宣布对日宣战！”

“报告委座！澳洲、南非联邦、荷兰、英国，都宣布对日宣战了！”

“我知道我知道！”蒋介石烦躁地思虑着，不知如何是好。经过数度商议，认为日美开火，不同于德苏之战；因为事实上中国同日本已在开战，绝不可能反向美国宣战，也就照办煮碗，宣言对日宣战；不料没有多久，战报传来，又把蒋介石听得浑身抖索，一身是汗。“报告委座，日本在太平洋战无不胜，攻陷关岛！”

“报告委座，日军又攻陷威克岛！”

“报告委座，日本兵攻占香港！”

“报告委座，槟榔屿、吉隆坡、马六甲、新加坡，婆罗洲、菲律宾，苏门答腊、棉兰等地，都给日本攻陷了！”

蒋介石几乎哭出声来，连连跺脚道：“我们错了！我们错了，我们大错而特错了！”

蒋介石为着局势突变伤脑筋，孔祥熙、宋蔼龄却在为他们留在香港的小姐少爷担心。原来当日寇攻占香港时，香港有许多国民党要员、民族工商业家，以及文化界人士等想逃奔重庆，不料两航的飞机都给孔家包走了，连半个空位都没有。有些人已经上了飞机，也被那些保镖的彪形大汉撵了下去；就是嘴硬的几个想分辩几句，也挡不住钵大的拳头，只好乖乖地让座。情形如此紧张混乱，因此闻道来自香港的

航机即将降落，官儿们立刻群集机场，准备为那些脱险归来的贵宾压惊。那班欢迎者看见许多飞机翱翔下降，真是欢声雷动。待到飞机停下，机门开处，首先跑出来的是一条色光毛润的洋狗，第二位“贵宾”还是洋狗，第三还是巴儿狗……。原来孔小姐爱狗如命，养了一大堆名门贵狗。这番不忍狗儿们沦入暴敌之手，“亨勃冷”阖第光临了。待大群狗们过完，接着是漂亮的沙发、精致的衣柜、华贵的钢丝床，最后孔家小姐才翩然下机，向欢迎者略为答礼，径自进入最新式的流线型汽车，绝尘而去。欢迎者弄得目瞪口呆，只得惊叹孔小姐神通广大，这且不表。

蒋介石面对来自香港的一大堆吃的用的新鲜玩意儿，兀自无心把玩。他召集亲信密商道：“这个变化太大，我们过去的做法错了！”他恨得直拍桌子：“把郭泰祺的外交部长免了！把郭泰祺的外交部长免了！这家伙急急忙忙宣布对日德意开战，娘希匹这个‘战’怎么‘开’法！”

“还有，今后的外交方针，实在要小心。”蒋介石问：“人们怎样看法？

谁也不敢在这个时候提供意见。

“我的意思，”蒋介石道：“这个变化真不小。太平洋战争爆发，英美坚决对日作战，我们的算盘打乱了！共产党说中国陷入‘远东慕尼黑’的危机，现在这帮人也可以放心了。”他眉头紧皱：“不过，我们同英美之间的关系，可难说了。英美已在远东失利，证明日本的力量是非常强大。英美将来还能不能有所挽回，现在很难说。尤其是滇缅路被切断，我们同日本密切往返的趋势，势必发展，大家可要小心

应付才是。还有，英美苏进一步团结，共同打击日德意的形势已成定局。这个，同我们希望日本攻苏，要求英美先行反攻日本，我们坐山观虎斗，以国际援助进行反共战争，最后实现法西斯主义的方针不合，我们要重新安排我们的计划了。”

亲信们只是点头，没有意见。

“你们要注意！”蒋介石瞪着眼睛，挥着拳头道：“大局突变，我们也不能无变！二十六个国家联合签字，对我们一无所得，我对这个没有幻想，现在，我们只有在整个战略上反对英美苏同盟国的战略计划，鼓励日本为希特勒元首开辟一个夹击苏联的第二条战线！在抗日问题方面，我们应该'看战''观战'，以集中兵力剿共，可是不能太明了，为了我们的荣誉和地位，为了取得盟国的军火，为了获得国内的拥护，我们是要挂着同盟国招牌的！我们是要喊出抗战与民主的口号，让同盟国听得舒服的！可是我们真正应该切实做到的是什么？”

亲信们作聚精会神状，以为蒋介石又有什么具体指示了。不料只见他忧戚地说道：“今天我再告诉你们一个秘密，珍珠港事变开始时，我对美国的实力曾经估计得太高了些，我以为美国很快可以把日本压服下去，因此也曾经组织大元帅府。同时也同意外交部的对日德意宣战，以及在二十六个国家联合宣言上签字。”

蒋介石叹口气道：“现在事实证明，我们的决定快了一些。现在什么都别提了，所以把郭泰祺的外交部长免去，对日德意方面打个招呼。我们就要开始依照我刚才说的办法去

做了。”蒋介石吩咐陈布雷道：“打个电报到纽约，告诉胡适大使，要他找个机会公开声明，说中国对日作战牺牲重大，如果再不援助，中国便要单独媾和！”

“这个，”陈布雷期期艾艾发表意见道：“这样公开说，是不是……”

“没有关系，没有关系。”蒋介石笑道：“美国几年来的做法是快刀切豆腐两面光，中国日本他都帮忙。现在他聪明反被聪明误了，仓皇应战，也让美国尝尝它一手培植起来的‘东洋滋味’！”蒋介石狞笑一声：“我们好歹已经同日本拖了四年，现在问美国愿不愿意加强援助？如果不肯，”他双手一拍：“拉倒！我们正好同日本单独媾和！”

这种局面拖到三月初，有一天广西省主席黄旭初忽地来了个密电，说桂林市忽然出现了一个日本浪人，名字叫做黑田，专程拜访黄旭初，愿意传达重庆、东京之间谈判内容的任务，黄旭初因此特地向蒋请示。

蒋介石经过研究，要陈布雷回他一个密电道：“你告诉黄旭初，要他把这个日本人暂时看管，秘密谈判，我派戴笠去主持。”

这当儿冯玉祥视察军风纪归来，一到重庆立该见蒋，报告各省兵役问题如何之糟，兵役人员如何舞弊，图表文字、人证物证，足足有几大箱，数十万言。蒋介石本意并不在此，把这盟兄支使出去，只是图个耳边清净，如今冯玉祥却做得非常仔细，所提出的问题也非常严重，蒋介石只得施展老法宝道：“大哥放心，我一定重视这些问题，你把材料留在此地，我马上召集兵役会议，要把这个问题彻底弄好！”

冯玉祥待这件事告一段落，另外打开一个纸包，抖出几本书、几份报道："今天我来见你，除了兵役和军风纪，还有这件事情。"

"是什么事情？"蒋介石一怔。

"你瞧这些！"冯玉祥随便翻开一册，说道："希特勒侵略苏联，承认汪精卫之后，在我们重庆市面上，竟然出现了公开宣扬纳粹主义，鼓吹'日本实无法可以战胜者'的说法，这个实在太不象话了。"

蒋介石恨恨地说道："这个我不知道，这个我不知道！"边说边随手翻了翻，只见那些出版物上写道："……德国左右攻击，着着胜利，纳粹卍字旗几有到处招展之势，希特勒正在决胜千里之外……德国攻苏可费力少而获利多；苏联内部不安，其红军素质低劣，只须将苏联第一线军队六十个师歼灭；一切便可迎刃而解……而日本舰队，殆为世界上最精者……"

"嗯，"蒋介石皱眉作状道："这种口气，嗯！"

"我说这个非办不可！"冯玉祥道："这个简直不是人话，连自己的祖宗都忘了！重庆是抗战时期的首都，我们参加的是同盟国，而不是轴心国。但就在我们的战时首都，竟会出现了这种论调。"他一顿："还有奇怪的，对于这种荒谬绝伦的邪说，我们的宣传机构并不驳斥，倒让人家先说了！"

蒋介石一怔道："共产党已经攻击了吗？"

冯玉祥道："我们应该平心静气想一想，这件事情实在应该抨击！你瞧，这是人家的刊物：《群众》，上面有一篇

文章骂得好，叫做《抗议公开宣扬希特勒主义》……”蒋介石接过一看，心里着急，嘴上可满不在乎道：“这件事情我实在不知道，我太忙，实在没有功夫顾到。今天幸亏您把这些都拿来了，就留在这里罢，我马上办！”正是：官样文章无人信，蒋心久已向轴心。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廿七回

“剿共第一位”　大批蒋军降日
“中国之命运”　全仗汉奸掌握

蒋介石那扇“门”关得实在牢，冯玉祥也无话可说，只得起立告辞。临出门，却又折回来翻了一阵，郑重指出道：“喏！这几句话很够分量，人家说：‘……这篇文章对中国抗战的胜利完全漠视，认为并不重要。比如说：吾人今不必以幼稚之谁胜谁负为问，须知胜负问题绝不重要。’——这已经是从希特勒的幕僚的赞扬者的地位，到远东赞扬日寇军力，对中国胜利不加重视了……”

“好好，”蒋介石开始不耐烦：“我现在就看，我现在就看。”却吩咐侍卫，把那一大堆有关兵役和其他文件送到陈布雷那儿去。可是没多久只见陈布雷气急败坏奔过来道：“刚才这些东西，兵役部门是冯先生拿来的，还有一部分

——”

“也是他送来的，有什么东西夹着么？”

陈布雷哭丧着脸，拿出一页印刷品道：“这一张也是附在里面的，冯先生还在书页上编了号码，不过不知道登在哪儿的，因为这印刷，这铅字，不象《新华日报》，也不象《群众》杂志……”

“它说些什么？反正是骂我吧？你念吧。”

陈布雷念道：“……至于内政，在政治上，以言民主，则排斥异己，抗日党派无法存在，无论团体与个人，开会说话写文章以至居住走路，均无自由。包办指定（对会议）与轮番审查（对文章）之不足，更重重监视（从集会言论到居住走路）。此种情形，尤以重庆为甚。以言经济，则官僚资本实行垄断投机，不仅工农业破坏达于前所未闻之程度，即中小商业也叫苦连天，无法生存，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为了达成进一步的垄断投机，在膨胀通货，抬高物价，剥削民食，剥削劳动之下，更实行种种具体办法，如专卖、限价等等，以求超乎寻常之厚利。以言教育，则篡改历史，广泛宣传法西斯文化，排斥一切进步思想，而代以一切败坏民族气节及封建复古的奴才教育。以言吏治，则贪污腐化，强征捐税，毁法乱纪，假公济私……”

“陈主任！”蒋介石冷冷地道：“够了！”陈布雷却鼻子一酸，声音变腔道：“请听完这篇东西。”

蒋介石大为惊异，他感到陈布雷反常。听他在说：“人们骂我们，不一定都对；可是我们如果能都听见，不管骂得对不对，这总是好的。”蒋介石皱眉道：“好罢好罢，你坐

着读，我留心听着，一句也不放过。”陈布雷掏出手绢擦擦鼻子，念下去道：“至于捆绑壮丁，强拉民夫，陷害青年，斲丧人格，尤为举不胜举。其结果民怨沸腾，民变蜂起。各处灾民以小孩充饥，死尸枕籍（其中以河南、广东为最）更属惨不忍闻。迨至目前，国民党反动派不仅丝毫无改悔之意，内战危机与投降妥协反而更趋表面化，以致在日寇实行对华新政策，进一步对重庆进行诱降之下，不顾共产党及全国人民与苏英美人士的严正批评，一意要实行法西斯独裁与贯彻反共的方针。”

“很好很好，”蒋介石道：“这个人有些地方说得还算有事实根据，譬如他说的经济问题、兵役问题。”蒋介石一顿，和颜悦色道：“怎么样，布雷，你这两天又听到什么了吗？”

“是的。”陈布雷正襟危坐，欲言又止，只见那个喉核在上上下下，动个不停。半晌，鼓起勇气来道：“先生一身系天下安危，卑职在外面经常听到颂扬先生的话，有时也有微言。”蒋介石一脸笑道：“他们说些什么？”

“外面有人说，重庆遍地血腥——。”

蒋介石“嗤”的一声笑道：“不错，轰炸得太惨。”陈布雷道：“他们说的不是这个意思。他们说的是我们抓人、杀人，到处都有无端端失踪的人，到处都是监狱和集中营，今天的重庆城遍地血腥。”

“还有吗？”

陈布雷欲言又止。

“你尽管说好了。”蒋介石道：“布雷！”他亲热地叫

他："我们相交如兄弟，还怕我听不进吗？"陈布雷闻言大为感激，涕泪滂沱，垂着头边抹泪边说道："怕说得有错，他们批评孔先生、宋先生。"

"那没有关系。"蒋介石正色道："今天我非常感谢你，因为只有你，肯在我面前说真心话。我今天也把真心话说给你听：他们如果真的在外面胡闹，我会办的！"蒋介石语气加重："不管什么亲戚关系、朋友师生，我都不管了！"他叹口气："不过这个要证据！我们是讲究法治的民主国家，没有凭据而控人以罪，那是不公平的！我索性再告诉你罢，还有人说夫人的闲话哩！"蒋介石道："今后对外面说话，你可以强调这一句老话：你说蒋某人是一心一意想做好的，无奈周围有很多阻碍的人，——懂么？"

陈布雷道："懂懂，我们在外，是这样说的；有些报纸在做文章的时候，也这样说的：领袖英明绝伦，终身领导革命，百折不挠，廉洁忠诚；惟部下良莠不齐，鱼龙混杂，难免……"

"这样就好。"蒋介石道："陈主任，我们相交也不是一天了，希望你多多同外界联络，尤其是新闻界方面，你要多花一点精神。你这样对我，真是使我非常感动。"蒋介石亲热地拉着他的手道："古人说，得一知己，虽死无憾，今后我蒋某人有你这样一位朋友，真是太使我高兴了。"陈布雷心中半惊半喜，倒退着告辞道："卑职不敢当！先生系天下安危，前程无量！但愿天下太平，卑职能告老返乡，休养脑病，于愿足矣！"蒋介石少不了慰问一番，打发他走了，但加一句道："今天冯玉祥拿来的文件，存放在你那儿就行

了，不必给旁人过目。”立刻把何应钦等人找来，吩咐道：“今日之下，局势紧张。如何配合日军消灭八路军、新四军，这真是刻不容缓了！除了已经有两批人过去，你们可准备好更多的人过去么？”何应钦道：“信，已经分别发出去，大体上没有问题，他们都愿意按照委座的指示去做。这一次事先接洽，事后通知的，有三十九集团军副总司令孙良诚、新六师师长王清瀚、暂编三十师师长赵云祥、一八一师师长陈光然、新十三旅旅长黄贞廷、三十九集团军特务旅旅长郭俊峰、冀察战区游击第一纵队司令丁树本、第二纵队司令夏维礼、警备处长孙玉田、新编第四师师长吴化文、副师长于怀安、山东保安司令部参春霖、山东游击第二纵队司令厉文礼、一二八师师长王劲哉……”

“这个，”蒋介石道：“你们在通知他们联日反共的信上，都盖着我的图章吗？”

“报告委座，他们都是忠贞的干部，”何应钦道：“不会有什么意外的。至于命令上，盖的是军委会钤记，没有盖上委座私章。”蒋介石沉吟道：“这样做，我不放心。这种地方，最好什么凭据都不要留下。”

“那末——”

“把这些信收回来罢！”蒋介石道：“不过收回这些信，并不是说这个办法不好！相反，这个办法很好，问题是我们不必有把柄留在他们身上。万一他们同共产党打仗阵亡，在身上翻到这种信，对我们很难看！”何应钦一身是汗，心想这个办法本是他决定的，现在可又变了；便忙不迭答应道：“一定在最短期间收回来，请委座放心。”蒋介

石再问道："其他没有投敌的，他们的做法又如何？很积极吗？"何应钦道："他们很积极，接着打开卷宗读道：例如河北尧山我驻军王子耀部同八路军冲突后，八月三十一日，王部派籍、伊二副官偕日军八名，赴石家庄与特务机关接洽投日事宜，到九月三号，隆平、尧山便有日军一百三十余人，在上午十时左右出发援王，合作得很好。又如：沈鸿烈在山东的口号是'反共第一，抗日第二'；山东主席牟中衍告诉新四师第二旅旅长王道说：'宁当伪军，别干八路，当伪军是曲线救国，日后反正，中央还能收留，干了八路，中央就永远不原谅了！'他们都能体会委座命令，大体上都不错。"

蒋介石笑笑。

"此外，"何应钦再翻下去："这是我独立第三旅旅长致日军司令官的信，他说：'大日本皇军司令官麾下：建设东亚新秩序之号召，我们是极度的赞成和拥护，但是中国的赤祸到处滋延，这个祸根不除，贵国协助中国的计划无法实施，和平也无法实现。我们现在……剿除八路军，已经和八路军接触了数次，特函达知，并希赐教。如有敝军零星人员经过此地，请为关垂。'这个人的信写得蛮有趣。"

"很有趣，"蒋介石也笑出声来道："很有趣。"

"还有，"何应钦再翻了翻："这是第一战区发布的密件：'除奸为迫切要务，应分别轻重。首先从事剿共，如其影响抗战，则可略走曲线。'……"正说着陶希圣、高宗武求见，何应钦等乘机告辞，蒋介石叮嘱道："何部长，你记住啦，把给他们的命令收回来，以免授人以柄。"接着蒋介

石召见陶希圣、高宗武，要他们一旁坐下，客客气气问道：“近况可好？”陶希圣道：“委座对我们太优待，不晓得怎样报答委座才好。”蒋介石干笑一阵，指指高宗武道：“时间过得真快，四年前记得我曾经同你说过：你再去香港一趟，而且对日本传达我们的意思。我们决不是反对和平，但是要首先反共然后再和平，这是不可能的，只要停战，我们自然就会正面反共起来，你得把这要点传给日本知道呢！”

“委座记忆力惊人！”高宗武道：“一点不错，当年卑职已经奉命转达过了。”

“可是他们不肯听我的话，”蒋介石轻轻地叹口气：“现在，可热闹了！”这当儿陶希圣有所请示道：“卑职想写一篇东西，想在《中央周刊》上发表一篇为汪先生说几句话的文章，题目打算叫做《汪精卫的反苏反共》，委座觉得——”

“很好很好。”蒋介石毫不考虑答道：“今日之下，除了共产党，我们都没什么，你放手写罢。”但又问道：“今天国际情势复杂，我们不必正面为文辩护，陶先生以为对么？”陶希圣道：“对极了，我们只是提出我们的意见，给人们一点参考，别老是跟在共产党的邪说后面跑。”

蒋介石道：“好极好极，陶先生道德文章，海内敬仰。我想知道，自从陶先生回来之后，一共发表过多少文章了。”陶希圣志得意满地答道：“委座德隆望重，一切全仗照拂；卑职来日有所成就，莫非委座所赐！以前卑职发表的东西很多，但比较分量重点的，二十九年一月二十日在香港发表《日支新关系调整纲要》之后，同年二月十二日在《大美晚

报》和港沪各报发表《新中央政权是什么?》,二月十九日著文分析《新政权延期的原因》，三月十日发表《长江下游的日本经济独占组织》……”蒋介石问道：“那陶先生在这一篇里，将说些什么呢?”陶希圣朝高宗武瞅一眼道：“刚才我们研究过，这篇拙作的重点，是针对苏联和延安。”蒋介石问道：“不知道陶先生大作杀青未?”陶希圣慢吞吞掏出原稿来道：“这个，恐怕还不够透彻，请委座指正。”蒋介石接过看了，只见上面写有这么几句：

“……所以反苏反共不是一成不变的，……德苏协定成立，日本调整日苏关系发展，叫汪不要标榜反共，……华北日军企图通过莫斯科以获得日军与中共互不侵略谅解……因此，汪伪反苏反共主张不能得到华北日军同意。……”蒋介石看完，笑了笑道：“也亏陶先生想得出，到底读书人，脑子快。”陶希圣正欲开口，不料蒋介石已先问道：“最近他们给我拿来一本书，不知道陶先生看过未?那本书叫做《新民主主义论》，是毛泽东写的。”陶希圣忙道：“卑职正在找这本东西。”蒋介石冷笑道：“我可以告诉陶先生，在我的左右，就有人说：这本书写得不坏，你的朋友也这样说吗?”陶希圣期期艾艾道，“话是这么说，可是延安一向吹牛吹惯了，他们只顾到信口开河，不管事实。”蒋介石冷冷地说道：“毛泽东能够写得出，我们也应该写一本，针对他的，陶先生明白我的意思吗?”

陶希圣一怔，随即完全明白了，原来蒋介石看见人家能写，也要来它一本挽回面子，但主要还是针对《新民主主义论》，看上去蒋介石是要他做“枪手”了，这好不荣幸。陶

希圣放心谈下去道："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的确不可轻视，委座这样重视，实在非常贤明。毛泽东在这本书里总结了近百年来中国革命的经验，分析了中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规律，指出了中国的远景，谁说要反共谁就要变成齑粉！他给他的信徒指出了一条道路与方向。"陶希圣放低声音："不管他说得对不对，他对当前局势的确有影响的，对我们的做法也的确有阻碍，所以……"蒋介石淡淡一笑，抽出一份文件道："这是日本《东亚月刊》登的一篇东西，他们从北平给我弄来的。"陶希圣接过一看，原题叫做《赤色民主革命与民主主义实质的估价》，由北平《新进杂志》译成中文，说道"最值得我等注目的，即毛泽东之《新民主主义论》。此《新民主主义论》乃在国共合作、民族统一战线之下，集中中共一切工作与理论之大成。……中共无论国际形势如何激变，国共关系如何浮动，决不稍缓其民主化工作之努力。十一月二日于延安召开的中国政治史上最初之民选参议员集会之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毛泽东在第一日作了注目的演讲……在毛氏三十分钟之讲演中，仅述及中共于中国革命运动中如何展开工作，而不及其他。既非空论，亦非大言壮语，凭其实践与知识的方针，而述及含有可令日本人恐怖之意义。中共二十年来永远忍耐如一，其沉着胆大与忍耐性，其勇敢与执拗，可谓异常，决不容吾人轻视之……"

陶希圣舒口气道："是的，东京方面对延安，也说是'决不容吾人轻视之'，委座说要针对他也写本书，实在是高瞻远瞩，不胜敬佩仰慕之至！"蒋介石笑嘻嘻道："我考

虑了好久，我想出版一本《中国之命运》！”陶希圣与高宗武忙作不胜欣佩状道：“这简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领袖伟大，名符其实！中国之命运在委座掌握之中，如今再由委座著述《中国之命运》，那真是伟人巨著，相得益彰咯！”

蒋介石笑嘻嘻道：“可是我太忙了。”

“是啊，领袖日理万机……”

“我想请陶先生拟初稿。”

“布雷先生——”

“他忙他的，他也搞不过来。”蒋介石道：“反正你拟他拟我拟，都是一样的。陶先生一定胜任愉快。”蒋介石倏地面孔一板：“毛泽东那本《新民主主义论》，已经禁售了，我们的那本《中国之命运》必须快点出版！”

不独陶希圣忙开了，蒋介石也忙得不可开交，他一心一意要同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对抗。可是他能说些什么？蒋介石自己心中有数，因此不得不连日召见一些知名之士、文武大员，要他们对这本书提供意见。待陶希圣把纲要呈交，蒋介石且不翻阅，吩咐道：“我非常重视这本书，所以曾经同几位饱学之士研究过。我心里也有一个纲要，先同你谈谈。首先，我们要弄清楚这个大局趋势，照目前战况发展下去，美国、英国、苏联，都会吃亏的！而日本，日本本来是我们的朋友，因此在《中国之命运》里，对于日本的政策，我们的看法应该没有多大分别，而对于抗战，倒可以不提，或者是轻轻带过。现在，我要听听你的意见。”

“这个，”陶希圣略一思索，便侃侃而谈道：“日本的‘建设东亚新秩序’，是一件大事情，一个大计划，因此，

我们不妨针对这个下笔，譬如说，东京要求我们停战，那我们在这本书里，对抗战这回事，尤其是什么有关抗战的具体办法，可以不必提了，东京方面宣传中日同文同种，中日满共存共荣，那我们不妨提倡民族血统论与民族同化论；东京要求工业日本，农业中国，那我们不妨赞美中国的封建农业经济；东京同柏林反对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那我们也反对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这样对希特勒元首和东条英机更可以拉拢一点；东京要求共同防共，那我们不妨提出两年内解决内政问题，进行反共，——”

“而且应该说明这是命运的决定关头！”

“是的，还有，东京和南京、北平、沈阳等地提倡复古、守旧、尊孔，加强保甲，那我们本来是这样嘛，更可以说得完全相同……”

“还有，东京是反对英美苏的，我们不妨从国耻的由来，不平等条约影响的深刻化，直到北伐与抗战，而拿东京的反英美苏精神作为论点。”

“是的，委座看得深刻极了。还有，这个卑职在南京时感觉得特别深，就是东京方面提出‘对华新政策’、‘归还租界’、‘废除治外法权’，实行‘取消对华的不平等条约’——”

“那很简单，”蒋介石道：“在我们这本书里，我们也可以表示态度，说废约以后，便没有对外问题，民族主义已经完结了。”

“这真是领袖的英明之见！”陶希圣不胜叹服。

“让我再想想。”蒋介石道：“嗯，还有，不要光是对

日本的政策唱和，希特勒元首那一套也有可取之处，我们要兼收并蓄。”

陶希圣想了想笑道：“希特勒元首实行的是法西斯主义，刚才谈到的‘民族血统论’，便是属于法西斯主义的。”正是：如此“中国之命运”，中国焉能不沉沦？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廿八回

又来一汉奸　又见重庆迎贵宾
三次大反共　三军继续投日伪

蒋介石道：“不，这个还不够，我非常喜欢德国那一套。譬如两个军人一见面，第一件事便是举起右手，大喝一声‘希特勒万岁！’这种对纳粹组织的死心塌地，对元首的毕恭毕敬，我是欣赏极了！”陶希圣插嘴道：“听说在战前，南京军校学生，也曾经这样做过，一见面便来一个‘委员长万岁！’”蒋介石皱眉怪笑道：“那不但是军校学生，还有集中军训的学生。后来因为有人反对，我就命令他们不必这样做了。”陶希圣道：“其实，反对由它反对，这种精神正是德国强盛之道。”他言归正传：“那末，在《中国之命运》里，我们再提出‘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那就更能强调法西斯主义。”

“差不多了。”蒋介石思索一阵：“我们谈得不少，陶先生回去就动手罢。”陶希圣立正着问道：“还有什么应该注意的么？”蒋介石再想了想道：“这样罢，陶先生当然知道，我对于曾文正公，真是不胜崇拜之至的，你在这书里，要带上几笔。而且对于满清，也应该适当地给他礼赞，否则对于曾文正公，那就变成大不敬了。”陶希圣深深鞠躬告辞，加一句道：“这本书出版之前，最好在报纸上预先登个新闻。”

“这个我早已想到了。”蒋介石道：“我倒不是为了销路，销路毫无问题，教育部把它列为必读书，还怕没有人买？问题是趁人家在注意《新民主主义论》那本书，而那本书又被禁售之时，我们这样宣传，这个转移视线的影响可不得了哩！”陶希圣鞠躬而退，第二天党报上果然为《中国之命运》大吹大擂，说得天花乱坠，一言以蔽之，曰“这是古今中外唯一的伟大创作。”陶希圣又喜欢又难过，喜欢的是这本书的写作者竟落在自己头上，以后飞黄腾达，是可以写保票的了；难过的是此书一出，作者具名赫然是“蒋中正著”，自己别说名字，连影子都摸不着。不过这种淡淡的难堪马上为狂热的满足喜悦所替代，只见他埋头窗下，东翻西寻，振笔疾书起来。没多久，《中国之命运》在蒋介石再三催促之下出版，蒋介石满以为此书一出，天地易色，不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黯然无光，全世界、全中国的人们，也将因为蒋介石的伟大而竭诚拥护，厌恶共产党。然而事实是这样无情，它狠狠地掴了蒋介石几个巴掌。蒋介石暴跳如雷，听取各方面报告这本书发行后的情况：“除了派销，零售很

少。”

“一定是共产党在捣蛋了！”蒋介石大叫。陶希圣道：“报告委座，有个好消息，东京方面对这本书的批评好极了！”蒋介石这才露出笑容来，问道：“是吗？”于是要他和陈布雷分别为他诵读评论道：“这是东京外务省在上海所办的《新中国日报》评论，它说：重庆的最高负责者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一书里，有三点是值得注意的。第一：他清算了共产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思想，认为不适用于中国，对共产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给予无情的批判；第二：他特别指出东方固有道德的优良，强调发扬东方固有德性以为立国根本；第三：他说明中国民族的统一性，解释民族主义的内容不是对立和斗争。这三点都是无背于东亚新秩序的基本精神的，特别是第一点为最重要。”

“嗯嗯。”蒋介石急不可待地等着其他出版物的赞扬。又听他们说：“这是日本《东亚杂志》的文章，说从《中国之命运》里，发现了蒋介石还是一个东亚人，不论从哪一个方面去看，都存在着东亚精神的味道。……在重庆，东亚精神的抬头，重归东亚，提供了把中国事件变作为东亚内部问题个别解决的重要理论根据。”

“这是同盟社东京发出的报道，说：《中国之命运》一书，如果说其论述之方向，那是没有错误的。但由日本人观之，它只重复了为帝国声明说尽了的大东亚秩序论，迎合大亚细亚主义，抄袭汪精卫之和平建国论。”

“这是一般世界性的舆论。”蒋介石闻言一征道：“说什么世界性？”

"报告委座，是的，很多国家是这样批评《中国之命运》的，说它是希特勒《我的奋斗》那本书在中国的翻版。"

"这个，"陈布雷皱眉："这个。"

"没有关系的，"蒋介石道："骂我的也要听听。"

"这也是同盟社从东京发出的电报。它说：《中国之命运》这本书的价值仅在于顽冥的蒋介石自供了这些东西，以及自己将对其自己不吉的预言书，公诸世界。最近由放弃'抗战'之方针，变到交手'观战'，此事证明四亿五千万的民众对于'中国之命运'有正确的判断，当民众知道'抗战的英雄是汉奸'，而被称为汉奸的人将是'建国的伟人'，观战向哪一方向发展就可以明白了。"

待读完手头资料，蒋介石喃喃地说道："没有问题，东京方面很高兴，可是，西方国家呢？"

"他们只说：这是希特勒《我的奋斗》在中国的翻版，他们把委座看作希特勒一样伟大！"

"不是这样的。"蒋介石冷笑道："他们指着和尚骂贼秃，在骂我是希特勒罢了。别忘记现在大家正向日德意开战。"他吩咐道："共产党方面，是骂定了，他们骂些什么？"但陶、陈等人无法读得下去，蒋介石一把接过，只见他越看越紧张，目瞪口呆，双手发抖，终于把书一掷，低沉地吩咐戴笠道："这几家书店，这几种刊物，这几个作者，要好好地给我想办法对付！把他们抓来以后，不许马上动手，要这几个家伙慢慢受用！"蒋介石在那一堆书报里捡起一本，指点着说道："你们瞧！简直造反啦！我们在事前宣

传，他们说好象明末无赖巨奸魏忠贤一批狗党称颂魏忠贤作'三朝要典'，并比拟于'孔子作春秋'一样！好哇！他们说《中国之命运》反对共产主义与自由主义，鼓吹法西斯主义！歌颂中国的封建主义，礼赞奴役。中国的满清朝廷，崇拜勾结洋人洋兵镇压太平天国的汉奸，并称说'今后的命运则全在内政'，'准备于两年内决定命运'，这是一本法西斯主义的内战宣言书……"蒋介石冷笑道："这倒讲对了，内战宣言！我就要同你们宣战了！不过你们也太高抬身份，这谈不上内战，这是剿匪！"他狠狠地振拳高呼："我要剿灭你！"

蒋介石的亲信们，对他那一套神经玩意儿是看惯了，当下免不了从旁帮他呐喊一阵，然后分别告辞。戴笠走在最后，低声说道："昨夜上海的秘密电台报告说：最近恐怕有一个人会到重庆来。"

"谁？"

"电台报告说，日期、人选还没决定，但日方已经决定这样做，大概五月间会有消息。"蒋介石瞅了一眼日历，他实在为日方的态度着急。《中国之命运》完全为适应东京写的，但东京只说了几句好话，赞扬他"论述之方向没有错误"，可是没有具体意见，现在既然说要派人来，那绝对有把握了。

蒋介石左盼右盼，终于把吴开先盼了来。说也奇怪，当时重庆城里还有"打杀汉奸"的标语，但来自南京的汪府要员吴开先，却大模大样飞到山城。不独军警保护周密，而且朱家骅、潘公展、洪兰友、程沧波、杜月笙、萧同兹等百余人

还奉命赴机场欢迎。其场面之大，气氛之热，远非一个抗日将士所能享受到的。吴开先到达后，第三天晚上便去找蒋。蒋介石大为欢迎，寒暄过后，两人单独晤谈。蒋介石道："本来，我老早要请你来，无奈外面流言太多，不得不这样做，不得不这样做。"吴开先一躬到地，答道："委员长的处境，南京北平上海各地友人都清楚。他们，自汪先生以下，都委托开先致敬请安。这次动身之前，日本军部小林参谋少将曾经设宴饯行，要我向委员长致候。小林说：日本同重庆迟早会化敌为友，共同反苏反共的，他很强调这句话，吃这顿饭，他一共提了好几次，小林少将在军部很有地位，他说话可不是随便的。小林少将还说：今日之下，准许汪先生的政权独立，交还租界，取消特权等等做法，完全是希望蒋委员长回来的准备。即华北也可以恢复战前政委会的组织形式。"吴开先一顿："说到这里，小林少将还要开先转达一句话，说几个月前他们打死了张自忠，觉得很抱歉。不过张自忠似乎也太认真了，他真的同日军打，打得很凶，因此……"蒋介石轻描淡写地道："别提他了，小林还说什么？"

"小林少将说不单日本可以这样做，而且可以强制德、意、法相继实行。现在英美废除不平等条约，取消治外法权等等都是空谈，日本则是拿具体事实来昭示中国人。这些话，小林少将要开先转达委员长，其他，都是琐琐屑屑的事情了。"

"嗯。"蒋介石思考小林口信的内容，想了一阵，问道："这个，慢慢再谈罢。这一趟，你辛苦了，你怎么来的？走哪一条路？"

“报告委员长，开先这次是这样来的：四月初奉小林之命由上海乘飞机到广州湾，然后再转重庆来，一路平静。三方面——不，其实是两方面都在保护我，来是来了，心里却有所顾忌。”

“顾忌什么？”

“人家都知道，我是国民党的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二十八年曾留港、沪活动，这次太平洋事变以后，日军进入上海租界不久，我就被捕了。可是被捕后又到重庆来了，而且飞机场上大家看得很清楚，我还带了四个大箱子。这些，会不会有人说闲话……”

“让它去咯！”蒋介石道：“事先，我们也曾经为这些事情安排过，为大家留后步；为掩护你或其他朋友到这里来留后步。譬如提到你罢，我记得有人问过我，后来中央社和《中央周刊》曾经登载过，说汪精卫派汪昌文问吴开先，除自杀外，还愿意走第二条路吗？吴开先就答：愿做和尚。后来，报上又刊登过，说吴开先已经被敌送到杭州灵隐寺受戒做和尚，但仍有伪警监视，这些都是他们为你安排的。”吴开先脸色陡变道：“这可糟了，朋友们这样为我着想，但我在到达重庆的当天晚上，有人问起我做和尚的事情，我都否认了。”蒋介石不慌不忙笑道：“别紧张，这没什么关系，反正战事嘛，消息有错，也没人一口咬死你，我让报纸另外给你发表一段新闻好了。”

“报告委座，报上昨天已登过了，说的是：‘迄三十一年三月十九日被敌伪绑架，百计诱胁，吴氏本革命信仰，坚贞报国，终不为屈。’”

蒋介石“嗤”地笑出声来。

看见蒋介石这样笑法，吴开先心头痒痒地好不舒服。不少人告诉他，最近蒋介石的脾气更难捉摸，但对他显然例外，非常亲热。蒋介石笑过便开口道：“所以，办报是非常重要的，拿你的情形来说罢，横说竖说，爱怎么说便怎么说，只要笔下一动，就行了。”蒋介石踱了几步：“你刚才说的，还有其他琐琐屑屑的事情，又是什么呢？”吴开先道：“报告委座，这次开先从上海来，一路得到戴局长的帮忙不少。除了由他们引见日军驻华北的总司令外，又去南京见畑俊六的参谋长，到上海去见海军总司令，在南京还会晤过重光葵，他们都问候委座，要开先向委座劝驾，双方合作，共建亚洲和平。他们内部还是分两派，海军系着重南反英美，陆军系主张北反苏共。他们这样说：如果中日和平了，日军便可以从广州、武汉撤退，方便我们从武汉、广州派兵北上剿共；不过南京与沿海一带暂归日军掌握，待共产党全部肃清后归还；华北定名为共同剿共区；至于汪先生的去留问题，倒容易解决。”蒋介石要他再说一遍，并记录在卷，思索一会，答道：“这几个条件，我当然可以考虑的，问题是这几天来自京沪的消息说，东条正在南京访问，我不知道东条的动机何在？东京的做法如何？不如多几个人研究研究再谈罢。”吴开先道：“是的，再研究研究罢，不过大体上是这样，不会有什么改变的了。”

事实上也诚如吴开先所说，日本对蒋的做法有一定之规。就在吴开先到达重庆后没几天，戴笠人报道：“有人从北平来，他是这里命令他调查东条在南京的行动的，他说东

条在三月十三到南京，随后又访满洲，表示支持汪精卫。我们的人便问他，军部最近派出吴开先到重庆去，而东条却在支持汪政权，这有没有抵触呢？他们说一点影响也没有，并且主张我们的人回来一趟，以免双方误会。”蒋介石道：“看这个局势发展下去，以及其他方面辗转告诉我的，以后上海、北平、天津一带我们的人，可以获得日方默契，纷纷回重庆来了，你要特别小心。刚才有人告诉我，延安方面曾经发出一个通电，说延安民众大会通过一项要求，要求重庆公开审判吴开先。这个电报同盟社在上海转播的时候，却把它改为‘要求重整抗战阵容’，至今不提吴开先一个字。这种做法同我们的态度完全一样，我们今后也不许提到吴开先一个字了。要知道，对于一个重要干部的保护，是应该这样的。”

那蒋介石经过上述种种酝酿，决定再来一次反共高潮，希望就此解决共产党问题。他向军政各方面大员愤激地指示道：“我们反共反到今天，已经好多年了！现在国际局势大变，有利我剿灭共匪，这一次再不斩尽杀绝，实在太不成话！你们非给我彻底解决不可！这次除了日本方面可以在侧面帮忙，史迪威将军带来的美式配备，也正好加强了我们的反共军队！大家要知道史迪威是反对我们打延安的，事前千万不可让他知道，等到共党消灭以后，他想反对也来不及了。美国的援助反正还是落在我们手里，你们赶快分头动手，用尽种种办法，不择什么手段，总而言之是要彻底，迅速，消灭共产党，动手罢！”

这次历史上有名的“三次反共高潮”端的厉害：事前蒋

介石命令新编新五军军长孙殿英，苏北游击纵队第二支队司令张良才率部投敌，孙殿英还与国民党监察委员、河北省政府主席、冀察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庞炳勋联名通电。庞则就任汪精卫的伪晋冀鲁豫剿共司令兼和平救国军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职，率军队进驻晋豫省境，对外并不讳言"奉命反共第一，抗战第二"。而在山东，李仙洲部联合日军夹击当地八路军，公开宣称"奉中央命令来打八路军"，"根据山东省局势及共产党之动态，为当局想，则剿匪重于抗战"。并订下具体办法："军事上注意打击、解除奸伪武装"、"据点主义、死挤硬靠"、"对共产党及民众坚决镇压"。除了这，蒋介石并在六月底调动河防大军开到陕甘宁边区周围，胡宗南到洛川召开军事会议，积极布置，准备拿这个美式配备的武装"闪击"延安。五月廿一日共产国际宣告解散，蒋介石灵机一动，用各地党、政、军、帮、"民众团体"名义要求解散中国共产党，交出边区。这一着博得了日方的大喝采，东京南京日伪报纸纷纷鼓励他，要蒋介石对延安及所有抗日武装"用武力痛剿，覆其巢穴，进一步做到奠定全面和平的基础"。

蒋介石兴奋地注视延安动态，满以为指日可下了。不料朱德总司令却分别给蒋介石、胡宗南一个电报：呼吁团结，避免内战。蒋介石深怕胡宗南受到影响，连忙去电命令他分九路大举"闪击"，一定要迅速解决！胡宗南的队伍在移动，可是各解放区的群众也在行动，他们纷纷开会示威，声援陕甘宁边区，反对蒋介石自相残杀。消息传来，蒋介石火了。他立即命令戴笠向解放区居民下手，但只有军统局太行第三

站站长侯伯周立下了血腥功劳，在他组织的放毒计划之下，太行根据地有五千多军民中毒伤亡。

蒋介石出齐了明明暗暗的花枪，可是战争进行到八月底，还是不象马到功成的样子。那一天蒋介石正在发脾气，陈布雷报告史迪威将军来了急电。蒋介石一怔，接过看了，顿时面色大变，原来史迪威告诉蒋介石，美国《外交政策公报》最近发表了罗辛格一篇题为《中国军队实情》的文章，希望蒋介石过过目。史迪威是美国派驻中印缅战区的美军司令，兼蒋介石总部的参谋长，他有责任提供这些资料，并且要求蒋介石答复："最近听说阁下又在向延安用兵，希望把真相告诉你的友人，并且希望阁下把武力集中对付日军……"

罗辛格的文章这样说道："……每个中国问题观察家业已知道，投机囤积和其他原因不仅使中国人民生活困难，而且不可避免地还妨碍了军队的效能。在这一方面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华北、西北进行游击战和运动战的十八集团军声称他们现在的战果，不但没有减低，而且比战争初期时更大。许多到那里的外国人告诉我们，在那个新区里面，通货膨胀和投机买卖是很少很少的……"

蒋介石不知如何答复史迪威才好。同宋美龄、何应钦、陈布雷等人商议一番，觉得置诸不理不大好，不如敷衍他一阵算了。于是复了他一个电报，告诉他中国内部问题很多，他自己也在一件件整理，希望他不要有所误会。但蒋介石深感长此以往，实在不妙，史迪威责任心很强，完全不是重庆官场那种调调儿，弄下去可能出毛病。这当儿正好冯玉祥为

厚恤张自忠事求见，蒋介石一开口便问道："对于美国的态度，大哥的看法怎样？"

冯玉祥没料到会有此一问，小心地答道："我最近在读历史，还请有名的教授上课，所以对那些知道的不多，我以为美国是变了。"冯玉祥道："太平洋事变之前，美国的确想站在战争圈子之外，力求'美日谅解'，但东京志在建立'大东亚新秩序'，它不但要把美国在中国的势力赶出去，甚至要把美国从南太平洋赶出去。如果美国认为太平洋是美国的'内湖'，日本显然也如此想。日本扩张的方向，本来是北进；后来在张鼓峰与诺门坎吃了两次教训以后，便改为南进了。前年日本占领越南南部，已正式宣布了它将攻击南太平洋的企图。因此美日之间的关系，便紧张起来了。"正是："真理正义"云胡哉，美日原是"黑吃黑"！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廿九回

日谍抵渝　瞧鄂西之敌忽撤退
美将入川　为延安抗敌抱不平

蒋介石对于这位盟兄的头头是道，深感惶恐，忙说："啊啊，对得很，对极了。"

"所以，这次太平洋战争，基本上是四十年来日美矛盾的总清算。"冯玉祥安详地笑笑："您知道的，我的老师之中，也有一两位思想清楚的学者，他们说日本这次战祸，是证明了列宁的理论：帝国主义发展的不平衡性必然导致战争，是完全说对了。"

"嘿嘿嘿。"蒋介石心头惊讶，故意问道："那末据大哥看来，美国这次仓皇应战证明，它过去自以为聪明的两面取巧作风，实际上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啦？哈！"冯玉祥对蒋介石有这么一个看法，不管这个契弟如何善变，但只要有机

会说话，他绝不放弃。因此便答道："是啊，你说得对，两面取巧的玩意儿到底不是玩意儿，'聪明反被聪明误'那句老话是有分量的。"他折入正题："珍珠港被袭，再加上英美在南太平洋节节失利，美国人尝够了日本人的滋味。而日本，正是他们曾经一手培植的！所以美国最近对我们的抗战忽然恭维起来了，"冯玉祥挥舞着手掌："说我们的抗战是奇迹，说我们单独抗战不容易，说我们真是了不得，把我们捧上三十三天啦，咳，真他妈的！"

蒋介石失笑道："也真是的，美国到今天才知道：'中国人是在杀日本人'，'假如没有中国，假如中国被打垮了，你想一想有多少师团的日本兵可以因此调到其他地方来作战。'于是美国当局也极力主张应该使中国能够继续抗战。"蒋介石冷笑一声："钱也来啦！民国二十六年到三十年之间，我们向他借钱，夫人还特地跑去一趟，可是所得无几；但上一次的情形就不同了，他一下子就给了五亿美元，超过了二十六年到三十年间七次贷款总数的两倍！"

"不过，"冯玉祥道："这种国家的政策是这样子的，他们一切从自己出发，也难怪。如今能够明白帮助我们的重要，也很难得了，我们应该同他们善自相处，目的却是一个：打垮日本的侵略！"蒋介石心想，这位盟兄又来了！果然冯玉祥舒了口气道："现在，我倒想说一些不中听的话，美国帮助我们，不象苏联那样只是为了帮助，美国是有目的的。不过这个共同打败日本的目的，我以为也不坏。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好自为之，不过听说史迪威将军对于我们的做法，有点不大……"

“大哥怎么知道！”蒋介石有点慌了，他想冯玉祥绝未看到刚才的电报，一定另外有所传说，便追问道：“外面又有闲话了吗？”冯玉祥道：“这个得从头说起。刚才我们说过，美国忽然热心助我，目的是为了抗日。美国并不傻，他们那个史迪威将军出任您的总部参谋长，也是有任务的，美国显然并不十分放心中国战局，所以派个大将军来，不过这一点，我们也不能说是不应该，打日本既然是大家的事，人家派个人来也说得过去的，是吗？现在我们来谈谈史迪威。大家知道史迪威将军是个责任心很强的军人，他认为他的唯一任务是加强中国作战的力量，尽可能在中国大陆发动反攻，以减少美军在太平洋区域所受的阻力。根据这一点基本问题，我们不妨检讨一下，在我们的地区里，是不是做得十全十美了？是不是一切都符合抗战的要求，一切都符合同盟军并肩作战的要求了？”冯玉祥苦笑着，搓搓手道：“我知道我的话是很讨厌的。”

“大哥别这样说。”

“那末，最近对延安的用兵，又是怎么回事呢？据外间所传，我们自己人打仗，打得很惨烈！”蒋介石强笑道：“我也听到过，我也听到过，恐怕是边境冲突。”冯玉祥长叹一声，起立道：“我告辞了，关于张自忠将军的事，希望您好好地表扬他一番。”冯玉祥拭泪：“这是一件大事！如果我们的将军都象他一样，我们不会躲到重庆来了！至于史迪威的传说，是很不少，不过说来说去只有一点：史迪威主张我们同仇敌忾，而不是自相残杀。如果我们的兵力全部投入抗战前方，相信外面也就不会有什么闲话。”冯玉祥说完

就走，蒋介石也不挽留，朝他背影无声地冷笑一声，忙着对付延安的军事去了。但没多久，日本为了压迫重庆投降，在政治攻势之外，又展开了对湖南、鄂西的攻击。蒋介石闻报心慌，马上想起一个人来，便给黄旭初发了个紧急电报道：“……三十一年春，由桂省暂时看管之日本人黑田一名，请即用飞机运往重庆……”

黄旭初不敢怠慢，连忙派人专机把黑田运去。蒋介石指定吴开先同戴笠二人负招待、监视之责。为了让吴开先腾出身子，对外就说到成都养病去了；而双方晤谈过程，则由戴笠同日方驻在上海的电台互通消息。黑田到达重庆，几乎无人知晓。这个日本人太象中国人，能写一笔流畅的中国字，能讲一口流利的中国话，在河北省还讨了个中国女人做“临时夫人”，而且已经生下好几个孩子。他到达重庆的第一个晚上，正同吴开先、戴笠吃过饭，蒋介石突地出现。黑田不慌不忙行过礼，说了几句感谢的话。蒋介石盯紧了他，见他长得又高又大，可是满身找不到一点日本人的特征，便叹道：“你简直不象个日本人，简直不象个日本人。怎么样？你到底怎么来的？”黑田立正道：“报告蒋委员长，我的真名不叫黑田，叫做黑木青山。我在中国有二十多年了，头山满先生，土肥原先生，一直是我的上司。这一次，东条首相要我仿照民国三十年五月德国国社党副元首赫斯奔英的办法，所以我就冒昧地闯到了桂林。”

“那你的地位，不会很低的了。”

“是的，报告蒋委员长，我在敝国的地位相当高。我在贵国太久，一切都已经中国化了，所以我自己出马，得到的

便利很不少。我奉命从香港出发前夕，曾经把这次所负的使命，密电第四区司令长官张发奎将军，可是没有回讯。我便从香港经广州湾，过柳州，到达桂林以后，我化名叫做张振华，说是个海外华侨，直接到广西省政府投刺晋谒黄旭初主席。可是那天是星期日，黄主席不在省府办公，我便对卫兵说，我是刚从香港来的华侨，有重要事情面呈黄主席，请你们告诉我黄主席的公馆在什么地方？卫士长就告诉了我，我便按址前往，找到了黄公馆。到了门房，当传达问我要名片的时候，我便在一张纸上写了'日本和平使者黑木青山'几个字，交给传达呈送黄主席。等了很久。我相信黄主席接得我的几个字后，可能不大相信，可能怀疑我是个刺客，也可能觉得奇怪：一个日本人，怎么会太太平平混了进来呢？不过他一定会接见我的，这一点我很有自信。后来，来了几个卫兵，查了我一阵，没有发现武器、毒药，以及任何可疑的东西，黄主席便出来了。我看见黄主席后，便要求把奉东条首相之命来和中国秘密谈判和平的使命，电告蒋委员长，这个，——"

"这个我已经收到了。"

"同时我要求派飞机到桂林，把我接到重庆。这期间我曾向黄主席要求三点：第一，不要把我当作俘虏看待，因为我是自动来的，不是给俘虏的；第二，不要招待我住在公共场所，以免暴露了我来到这里的目标，妨碍了将来的谈判；第三，要求黄主席招待我住在私人住宅里，同时给我行动自由。感谢他当时都答应了。"

"那你为什么又想回去呢？"蒋介石口气很重，但脸色

和气："还没见过面呢！"

"是啊！"青山道："这一点要向蒋委员长道歉！后来，黄主席便把我安顿在一家私人医务所里。戴局长也来看过我一次，只是要我等。"他向戴笠笑笑："戴局长派了几个朋友陪我，一天到晚打牌喝酒，这真是要谢谢蒋委员长，如果我住的地方也要禁酒禁赌，那就闷坏了。"

客厅里扬起一片笑声。

"其实我并不想逃。"青山道："看着我的人每天晚上同我打牌打通宵，使我只得在白天睡觉。我很感谢你们对我的招呼，在桂林看戏、看电影、游水，到特寮里去玩，都很自由。后来这种日子过了半年多，蒋委员长这边还是没有下文，我开始苦闷了。因此有一天，我便留了一封信说：'我现在的生命虽然无虑，但大丈夫不仅有生命为已足，所以我不告而别了。'我想从桂林到龙州，再从龙州到越南，如果土肥原先生那里没有新的工作，我想回河北去。"

"好了！"蒋介石道："现在，你总算了此心愿，不但到达重庆，而且连我都看见了。"

"谢谢蒋委员长！"青山鞠躬："我在龙州时，黄主席便派人来追，说很快可以成行，反正半年也等过了，再等几天算什么。"蒋介石突地面孔一板，起立道："我走了！你们三个人开始谈罢，你们当然知道，这个秘密的份量如何？重要性又如何？可不能在外面随便乱说！"蒋介石一走，青山便笑道："说实话，今天皇军在贵国的成就，如果没有蒋委员长的鼓励，恐怕不会这么顺利。"戴笠不悦道："你说什么？"青山机警地笑道："我说话当然有根据的，旁的不

说，民国三十年十月二十日，蒋委员长在南岳军事会议纪念周上演讲道：‘现在敌人要打我们哪一点，他就打我们哪一点；他要占领长沙，就可占领长沙；他要几时进来，他要几时撤退，都可以大喊大叫用广播事先通知我们，而且他一定能照他预定的时间，丝毫不爽地实施做到！象这次长沙会战，敌人来了不能抵抗，敌人退了不能追击，毫无俘获，这可证明我们的一切能力、学问、精神都是退步了。连十个俘虏都没有。’事实上这不就是对敝国的鼓励么？”

戴笠撇撇嘴道：“青山先生，别夸张你们的特工了，我们还是来谈谈正经罢！”吴开先却大感兴趣道：“蒋委员长这个演讲，你怎么会知道的？”青山笑道：“还不是听人说的，在桂林我问过某大员，他也承认那天蒋委员长说过这番话的。你想，日本兵听到以后有多么兴奋，而你们自己听到以后，又有什么感想？所以我可以代表日本政府同你们两个说：皇军攻无不克，武运长久，象张自忠那么骁勇抵抗结果还不是死了？象蒋委员长那样厚爱于皇军，将来皇军说什么也要拥护他！”

戴笠这才眉开眼笑道：“青山先生，说正经的罢：你们又在湖南、湖北打起来啦，这样打下去，真的要我们搬到云南，或者到新疆建立陪都吗？真的要我们靠紧华盛顿吗？”青山道：“这句话，搁在我肚子里有半年了：只要你们马上表示愿意谈判，停止作战，局面自然会变！”他拍拍胸脯：“在下脑袋做保！”戴笠道：“你替蒋委员长想想，他能这样做吗？”吴开先马上插嘴道：“青山先生，这一点，戴局长说得很对，蒋先生是不便这样做的。你在中国二十多年，

当然明白中国情形：你们一打两打三打，真的把中国人惹翻了！旁的不说，共产党为什么越来越大？还不是因为主张抗战，主张收复失地，这才受到人家拥护的？如果蒋先生要表示谈判，那就等于请共产党上台！那个我不说你也明白：蒋先生如果正式停止抗战，前途是难以想象的！”

青山沉思喝口茶道：“这倒是真的。那末，先把共产党消灭了，不就没有后顾之忧了吗？”

戴笠大笑道：“青山先生，你外表十足是个中国人，但你到底不是中国人。共产党如果这样容易消灭，还要你开口吗？我告诉你罢，接连两三天，蒋委员长跳了几天的脚，拍台拍凳，吓得大家不敢去见他。”青山道：“为什么？”戴笠道：“还不是为了第三次大反共失利？这一次的大反共，规模之大，配备之精，都是空前的。”他叹了口气：“可是，空前又有什么用呢？”

青山叹了口气道：“我天天看报，看到你们对皇军、对共军的战报，总以为打个五折，就差不多了；但听戴局长刚才说的，五折还太高。共军给围剿了多少年、多少次，原来问题越来越严重了。”戴笠满肚不舒服，叮一句道：“是啊，我们不行。可是最近几次贵国军队在华北给人家打得个稀里哗啦，又怎么说呢？”青山还未作答，吴开先笑吟吟解围道：“两位不必为这问题辩论，还是谈蒋委员长交下来的问题罢。共产党是很麻烦的，拿皖南事件来说，我们三方面十面埋伏，结果还是，”他“咳”了一声道：“好啦好啦，谈旁的罢，谈旁的罢。”

东京、重庆、南京，三方面的代表开始交换着一连串意

见。戴笠一趟趟向蒋介石报告，重庆上海之间的电台一次次联络，谈判终于告一段落。

攻打鄂西的日本兵倏地撤退，蒋介石命令把“鄂西大捷”渲染得如火如荼。黑木青山也就离开重庆，沿着长江东下，而扬言去成都养病的吴开先，也忽然恢复应酬了。人们向蒋介石道贺：“鄂西这一仗，真不容易哩！”蒋介石心头好笑，却一本正经的闲谈，演讲时一再强调道：“一点不错的，这次鄂西大捷异常重要，同斯大林格勒大捷、和北非的胜利具有同等的意义！”可是就在“鄂西大捷”后不久，史迪威因公到重庆来了。对于这一个美国人，蒋介石有着特殊的厌恶，因为史迪威反对他把美援武器独占，而在前线前仆后继抗战的延安军队，反而不给一点接济。宋美龄对这个美国将军也有着特殊的厌恶，因为史迪威曾在中国多年，中国话说得很好，比宋美龄的中国话高明得多。而且这个人本身没有什么架子，对她也不“特别看待”，这使宋美龄非常不舒服。“来就来罢！”蒋介石嘟囔道：“反正是这么回事，弄不好，请他回老家，我不需要他！”但他事先布置，吩咐戴笠道：“史迪威这家伙要来了，当心他到处乱跑。”蒋介石更不放心冯玉祥，这是史迪威在中国老朋友之一，便把冯玉祥接到南山住了几天，用意在于希望冯在史迪威面前替他说几句好话。

“我特地向您致敬！”史迪威一见面便豪爽地同蒋介石握手：“这一仗打得好，不过日军到底是怎么给打败的？我一时研究不出，请您讲一讲。”蒋介石当然不会脸红，就指手划脚，凭着他的“想象”，就把进攻鄂西的日本军队击退

了。在临时“爆肚”的情况之下，终算没有把黑木青山拉扯出来，蛮稳阵的。史迪威仔细听了，再仔细想了，也得不出一个结论，可是又不便追问。只得岔开话题道：“缅甸方面，再可以打个大胜仗！”蒋介石作喜悦状道：“那太好了！”史迪威道：“不过，这件事您要帮大忙，只要能够把你在陕北的自己的军队调出两个军来，加到前线去，我敢保险，一定能把日本人从缅甸打出去！”

蒋介石满身血液奔流，恨不得一巴掌掴在史迪威脸上，再一张嘴把他吞了。使劲忍住，这才摇摇头道：“你不要管！”史迪威一怔，稍停，说道：“委员长，我当然管不着，但我应该把看到的告诉您，是吗？”他极力使空气好转，强笑着道：“请你不要把我们美国人给你的军火都藏起来，预备打内战。我自己是美国人，因为要保护中、美人民，也为了爱护你自己，希望大家合作，把日本兵赶出去。你们中国人都是自己的好同胞，都是自己的兄弟姊妹，我们只希望你们建立一个民主国家，人人都享幸福……”蒋介石越听越刺耳，涨红着脸道：“我不喜欢这一套！”史迪威摇摇头道：“蒋委员长，你们在美国的大使，常常这样说的，说一个民主、幸福的中国，是蒋委员长所渴望的！”

“大使？”蒋介石满肚子别扭道：“你不提驻美大使也罢了，你一提，我倒要问问你。以前我们驻美国的大使是王正廷，那时战争开始不久，我把希望都寄托在你们美国身上。”蒋介石咽住了下面这几句话：“希望你们出来调停，我们应战的目标，是三国干涉还辽之举，不难重现于今日！”蒋介石瞅一眼史迪威，问道：“可是你们却轻视我的大使。王正

廷每次请见罗斯福总统，在礼节上他不能不见，但一见面便邀请我的大使打高尔夫球，使得我的大使没有说话机会，这又算什么？”

史迪威失笑道：“我不是罗斯福总统……”蒋介石恨恨说道：“我知道有人告诉我说你们的总统嫌我的大使学识不够！”他狠狠地加一句：“所以我就派胡适去了！”史迪威微嘴道：“你既然这样说，我不得不告诉你，你的胡适大使还不如王正廷！如果你刚才讲的传说没有错，那王大使的问题只属于他个人；但胡大使的情形可不同，他的问题属于中国政府！你知道他在美国，有个有趣的绰号么？在美国的华侨，叫他是日本驻美大使！”

蒋介石几乎蹦起来：“为什么？”史迪威皱眉道：

“因为他到任不久，便对我们美国记者发表谈话道：‘中国的游击战，不过是害害老百姓而已！’他这几句话，把华侨气惨了，华侨知道他们祖国的游击队很出色，而胡适的口气却似乎代表日本的人，完全不是站在中国大使立场说话，因此给他这么一个绰号。”

蒋介石不悦道：“我不喜欢一个美国将军，对有辱中国大使的诬蔑感到兴趣！”蒋介石再也忍不住一肚子火：“史迪威将军，我今天有句话问你！为什么美国对于中国租借物资的处理，与对其他盟国的不同？”史迪威道：“这是个老问题了。”蒋介石说下去道：“你们对苏联、英国和其他各国的租借物资，各该国的政府首长都有权在他国内从事分配，可是我就没有这种权力！我必须提出我需要什么，再由你们的分配人逐案决定！”

“蒋委员长！”史迪威见他神色不对，劝道：“您别这样想。任何国家向美国租借物资，都要经过这道手续的。”蒋介石道：“我认为这样做，对我是个侮辱！”史迪威摇头道：“那你能否举出例子，说这是专对某一国，某一个人的做法呢？”蒋介石道：“我可以告诉你，这是一个亲苏派在华盛顿对于远东事件行使不正当的势力，才造成这样子的！他们深恐我如果获得处理租借物资的全权，或许不会把租借物资拨给延安，所以你们要这样做。”史迪威大笑道：“蒋委员长，你猜错了，你全部猜错了！如果你猜对了，美国真有一个什么亲苏的势力，那你们今天一点租借物资都得不到了！”史迪威把脸一沉：“因为根据美国获得的情报，众多而可靠的情报，中国拿到的租借物资根本没有延安的份儿！”正是：若靠外国来抗战，中国早就已垮干！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回

图收残局　庞炳勋降日走曲线
自抬身价　蒋介石飞印碰钉子

蒋介石闻言冷笑道："哼！你的口气，充分说明了你同情延安，对我有成见！"史迪威笑不出来了，问："您说什么？请您回忆一下，我在一九四二年二月到达重庆后，对于我的职权问题曾经公开谈过，在军事会议中，我是为了维持美国政策而出席，不是为了中国政策而出席的，关于租借物资分配问题，我只是执行美国总统的意志。我的任务很简单，我负责统率在中国、缅甸、印度各地的美国军队，代表美国政府参加在中国举行的一切国际军事会议、监督管理美国对中国的一切军援，包括租借法案物资。并且，在中国战区内联合各国一切军队的统率上担任你的参谋长，我对您有什么成见可言！"

蒋介石不作声。史迪威叹道："我们是为了什么才在这里合作的？"他双手一摊："大家明白，为了击退日本兵！我是个美国人，任务完毕以后就得回家，而回家是一件多么愉快的事情？我有什么理由，说要在中国对您有成见，同您不合作，扯您的后腿，难道希望日本人的长刀架在我们脖子上吗？这对我有什么好处？难道说我要做中国的大官吗？我要做中国的什么皇帝吗？这是不可能的！"他放低声音："这是不能想象的，我在中国太久了，我害着很重的怀乡症！"

听史迪威这么说，蒋介石也不好意思再任性，便笑问道："你在二十七年就到中国来了，是不是？"史迪威点头道："一点不错，那时光我是大使馆的武官。不过后来我回去过一次。"蒋介石心头又不高兴起来，但一脸笑道："史迪威将军，今天我又要问一个老问题，上一次，中国航空公司，曾经在租借物资中分配到两架运输机，后来，我命令中国航空公司把这两架飞机转拨给空军，你为什么不让他们移交呢？"史迪威浓眉紧皱，长长地舒口气道："这是一件很久的事了。我记得，你为了这件事，还向罗斯福总统提过抗议。蒋委员长！我们好好地谈一谈罢。在中国，只要您一句话，几个字，什么问题都办了。但在租借物资这种工作中，牵连的部门和有关的办事人都很多，所以这两架飞机既然拨交中航了，就不必再要他们拨给空军。空军如果急需运输机，您可以要，不会有什么困难的。"

蒋介石冷笑道："我就因为要不到，这才命令中航交出来的！"史迪威一惊道："蒋委员长，您可千万不能这样

说，您要什么，只要租借物资中没有困难，从来没有拒绝过。再说，您的空军如果急需运输机，早可以说明，不必等到中国航空公司分配到两架之后，这才向中航要。”史迪威尽了最大的忍耐，没有说蒋介石毫无计划；只是和气地加了句道：“中国航空公司一定是业务上有必需，这才希望得到两架运输机，所以一旦要他们转交给空军，他们是有困难的。”蒋介石也极力按住一肚子火，冷冷地说道：“史迪威将军，你说得对！你说只要我们有急需，就应该老早开口讲，不必等东西来了，再从人家手里拿过来，是吗？”史迪威微笑：“是的。”蒋介石眉毛一扬道：“史迪威将军，现在，我们急需的东西来了！”史迪威急问：“是什么？”

“五百架飞机！”蒋介石以拳击桌：“我急需五百架飞机！请你准备一个详细计划，立即向华盛顿请求马上供应五百架飞机给中国战区！”史迪威在心头倒抽一口凉气：“两架要不到，却要五百架！”但嘴上还是有礼貌地答道：“好的，请您把中国方面的请求书给我，我一定转给华盛顿。”蒋介石问：“有没有把握呢？”史迪威道：“这个，蒋委员长知道，我是没有资格答复这句话的。”

“那是不成的了？”

“请您不要这样想。”史迪威道，“办事有办事的一定手续。您如果不相信我的话，可以问罗斯福总统在中国的代表居里先生，他也在重庆。”蒋介石道：“我想问他的时候，我自然会去问他！现在，我要问你！”他踱到大办公桌前，双手往桌上一撑，背一弓，那样子活象一只癞皮猫：“史迪威先生！”他把手指一点：“我要五百架飞机！中国

要五百架飞机！这是必需的，而且是急需的！为了办事更顺利，我希望你也拟个计划，或再向华盛顿去一封建议书。”史迪威也起立道：“我乐于把你的请求书转达华盛顿，但我不应该为此事做什么计划。”

“那为什么？”蒋介石跨前一步。史迪威道：“我只能够以美国代表的资格做事。对于阁下的请求书，只有不加建议转递过去。”蒋介石冷笑道：“是这样吗？”他把脸一沉，一字一顿道：“请你不要忘记，你固然是美国代表，可还是我的参谋长呢！”对于蒋介石这一顶帽子，史迪威并没有甘心戴上。他答道：“话是不错的，史迪威是蒋介石将军的参谋长！”他语气加重：“可是这个参谋长的任务，只能够有关于设计组织、训练作战为限！这个参谋长的职权，不可能扩张到获取物资的范围！”蒋介石明知道史迪威说的有理，但还是气得脸青唇白，满身筛糠似的抖个不休。“好！”他大喊：“你抗命！你这是遁辞！你拿漂亮的理由来掩饰你的抗命！”史迪威三摇其头，连声长叹；双手在膝上一拍，立起身来，拿过帽子，朝蒋介石笑了笑道：“我非常抱歉，今天我们有着不愉快的晤面。我走了，我尊敬统治中国的元首，希望你多想想！”

蒋介石这口气恁地也平不下来，立刻备车去找居里。宋美龄翻译道：“你是罗斯福总统的驻华代表，今天蒋介石将军有要言奉告。”面对着盛怒的蒋介石，居里如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啊啊，夫人，快说，快说！”宋美龄道：“蒋介石将军向美国要五百架飞机，可是史迪威先生不肯向华盛顿建议，这分明是违抗命令嘛！蒋将军说：这不是多少架飞机

的问题，这是整个态度和精神的问题，史迪威太傲慢了，我们不欢喜！”说罢蒋介石拉着她便走。居里想再问问，这对难夫难妻却已跑了。“这分明是蒋介石在呕气。”居里想：“‘这不是多少架飞机的问题，’这句话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话说蒋介石从居里官邸回黄山，门口停着几辆车子；宋美龄一眼望见，从车子的型式色泽，便知道孔、宋夫妇和戴笠，都在官邸等候了。蒋介石一路骂进去，见了戴笠，劈头便问道：“你可知道，史迪威是个共产党吗？”戴笠见他一脸杀气，腿早软了；而这个问题，却恁地也答不上来。宋子文、孔祥熙便上前解围道：“又有什么事啦，这个史迪威！”蒋介石躺在沙发里直喘气，众人一见，只得回避。可是蒋介石叫住了戴笠，喝了口水，舒口气道：“今天，我深深地感到，自从太平洋战争以后，我们的做法，完全是对的！一方面，我们同东京保持来往，在反共上互为呼应，进行特务活动的合作。”他一顿：“我还希望使日本进攻苏联！另一方面，我们保存和扩大自己的军事力量，坐待英美作战，以观成败！让延安说我脚踏两头船罢！”蒋介石把双脚往地毯上一踩：“不管将来走上哪一条船，是日本船还是美国船。反正中国是弱国，如果要独立，那是绝对办不到，无论如何不可能的！毛泽东主张依靠人民，说主要是靠农民；不拒绝外援，但要把外援放在老百姓自力更生的基础上，这种说法无论如何要反对的！

“现在，”蒋介石叹道：“我很伤脑筋，东京同我们打了好几年，我们和他合作，不得不采取秘密形式；而且东京

今天还在同全世界作战，我看靠不住，我们那条日本船，要小心地搭乘才是。看样子，是非搭美国船不可了。可是今天碰到史迪威那个家伙，我发现搭美国船也不简单。”戴笠这才明白大半。蒋介石皱眉道：“今天的情形，美国船是非搭不可的了，所以对于美国人应该怎样招待，你该明白了！我就不相信，美国人统统象史迪威！不过日本船我们也不撤退，我要你办的事，到底怎样了？”

戴笠这番有了说话机会：“先生交下来的，差不多全办到了。我们的特工人员，同南京的特工人员，正在互相统一与转化。譬如汪先生手下的特工总部主席丁默村，以及另一位大将李士群，早已同我们来往了。”蒋介石道：“他们是果夫、立夫的关系，他们到南京去，也是得到果夫、立夫同意的。”戴笠咽了口唾沫道：“但他们现在同我们很密切。还有一个，以前是潘公展的亲信，他是章正范。他是汪先生特工部的副部长，现在同我们合作了。还有，徐恩曾派到青岛工作的胡均鹤，自从投到南京以后，现在李士群的调查统计部做第三厅厅长，还负苏州清乡区特工之责。还有：吴开先的得力助手徐绿丞投到南京后，曾经在香港负责审查去沪工商人物。此外，”戴笠道：“卑职舅子王子友，自从投到南京后，专任华北特工区区长。卑职派在香港活动的王新衡，也已在三十一年走曲线投向南京去了。”

“还有，那是果夫、立夫两位先生的亲信，最近同卑职也很接近。譬如山西国民党省委李犹龙，三十年间在中条山被俘投日后，便在太原帮助日本积极反共，现在回重庆来了，已任命为陕西调统室主任。还有，我们晋察豫边区主任

李郁才随庞炳勋过去后，同时也与徐恩曾保持关系。此外，汪先生手下的重要干部如汪曼云、蔡洪田、张瀛曾、刘云等人，汪曼云原是上海国民党特别市党部候补执委，现任苏南清乡委员会副秘书长；蔡洪田原为上海国民党特别市党部书记长，现在是上海特别市党部主任委员；张瀛曾原为上海特别市党部调查室主任，现任书记长，刘云原为苏州反省院院长，现在是汪先生的特工总部第四处情报处长。”戴笠道：“还有很多，不过都不是很有名的。譬如以前上海市党部委员、沪北中学校长冯一先，现在却是七十六号的负责人之一。总之，我们同南京的特工合流，已经做得相当圆满，以后的联络还要加强。”

“周佛海他们同我们的联络还密罢？”

“很密，周佛海是同卑职直接联络的，除了他，还有好几个。”

“现在，”蒋介石道：“你请陈主任来。”一会儿陈布雷到达，蒋介石以手示意道：“你们都坐。”开口道：“刚才听戴局长报告了一些事情，内中提到了庞炳勋。我听说外面对庞有攻击，这件事我早已叫中央社为他洗刷，怎的又起风波呢？你同我说说。”陈布雷当即回到办公室，把有关文件拿来了，报告道：“外面的攻击，是根据他们投到日本方面发表谈话以后，才开始的。庞炳勋的少将参谋长赵星彩说：四月二十日以前，庞炳勋、孙殿英的部队还在一意进攻八路军，并且认为日军已经活动，共同配合着进攻八路军防地。赵星彩说远在未投向日军前，三、四月间已经接到重庆与洛阳的双重命令，准备进攻八路军。四十五师中校副官主任

谭敬奇也向日本记者发表谈话，说二十四集团军进驻晋豫边境，所奉的密令就是反共第一，抗日第二。”

蒋介石恨恨说道：“这简直不成话！”他问戴笠：“前一次，我曾经要你把发给他们走曲线救国的指令收回，收回了没有？”戴笠道：“有的收回了，有的因为路远，或者需要解释，一时收不回来。”蒋介石拍桌道：“一定要收回来，一定！你看，现在刚开始，已经有人在泄漏机密了。日子一久，难保没有人把我的命令公布，那怎么成？天下人都知道是我命令他们去投降日本，去做汉奸，去帮日本兵剿共，你说我受得了吗？”戴笠可另有一功道：“报告先生，这件事一定会顺利办到的。目前正在派人去收，不宜过急，因为又有七八批将领快要投敌曲线救国。如果我们现在做得太露，会影响他们的。待告一段落，我们再分别收回，不怕他们不交！他们也知道：东京、重庆、南京三方面的特工人员打成一片，他们敢不交？就逃不了！”蒋介石一听，也只好这样了。于是向陈布雷道：“陈主任，读下去。”陈布雷念道：“庞总司令过去以后，中央社曾经在五月十八日替他辩护，说‘军委会’发言人称：此次太行山之战，庞总司令炳勋率少数特务部队与敌周旋，历三日夜，不幸伤腿被俘。庞氏现时一再拒降，均为敌寇所未能屈，矢忠矢勇，刚强忠贞。不意无耻敌寇，代捏种种说话，欺骗国人，在昨日敌寇广播中，大吹大擂，洋洋千行，一若确有其事者！”蒋介石制住，问道：“何部长在中央纪念周上也曾辟过谣。”

“是的。”陈布雷道：“当时布雷曾出席，何部长是这样说的，他说：‘敌人宣传我孙军长魁北及庞总司令炳勋所

部约七万人投敌事，完全为其欺骗民众与其伙伴德意之虚伪宣传，志在掩饰其在瓜岛、阿图岛之败绩，绝无其事！’”陈布雷透了口气道：“问题出在东京。东京发表有关庞总司令的消息太多了。这种消息如果给延安收到，一定会攻击我们的。东京广播说：‘庞炳勋将军已就任晋察鲁冀剿共总司令兼和平救国军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并将其所率军队组成第二十七、第四十、及新编第五等三个军及三个直属独立旅。’南京陆军部长叶蓬在十八那天发表欢迎庞炳勋的演讲，说：‘我们决不能对不妥协的共产党妥协，我们的主席决定了和平反共建国的国策，这实在是挽救中国的铁案。对日和平的理由甚多，毋庸赘述；即单以反共而论，更必先行对日和平，……我们既欢迎庞炳勋将军和他麾下将士，我们更盼望后方有识同虑的将士，一齐复员，都站在和平反共大旗之下……’”

“很糟！”蒋介石叹道：“这个时候这样说，总是不大好。”陈布雷道：“还有哩！日军陆军报导部长谷荻在十九号说：‘庞炳勋将军脱离重庆，信赖友邦日本，……合作者相信必有继之而起者。对彼等之义举，我方必虚心致敬而容纳之。’”

蒋介石起立，不安地往返踱着对戴笠道：“你给我马上想办法通知，或者暗示给东京方面知道，在这个时候强调我们的人在那边的反共活动，很不合适。”他摸摸额角：“我有点累了，想去休息，你们回去罢。”

陈布雷同戴笠待蒋介石离开，也就各自返去。蒋介石到得内厅，只见孔、宋两对夫妇在闲磕牙，见他来，宋蔼龄笑

问道："想不想看印度电影？电影检查处到了几部印度片，说是有人骑在象背上打架，蛮有趣的。"蒋介石听到"印度"两个字便不痛快，摇摇头道："我不爱看。"孔祥熙道："他是不喜欢印度的。"蒋介石接过一把手巾，擦了擦脸，朝这个胖连襟瞅一眼道："没有这句话！"孔祥熙还想辩道："你自己说的嘛！"宋子文眼见蒋介石一脸不高兴，本想岔开话题，说些轻松的；但听见他在孔祥熙面前自食其言，也就不大高兴，冷冷地插句嘴道："甘地得罪了你，你连整个印度都恨透了吗？"蒋介石一听就有气，倏地起立，直往房里便跑，一句话也不说。众人先是一怔，几个女的接着"嗤"的一声低笑，宋子文伸个懒腰，拿起帽子道："他又生气了，我们走罢。"孔祥熙一知半解，拉着他一支胳膊，走在前面道："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宋子文便在车子里解释道："我刚才一句话，伤了他啦，你们看他当场出洋相，气鼓鼓便进房，象个顽童。"

"不过你老是顶撞他，也不好。"宋蔼龄道："是吗？"孔祥熙道："子文，听你说。"宋子文便道："你记得去年，他去过一趟印度吗？"孔祥熙道："记得，回重庆时差点给日本飞机打下来。"宋子文道："他不是生日本人的气，而是生甘地的气。你们该记得，邱吉尔曾经说过：'没有美国，大英帝国是站不住脚的。'美国强迫英国在他属领中放弃特惠地位，要使大家都有扩张的机会。美国口中的'大家'，当然指的是美国自己咯。于是，罗斯福便同邱吉尔谈判，不仅谈印度，还谈缅甸、爪哇、安南、印尼、以及一切非洲的殖民地，同埃及、巴基斯坦等地方，直逼得邱吉尔大声

叫：'总统先生，我相信你是在想法子毁灭我们的大英帝国！'我们的蒋委员长，”宋子文口中对那四个字显然不大尊敬：“他异想天开，认为这机会难得，可以在里面讨点便宜，不管很多人反对，竟自说自话飞到印度，想调解印度内争去了。”

“什么内争？”宋蔼龄问。宋子文道：“说来话长！一句话，当时印度国民大会同英国的关系陷入困难境界，蒋自以为以亚洲最大国的领袖地位，可以影响印度，因此便飞去了，可是甘地拒绝同他见面。”孔祥熙道：“我记得他们夫妇起飞前，曾经跟我说过，说是要同甘地见见面，转移印度的观感，使印度赞成同盟国的主张。”宋子文用着自以为最漂亮的语汇说：“他太自信了，因此，这一交跌得也太重了。”

车子在孔祥熙官邸停下，众人便入内小憩。孔祥熙反问道：“不见得罢，他那次到印度去，对于美国还是有帮助的。后来英国到底斗不过美国，史迪威终于在三月间以入缅中国军队总司令的名义，率领我们的军队开进缅甸，他也着实吹嘘了一阵。”宋子文淡淡笑道：“话是这么说，这经过情形不是那么回事。他到印度的重要目的之一，是想同甘地见见面，想通过甘地，使他的身份提高。但在什么地方同甘地见面呢？他想到孟买附近瓦达地方去找甘地，可是甘地不愿意接见他。印度总督林里格罗，以及同他一起飞印度的英国驻华大使寇尔都不赞成，希望他们在德里见面，后来邱吉尔也来电报，反对他到瓦达去找甘地，于是，他碰了一鼻子灰。”

“后来，听美龄说，他们还是见了面的。”宋蔼龄插

嘴道。宋子文道："是的，最后他们在加尔各答见面了。可是，甘地对他的印象实在欠佳。"宋子文耸耸肩膀笑笑："我们的这位蒋委员长，在甘地面前大吹一阵，说什么中国革命之目的，在联合被压迫各民族的共同努力，而对帝国主义从事共同的奋斗，在这意义之下，中印两国有着共同的目的，不过须用不同的方法。"孔祥熙道："他说这些话，不是同共产党的论调差不多吗？"宋子文笑道："现在不是北伐时代，中国的情形举世皆知，他卖膏药卖到印度去，实在不是聪明办法。因此甘地对他那一套根本没有答复，只是有礼貌地听他一个人说。"正是：中印确有共同点："三座大山"使成泥！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卅一回

媚敌人　新旧军官如此调动
杀勇士　美蒋扩大这般合作

孔家夫妇闻言连连摇头道："这局面很窘咯！"

宋子文道："可不，这是他自作聪明，自己找上门去的。据其中有个随员告诉我，说当时甘地对他的天花乱坠只是缄默，后来他们夫妻俩不断追问，把甘地问急了，才答复他道：'非常感谢你的关心，你要我对你所提中印两国共同奋斗为两国求得共同自由的基础一点，我目前是无法答复的。因为：今日印度有它复杂的国际背景，而今日中国的处境，也很不简单，我看我们还是以后再谈罢！'这么着，他便一肚皮的气，回来了。"

"回来的时候，据说正碰上日本兵攻缅甸。"孔祥熙道："他曾在腊戍暂停，同魏斐尔和史迪威会商，几乎给日本飞

机炸死。”

“有一次还危险，”宋蔼龄道：“听他们从滇缅路回来的人说，好象在芒市那个小城，他不知怎的到那里开会去了，后来来了警报，可是警报刚响起，日本飞机已经在顶上，他才有办法，知道没法跑了，下令所有车辆立刻疏散，好家伙，几千辆大车小车，各式各样汽车在这个小城东南西北乱跑，日本飞机便追，又是机关枪又是炸弹，光是车子，便烧掉了千多辆。”

“人，死得也不少咯！”孔祥熙悲天悯人地叹一声：“幸而这么多人死了，他才逃出来了！”宋蔼龄叹道：“这许多货色未免太可惜。如果运到昆明，就不会受损失了。”于是从货物谈到发财，谈到什么东西本轻利厚，关卡车辆如何配合等等，蒋介石的亲戚在国家大事方面，可不象他如此紧张。

蒋介石正同他们分工，在“大事”方面主持一切。宋子文这位舅爷经常顶撞他，司空见惯，也不以为怪了，虽然心头总有点不舒服，但也没有办法。第二天一早他召见戴笠，闻道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病得不轻，蒋介石淡淡问道：“不要紧吧？”戴笠道：“看样子，我们应该准备才好。”蒋介石心想：“林森死不死，活不活，反正是这么回事。”接着问道：“最近几个月来，还有谁到那边去？”戴笠报告道：“除了庞炳勋这一批，还有山东保安第五师师长齐子修，苏鲁战区鲁南第一一二师副师长蔡子恒等人，已经第十三批了。”

“你还得进行！”蒋介石道：“除了这些，你还忙着什么？”戴笠道：“这三天中间，只有一件事比较重大。我们

在西北的负责人，西安劳动营训导处长张涤非……”蒋介石道：“是不是以前曾经参加托洛茨基派，后来到日本方面工作，终于回到我们这边来的张涤非？”戴笠道：“先生记性好，就是这个张涤非。他现在西安展开解散共产党运动，命令各报派代表参加，召集了一个会，据他报告，这个会只有九个人，为时不过十分钟，但成绩极好。他事先准备好了文件，内容首述第一次欧战第二国际解散，第二次欧战第三国际解散，证明马列主义破产。次述第三国际解散为加强盟国团结，中共应解散以加强中国团结，后来张涤非便要与会者签名，并将这个稿子送各机关签名，为时五天，五天后并未提出异议者就算默认。”

蒋介石皱眉道：“那他为什么开会只到了九个人？不是太少了么？”

“这个，”戴笠道：“他也曾报告过，说当初通知的机关不止九个单位，十倍都不止，但应邀开会的只有九个单位，而且都是我们自己的单位。因此他也说，西安这样严厉的地方，社团对政府灭共的做法并不十分拥护，说明了我们对西安左倾分子的拘捕还不够。”蒋介石眼睛一亮说：“这个张涤非有脑筋。”戴笠笑道：“凡是参加过托洛茨基派的，在我们这里做事与众不同：比一般强，这倒是很特别的。”

蒋介石炫耀自己道：“这并不特别。我同托洛茨基很谈得来，当年我在俄国同他聊天的时候，就知道他是一个人才。他曾经给我很重要的影响：忍耐与活动。我相信他的部下，也一定懂得忍耐与活动，所以张涤非有此表现，并不意

外，因为他是托派。”戴笠作恍然大悟状道：“啊，是的，是的。”蒋介石道：“所以对于托洛茨基派的人参加我方，我们应该特别重视，特别优待。”接着冷冷地说道：“延安是痛恨托派的，凡是延安痛恨的人，我们便该拉过来，不管他托不托的。”两人正在好笑，陈布雷捧着封洋文信进来报告道：“史迪威有信来了，他说他最近才知道一件事情，必须同您商量。他说他听说今年三月间，中国西北曾经发生过一件大事：甘肃老百姓对当地官府的压迫实在受不了，曾经组织武装，奋起反抗，盘据陇西临洮岷县一带……”

蒋介石冒火了：“这干他屁事！”

“他说，这是中国内部的事，他不准备发表什么意见，只是反对我们拿美国供应的飞机去轰炸这批老百姓。他说当他知道甘肃老百姓死伤重大的消息以后，感到很不安。”

“史迪威真讨厌！”蒋介石恨恨夺过原信，浏览几行，还给陈布雷道：“我决定不理他！甘肃民变是我们中国的事，他管不着！美国飞机既然在我手上，我爱怎么用，便怎么用，他管不着！他还说些什么？”陈布雷道：“他有一句话的分量是很重的。”他在原信上用指头搜索到这一行：“他说：‘我特地郑重向阁下提出备忘，盟国把飞机供应中国的目的，是在于抵抗日本，而非轰炸人民’！”蒋介石淡淡笑道：“这厮如此没有礼貌，我非要教他看看颜色不可！当初盟国飞机供应中国，也没有交代清楚，说是不得对内，非对外不可嘛！”戴笠赞成蒋介石的撒野道：“日本人的飞机还在帮助我们打共产党，我们怎么好意思去炸他？”蒋介石大感兴趣道：“什么？”戴笠道：“昨天的情报，鄂东我军

程汝怀部联合东京、南京的军队向当地新四军进攻，日方出动了一中队飞机；南京还广播说：这次出动是应程总指挥的邀请，配合进剿新四军的。”正为史迪威伤脑筋的蒋介石，闻讯便高兴起来。他为了执行“脚踏两头船”，密令前方将领一批批投降东京、南京，大走其“曲线路线”而高兴，从而引起了另外一个主意。他同何应钦单独谈话道：“我想把前方的许多军官，统统调回后方来；再把后方的军官，统统调到前方去。”何应钦先是一怔，心想这又是什么花招？临阵易将，兵家大忌，这样大规模的调动行么？但何应钦马上明白了：原来前方并没有怎么大打，再说目前正在走其“曲线路线”，这个最高当局的意思，不过是把不肯向东京、南京投降的军官们调回来而已，于是也就抚掌称善道：“这个办法好哇！”蒋介石道：“那我们就实行啦！明天中央党部开常务会议，你先报告罢。”但第二天何应钦刚报告：“前方许多军官都要同后方的军官调换”时，冯玉祥就起立发言，表示反对了：“主席！”他向蒋介石点了点头：“各位同志，我不赞成这种做法。大家知道，军队里百分之八十五的军官都是行伍出身。他们从一个小兵熬到了能自己下命令，能自己写电报稿子，并且都已打了几十年的血战，为什么要把他们调回来呢？况且新换到前方去的人，也不能说有什么真实学问。不说别的，因为我知道我的儿子有多大学问，那么你还不知道冯洪国是和谁同学，和谁又是前后班吗？再说前面正在打仗，忽然换了许多军官，军心如何，应该顾虑到。”何应钦没料到冯玉祥当头一炮，期期艾艾说道：“不过，这种做法，委座是同意的，军政部已经下命令了。”冯

玉祥再发言道：“这个可以阻止！我们今天不能再有失着，一切要为大局着想。临阵易将，人家会骂我们是在无形之中为敌人造机会。”蒋介石解围道：“冯先生同何部长的话都有道理，我们看着办罢，不必都换，也不能不换。好，散会。”说罢离去。

可是冯玉祥紧跟着他，蒋介石只得请他上了汽车，说道：“一块儿吃饭罢，又有什么故事同我说么？”冯玉祥道：“今天没有故事，倒有新鲜事儿。”他一路为调换军官事反对道：“这件事千万做不得，据何部长他们说的，前方这批军官调回来，不过做个参议咨议什么的，那些都是闲差使，一点事儿都没有的，多可惜？别忘记这批人，大多数是又勇敢又有经验的军官，我不懂为什么要这样做。”蒋介石道：“不是全部，不是全部。”冯玉祥道：“就是局部，也够瞧的了，你如果把这些新军官调到前方去，他们之中大都没有见过阵仗，听见炮声便会迷失方向，或者只会躲在屋里念书，你叫这批人去，那怎么成呢？”蒋介石只是哄着他，心想我这个计划怎能告诉你呢？现在不便把前方将领统统去走“曲线”，待换过一批人，不是指挥方便了吗？正是：只要曲线走得畅，临阵何妨来易将？

话分两头，列位看官大都知道，美国对蒋介石有大批经济上的、军事上的援助，帮助他企图消灭延安；孰不知“美援”在“经援”“军援”之外，还有一种“特援”。

一九四一年（民国三十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在“共同反日”的名义下，美方要求在中国境内开展谍报活动，提议举办“情报合作机构”，蒋介石当时一口答应了。第二

年，美方从海军部特工大本营中派来一个高级特务梅乐斯中校，率领第一批专家到达重庆，由“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任命为“中美情报合作所”副主任，戴笠为主任，就在重庆磁器口“渣滓洞”办公。随着局势发展，华盛顿与重庆之间，都觉得这个机构有扩大必要。一九四三年春天，双方便签订了“中美情报合作协定”，但这还不够，再把那个机构扩充为“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专害好人。签字之日，还有一个仪式，要蒋介石自己前往，戴笠喜孜孜地迎驾道：“一切准备妥善，请先生与夫人命驾阅兵。”蒋介石穿上避弹衣，钻进避弹车，同宋美龄在前呼后拥之下，车队浩浩荡荡出发。从阴森森的歌乐山下，直到沙磁文化区，只见一片丘陵起伏，广阔深远的山谷地带。蒋介石赞叹道：“这地方不错啊，风水好。”戴笠在司机旁边接嘴道：“本来中美合作所的特区没有这样大，现在扩展多了。现在这个特区面积，横跨在重庆市原来第十三、十四、十七三个区之间，直径长达十三华里，纵横二十多华里。”戴笠口讲指划，要司机开得稍慢一些，如数家珍：“这个特区包括渣滓洞、梅园、杨家山、造时场、松林坡、白公馆、五灵观、红炉厂、王家院子、熊家院子、小杨公桥、朱公馆、步云桥、岚垭……”宋美龄不感兴趣道：“梅乐斯中校住在什么地方？荒山野地，要好好招待客人才是。”戴笠道：“梅乐斯今年不是中校了，因为先生赏识他，同卑职也合得来，已经升做上校了。他住的地方很好，回头我们可以看到。”

车队蜿蜒行进，宋美龄凭窗说道：“这个特区地方倒很幽静。瞧，有良田美土、有山泉幽谷、有小桥溪涧，以前是

农田罢？”戴笠道：“是农田。”又伸出手去指点道：“特区的建筑物一共八百多间，建筑得很复杂；都分散在小坳、山腰、和岗峦上。建筑物都不相同，有的很豪华，如梅乐斯的公馆；有的很阴森，如各式各样的监狱；有的只能容纳一个人，如岗亭。”听戴笠说到岗亭，蒋介石端起个望远镜边瞧边说：“啊，真是，环绕这个特区，那些堡垒和岗亭一个接一个，数也数不清呢。”他感慨：“如果在延安周围也来那么一道，就好了。”待车队由沙坪坝转入到特区的公路，蒋介石浏览两旁风物，问道：“这个地方，你们搬来几年了？”戴笠道：“军统局在二十八年便搬到这里来了。”

蒋介石“哦”了一声，车队已进入中美合作所的大门，只见这大门依着危岩开设，由两座石堡所形成。在门边山谷间，筑起一排中古式的高大城墙，作为屏障。可是这大门没有门扉，是用机枪在碉堡孔中来封锁的。大卡车、小汽车、吉普车、摩托车往来不绝，看见蒋介石的车队便纷纷停在两旁。

蒋介石坐车直趋“中美合作所大礼堂”，还没到达，梅乐斯已经率领大批美国专家，分驾十几辆吉普，郊迎十里来了。蒋介石乐得合不上嘴，宋美龄直向吉普挥手。双方商定先到运动场，检阅过了，这才到大礼堂会齐，开始签订协定。只见所主任戴笠，副主任梅乐斯，全副武装，胸佩勋章，分坐在蒋介石夫妇两旁，顶上交叉着两面青天白日满地红和星条旗。从主席台上望过去，美国专家和中美合作所的文武官员黑压压的一片。行礼如仪，戴笠做了个短短的报告，接着由梅乐斯唱名，把那些美国专家介绍给蒋介石夫

妇。

"伟大的蒋委员长！"梅乐斯致词道："仁慈的蒋夫人！"他欠欠身："我们是这样荣幸，今天能在这里同贵国签订有关中美特种技术合作的协定。"他向下面摆了摆手："这对于尚未见过蒋委员长、蒋夫人的美国军官来说，这是一种光荣！"

宋美龄只是笑。

"现在，"梅乐斯打开名册："我介绍我们的各位专家，"他喊："杜克中校！"杜克起立，向台上的蒋介石夫妇行礼。梅乐斯继续介绍道："他是美国海军谍报处的官员。"接着喊下去："杨格少校——他是美国陆军战略服务处的官员！——赫斯少校！杜威少校！"梅乐斯逐一介绍："伯克少校，蒋逊少尉、克尔上尉、娄少尉、迈尔中尉、菲伦少尉，威肯少尉……"接着连身份也不提了，他继续介绍："W·卡、D·地凡坡、A·海恩、J、巴森、H·罗门奇、W·金浦、P·艾尔根、H·克拉克、H·白尔柯尔、C·波埃、E·克拉脱、N·甘伯尔、W·麦克穆、M·史密斯、O·史平克、J·麦克高温、L·古德逊、A·柯安、J·布雷得烈、L·布敦、L·柯弗、C·汉浦敦、F·麦克洪、B·史蒂弗尔、D·史多维尔、A·摩洛、D·赫文斯、E·克拉弗特、J·布鲁斯奇、E·卡德尔、A·克雷地埃、L·亨布雷、B·里柯、E·萨尔布、J·汤姆逊、J·华纳、B·威特烈……"

蒋介石鼓着双眼瞧，只见变戏法似的站起一个又坐下一个，直搞得眼花缭乱，两腿发酸；可是还得装笑还礼，委实

维持不下去了。戴笠马上在梅乐斯耳边说了几句，梅乐斯也就打住道："现在，蒋委员长和夫人，在签订协定之后，还要参观。时间不太多了，因此今天的介绍到此为止，以后有机会再介绍吧。"接着向蒋一个敬礼："请演讲！"

蒋介石、宋美龄拍双档，两张笑脸走到台中央。对准扩音机，蒋介石挤眉瞪眼说话，宋美龄眉飞色舞翻译："今天，今天，这个今天很好；我们又要签订中美合作协定了。中美协定每年在改变，内容一年胜一年，规模一年大一年，希望明年今天，我们再来签订新协定。"

梅乐斯领头大鼓其掌。

"我要告诉诸位的，"蒋介石道："就是谢谢美国的帮忙。"他弦外有音，藉此骂骂史迪威道："中国所需要的，除了军援经援，就是这种合作，只有这种合作，才能消灭共产党！"他提高嗓门："可是还有人在我面前反对打共产党，我想这决不是你们美国当局的意思！"空气倏地凝重起来，蒋介石开门见山道："我听戴主任说，贵国专家和军官们，在这个地方经常保持一千人左右，这实在太好了。我今天要说明中美合作所今后的任务，一共有两点：第一点：共产党在沦陷区越搞越大，这是非常危险的。试想：万一日本兵撤退，而我们的军队还来不及开过去，那怎么办呢？所以，我们一定要在沦陷区里，同东京、南京方面暗中联络，尽力破坏新四军在江浙沿海所坚持的敌后游击活动；消灭八路军在北方的敌后游击活动。刚才听戴主任报告说，你们将在江浙组织'忠义救国军'，准备将来运用，这是很好的；我还听见梅乐斯上校告诉我说，将来美国海军也会到江浙去

夹击共产党游击队，那就更好。北方应该怎样进行希望也就准备。

“第二点：是讲目前。目前共产党在大叫团结，还有什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希望拿这种邪说来争取民心。中国在本党领导下，几时听说不团结呢？中国各民族一向是在本党领导之下统一的，还要什么‘统一战线’呢？这不但是邪说，而且不通之至！过去勉强同意，现在不行！所以，”蒋介石向众人指指：“所以你们今后的第二个任务，就是破坏什么‘团结’、什么‘统一战线’，反苏反共！只要发现一个共产党、一个什么‘进步人士’、一个什么‘爱国青年’，你们都给我抓到这里来，关起来！万一这里地方还嫌不够大，你们再扩充好了！”

蒋介石讲完，在掌声中坐下。接着吹吹打打，乐声大作，签字仪式开始，由戴笠和梅乐斯代表蒋美双方签了字。再一阵军乐，蒋介石一行出得礼堂，改坐吉普，参观特区。蒋介石夫妇一面看，戴笠、梅乐斯两人便分别指指点点：“这里每一个单位，都是独立的。”戴笠道：“各单位互相隔离，各有各的通行证。这里是军火库，象这么大的军火库，这里一共有十个。”

“里面有些什么东西？”

“有大炮、轻重机枪、卡宾、步枪、手枪、子弹、炸药、汽车、汽车零件、电讯器材、防毒器具、防空器械、医疗用品、被服、钢盔、中英文对照图表、中国本土和沿海太平洋岛屿军用地图，练习射击的打靶纸……”

“啊！”宋美龄道：“都是美国运来的？”

“都是美国运来的。”

车队续行，蒋介石指着一大片新房屋：“这是……”

“这是交警总队、特警班的宿舍。”

蒋介石问道：“交警总队有多少人？”

正是：格杀打捕，遍地血腥；垂危挣扎，荼毒生灵！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卅二回

游地狱　牛头马面皆神圣
招冤鬼　饭碗纸币尽陷阱

戴笠道：“经常保持一千八百名。不过宿舍和教室，都可以容纳两千人。这里流通的钞票，就是他们发行的，叫做‘交警第二队福利社流通券’，注明‘限本队通用’，外面没有的。”宋美龄笑道：“如果外面有，孔院长早已跳起来了。”车子缓缓行进，只听见戴笠同梅乐斯在分头为蒋介石夫妇介绍：“这是中美合作所办公厅。”“这是小礼堂。”“这是子弟学校‘立人山小学’。”“那边就是打靶场了。”“这是电台，全部新从美国运来的。”“这是气象台。”“那幢屋子是医院。”“印刷厂。”“那边山上，有两个煤矿，每个月产煤一百吨光景。”“这一片是农场，还有奶牛。”“从这里望过去，有一点点白色，便是公墓，白色的是墓

碑。”“那个村庄叫做五灵观，里面有商店、合作社，还有一家银行，住的都是眷属，要不要进去看看？”

“不必了。”

车队继续行进。

“这是‘四一图书馆’，里面有十万册藏书。”“那间是儿童图书馆。”

“我想看看你们的地方，”宋美龄向梅乐斯道：“住得还舒服吗？东西缺不缺？”梅乐斯道：“这里太好了，夫人。这里什么都好。尤其是雾，那么迷幻、神秘、忧郁，简直象伦敦。不过伦敦绝对赶不上我们，物质享受这一点，伦敦远远地不如重庆。”接着车子折入美国专家住宅区，只见梅乐斯豪华的“梅园”极为富丽。那是一所平顶洋房，门窗几乎全部装上玻璃，室内还有四面靠壁沙发的舞池，屋外宽阔的花台，更显得排场不凡。蒋介石一行浏览一遍，梅乐斯从一个保险柜里拿出两个铁盒道：“大家来看看，这就是‘行动手枪’”，边说边把盖一掀，露出一枝黑黝黝的枪来。蒋介石伸手接过问道：“里面没有子弹吗？”梅乐斯道：“没有。”再在盒内掏出一枚子弹，交给蒋介石。蒋介石满脸喜色，把玩着这两件玩意儿。“嗯嗯，不错，这子弹口径好大，同步枪一样哩！”梅乐斯道：“类似达姆弹，一个人吃一颗已足够了。所以这种枪，根本不装两颗子弹，射击后马上抛弃。”蒋介石再问：“怎么上面没有厂名和国名？”梅乐斯失笑道：“这怎么能刻上国名和厂名？”蒋介石也笑出声道：“真是，真是，我多此一问了。”说罢把枪还他，又指指一个玻璃瓶道：“这又是什么玩意儿？”梅乐

斯两根指头捏住这个瓶子，把里面的小药片摇得刮啦刮啦响，直笑。宋美龄失笑道："反正不是糖，是毒药罢？"梅乐斯道："对！这是毒到不能再毒的毒药，这类很多，这不过是其中之一种。学生们只知道什么'黑藜芦素'，其实最毒的还不是这一种。"

蒋介石连忙倒退一步。

戴笠道："不久之前，有一个勤务兵打扫房间，发现了毒药，他不知道是什么，用舌头舐了舐尝尝，可马上死了。"梅乐斯补充道："事前我同他们说过，可是这个勤务兵太不小心；后来，我便藏在保险柜里了。"蒋介石大笑道："可是给你们做了一个最好的试验品，哈哈哈哈！"宋美龄接着紧紧张张，指着柜中一支怪形怪状的枪道："这又是什么？"

"这是瓦斯枪。"梅乐斯正想去拿，一干人等都已走向大门，于是他也笑道："这些玩意儿还多得很，大家不爱看，就藏起来罢。"边说边出洋台，招待众人休息。茶水点心忙了一阵之后，梅乐斯问："蒋委员长，夫人，有没有功夫，参观参观监狱呢？这里的监狱，是世界顶好顶好的！"宋美龄一口咖啡喷在地上，笑道："监牢还'顶好'，难道同你的梅园一样漂亮吗？"

梅乐斯耸了耸肩膀："夫人真幽默，那当然不能比的，为了节省时间，还是由我来报告报告罢。"他挥手一指："喏，这是白公馆，是中美合作所的第一看守所，这里的政治犯，都是比较重要的，大都从息烽监狱和重庆望龙门、石灰市搬过来的。大家看白公馆凶险地蹲伏在歌乐山的山坳里，公路只到山脚，要爬一坡石梯才能进去。"他把几个望

远镜分给各人遥望："四周有高大的墙院，屋后三面临崖，有条深涧从屋下流过，流水终日呜咽不绝，阴暗而凄清。"

"美极了！"宋美龄称赞道："说得很有诗意。"

"夫人过奖，"梅乐斯说下去道："本来白公馆叫做香山别墅，现在大门已经封闭，改从院子右边另开一道小门，搭一架狭窄的楼梯爬进去。小门外面修了两排民房，是这里的看守人员办公、睡觉、审讯施刑的地方。小门里是一幢两层楼房，楼上楼下一共有二十几间牢房，还有三间阴湿的地牢。在院墙外面，都是荆棘，峭壁，云网和警岗，他们想逃毫无办法。"

"白公馆关多少人？"

"百多人。"戴笠接嘴道："梅副主任你休息一会，我来讲。"他指指另一边："这个地方就是渣滓洞，是中美合作所第二看守所，离开白公馆有五里路，这一所破破烂烂的院子，完全坐落在荒谷之中。渣滓洞因为右面有一家煤坑而得名，煤坑的地道就从这牢狱下面通过。这个地方三面靠荒山，一面临深沟，荒山上重重叠叠尽是岗亭和警卫站，里面分为内外两院，一共有十六间男牢房，两间女牢房。"

"关多少人？"

"不一定，有时候七八百，有的时候三四百。"

蒋介石捧着望远镜看了好久，突地指指远处树上一样东西："这里怎会闪闪发光？"

人们一齐把望远镜注视在这个目标上，戴笠笑道："嗯，啊，是这个，在白公馆与渣滓洞之间的荒山上，他们为了防止犯人越狱逃亡，便在那棵枯树上挂了个汽车轮盘，当做警

钟，在黑黝黝的深夜里，每隔五分钟便敲响一次，提醒两个地方的警卫，严防有逃狱事情发生。”宋美龄听得出神说：“真别致！”

“简直是音乐！”梅乐斯也附和道：“每当我半夜醒来，便经常听见这远远的钟声。在两个监牢里的犯人听来，那声音是恐怖的，但在我们听来，那简直是圣乐！”蒋介石道：“为什么不换一个真的钟呢？”梅乐斯道：“真的钟声音太大，给其他地方的人们听到了，不大好。”蒋介石岔开话题道：“他们平时在监牢里不闹事罢？有几个共产党，据报很厉害的哩！”戴笠道：“这批家伙闹事倒并不闹事，只是讨厌，又臭又硬。”蒋介石道：“我们不想养他们一辈子，如果不肯招，不肯帮我们做事，就执行好了。”又说：“执行得要干净，最干净的是镪水池，把人一推不但连声音都没有，连骨头也得化掉！”

“啊！”宋美龄怪声低呼道：“哦？”

“夫人受惊了！”梅乐斯道。

“没有！”宋美龄一脸笑：“我爱听！如果你们把人摔进镪水池，我还愿意参观。”梅乐斯耸肩挤眼道：“夫人真了不起！这里的刑罚，也亏戴所长和他的部下想得出来，一共有四十八种之多……”蒋介石沉思道：“万一这两个地方容纳不下，你该准备第三个监牢。”戴笠指指一个山峰道：“已经看好了，万一人太多，杨家山还可以扩充。”梅乐斯道：“不提前方后方，我们有几百万军队，消灭延安易如反掌；即使拿这个中美合作所来说，就是共产党一个大尅星，叫他们直着进来，横着出去。——不，根本就出不去，

共产党问题我看没什么了不起。”蒋介石闻言乐不可支："是啊，要不，我怎么会花那么大的气力，来搞这个中美合作所？要不，你们怎么会花那么大气力，同我们合作这个'合作所'？哈哈哈哈！"

到秋天，蒋介石的笑声更响，戴笠同梅乐斯向他提出了一项办法：更严密地封锁延安。

"我们要全面进行！"蒋介石道："在陕甘宁边区布满了棋子，这个我很赞成，不过我总嫌不够广，你们再研究研究罢。"过了几天，戴笠的"中美特工训练班"的完整方案便批准了。蒋介石一再研读内容："在陕甘宁边区周围西安、兰州、宁夏、陕坝四处，及重庆、华安、建瓯、建阳、上海、南宁、徐州、衡山等地开办'中美特工训练班'、简称'中美训练班'。"

蒋介石阖上眼皮，倏地睁开，吩咐戴笠道："'中美特工训练班'一开始就有十几个，不错。不过在陕甘宁边区的四个，我希望特别庞大些，设备也特别完善些。这一点，你同梅乐斯谈谈。"蒋介石看下去："课程分为'特工常识'、'侦察'、'谋杀'、'刑讯'、'爆破'……"他问："这个课程，都是美国专家担任咯？"戴笠道："是的，几乎全是美国专家担任的。"蒋介石眼光仍旧落在纸上："学员毕业后，统一分配至各战区，并在美国专家监督指导之下，作破坏匪区实习。破坏不力、屡改无效者，不得升为基干人员。"于是他问："基干人员的任务如何？"戴笠道："基干人员用来训练'别动军'和'忠义救国军'，那是完全依照先生的命令去做的。"蒋介石点点头道："要训练多

少别动军和忠义救国军才够？训练十五万人够啦？名义方面，不一定要限于这两个罢？”

“是的，这个将来可以依据实情再布置。假如和平到来，我们的军队还来不及去，这十五万人可以先顶一阵，名义问题也曾谈过，到那时可以随便用‘中美武装别动队’、‘山东别动支队’、‘华北先遣队’……什么都行，”戴笠微笑：“万一太多了，将来不妨合编成为‘交警总队’，以示与正规军有别。”蒋介石点点头，读完方案，再问道：“那么，这些庞大的基本人员，你怎么把他们找来，接受‘中美特工干部训练班’训练呢？”戴笠道：“这件事情，无论如何是不能公开的，先在我们自己内部挑选，把年轻力壮的，懂得英文的，先指定要他们参加。”蒋介石道：“那太少了，我们内部，哪有几万这种年轻小伙子？”戴笠笑道：“现在各地人浮于事，学校里毕业以后，很多学生找不到事情做。如果冒充一个什么机关招考职员……”蒋介石眼睛一亮，说：“嗯，”但立即皱眉：“不行罢，他们发现不是这么回事，会不会闹事？”戴笠道：“绝对不会的，事先要准备好。在地区上，全国各地都考；在时间上，几乎同一个时间；在名堂上，有的用外交部招考译员名义，有的用税务局招考收税员名义，有的用财政部招考职员名义等等，他们报名来了，应考来了，我们就不让他们出大门了，如果谁敢吵，那……”蒋介石笑容敛收，冷冷地警告道：“办法好是好，可是千万不能出岔子、露风声，这关系太大了！”

秃笔一枝，话分两头。却说蒋介石在抗战期间，一面忙着同东京联络，一面忙着同英美来往，而把“主力”企图消

灭中共之外，他还忙着另一件事：安排内部的派系纠纷。

那一日，宋子文、孔祥熙、张群、戴笠等人在蒋介石那儿不期而遇，碰上蒋介石为了“中美合作所”的庞大而高兴，众人便地南天北一扯，话题扯到了与CC有关的几个人身上。宋子文道：“外面有人批评我们不民主，还举出了一个例子。”蒋介石知道，这个国舅口中的“外面”，八成儿指的是美国人，于是作关切状道：“说些什么？”宋子文道：“外面有人说，三十年春天，中华职业教育社黄炎培、江问渔、冷御秋三人准备成立一个政治团体，定名‘国讯同志社’……”蒋介石插嘴道：“我记得这件事，他们同我提起过，问我行不行，我说可以，外面是不是有人说我不民主？”宋子文道：“也不。黄、江、冷三人当时曾经写过一个文件交给你批？”蒋介石道：“我当然批准！记得我还批过一句话：‘交社会部依法办理。’”宋子文笑道：“问题就在这里了，他们到社会部去登记，黄炎培拿着你的批件交给谷正纲。谷正纲同陈立夫、朱家骅两位商量一阵，结果那个‘国讯同志社’便流产了。”蒋介石心头雪亮，是他吩咐陈立夫如此这般的，但没想到美国人也知道了，心头十分不快。

宋子文道：“据说后来谷正纲同朱家骅两位找到黄、江、冷三人，说：‘共产党太厉害了，我们国民党有五十年政治斗争历史与经验，还搞不过共产党，你们要成立一个政治团体，一定会被共产党操纵，那时我们固然不好办，你们也负不了这个责任！’这样一来，谁都没有胆子组织政治团体了。”宋子文叹息：“我们当然知道，象这种政治团体，

别说一个，一百个也不怕，对于我们只有好处，没有坏处，难道我们还怕他们造反吗！”蒋介石作痛恨状：“我一定查！”

“还有，”张群见宋子文干了CC一下，便落井下石道：“我也听人家说过，说国难当头，凡是政府公务员，不管大小，应该努力从事抗建工作。现在有位张道藩先生，据说因为怀才不遇，在跟名画家齐白石先生学画，学画不是坏事，问题是张先生曾任内政、教育两部次长，在重庆负责不少文化团体工作，他怎能去学画，并且发牢骚呢？”蒋介石道：“我一定查！张道藩这个人，我曾经骂过他一句话：‘越过越糊涂！’”众人笑了一声，宋子文道：“有这么几位文人先生，实在不敢恭维。我记得以前的《中央日报》社长程沧波，也太不象话。西安事变时他曾经痛骂张学良，从祖宗三代骂起，我当面指责他没有根据。我说：‘你究竟在骂政府，还是骂张学良？张学良如果象你所骂的一向极坏，政府就不该用他，责任在政府而不在张学良’。你们看，这种人也做社长！”

蒋介石刚说了句：“我一定查！”宋子文却笑哈哈地接下去道：“程沧波还有一件事情，大家听了便皱眉头。听说他喜欢这个调调儿，他的属员眷属，如果年轻貌美，他就多方勾引，不理人言，连面子问题也顾不到了。”众人作尴尬之笑，笑了一阵，张群见CC遭遇围攻，心花怒放，再火上添油道：“我也想起一件事来了。有位陶百川先生，小学教师出身，这倒没什么。‘四一二’以后从干事秘书一直升到上海市党部常委；‘九一八’后，他私自拘捕北平学生代表，引起

公债，由上海法庭出票通缉，那时候我正在当上海市长，没办法，只好亲笔签署缉捕令，向人们应付一下。到了民国二十二年，这位陶先生上书立夫先生请求出洋留学，这封信公开登在上海市党部的机关刊物中，竟有这么一句：'他日学成归国，决不如羊公之鹤，对客不舞'……"

"他说什么？"戴笠不解。

"他的意思是说一定为立夫先生出死力！"张群说下去："陶先生也未免太过份了。此人抗战后在香港担任《国民日报》社长，现在重庆担任《中央周刊》社长，说的话实在离谱。"

"怎么离谱？"蒋介石有点光火了。

张群笑眯眯说道："有一次他在报上发表消息，说'共军刘伯承部袭击国军一二九师'，孰不知一二九师就是刘伯承部番号。"众人哄堂大笑，蒋介石也只好跟着笑。孔祥熙捧着个大肚腩直不起腰来。半晌，抹抹眼睛道："我也想起一个潘公展来了。我同这个人实在合不来。'九一八'以后他主办《晨报》，公开鼓吹法西斯主义，使人家说我们国民党要学希特勒了，害得英美朋友说闲话，那些且不管他。民国二十四年他在《晨报》上干我，干得我下不了台，后来还是委员长把那个报停刊了，这也不管他。'八一三'打仗时他同蔡劲军搞在一起，勒索工商界，非缴纳几近半价的贿赂，就不许搬出存在闸北的货物，连财政部的饭也吃光了。当时我们撤退上海，一把火烧光了上海商人的货物，当时这笔损失相等于两万万美金，这笔钱我一想起便肉痛。"

蒋介石道："是啊，当时上海商会曾经给我一个电报，

说：‘请斩蔡潘以谢沪人’，当然我是不能随便杀自己同志的。”蒋介石觉得CC遭受围攻，发展下去，未免使二陈太难堪了。于是弦外有音道：“每一个同志都有错误！”他加重语气：“每一个同志用人都不是十全十美的。潘公展虽然糊涂，但有些地方不无功劳。过去他做过上海市府农工商局长、秘书长、社会局长、教育局长、党部常委，现在在重庆做过中宣部副部长、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据说他很卖力。”蒋介石淡淡一笑：“孔部长说的有根有据，我一定查，不过大家是同志，在消灭共产党这一点上是一致的，我们不要太责怪一个人，损伤了我们的实力。”

众人都会意，唯独孔祥熙还在告状道：“不过这个潘公展，并不是因为我同他有仇，所以在你面前说个没完。”蒋介石既不便阻止他说话，又不便当着众人发作，心想：“今天让你们痛快痛快，改天再看我的颜色罢！”于是突地作轻松状道：“你说，尽量说，尽管说。”孔祥熙揉揉鼻子：“连本党元老胡朴安先生，都骂过潘公展这帮人，骂他们是‘贼夫人之子’！”蒋介石一怔道：“这是什么意思？”张群接嘴道：“是说潘先生他们办学校误尽苍生，误人子弟！”

“是这样，”孔祥熙道：“大家该记得，战前上海各大中学里，有一个叫做‘青社’的玩意，这是吴醒亚领导的，吴死后由潘负责，那才妙哩！‘青社’的社员，由潘公展他们发给手枪，随时威胁先生和同学，他们可以不念书，不上课，不考试，可以照常毕业，反而不愁失学，每个月还有津贴，一天到晚到跳舞场鬼混。”蒋介石失笑道：“你也调查起人家的闲事来了。”孔祥熙笑道：“我还不是因为他

在《晨报》攻击我，我才托人调查，准备搞他的！”宋子文大感兴趣道：“后来怎样呢？”孔祥熙道：“后来，嗯，还有。还有会考，那是不得了的一件事，很多学生为会考考出病来。可是‘青社’的社员可以事先偷题目，事后再加分，没有一个不及格的。”蒋介石其实都知道，但假装不清楚道：“那怎么可以？这种团体我一定要查！我想参加的人不会多的。”正是：五花八门查不了，一查原是自己搞。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卅三回

为钱闹重庆　国民党各派系吵架
应邀赴开罗　大师傅老妈子出马

孔祥熙唠唠叨叨说下去道："才多呢！上海各大中学都有这些宝贝，他们一天到晚监视左派学生，可是左派学生哪里有这么多呢？于是这批家伙便乱报一通，今天说某甲是反动，明天指某乙是人民阵线，搞得鸡犬不宁。听说其中以暨南大学闹得最厉害，白鹏飞校长在台上讲话，'青社'学生竟敢掏出枪来要他'滚下去！滚下去！'后来没办法，换了个'青社'的干部何炳松去替他，可是也没搞好，而且更糟。因为双方都有手枪。"孔祥熙打了个呵欠："记得有一次为了搬宿舍的问题，学生拍拍口袋说：'老子有枪，老子不搬！'何炳松的手下也拍拍口袋：'老子也有枪，老子一定要你搬！'"说得众人都笑了。

"民国二十五年复旦大学闹大风潮，你们说是为什么？"孔祥熙道："原来潘公展想做复旦校长，便策动'青社'捣乱，闹得一塌糊涂，所以连老先生、老学者们都在骂他，说是太不象话了。"蒋介石见他说完，连忙截断道："好了好了，你们今天的那些话，我一定查！还希望你们以后继续告诉我。"他向孔祥熙道："你不要因为没有人办《晨报》攻击你，便不去调查人家的事了，你对潘公展下了这么多功夫，这个我高兴。"老孔"呵呵"一笑，答道："我才懒管这些事，否则，还能胖得起来吗？"说得众人都大笑起来。空气虽然扭转，蒋介石的脸色可不大好看，众人便纷纷告辞。出得门口，宋子文示意戴笠上他的车。笑道："今天他可气坏了。"戴笠道："其实还有一件大事，不过大家不好意思说。"在"国舅爷"之前，戴笠可另有一套。他认为走日本路线蒋比宋强；但走美国路线，蒋就远非宋的对手了。因此在宋之前，这炉香似乎也少不了，一定得烧。于是在车中，在宋家，戴笠搬出一套道："这是民国二十四年的事了。本党举行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事前蒋委员长派戴季陶到广州征求西南实力派的意见，经过西南执行部开会商量后，提出了执监委员名单，由西南出席五全大会代表团的领袖戴季陶、邹鲁带到南京，交给委员长，再转交给陈立夫，要他照办。后来陈济棠又以私人名义提一名单，委员长因为他是实力派，初拟将就陈济棠，把原来的名单更改，后来经过戴季陶力争，仍决定原来名单。但陈立夫嫌西南提出的名单人数太多，便吩咐他的干部少投西南派的票。"

"记起来了。"宋子文道："记得那次第一次开票结

果，有许多西南要人没有当选，而中央党部的秘书、科长如方治、萧同兹、张冲、徐恩曾等人，反而都当选了。”

“你的记性不错。”戴笠道：“是这样子的，后来委员长觉得面子上过意不去，他已经亲口答应的事变化有失威信，于是第二次选出的八十个人不再投票，一律由他圈定，这才了却一件公案。可是还没有完。”戴笠道：“陈立夫的操纵还不止此：那次选举结果，发表票数时，立夫所得票数，只比委员长少一票！当时大家很奇怪，其实他还比委座多四票！”宋子文一惊。

“真的多四票，后来陈立夫自己不好意思了，亲自在黑板上抹掉一个‘正’字，少了五票，于是比委座少了一票。这件事，委座当然知道了。到了二十五年春天，委员长便借个机会把立夫扣起来。立夫消息灵通，马上躲到天目山装病，托了很多人去说好话，打圆场。最后陈英士的太太、立夫的叔母也去说情了。那时光英士先生的独养儿子陈骁夫在笕桥学空军摔死不久，她便向委员长哭诉：‘我的儿子死了，立夫就是我的儿子，他有多大的胆子敢不听委员长的话？你难道忍心叫英士绝后吗？’这么着，委员长的火也退了，再想想陈英士对他的恩德，以及立夫在反共方面的功劳，于是也就算了。”宋子文道：“后来他便把朱家骅代替了陈立夫，而调陈立夫去代王世杰做教育长。”他笑道：“今天这么多人说立夫兄弟俩的坏话，恐怕要挨顿骂了。”戴笠伸伸舌头道：“那是一定的，不过他们挨过骂之后，恐怕轮到我们了。你，当然不在乎。”他们这个预料没错，蒋介石正派人把二陈找到官邸来。

见陈立夫、陈果夫直挺挺立在面前，蒋介石本想痛骂一场，但一想起当年落魄申江，同陈果夫等人追随张静江逛窑子那一阵，眼前似乎出现了老鸨惜春老四、“都督夫人”、乐琴、阿宝、沙利文面包等人，一时骂不出来了。半晌，他叹口气道：“坐罢，坐！”二陈已经听到了一些，便不肯坐，哭丧着脸问道：“是不是又有人在先生面前说我们了。”蒋介石把脸一沉道：“你们知道就好！”陈果夫走前一步，作哭声道：“卑职可以想到，眼睛里不能容纳我们的人，还不是这几个！”他指的是政学系：“先生，想太平洋战争发生之前，‘委员长侍从室’分为三处：军事、机密、党政，由林蔚文，布雷和卑职分别担任，从来没有出事。太平洋战争发生不久，人家说美国人的话说得对，‘委员长侍从室’的存在没有好处，一点不民主。好，罗斯福要求民主不打紧，张岳军他们便藉这一次外交压力，把侍从室取消了。”陈果夫声泪俱下：“侍从室取消之后，国府主席的文官处便掌握大权，变成掌握全国政权的最高行政机关了。而这个文官处处长吴鼎昌，谁都知道他是谁的朋友。现在他们得意了，倒在先生面前在我们身上落井下石，难道非要把我们置诸死地不可吗？”这席话有软有硬，有汗有泪，蒋介石立刻又想起了当年在上海长三堂子中，娘儿们争风吃醋那滋味，心也软了。再叹口气道：“别说这么多了，他们说他们的，你们好好儿做你们的。”陈立夫乘机反攻道：“卑职平常不轻易说人家闲话，今日之下，不得不把外面的流言转告给先生参考，外面很多人说：本党之中的政学系，已经到达飞扬拔扈的地步，再不想办法，恐怕不可收拾了。”

蒋介石皱眉道："有这么严重吗？"

"报告先生：这是外面人说的，我们只当拿来参考好了。外面人说：政学系的确厉害，在战争之初，他们便准备了两套手法，做到'和'有出路，'战'也有出路。'七七'以后，政学系的准备并不充分，他们的资本中心也没有南移，更来不及西迁。因此他们仍然保持两副面孔，在沪港言和，在汉渝言战，一方面保存沦陷区财产，一方面拥战以扩充地盘。"蒋介石一怔，说道："这，也没什么啊！有一些和战问题的处理，你们也知道这是我的意思。"陈果夫接嘴道："话是这么说，现在情形变了，他们以全力在从地方政府发展资本，这一点我们不能不小心。譬如川康兴业公司垄断了四川桐油买卖；四川丝业公司垄断了丝业买卖；四川畜产公司垄断了鬃丝特产贸易；华西建设公司、中国兴业公司……"蒋介石皱眉道："这些我都知道，其中还有同孔部长合作的。"他挥挥手："你们别胡思乱想了，在这一带搞买卖，还能逃过我的眼睛吗？你们自己呢？你们自己搞的不也发财吗？"陈立夫道："卑职做了些什么，都是在委座领导之下动手的。他们除了在四川，其他地方还有花样哩！他们在贵州，有贵州企业公司，内中包括商业工业各部门，拿贵州省银行作为金融机构。"蒋介石道："贵州很穷，他们在那里没有什么。"

"有的，"陈立夫道："贵州虽穷，但在特产运营和矿产开发，以及电灯事业各方面，他们还赚了不少钱。"陈果夫插嘴道："这是贵州。在赣南，熊式辉以杨绰庵的建设厅长为中心，也发展了一些生意。"蒋介石摇头道："赣南？

不可能吧，战事动荡之外，军事有罗卓英、吴奇伟；政治有经国在，他们能有些什么作为呢？”

陈果夫却继续告状道：“还有福建，徐学禹在那边抬着陈仪的招牌，简直是小皇帝一个……”蒋介石听到这里，不耐烦了，把桌子一拍道：“够啦够啦！你们自己不争气，拚命说人家长人家短！人家有不对的地方，我爱听，你尽管告诉我，我要查！我要办！可是刚才你们说的，这有什么了不起呢？做生意，搞名堂，你们两个就一点儿也没有？”接着一顿臭骂，骂得二陈眼睛直瞪。最后，蒋介石气也平了，挥挥手道：“好啦，我全知道啦！今天的事情，不许你们张扬出去！别抱怨人家在挖你们的墙脚，你们自己吃饱饭该多想想，有没有什么地方，给人家抓住了痛脚！”二陈眼见情形如此，想在蒋介石面前翻本，一下子是不可能的了。两人只得找到陈布雷，鼻涕眼泪一大把，安排新的战略，按下再表。却说在各派系你抢我夺之中，戴笠看中了翁文灏，希望他参加军统，扩大实力，增加财富。那时光戴笠是个不可一世的人物，但翁文灏不为所动，坚决拒绝。第一次是在民国廿九年（一九四〇年），戴笠派心腹暗示，翁当场拒绝，于是戴笠怀恨在心，示意手下扯他的后腿，捣他的蛋。终于爆出了昆明重庆二地经济部某科长利用军车，装载私货百余万元的案子，但查来查去，此事同翁文灏毫无关系，戴笠也奈何他不得。时隔两年多，戴笠对这事还未心死，终于单刀赴会，向翁文灏劝说道：“翁先生，今日之下，中国的工业有办法，对地质有研究的人，恐怕只有翁先生了。”翁文灏心知戴笠来意不善，小小心心答复道：“不见得罢，大

家为了公事，只好做到哪里算哪里了。”戴笠道：“您是个学者，我是个粗坯；我在您面前，简直不知道说什么好。听领袖说过好几次，说您的书卷气很重，我看一点不错，翁先生的学问太好了。”翁文灏实在感到肉麻，强笑道：“戴局长有什么见教？”戴笠道：“那怎么敢当？我今天只是来拜访您，希望您指教。要知道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我特地来劝劝翁先生，不必太书卷气，不必太认真，还是看开一点的好。”戴笠笑笑：“翁先生知道，今日之下，抗战时期的后方财政经济，先则有孔，后则有宋，都一把抓了。”他暗示吴鼎昌、张群这一撮人受到排挤：“因此，另外有些朋友，便很难耍得开了。”翁文灏微笑道：“是的，现在很多事情，都很难做得好，顾虑和掣肘，实在太多了。”戴笠也懂得对方是在王顾左右而言他，便开门见山道：“我的意思是说，张群、吴鼎昌几位，在金融业中一天不如一天了，财政粮食各方面，都无插足之地。因此吴、张几位为了团结后方工业界而组织起来的西南实业协会，也就难免常常抨击政府的财经政策。”翁文灏只是微笑，不表示意见。戴笠以为这几句话说中了，便劝道：“翁先生，说实话，你们几位之中，象您这个样子的，也太少了。您别以为你一个人清高，便可以置身事外，人家说起来，总是说一个团体，而不是说一个人的。”翁文灏皱眉道：“噢，嗯？”

“翁先生，周作文为什么不离开上海？还不是张、吴诸位在沦陷区有很多财产，因此他留在那边作重庆、上海间的联系，这个瞒不了谁。他们在上海，一方面支持南京，一方面恃重庆内应，一再发动和平运动，哈，蛮有劲！他曾经到

香港议和，领袖还派张季鸾做代表，您都知道么?"戴笠摇头摆脑："不瞒翁先生说，对于京沪情形，我很熟悉！日本人在沦陷区的经济措施，多向这些人请教；成立中储，起用钱大櫆，就是他们推荐的。后来成立商业统制会，这里还指使交通银行沪行唐寿民出任理事长，拿到多少物资哪！汪精卫的全国经委会也有我们的人！大将李升伯，在上海帮日本人办纱厂，到重庆来就下榻西南实业协会，这个我们都知道。我们不但不怎么，还为永利、久大不断供给业务秘密。"戴笠起座："翁先生，我们这样做，为什么？我把这些秘密告诉您，又是为什么？"他不待对方开口，便一脸笑道："翁先生学问好，当然猜得到，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翁先生只要脑筋一转，我可以保证一点风险都没有！您只要点个头，连口都不必开，一个字也不必写，包您金子元宝滚进门来。万一出了事，自有人认罪，连砍头都不知道内中有你我两人的份，哈哈哈哈，这个实在有百利而无一弊，翁先生同意了罢？"

翁文灏长叹一声道："戴局长，刚才您说我书卷气重，就让我书卷气重下去罢，您说的那一套，对于我一窍不通，不奉陪了！"说罢送客。戴笠倒是一怔，可是也没有说的，只得戴上帽子，冷笑一声，却迎着翁文灏走去，朝他打量一阵，突地又堆下一脸笑道："翁先生，我今天太打扰您了。您是这样一个正人君子，真使我佩服得五体投地！"他伸过手去："好，翁先生，再见了，以后有什么关照，请随时通知我，一定前来聆教；您有什么事情要我帮忙的，我一定出力做到！"他加重语气："我真是佩服您，希望您不要嫌我

是个老粗，能够交一个朋友。”翁文灏默默无言，只是礼貌地把他送出大门了事。戴笠上得车子，气得咬牙切齿，立即吩咐他手下的车辆调配所、水陆空交通统一检查处等机构：凡是碰到工矿调整处或资源委员会的车子，只要是同翁文灏有关，就多方留难；凡同翁文灏往来较密的人，不管什么人，都要登记呈报。如果有舞弊情事更好，总而言之，要设法把他拖倒。

却说各派系正在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重庆表面上热热闹闹，诸色人等齐备，但最活跃的还是戴笠及其部下。蒋介石在史迪威等人之前矢口否认有这等事，但下面几个小例子可说明一些。

当时重庆的要人们有一个俱乐部，每天晚上很热闹，许多特任官、荐任官们带了女人去玩。打打牌、跳跳舞、大吃大喝、摆龙门阵，谁都知道有这么一个去处。有一天来了一个女客。全场几乎都不认识她，于是大家猜测，这个女人一定是特务。一提到特务，官员们一个个没精打采，没兴致玩下去了，只怕第二天挨蒋介石一顿臭骂，弄不好还得丢官，其中何应钦便第一个溜之乎也，众人也就纷纷离去，于是重庆官场中，谁都知道何应钦也怕特务。

有一次蒋介石分批宴请参政员，席中蒋介石毫不客气责问救国会负责人张申府："为什么你在防空洞里批评政府？”张申府莫名其妙，说没有这件事，但蒋介石一口咬定："我知道有这回事！”原来在防空洞里批评老蒋是章伯钧的事，特务报告之后，蒋介石自己记错了。于是在第二届参政会中，张申府、章伯钧两人的名字都给抹掉了。

“西南运输公司”任务头等重大，但这个公司办得头等腐败。主持人宋子良糊涂到无以复加，终于在各方批责下改组为“军委会运输统制局”。可是弄了半天，还是由宋子良出任秘书长，还是个实际负责人。为什么非宋子良不可呢？说穿了很简单，一来宋子良能向财政部要到钱，二来宋子良“不怕特务做情报”。后来宋子良患麻疯到美国治病去了，改由蒋介石的表弟俞飞鹏接充。俞要钱没把握，但可以“不怕特务做情报”，也就合格了。

话说林森逝世以后，蒋介石便在一九四三年九月十三日，继林森出任国民党政府主席。没多久接到罗斯福和邱吉尔的邀请，定十一月间在开罗举行会议。蒋介石乐得眉开眼笑，忙不迭要外交部立即答复，一定参加。可是同罗、邱见面后说些什么？对大局如何看法？蒋介石象一个不念书的顽童，在期考那天行近学校大门，十分心慌，一筹莫展。于是他的顾问、专家、侍从室、外交部、亲亲戚戚、朋朋友友，免不了大忙特忙，为他准备资料。“临阵磨枪，不快也光。”蒋介石很快镇静下来，宋美龄却忙得不可开交，光是中装、西装、大礼服、夜礼服、化妆品，就准备了十几大箱。忙了一阵，出发在即。宋子文夫妇、孔祥熙夫妇，以及何应钦、张群等人，连晚群集黄山官邸，吱吱喳喳：“个别讨论”。何应钦伸过手去道：“主席，这次出国，同罗、邱二人晤谈，主席在国际上的地位更高了。”蒋介石满心欢喜，伸手同他握着，却笑道：“这多少年来，你也辛苦了。”何应钦道：“一切都准备好了？”蒋介石道：“今天已经发出电报，告诉他们，我后天就动身。”正说着宋子文大着步过来，何应钦

连忙借故走开。宋子文在蒋介石面前一站，问道："我们到底去多少人?"蒋介石道："连我十六个。"宋子文皱眉道："我知道其中老妈子和大师傅已经占了五名。太少了。"

蒋介石不悦道："难道你要我开一个师过去吗?"宋子文扭头便走道："回头你问问，人家要去多少人，你便明白了。"蒋介石连忙拉住道："那你说说看，罗斯福带多少人?"宋子文道："刚才的消息说：他带去的专家与随员，总共有四百多人。邱吉尔更多，据说整整九百名!"蒋介石冷笑一声道："我们是去开会，不是什么专家同随员开会，"他习惯坚持自己的看法："有我去，什么问题都可以谈了，专家有什么用!"

宋子文边走边说："那除了你们两人，究竟谁的官阶最高呢?"蒋介石道："黄仁霖，他是陆军中将，中将还不高?"宋子文明知黄仁霖是宋美龄的高等副官，他跟着他俩到处跑，绝对不是为了什么开会，只是侍候而已，于是紧皱眉头，蒋介石在这些地方对这位国舅爷不能不请教，便说："这几天我已经准备不少，如果你有空，不妨再同我交换一些意见。"

宋子文向客厅望一眼，见众人嘻嘻哈哈热热闹闹，便走向书房道："我们找个清静的地方吧。"蒋介石在回转椅上坐下，指指桌上一大堆资料道："瞧，都是他们给我准备的。"宋子文摘下玳瑁眼镜，掏出手帕揉揉眼睛道："现在，最要紧的是这一点：虽然有些美国官员对我们不满意，但是美国的整个国策，对我们是非常帮忙的。"蒋介石始而皱眉，继而笑道："那很好。"

"这几天为了你们的开罗之行，我也下了一番功夫，研究了中、外、左、右的意见，今天我把我的看法告诉你。这个要从前年德国攻打苏联说起。"宋子文道："这个极其重要。希特勒这样做有两重目的，在战略目的上，他企图以闪电攻势，在六个星期中解决苏联，然后挟着乌克兰的小麦和高加索的石油，西进可以袭击英伦，南下可以直迫苏伊士运河。在政略目的上，他企图拿反共姿态诱英媾和，组织反苏统一战线。五月十日的赫斯飞英，就是这个企图的高潮。"

"希特勒是很厉害。"蒋介石叹了口气。宋子文道："不过希特勒是错了，六个星期解决苏联，太夸大了；英、美、苏三国关系的发展，也使希特勒的政略目的趋于幻灭。邱吉尔发表援苏演说，表示继续对德作战，绝不媾和，援助苏联。邱吉尔说苏联的危机就是英国的危机，同时也是美国的危机。接着美国副国务卿威尔斯，谴责希特勒对苏联奸诈的攻击；罗斯福并且宣布美国政府将尽力援苏，美国财政部还解冻苏联在美被冻结的四千万美元资金。紧接着英苏又签订军事协定。内容只有两条，一条是规定互相援助；一条是规定决不单独媾和。"正是：不管英美与德意，要卖包你够彻底！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卅四回

金字塔旁　此人集数十代表于一身
祁连山下　此妇盼美国财团去开发

蒋介石闻言笑道："这样说起来，英美苏不是很好吗？"

宋子文朝蒋介石点点头道："表面上是这样子的。英美苏三国关系的进展，廓清了联合阵线的道路。到了同年八月间，罗、邱联合宣布的'大西洋宪章'，确定了盟国对德战争目的的共同认识。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盟国的阵线更加扩大。接着有二十六国的对德战争宣言；英苏二十年同盟条约的缔结；以及美苏互助协定的签订，反对法西斯的联合阵线，就巳经结成了。"蒋介石闻言在心头打了个寒噤。宋子文笑笑："再看看另一方面，情形就不同了。"

蒋介石透过一口气来道："是啊，我说盟国内部并不怎样团结嘛。"宋子文道："在英国的反对派，和在美国的孤立派，他们不惜拿种种手段，去破坏盟国的团结。杜鲁门在德国进攻苏联的第二天说过这几句话，他说：'如果我们看到德国胜利，我们就应该帮助俄国；如果我们看到俄国胜利，我们就应该帮助德国，这样子好让他们尽量互相厮杀！'英国当时的飞机生产大臣布拉巴松，也曾发表过同样的论调。在苏联公布的纳粹文件中，还有关于英美代表同德国秘密谈判的纪录。去年——一九四二年秋天和今年的春天，英国派出贝佛布鲁克勋爵的儿子艾特肯为代表，在里斯本同德国代表谈判，今年二月，美国派出艾伦·杜勒斯，在瑞士跟德国霍森洛尔亲王谈判。谈判内容曾涉及有关奥国、捷克、波兰、罗马尼亚、匈牙利等等重要问题，特别是关于和德国缔结和约的问题。"

蒋介石频频点头道："你说得清楚极了，比他们清楚，简要。这样说起来，这种活动影响到盟国对于战略问题的分歧，譬如说，第二战场迟早开辟的问题。"宋子文也点头道："不错。我们可以看到，苏德开战后，希特勒倾全力进攻，但在西线方面，除了空军活动，并没有战斗行动来使希特勒陷于两面作战的状态，这是为什么？我们明白。去年全年，莫洛托夫和斯大林先后提出开辟第二战场的重要，这意见也的确受到广泛同意，但你要明白：邱吉尔对于提早结束战争，并不太感兴趣。因为他关心那给纳粹摧毁了的英国东欧霸权的重建，以及远东帝国殖民地原状的恢复。因此他主张把第二战场从法国搬到希腊去！盟军从那儿进攻山脉纵横

的巴尔干，让那些在伦敦和开罗的流亡政府，可以坐着英军的坦克车回去，以便在东欧各国重建旧业，这样，苏联军队便给阻挡住了！他还主张盟军尽快在缅甸登陆，他那个殖民地体系再重建起来。”宋子文起立，背着手踱了几步，然后在蒋介石面前停止，低沉地说：“不过，从去年冬天开始，情况又不同了。”他想了想：“去年，一九四二年十一月，英美在非洲大陆反攻；十二月，苏联从斯大林格勒一战也转入反攻，战局便不同了。局势有变，使盟国的战略问题，更迫切地提到议事日程上去。”宋子文道：“今年一月，罗、邱在卡萨布兰卡会议，把英美在战略上的歧点作了若干调整，但英国还是反对开辟第二战场，同时英国登陆缅甸和进攻巴尔干的计划也遭搁置，最后决定在肃清非洲后，登陆西西里和意大利本土，还制定了使对方无条件投降的原则。”

“这一点不大好。”

宋子文也没有问蒋介石，为什么无条件投降不大好，说下去道：“在英美苏对于战略问题分歧的另一面，还存在着英美对法国问题的对立。法国沦亡后，英美各有各的做法；但自从戴高乐把吉罗德摔倒以后，英国在英美竞争中占了上风。”蒋介石插嘴道：“我也知道。罗、邱的卡港会议，没有解决盟国的战略问题，更没有接触到盟国的政略问题，问题还是问题。”宋子文再喝口水道：“到了今年年底，大局又一变：意大利无条件投降，苏联的总反攻更是厉害，已经到达旧波兰的边境和罗马尼亚的大门。这新的局面，要求盟国把歧见作一次澄清和解决。”

“主要是？”

“主要是如何开辟第二战场？如何处理从日德意羁绊下解放出来的国家？如何惩办战犯？如何保障战后世界的和平与安全？”蒋介石急问：“共产党的问题怎么不提出来！”宋子文忙说：“你不能在这个时候提，也不必在开罗提，那是言之过早，并且非常不合适的。你知道在开罗会议之前，今年十月下旬，英美苏三国外长还在莫斯科集会。我们对共产党不但不能够在这个时候表示什么，相反的要拉住他。”宋子文郑重说道：“不管同他们有什么矛盾，无论如何，打败希特勒是斯大林的功劳。而且据罗斯福、邱吉尔表示，还要请斯大林帮忙打日本。”蒋介石变色道：“那怎么行！”宋子文道：“打日本并不是一个国家的专利，现在是同盟国对抗轴心国，凡事要从全局打算，我反对在这个时候独持异议，给人家一个不好的印象。”蒋介石闷声不响。宋子文道：“把上月间在莫斯科召开的会议弄清楚，这件事很重要。”

正在这当儿宋美龄推门进来，看见郎舅俩在一本正经说话，笑道：“我可以进来吗？”宋子文也笑道：“我们在谈开罗会议的种种情形，其中也有关于你的。”宋美龄在沙发上坐下，双目一瞪，做了个表情道：“不知道罗斯福和邱吉尔的夫人去不去开罗？”宋子文道：“也不一定。我们谈到上个月的莫斯科会议。”他把头一偏，对蒋介石道：“莫斯科英美苏三外长会议，对于世界军事政治问题，你不能不说没有成就。在军事方面，决定缩短对德国及其欧洲附庸国进行的战争；在政治上，决定战后国际和平组织的原则基础；在个别问题上，”宋子文一口气说完，把右手掌倏地一握，挥了挥拳道：“最后还由罗、邱、斯三人联名签署严厉惩办

战犯的宣言。”

蒋介石心头似乎挨了一拳，这个会议没有他的份儿，样子怪不舒服。宋子文感觉得到，笑道：“你们这个开罗会议，重点一定是对付日本，所以斯大林并没有参加。”

“有他参加才没有趣味哩！”宋美龄向她哥哥噘了噘嘴道：“你说是吗？”接着她也有一套：“这一次我去，我也愿意有点成绩。”宋子文一惊：“你？”宋美龄道：“这还是你的意思：尽量利用机会，争取美国大亨！告诉他们，中国有多大的地方，有多大的市场，有多便宜的人工，欢迎他们投资开发！”宋子文同蒋介石相视而笑，连呼好好，宋美龄那股美劲儿，更不用提了。只见她倏地起立，轻轻一转，使那条洁白宽大的长裙微微鼓起，来一个团团转，然后站住，右手指一指赤露着的上肩，把脖子里挂着的钻石十字架放正，说道：“绅士们，你们没有夸奖我的新衣服，我不大高兴。”宋子文与蒋介石哈哈大笑，忙不迭再呼好好。

几天以后，宋美龄那件晚礼服，在埃及金字塔旁边著名的美那旅馆里出现了。

黄仁霖一头是汗，在布置议程会议上如坐针毡，听英国参谋长边写边问道：“请问中国出席陆军会议的代表是谁？”“蒋委员长。”“请问中国出席海军会议的代表是谁？”“蒋委员长。”“请问中国出席空军会议的代表是谁？”“蒋委员长。”黄仁霖连答了三个“蒋委员长”，举座愕然，那个英国参谋长耸耸鼻子，再问：“请问中国出席运输问题的代表是谁？”黄仁霖脸孔血红，硬着头皮答道：“蒋委员长！”

会议室里空气突变，人们把目光集中在黄仁霖身上，英国参谋长的声音又起："请问中国出席补给会议的代表是谁？"

"蒋委员长。"

英国参谋长的声音显然已经提高："请问中国出席军火会议的代表是谁！"

"蒋委员长！"

"……是谁？"

"蒋委员长！""蒋委员长！"

"…………"

那个英国参谋长把笔一放，擦的一声点燃雪茄，喷了口烟，笑问道："请问黄将军，中国人口有四万万五千万，为什么只有一个蒋委员长呢？"会议室里鸦雀无声，静待黄仁霖开口。可是黄仁霖哑口无言，脸色白里透红，红里转紫，紫里翻青，象个泥人儿。接着一阵轻蔑的、叹息的笑声扬起，各国代表们便继续布置议程。散会后黄仁霖如逢大赦，忙不迭边抹汗边赶到美那旅馆，蒋介石夫妇已经走了。黄仁霖再到附近一间别墅，问蒋介石有什么吩咐。蒋介石刚洗过澡，躺在床上休息，对黄仁霖道："我很疲倦，你找夫人去罢。"宋美龄正率领随员，在附近走了一圈回来，见黄仁霖到，大喜道："刚才哪，刚才我们同罗斯福总统见面了，他很和气，他表示抱歉，因为他比我们来迟了一个晚上。他问我一路上安全吗？到了这里，可要小心，据说很多坏人要谋杀我们美那旅馆的全部客人。我说所以在周围围了那么多的铁丝网，原来是为了预防，倒象做马戏似的。罗斯福也笑了。他又问我到埃及来习惯不习惯？我说换换空气，可真不坏，在

重庆住腻了。我说在飞机上望下来，我看到几百里广阔的沙漠地带，那光线反照上来，教人睁不开眼。我说也有出乎意料之外的，我在飞机上看到了一块绿色，绿得美极了，问问人家，才知道这是尼罗河灌溉的地方。后来地面上你们的飞机起飞迎接，我们便降低，跟着你们的飞机，斜飞过混浊的蓝色的尼罗河，在潘恩机场降落了。后来我才知道，这个机场是你们空运总部的。后来我们又坐上专车通过尼罗河，通过开罗热闹的大街，开向城西美那郊外……”宋美龄说个没完，拍手打掌道：“你们跟我来。”说罢径向客厅走去：“商量商量，我们要开个鸡尾酒会哩！”

蒋介石夫妇决定在别墅里开个酒会，一来同英美首长交际交际，二来使沙漠中的客居生活热闹热闹，这下子可把黄仁霖以及十来个随员忙坏了。从开列名单到布置会场，直搞到人仰马翻，日月无光。第二天下午四时正，蒋宋二人打扮得齐齐整整，立在别墅二门里迎接客人。英、美两国代表团高级将领们一一到来，蒋介石的随员们分头招呼，屋子里烟雾腾腾，碰杯声乒乒乓乓，十分热闹，可是不见罗斯福、邱吉尔二人来到。蒋家夫妇痴痴地立在门口，懒懒地眺望着远处的金字塔，都厌烦了。蒋介石不耐烦道：“不等了！今天这两人这么大的架子。”宋美龄整一整她的衣服道：“总统与首相的身份，按照外交礼节来说，参加鸡尾酒会迟到一忽儿是很普通的。”

“那我站在这里干等哩！”

宋美龄笑道：“别忘记，我们是主人！”正说着一辆黑色大房车迎面而来，一面米字旗在车上飘荡，宋美龄说了

声“邱吉尔！”便提起裙角下台阶一步，蒋介石也跟着趋前一步，不料下车的不是肥肥胖胖的邱吉尔，而是他的女儿撒拉。蒋介石一肚子不痛快，也只得同她握了握手。撒拉道：“我父亲要向蒋委员长和蒋夫人道歉，他因为正在忙着接见客人，今天不能来了。”说罢进门。宋美龄扶着她胳膊道：“欢迎欢迎！”边说边把她往人丛中一送，随便介绍一个客人，便又同蒋介石在门口一站，等候罗斯福。蒋介石嘟囔道：“这简直是瞧不起人！我请客都不到，我不去接罗斯福了。”说罢往里走。宋美龄道：“这不是来了？”她指远处，只见沙尘滚滚，一辆小座车箭似的驶来，仿佛车头也有一面旗子。她来不及把蒋介石拉回来，独自迎上去。可是来者不是罗斯福，而是他的儿子伊利奥。

“我代表我的父亲向蒋委员长和夫人致歉！”伊利奥文雅地鞠了个躬，同她握过手：“我父亲本来要来的，因为他早已预定五点钟接见我们驻土耳其大使劳伦斯·斯坦因先生，所以他不能来了。”宋美龄见小罗斯福长得异常魁伟，温文有礼，非常欢喜，一手抓住了他的手腕，一手提着裙子，一扭一扭穿过人丛，到达走廊，在两张并放着的椅子上坐下。宋美龄把他打量一阵，夸奖道：“你长得真漂亮！”这使客人双颊绯红，支吾以应。宋美龄按一按她的耳环，笑问道：“怎么样，沙漠里的生活，还习惯罢？”小罗斯福道：“还好还好，难得有这一次沙漠的旅行，倒是蛮有趣的。”宋美龄把头一扭，格格笑道：“你们在中国的兵士们，官员们，常常这样说：‘这种好比在沙漠里的日子呵！’嗨！你说有趣不有趣？他们在想女人哩！”

小罗斯福垂下头来。

“想女人又有什么害羞的！”宋美龄用手轻轻地在他手背上点了一下：“女人还不是一样想男人？女人在找不到男朋友的时候，还不是也会说：‘这种好比在沙漠里的日子呵！’……”宋美龄两只眼睛盯住了他：“不过你同这些GI不同，瞧你多温柔、多文雅、多漂亮！”她不知道小罗斯福从心底里打了个冷战，再问：“你们住的地方，还好罢？”客人说：“谢谢你，我们住得很好。”宋美龄道：“就是有一点不好，深更半夜起来，周围老是有人站着，高高大大的身体加上一枝长枪，那黑影在窗上摇晃，真怕人哩！”小罗斯福忍不住笑出声来：“咭！”宋美龄仰着头说：“你别笑我，你一定是个勇敢的年轻人，我听到关于你的不少事情，你是个好人。”小罗斯福忽地接触到她那水汪汪的眼睛，满身不自在起来，两只手、一双眼睛也不知道往哪儿放才合适。宋美龄心想我可把你抓住了，便把裙子轻轻一提，挪前好几寸，挨着他，左手按在他膝上，象鉴赏古董似的凝视他。倏地举起右手在他眉间轻轻一抹道：“瞧，上面有几粒沙子，风很大哩。”小罗斯福期期艾艾地说：“是的。”她问：“你们住的地方，离我们多远？”客人垂着头说：“一哩多一点。”

“如果你们就住在隔壁那有多好？”宋美龄把她那口美国音的英语说得非常之低，而且多用鼻音，对方听在耳朵里，十分别扭。

小罗斯福在心头做开了祈祷。

宋美龄叹口气道：“我常常看你们的西部电影，好看得

很。可是那些侠客，没有一个长得比你更好的，伊利奥，”她亲热地叫他：“战后，你希望演电影么？”小罗斯福舐舐嘴唇摇摇头。女主人道：“我们中国也有西部，”她把两根指头在他膝盖上擂鼓似的轻轻敲击着，敲得小罗斯福心惊肉跳：“也可以说是一个没有开发的地方，你不愿意拍西部电影，可愿意到我们中国的西部去么？”

小罗斯福真想喝杯酒，润润喉，但不好意思离去。朝大厅中瞅一眼，只见邱吉尔的女儿撒拉正在同一位将军轻轻碰杯，不觉咽了口唾沫。宋美龄还以为他渴望到中国西北掘金，馋成这副样子，于是夸张地说道：“别以为中国西北部穷困，那里遍地是黄金哩。”小罗斯福心头感到，他膝盖上停留着的她的那只手，越按越重了。他说：“这对于我是个重要的新闻。因为我所知道的中国西北，好象不很愉快。那里有水灾，有旱灾，还有战争，共产党在西北遭到封锁……”

“伊利奥！”宋美龄仰起脸蛋，挤眉瞪眼，做了个美式表情道：“那是谣言，我们的部队从来没有在西北打共产党，一向在打日本兵的！”客人道：“很对不起，我没有提到你们打共产党，夫人。”

“啊啊！”宋美龄使劲把他的大腿拍打着：“你好象一个新闻记者，专门套人家说话。”接着做了个自以为非常好笑的表情：“嗳！我经常在外交官员们中间走动，听他们说话都是弦外有音，鬼灵精怪的，现在我把你也当做外交官看待，真是好笑了。”她再把裙子一提，再挪前好几寸，差不多紧挨着他了。她笑眯眯道：“伊利奥，中国西北，那是个多大的地方呵，陕西西安不过是个门户，你再往前走，到甘

肃，到宁夏，到青海，到新疆，嗨呀，”她双手向外扩张：“地方，你说有多大便有多大；物产，你说有多丰富便有多丰富；人力，你说有多便宜便有多便宜。尤其是宁夏、青海、新疆一带，简直是一个天然的大牧场：牛、羊、猪、骆驼，那真不得了呵！中国有句美极了的诗道：‘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伊利奥，你说这景致有多美啊！我们早有意思在那里开一个农场了，可是一来由于人力不够，二来资金关系，三来距离太远，交通不便，一直没有做好。我哥哥同他的朋友搞了个‘甘肃林牧土产公司’，没花几个钱，赚得可不少。现在我们在重庆吃的奶油，就是从兰州用飞机运到重庆的，蛮不错。”

“你们本钱花得不多，”小罗斯福道：“可是赚得不少，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你这个孩子！”宋美龄把他一推，格格笑道：“完全赚在人工上。你不知中国的苦力多便宜，西北的苦力更便宜。”她故作神秘，放低声音：“伊利奥，说出来你不相信，穷苦的西北十几二十岁大姑娘，她们不但没有口红、尼龙袜、夜礼服，她们连上衣衬裤都没有哩！”小罗斯福一惊：“哦？”女主人古怪地笑道：“你有兴趣吗？我是说，你对西北廉价的苦力有兴趣吗？”小罗斯福道：“那是不能想象的，一个大姑娘没有衣裤，而且是内衣裤，那怎么走动呢？”宋美龄撇撇嘴，含情脉脉地瞪他一眼道：“我说你们对女人有兴趣，你还要赖，不就马上向我打听这些光屁股的女孩子了吗？告诉你罢！”她把右手再按在他膝盖上：“她们全家几口只有一套衣服，谁出去，谁就穿上。”“其余的

人呢？”“那当然躲在家里。”“万一有人闯进去呢？”“她们就躲到炕上，拿一床破破烂烂的棉絮遮盖着。”宋美龄把手在鼻子前扇几扇：“脏死了，臭死了，我一想起来，就恶心！”小罗斯福问道：“你亲眼看见过吗？”宋美龄眉头皱得紧紧地，龇牙咧嘴，忙不迭摇手道：“我怎么看得见？听听也够了。那是人家告诉我的。”宋美龄几乎靠在他胸脯上：“他们告诉我的时候，内容还有很多，可是我不好意思告诉你。譬如他们的夫妇生活，她们公公、婆婆、兄弟、姊妹、夫妻、儿女全都挤在一种叫做‘炕’的床铺上……”

正是：穷苦人儿如尘埃，夫人何必挂齿哉！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卅五回

台澎还中国　开罗宣言墨未干
蒋宋赴埃及　改革汉字犹在耳

宋美龄见小罗斯福似乎不太有兴趣，立刻言归正传："伊利奥，你瞧，西北的老百姓大多数是很穷的，如果我们到那里去办农场，做畜牧，随随便便给他们一点钱就够了，他们不会嫌少。这些苦力，有的时候还可以买卖，不过这种风气现在不大时兴了。"她仰着头望着他："怎么，你对西北没有兴趣吗？"边说边把身体紧挨着他。小罗斯福在心里已经做开了默祷："主啊！这位夫人只是对我们之间的谈话感到极浓厚的兴趣，她心里绝无其他任何动机……"听她一问，立刻惊醒道："夫人，我在听你说。"宋美龄滔滔不绝说下去道："伊利奥，你想，西北既有这么多苦力——廉价的人力；又有这么多土地和良好的自然条件。我可以保证，

你不必花很多的本钱，就可以在中国苦力的劳作中集积起天文数字似的财富。到那时候，你把这笔钱汇到美国也行，交给我投资其他实业也行，或者再把盈余继续开发西北也行。”宋美龄闭上眼睛，拿着朗诵诗歌一样的声调念道：“伊利奥呵，你说，这是个多么美丽的远景啊！”她拉起他的一只手，把它握成拳头：“可是这个美丽的远景，只要你一点头，它就到达你的手里，完全由你掌握了！”小罗斯福一手冷汗，忙从她的“掌握”之中抽出，一转眼却又接触到她那水汪汪的眼睛。小罗斯福又不由自主，打了一个寒噤。他想说：“夫人，我们喝酒去罢！”又怕她不高兴，于是假装蛮有兴趣，透口气道：“夫人，让我想一想吧。”宋美龄拍拍他的肩膀说：“帮助别人是一件最愉快的事情，我们彼此帮助，哈哈哈哈……。”

小罗斯福朝她瞅一眼，立刻闭上眼睛思索，却感到膝盖上她那只手，似有吸力一般，逗得心里麻痒痒的。心想：“我是这样重要的一个人吗？她显然在极力设法把我征服，使我很快变成她的好友，为了任何将来其他的目的。可是我绝不是这样重要的人物，而且在这位夫人神态之中，有一种与绝对的真挚不相融洽的欢愉的光采。”小罗斯福暗自祈祷：“主啊，人们都知道，蒋介石这位老婆在这多少年来，始终拿一种征服人的魅惑，以及假装对她谈话的对方发生兴趣的方式来应付人们，尤其是男人们；以致象现在那样，变成了她的第二性格。”小罗斯福透一口气：“主啊，我怕她的第一性格发作，那不把我吓坏了才怪！”

“伊利奥！”宋美龄轻轻地，用肩膀推推他的胸脯：

"想通了没有？广大的中国西北土地，廉价的苦力，丰富的收获，惊人的财富，金黄色的远景……"小罗斯福睁开眼睛，正盘算对她说些什么，只听见有马靴声走向走廊，宋美龄连忙放下小罗斯福，往沙发那一边一挪，同他保持两三尺的距离，立即有五位英美将领排闼而人，一字儿排开："夫人，干杯！"

宋美龄喜鹊似地连说带笑，接过一杯酒，同他们乒乒乓乓碰杯，仰着脖子一饮而尽。小罗斯福朝那五人耸耸肩膀摊摊手，表示手里没有酒，立刻如逢大赦，一溜烟奔到大厅，赶忙为自己斟了一大杯酒，一口气喝了个够；这才舔舔嘴唇在四周走动一下，碰着几个熟人扯上几句，好不自在。见到蒋介石时通过翻译寒暄几句，小罗斯福很怕再碰到宋美龄，于是溜出大门上车走了。

罗斯福还在见客，却十分关心他儿子对蒋介石夫妇的印象，问了句："今天的鸡尾酒会怎么样？"客人走后马上再问："你对他俩的印象好不好？"小罗斯福道："你听我说。"于是把经过原原本本说给他听，听得罗斯福一忽儿皱眉，一忽儿咧嘴，一忽儿又摇头。做儿子的说："我说完了，父亲。也不必下什么结论，就是这个样子了。"他父亲问道："你跟蒋介石将军反而没多谈几句？"儿子道："没有，我是经过翻译才同他寒暄的，他真的不懂英语，只是傻傻地笑。"

"孩子，"罗斯福道："蒋介石并不傻。"小罗斯福道："我是说他在某种场合之中，装得很傻，甚至于非常可怜的样子。"罗斯福叹了口气道："这位封建军阀，是这个

样子的。不过他的那位太太，我不知道我会不会有象你那样激烈的看法。毫无问题，她是个机会主义者。不过我不想在她的国内，使人知道我是她的一个敌人。因为在目前中国，有谁能替代蒋的地位呢？”

小罗斯福皱眉道：“父亲，我们扶助这个封建军阀，连中国人民都会对我们起反感的。今天已经是一九四三年了，蒋执政也已好多年，但中国并不是进步的情况，而是连续的反动！政府独裁、贪污与鬼混！”罗斯福拍拍他儿子的肩膀：“你说得对。首先我要告诉你，你没有接受也无权接受蒋介石夫妇向你献出的中国土地与苦力；但我们华尔街的先生们，最喜欢的恰恰是这个！蒋家夫妇固然有太多的短处，可是我们不得不依靠他们。如果把蒋赶下台去，换了一个领袖上台，而这个新领袖却主张发奋图强，开发实业，那我们的财团到那时候还能在中国拿到些什么利益？”他连连摇手：“什么也拿不到！是吗？所以我不得不依靠这两个连续反动、独裁、贪污与鬼混的夫妇，这是华尔街先生们对于我罗斯福政策的反映！你懂么？孩子！”他加一句：“你现在如果不懂，过一个时候就会懂得。”

小罗斯福长长地透了口气，替自己酌杯咖啡，喝了，抹抹嘴：“父亲，我现在已经懂了，那么今天我们的所谓扶蒋援蒋政策，决不是帮助中国抗日的政策，而只是帮助这个封建军阀反对延安的政策；这是个我们华尔街先生们所需要的政策，只是使我们便于代替日本独占中国的政策，是吗？”罗斯福道：“孩子，我们不谈这些了，你既非华尔街的先生，也非中国的反蒋派，无论什么事，你跟着你父亲走吧，

假如你喜欢的话。现在，我想在感恩节那天准备一个盛大的宴会，请很多人参加，包括那个封建军阀夫妇在内，你以为他们会来么？”小罗斯福道：“那他们一定会来。”罗斯福大笑道：“我说蒋介石一定不会来，伊利奥，怎么样。敢同我打赌吗？”小罗斯福笑道：“不，父亲，我是比不过你的；不过，也得到那天看看事实。”

感恩节那天，宴会定晚上举行。可是还不到四点钟，蒋介石同宋美龄已经来了。小罗斯福心头暗喜，心想这一次父亲的估计完全错了，不料两人一坐下，宋美龄便致歉道："总统先生，这真是非常抱歉，今天晚上我们有事情，不能够参加你的感恩节宴会了。”罗斯福听说便朝他儿子瞅了一眼，意思是在问：“对不对？”接着抚掌笑道：“那真是可惜，你们吃不到我特地从家里带来的火鸡，那是史退汀纽斯先生和阿拉拔玛地方一位叫做乔·卡脱的先生送的，好得很呢！”客人同声说：“可惜我们没有口福。”罗斯福道：“这样罢，是喝下午茶的时候了，我们到花园里喝下午茶去罢，在那里设一个茶座，情调蛮别致的。”宋美龄一口答应，把这意思同蒋介石说了，大家便一齐走向园子，在树荫下坐下，吃喝一阵，罗斯福向蒋介石道：“我知道你们中国的吃是很有名的，我的朋友、同事、亲戚们，在这几十年里，经常从中国给我带来很好吃的食品。不过我知道吃中国大菜更美妙，实在教人羡慕得很。”蒋介石要宋美龄翻译给他听道：“希望总统先生能到中国旅行。”罗斯福微笑道：“只要我的健康情形不错，尤其是时间许可，我一定到中国访问。”他指指小罗斯福：“伊利奥也很感兴趣。”宋美龄朝小

罗斯福瞅一眼，眼睛里那水汪汪的、迷人的欢愉光采，可没发现。她端庄地、傲慢地笑着："希望总统先生那时光去中国，我们已经是个强大的、不受别国攻打的国家。"

"我们的文盲实在太多了。"蒋介石也插嘴道："文盲多，什么开发也谈不上，甚至日本在地球上哪一个角落，很多人还不知道。老百姓愚昧落后，变成了一个国家求进步的绊脚石。"罗斯福眉毛紧皱，立即一扬，朝他俩笑笑："哦？那你们有什么计划呢？"宋美龄再替蒋介石翻译道："我的丈夫说：在战后，怎样扫除文盲，是我们中国的一个庞大计划。我们现在经常为这问题展开讨论，决定在战争停止的那一年，推行一种新的'基本中文'字体。我们要把复杂众多的中国文字，减少到和你们'基本英语'中所用的字数差不多：一千二百字到一千五百字之间。"罗斯福道："这个办法新鲜啊！听说延安对于中国文字，也在研究。"宋美龄噗哧一笑，作不屑状道："他们？总统先生，你以为他们行么？"罗斯福略一沉吟，答道："这几天来，我们不断地交换着关于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增强团结问题，我不能够在这个情况下说什么，尤其是我对于改革中国文字问题，真正是一窍不通！"罗斯福大笑："我只认识你们一个中国字：'一'，再复杂一点儿的，一个都认不得了。"说罢宾主都笑。罗斯福道："现在，中国的要务是团结，先把日本兵打出中国，这是最重要的；如果日本兵还留在中国，那什么也谈不上。"

蒋介石心头反感，却大点其头道："一点不错，一点不错。"他咳声嗽："至于把日本兵打退以后，除了文字，我

们还有很多改革。”罗斯福把上身往前一挪：“哦，好极了，我对中国人民一向有崇高的敬意，对中国人民开发他们的资源的可能性有浓厚的兴趣，我非常乐意听你的宏论。”蒋介石精神大振，宋美龄便根据他的、以及平时同美国专家们所谈到的，加上她自己的意思，滔滔不绝地告诉罗斯福道：“战争停止之后，第一件事，我们便改革中国文字，让它简单明了。这样一来，老百姓便知书识礼，懂得爱国的大道理了。第二件事：根据国共团结，我们要所有的共产党集中在延安，不许他们向外扩张。目前他们从日本人手里拿到不少地方，”宋美龄感到说顺了嘴，因为在美国人之前，他们是一口咬定共产党游而不击，见敌便跑的，于是修正道：“这些地方是日本人早已撤退的，总统先生当然记得，这些地方本来是我们的。我们要他们缴出来，退到延安去，只能管理延安这一带地方，这样就可以维持平安局面，没有战争，我们也可以埋头建设。如果他们不肯，引起战争，那末，”她狞笑一声：“总统先生当然知道，这是我们的内政问题了。——说起建设，那真是千头万绪，太多了。中国是个弱国，老百姓又愚蠢，进行起来实在不容易。人力虽不少，可是谈不上效率，工人笨死了，懒洋洋，慢吞吞，提起就心焦。除了人力，物力财力也是大问题，”宋美龄一笑：“不过，这个不怕，这个，我们有总统先生帮忙。建设的第一步，就是办到孙中山先生的遗教：耕者有其田。共产党在他们的地方进行土地改革，那是骗人的，据说农人都变成农奴，比没有土地的时候还苦。”罗斯福问道：“是吗？”宋美龄喝口咖啡道：“是的，总统先生，共产党嘛，还会做

出什么好东西来？他们没有足够的地方，没有足够的财力，”她从鼻孔里笑出声来：“最主要的，他们根本没有人材！”

罗斯福愣了一下，来不及开口问话，宋美龄已经说下去了。只听她滔滔不绝，头头是道。一忽儿问蒋介石几句，一忽儿由蒋介石说几句再引伸开来，从天空到地下，从水利到垦荒，从这个到那个，简直把战后中国的建设说得天上有，人间无，这“神话式牛皮”足足“吹”了一小时有零，夫妇两人这才兴尽辞去。小罗斯福马上再问：“你怎么知道这个封建军阀不会参加我们的晚会？”罗斯福笑笑：“这是封建军阀特有的脾气。”他在树荫下仰着脖子活动活动上肢：“他以为我请你不来，你请我我也不来，这样才有了面子。”他儿子又问：“为什么却来喝茶呢？”罗斯福笑道：“伊利奥，你以为这个封建军阀没有钱吃下午茶吗？他们来，不过是表示派头：喏！晚上的宴会恕不奉陪，现在我来看看你，显出他们很有修养，不是流氓。”

父子俩笑了一阵，小罗斯福点了支烟道：“父亲，今天，她的眼睛不象前天在鸡尾酒会上那样使我害怕了。不过，当她一个劲儿代表她丈夫吹牛的时候，我发现你静静地听着，听得很仔细。”罗斯福反问道：“你要我请她免开尊口吗？”父子俩又笑了一阵，小罗斯福说下去道：“父亲，我怀疑，当你仔细倾听的时候，是不是想到昨天你自己说的：中国目前还没有可以替代他的领袖；而一方面却也在考虑，这个女人所描绘的中国战后这些改革，不一定要等旁人来替代蒋介石之后才能推行呢？”

“这个你不要问。”罗斯福道：“看以后的事实吧。根

据这几天和刚才的情形，伊利奥，你是否感觉到，我同这个封建军阀之间，在国共合作问题上的努力，是很协调呢？”小罗斯福道：“这个要看以后的事实了。”

“我可以告诉你！”蒋介石回到别墅，气愤愤同宋美龄说道：“罗斯福对于延安，实在太偏心了，我很反感！”宋美龄道：“不见得罢？”她边换衣服边说：“美国这些大官儿们，可以说十个之中有十个是讨厌共产党的。不过为了先把日本兵打出去，他们不得不要求我们团结，这一点我比你看得远！”

“难道我瞎了眼，看不清吗？”蒋介石心头嘀咕，嘴上却不作一声。他正往园子里走，黄仁霖匆匆前来报告道：“听说今天晚上，史迪威同罗斯福要单独谈话！”蒋介石一听满身不舒服，顿了顿脚道：“告诉夫人去！”说罢径自出门去了。

话说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到二十六日，开罗会议在四日之间完成了。二十六日下午，在罗斯福寓所花园中召开最后一次政治会议。红日高悬，树影婆娑，环绕着铺着洁白桌布的会议桌，罗斯福、邱吉尔各据一端，蒋介石、宋美龄、哈立曼、艾登、贾德幹等分两旁坐下。大家对于军事政治各问题作彻底的探讨后，就发表开罗宣言，说明盟国对日战争的政策。哈立曼道：“蒋夫人，请你听一听，我读一遍，看这个宣言在纪录上有无错误。”宋美龄摊开宣言，拿着支笔，听哈立曼说：“三国军事方面人员，关于今后对日作战计划，已获得一致意见。我三大盟国此次进行战争之目的，在于制止及惩罚日本之侵略。三国决不为自己图利，也

无扩展领土之意；三国之宗旨在剥夺日本从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在太平洋上所夺得或占领之一切岛屿，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东北四省、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国政府。其他日本以武力或贪欲所攫取之土地，也务将日本驱逐出境。我三大盟国稔知朝鲜人民所受之奴隶待遇，决定在相当时期，使朝鲜自由独立。根据以上所认定之各项目标，并与其他对日作战之联合目标相一致，我三大盟国将坚忍进行其重大而长期之战争，以获得日本之无条件投降。”哈立曼道：“没有错罢，夫人？”

“没有没有。”宋美龄道：“一个字也没有错。”接着罗斯福双手放在桌面上，朝人们扫视一眼道：“各位，我们这个开罗会议，现在已经开完了。这个宣言最值得注意的地方，就是盟国对中国已经承诺，在战争胜利后，保证东北、台湾和澎湖归还中国！”

花园里一片掌声。

“总统先生，”宋美龄摹仿人们的即席演说，起立发言道：“各位先生：我们，我和我的丈夫，对于开罗宣言的决定，感到无比的感谢与兴奋！”说完向人们鞠了个躬，随即坐下。“那些原是中国的土地，”邱吉尔咬着根雪茄笑道：“战后你们收回东北，收回台湾，收回澎湖，当然言之成理，没有人表示反对的，不必道谢。”罗斯福也笑道：“这是不错的，日本人怎样从中国人手里抢去东北和台澎，这是大家知道，有案可考的。今天我们决定这样做，并无一人表示反对，可见这样做是十分正当的。”静默片刻，众人开始随便交谈。罗斯福向蒋介石道：“还有一个问题，我们以

前曾经谈过。”宋美龄插嘴道：“是什么问题？”罗斯福道：“关于日本的天皇制度问题。因为日本那一套，天皇制度是个伤脑筋的东西。把它废掉，日本人民可得到适当的自由，不至于再捧着这个偶像。”蒋介石答道：“这个问题，我还是觉得战后让他们自己去处理罢。这次日本发动战争的领袖，实在是几个军阀。”罗斯福笑道：“日本叫做‘圣战’，一切唯天皇之命是从；军阀固然是战争罪魁，但如果没有天皇做他们的挡箭牌，恐怕不会这么凶罢？”蒋介石道：“反正战争快结束了，我的意思，还是将来让日本人自己去解决罢。天皇只给日本人民带来灾祸，那日本人也不会没有反应的。”罗斯福思索一阵，笑道：“就这样罢，日本发动战争，中国受祸最惨；现在连阁下对这问题都无意见，我不打算说什么了。”宋美龄同蒋介石低声交谈几句，问道：“总统先生，我们也想起了一个问题。是关于在战争停止以后，我的丈夫曾再三向你求助过，希望你们能够帮助我们，支持我们，不使英国和其他国家在香港、上海和广州享受特权，不使英国军舰在战后开进中国港口，只欢迎美国军舰开进中国。”罗斯福朝这对夫妇凝视一阵，搓搓手，喝了口水，答道：“这个，我已经给了你们我个人的诺言。不过，我也希望你们考虑我所说的。我非常抱歉重复说这一段话：我对于你们政府的性质是不满意的，你们这种政府决不能代表现代的民主，你们必须在战争尚未结束之前同延安方面握手，组织一个联合政府。”蒋介石连忙插嘴道：“我已经同意了。”他呲牙咧嘴接上一句：“我同意组织一个民主的政府，不过要你们保证苏联尊重东北的主权！”罗斯福笑笑：“这一点

你们可以放心。再说，我们就要同斯大林先生在德黑兰见面了。”宋美龄撇撇嘴，有意向蒋介石道：“总统先生答应了，一切就没有什么问题了。总统先生同斯大林的交情是很好的，据伊利奥·罗斯福先生告诉我，总统先生在背后称呼斯大林，是把他叫做‘斯老伯伯’的。”罗斯福大笑，心想这女人心眼儿实在不小，一定是在什么场合，用尽方法想影响小罗斯福，给她套出这个名堂来了。当下便朝宋美龄瞅一眼，两根拇指交叉转动，说：“夫人，听我说。”正是：代表国人已勉强，代表中国太荒唐。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卅六回

援华道真相　白宫与华人为敌
缅战创奇闻　统帅使盟军溃败

蒋介石夫妇不安地听罗斯福说道："蒋夫人，昨天下午，你来看过我，还有蓝狄斯、哈立曼、蒙巴顿、李海海军上将、魏纳脱大使几位，也来看过我。他们同我所谈的，当然不完全同你和我所谈的；不过有一点相同，他们对中国的问题很关心。他们向我打听，说我们所得的情报，同英国方面所提供给我们的完全不同，英国人说中国海岸上密密布满了日本军队，但我们却充分地知道：中国海岸是在中国游击队手里。"罗斯福笑笑："因此我的客人便问我：到底是怎么回事？"宋美龄同蒋介石开始紧张起来。宋美龄堆下一脸笑容，问道："总统先生，这个，我们已经听你说过了，不过我们也同他们一样，想知道总统先生口中的'充分地知

道'，是根据什么？”罗斯福把食指一点，眉毛一耸："哈！我的朋友们都问起过这一点，可是非常抱歉，事实是如此的。我们之间应该无话不谈，否则会误了大局，是吗？蒋介石将军不止一次告诉过我们，说中国共产党同日本军队之间，并无任何敌对的举动，我现在可以说，这种说法是没有根据的。”

“那总统先生又根据什么？”宋美龄连假装的笑容都消失了，紧接着问。

“这两者的根据是相同的，”罗斯福略略皱眉："根据我自己从其他地方得来的情报，根据第十四航空队在中国上空所做的空中摄影、侦察、以及空中测图。”宋美龄马上说："这些可以给我们参考吗？”罗斯福道："这是绝对机密，不但不能给你们看，也不能给英国朋友看，更不能给我们之间与这件事无关的人看。”蒋、宋两人低语一阵，说道："总统先生，我们对于不把空中测图给英国人看这一点，非常同意，但我们自己看不到，感到遗憾，因为共产党同日本人之间，是没有……”罗斯福不悦道："我刚才说过，我们之间说话要诚实，否则对大局无补。对于共产党是否在打日本兵这一点，我想我们不必在这里开辩论会了。不过来自各方面的资料，包括人和文件，百分之百证明了共产党是在同日本兵作殊死战！蒋介石将军或许会感到失望：连东京的广播都不否认这一点！”

蒋、宋二人感到尴尬。

“现在，”罗斯福道："我们只谈今后应该做的。我们就要分手了。开罗宣言对中国十分尊重，我希望蒋介石将军

对我们的意见也要尊重！”宋美龄忙不迭答应道：“总统先生，那一定，那一定！我们对于总统先生，是非常非常尊重的，请你放心。”正说着邱吉尔凸着个肚子慢吞吞踱过来，蒋介石一见连忙同罗斯福道别。不料邱吉尔已到得身边，从嘴里拿下雪茄，“啃啃啃”干笑一阵道：“今天该向你们道喜！开罗宣言一发表，战争停止以后，满洲、台湾和澎湖，都要回到中国的版图来了！”罗斯福也附和着，于是花园里扬起一片道喜声，蒋介石夫妇忙着握手，忙着道谢，一身大汗回到别墅。

看蒋介石的车子绝尘而去，邱吉尔问罗斯福道：“这位先生到底在想些什么？做些什么？”罗斯福笑了笑道：“除了地位和利益，他的脑袋里不容易再找到旁的。”邱吉尔道：“那你们还这样支持他？”罗斯福道：“除了他，你以为可以放心让共产党来领导中国？”

“这个我知道，”邱吉尔道：“蒋很听话。”罗斯福道：“不，这个封建军阀十分狡猾。”邱吉尔道：“愿闻其详。”罗斯福道：“从他变成了我们的盟友以后，我们观察得更清楚。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我们对于他的政府，物资援助是增加了。去年，一九四二年三月二十一日，‘财政贷款’一项就有五亿美元；同年六月二日，又在华盛顿签订‘中美租借协定’，又给他八亿七千万美元的租借物资。”邱吉尔笑道：“很好，你们支持蒋介石在中国的统治地位，本钱下得不算少了。”罗斯福朝他瞅一眼，搓搓手道：“不过，事情也不简单。远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我们所获得的情报是，蒋介石把抵抗日本的担子搁在共产党上。”

“那他自己呢？”

“他？”罗斯福透一口气道：“他在做保存实力的工作；但同我们和日本双方，却在进行讨价还价的勾当！”邱吉尔道：“哈，这家伙！”罗斯福右手三根指头，在邱吉尔的左手背上轻轻地点了几下：“对日本，这个封建军阀是在讨论投降的时机和条件；对美国，是用‘不支持，就拆伙’的流氓手段，索取大量军火和美金，拿来对付共产党。”邱吉尔眉头紧皱：“你们早觉察到了？”罗斯福道：“在这个重要事实的面前，我们看出了两种可能来到的情况：一种是如果蒋介石投降了日本，那我们在中国的危险地位，更将不可收拾。一九四二年一月初，‘中国平准基金委员会’的美国委员福克福，在致财长摩根的信中说：‘中国政府中失败主义分子可觉察的加强。’”邱吉尔忽地拿眼色示意，并且扭过头去望了望。罗斯福道：“你在做什么？”邱吉尔用鼻子使劲闻了闻：“我分明闻到了蒋夫人身上的香水味，我怀疑这个女人会悄悄地躲在我们背后窃听，有如神话中所说的那个妖妇一样。”罗斯福大笑：“你行，你对她的法国香水还有兴趣。”接着罗斯福倏地皱眉耸鼻道：“奇怪，我现在好象也闻到了，这个女人搽香水搽得真厉害！”接着笑道：“行了，我们两个老头儿，不必为她的香水伤脑筋了，她对老头儿没有兴趣。”说罢两人笑了一阵，罗斯福说下去道：“还有，一九四二年我们的驻华大使高思，在他给国务卿赫尔的信里也说：‘一些怀疑主义者，以及一些汉奸党羽，他们对反轴心国家最后胜利的获得，的确缺乏这种信心’。”邱吉尔摇头晃脑道：“哦，我懂了，所以你们一致认为，用一个

相当巨额的信用贷款，去收买那个政府中，或与政府有密切关系的后退的、贪婪的，认为不可靠的分子的支持，是必要的了。”邱吉尔以拳轻轻击桌：“而那种分子的首要人物，当然是蒋介石。”邱吉尔问：“那末，还有一种情况呢？”罗斯福道：“另一种情况是，只要我们肯出钱出军火，蒋介石依旧可以在中国为我们挡住共产主义的蔓延；等到一旦打败了日本，我们便可以稳稳地得到在中国的利益，把这两方面的需要结合起来，用‘援华’方式继续大力支持蒋介石的统治，就成了我们目前对中国问题的最方便途径。”

邱吉尔细细咀嚼罗斯福的话，不加批评，只是微笑，说了一句：“哦！你们有钱！”便问道：“不过据我所知，在这个基础上，你们对中国的援助的确非常大方。不过一九四二年五亿美元贷给蒋介石时，听说赫尔国务卿有意把款额减到三亿，他答应了吗？”罗斯福道：“那一次，蒋本人还没申请，我们财政与政策的专家们，却认为我们只出三亿，对蒋的五亿要求未免打了个太大的折扣；他们主张蒋要多少便给多少，后来，也就让蒋如愿以偿了。”邱吉尔再问：“那你们对蒋的贷款都完全没有条件的吗？”罗斯福道：“在每一次的借款条件中，差不多都规定着美国充分享有对款项用途的监督权力的。”邱吉尔皱眉道：“那他拿了这么多钱，用到什么地方去了呢？”罗斯福道：“到目前为止，他用在包围延安和封锁共产党。”邱吉尔问：“用得完吗？”罗斯福道：“当然用不完，数目太大了。”

邱吉尔打了个呵欠道：“这样说起来，蒋介石是在做无本生意，而且成了暴发户了！”罗斯福跟着也打了个呵欠

道：“可不。不过我们的银行界朋友们倒是不反对，因为蒋家夫妇以及他们的亲戚们，存在银行里的美金，实在不少。”

却说罗、邱二人在闲聊蒋介石夫妇，那一边蒋介石夫妇也在闲磕牙。宋美龄看大堆行李运出别墅，问黄仁霖道：“这两个老头子，什么时候动身到德黑兰去？”黄仁霖道：“也是明天，不过他们出发的时间是下午。”蒋介石道：“听说德黑兰是伊朗的首都？”黄仁霖道：“是伊朗的首都，地方不好，英、美领袖并不喜欢在这个地方开会。”蒋介石问：“那为什么不改一改地方呢？”黄仁霖道：“那是斯大林的意思，斯大林坚持在德黑兰开会。”蒋介石“哼”了一声道：“哦，斯大林好大的架子！”黄仁霖道：“听他们说，这倒不是斯大林搭架子，因为斯大林再三向罗、邱声明，他必须亲自指挥红军，所以坚决主张会晤的地点距离莫斯科决不可以超过一天的飞行。因此罗斯福和邱吉尔便同意在德黑兰见面，方便斯大林迅速回到莫斯科去迎击德军。”

宋美龄朝略嫌空洞的客厅扫视一眼道：“听说这个会要开四天。这四天之中，那三个老头儿可有得吵哩。”黄仁霖行前一步，故作神秘道：“这一次德黑兰会议，谈的是对德问题，我们不参加，实在要少担好多风险。听说希特勒不惜功本，要行刺三巨头，德黑兰外弛内紧，处处是纳粹的间谍。”蒋介石深沉地笑一笑，没说什么。黄仁霖见没有下文，便岔开话题道：“昨天在英国代表团那儿看见一柄巨大的双锋剑，非常漂亮。”蒋介石道：“干什么用的？”黄仁霖道：“说是邱吉尔用来献给斯大林的，苏联把希特勒打得毫无办法，一个英国将军告诉我说：‘在斯大林面前，纳粹不

可征服的那句谎话永远揭破了！’看上去英国朝野对斯大林非常尊敬。就在那把宝剑上，还刻着几句话：‘英皇乔治六世敬献给斯大林格勒英勇而刚毅的市民，以表达大英帝国人民之最深沉的敬意。’那个英国将军还说，这把宝剑的图样设计，还是乔治六世亲自选定与批准了的，英国人恨透了希特勒，如今斯大林击溃了希特勒，英国可透过一口气来了。”

“我不爱听。”蒋介石把脸一沉。

黄仁霖原意是想扯一阵“内幕新闻”，让老蒋高兴高兴，不料碰了个橡皮钉子。也亏他有两手，一脸笑道：“今天一清早，我们已把罗斯福和邱吉尔对主席的颂扬之词，要中央社发出去了。”接着把罗、邱二人对蒋的普通应酬语夸张一番，吹捧一阵，待蒋介石脸有笑容了，这才捏一把汗辞去，准备明天全部飞返重庆。

有话即长，无话即短。话说蒋介石回到重庆之日，德黑兰会议也已闭幕了。第二天蒋介石召集亲信，听取报告。陈布雷道：“罗斯福、斯大林、邱吉尔在德黑兰发表的宣言，已经公布了。德黑兰会议通过了关于三强在对德作战中的一致行动，以及关于战后合作的原则，此外还保证伊朗的独立。三巨头的决定是：‘一、我们的国家在战争方面，以及在战后的和平方面，都将共同合作；二、我们已经拟定了关于消灭德军的计划。我们已将就从东面、西面和南面进行的军事行动的规模和时间，商得完全的协议；三、我们认为要创造一种和平，……而在今后许多世代中，排除战争的灾难与恐怖，欢迎所有大小国家，到一个全世界民主国家的大家庭里来。’”

蒋介石这番回重庆，自以为已经同罗、邱一起开过会，好象人也长高了不少；希望部下多吹吹他的开罗之行，抬抬身价。不料德黑兰会议中除了“消灭德军”的字眼之外，又有什么“民主大家庭”，听了委实不快。沉默一阵，忽然问道：“听说希特勒不惜工本，要在德黑兰行刺这三个人，有这回事么？”亲信们面面相觑，不敢作声。还是陈布雷作答道：“这种事情恐怕不易得逞，会场戒备森严，这是意料中事；即使有人动手，但事实证明并没有成功。”蒋介石问：“宣言里没有提到吗？”陈布雷道：“没有，这一类事情，留着给稗官野史去写罢，正式文告里不大提起这些事情，除非真的动了手。”蒋介石不作声，半晌，懒洋洋地问众人：“我离开重庆期间，有些什么大事吗？”陈果夫抢着报告道：“本党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发表了一个《取缔剧本一览表》，不准出版和上演的话剧，有一百十六种之多。”何应钦道：“冈村宁次在晋东南，亲自指挥扫荡共产党，采用‘铁棍式的三层阵新战术’，听说很是得手，共产党只得东躲西躲，给冈村宁次杀掉五千多。”蒋介石笑了，何应钦接着道：“不过他们广播说这五千多人是当地老百姓，这个也不必管它了。老百姓跟共产党一样，给日本兵杀了，杀了也就杀了。”蒋介石道：“是啊！”何应钦倏地皱眉，作哀戚状道：“不过也有不大好的消息，据昨夜的电报，山东方面的日军两万人围攻山东共区，没有成功。据说有一万多日本兵、皇协军阵亡和被俘。而且，刘桂堂也在这次战役中给共产党打死了，他的部下全军覆没。”蒋介石一怔：“这样说，共产党最近是越来越凶了！”何应钦道：“实在值得注意，中

共中央最近曾经发布十大政策指示，号召共区党政认真实行。”何应钦翻翻记事册道：“说是：一、对敌斗争；二、精兵简政；三、统一领导；四、拥政爱民；五、发展生产；六、整顿三风；七、审查干部；八、时事教育；九、三三制；十、减租减息，一共十条。”蒋介石作沉思状，半晌，问道：“最近重庆又有什么谣言？”张群道：“林柏生在南京广播，说：‘全面和平早在重庆流行很广，而且很快，要求重庆立刻停战，完成和平统一。’”蒋介石道：“我说的是史迪威这批人，我走后，他们有没有再胡说？”立在旁边的戴笠不得不开口道：“报告先生，因为史迪威也到开罗开会，所以这里的那批外国人，只是想办法怎样才玩得高兴，不大听见这些谣言了。不过，美国人那边倒无所谓，共产党这方面可不能不有所对策，据昨夜的广播，共产党东江游击队已通电全国，发表宣言，接受毛泽东的领导，正式成立‘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派出曾生、王作尧为正副司令。”戴笠放低声音：“一般人对这支队伍很有好感，因为他们曾经在日本兵攻进香港以后，救出了不少中国人和外国人，内中还有我们的委员、教授、新闻记者等人。”蒋介石起立道：“真是反了！有脸孔要共产党来搭救，还成什么话！把名字查出来，我要问问这件事！还有，这次我从开罗回来，深感我们反共不力，以后非要加强反共不可，大家记住了！”

话说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一转眼，一九四四年来到人间。这是蒋介石最伤脑筋的一年，是蒋介石的声誉在他的统治区中开始直线下降的一年。使蒋介石声名扫地的人，不是旁人，恰巧是他自己。而促使蒋介石拿起扫帚，把自己扫出

庙堂的人，觉醒了的中国人民固然是主要的力量，史迪威也是其中之一。一九四四年元旦团拜，蒋介石已取林森而代之，以国府主席的身份出现了。亲信们唯唯诺诺，惟恐恭维不够，蒋介石也趾高气扬，不可一世，听不进一句“逆耳忠言”。史迪威无法同这个“封建军阀”谈得来，只得同朋友说说，并把实际情况向罗斯福报告。那天正值新年期间，山城细雨霏霏，史迪威应几个朋友之请，畅谈他同蒋介石之间的纠纷由来，他苦笑道：“我不是个糊涂虫，蒋介石把我说成一个不可理解的疯子，其目的是显而易见的，他要在国际间打击我的威信，为他自己的独裁专横、荒淫无耻作掩护。这种人我们当他宝贝，使我深感羞耻！

“这个封建军阀同一个姓陈的女孩子闹出了一些什么笑话？这个封建军阀的太太同几个中国人、外国人闹出了一些什么笑话？在重庆的人都知道，中国老百姓都知道。但我个人不愿谈这些，也不管这些，因为我们要求他配合大局，拿出良心做事，他私生活不好是他夫妇两人的事。”一位客人马上问道：“这次在开罗，一定又闹笑话了罢？”

“那是一定的。”史迪威笑笑：“伊利奥·罗斯福告诉过我，说这个封建军阀的太太简直不象话，不过，我们不谈这个了。我深深地感到，我在中国服务的时间，恐怕不会太久了。我们的总统头脑清楚，他从各种角度获得情报和结论：蒋介石的确是个不孚众望的家伙。可是除了他，我们的总统不想再信任一个真能使中国人民拥护的、他们自己的领袖，因为这样做便违反了我们决策机构的意愿。”史迪威叹息：“我是懂得中国话的人，也是一个相当了解中国人的外国

人，所以在我的眼中，我们的总统表面清楚，其实是一个老糊涂。”室中扬起一片不安的笑声，有人问：“为什么呢？”史迪威道：“老糊涂要支持一个中国人不喜欢的中国领袖，这不是使我们美国自绝于广大的中国人民吗？”

“我这里有太多的证据。”史迪威起立踱步，打开一扇窗子：“你们瞧，这个山城经常是迷迷濛濛的，而这个封建军阀的手段也是阴阴涩涩的，他不能给这种天气冲出万道阳光，反而加深了阴霾之气，使老百姓过得很不快活。他曾经想陷害我，有一次在缅甸我们几乎全军覆没，一塌糊涂，你们相信吗？”人们唏嘘叹息，认为简直是奇谈。

“这个封建军阀的手段很毒辣。”史迪威道：“要详详细细讲述全部事情，目前的时间是不允许的，我只说个大概。”他喝口水：“大家知道，每一个战区的作战命令，只能够有一个；但在缅甸，除了我在战场下命令，蒋介石还在重庆发布作战命令，你们说这个仗怎么打？蒋介石很妙，他把这种做法说是为了协助我。他一方面直接向缅甸的中国将领下令，一方面要这些将领把命令给我看，说是表示坦白。并且，这些将军还奉命劝我接受蒋介石的命令行事。”史迪威苦笑：“这是可以想象的，这个仗打得太危险。有一次我命令杜聿明部撤到印度，他竟然拒绝。问他理由，说是蒋介石不赞成；我再问罗卓英，罗卓英说得有趣：‘既然蒋委员长不赞成，我也不便服从您史迪威将军的命令了。’”史迪威双手一摊：“于是，在缅甸战区中，我变成了一个什么角色呢？统帅吗？不象；部将吗？又不象。——甚至连战争也不象战争，那是胡闹！胜利当然不属于胡闹的军队，于是败

仗跟着来。我们可以回想在中国抗战初期，甚至目前情形也是如此，蒋介石的习惯是在南京或重庆的火炉旁边，向遥远的冰天雪地中的一个连直接发布作战命令，越过他的营长、团长、师长、军长、总司令、战区司令，参谋总长，而把血淋淋的战斗看得象玩儿童跳棋那么轻松平常！

“如果他是个军事天才，他可以把他的意见告诉前方负责人；不幸他只是一个庸材！庸俗到令人吃惊、不相信的地步。而且他对缅甸战局这样做，可不同于中国境内了，他的手段是毒辣的，他的企图是令人悲观的。有一次，我们同盟军给日本打败了——不，是给蒋介石打败了。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我们只有撤离，我决定到印度去。我不敢把这个决定直接告诉他，真怕他泄漏出去，反而跌进日本人的罗网。我只是电告重庆我的助手古鲁达将军，请他转告蒋介石，你们猜，下文是什么？”正是：如此战争，闻所未闻；如此统帅，呜呼哀哉！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卅七回

红旗卫乡土　日军胆寒表敬慕
白区筑机场　蒋党争权为图利

众人闻言，一齐摇头。史迪威道：

“蒋介石发脾气了！这个封建军阀跟人说，反而是我在事事阻挠他的计划，他要我改道前往密支那，不可去印度。他好象比我们在战场上的人还清楚身边的事物。总而言之，这个花生米，这个封建军阀，在你身边布满了错误的棋子，只要你一碰，嘿！你犯错误啦！而犯错误的责任是你的！好朋友们！”史迪威道：“你们可以想象，这个样子在缅甸打仗，实在不是味儿，不过我还是要去！”他的朋友们便说：“不过要小心，小心跌进蒋介石给你安排好的陷阱。”

史迪威说：“谢谢你的好意。”他微感寒意，关上窗子道：“我们的国家派我们到中国来，到缅甸去，目的只有一

个：共同击败日本侵略者！所以任何事情都可以委屈，但如果谁在违反共同抗日的原则，谁在中国不能完成拉住和歼灭日军的任务，那我是不能同意的。”

“所以有人说你同情延安，偏袒延安。”

“这种说法很流行，”史迪威笑笑：“就差一点没有说我就是共产党党员。”他大笑：“为什么我同情共产党？同情这些素未晤面的、可敬的中国人呢？古鲁达将军，请你把日本军部华北派遣军司令部的公告拿出来，向大家读一遍。”史迪威面向众人：“各位，这是华北日本军部一九四三年度的综合战果，前几天才公开披露的，请听听他们说些什么。”

“这是北方日本军队对于去年战局的一笔总账！”古鲁达读道：“华北派遣军司令部说：‘敌人大半为中国共产党军队，在本年交战一万五千次中和中共的作战占七成五。在交战两百万敌军中，半数以上也是中共军。在我方所收容的十九万九千具遗尸中，中共军也占半数；但与此相反，在我收容的七万四千俘虏中，中共军所占的比率只占一成五。这一方面暴露了重庆军的劣弱性，同时也说明了中共军交战意志的昂扬。……因此，华北皇军今后的任务是更增加其重要性了。只有对于为华北致命伤的中共军绝灭作战，才是华北军今后的重要使命。’”古鲁达念完，收起文件，点了支烟。

“大家都听到了。”史迪威声音低沉：“用日本军部的公告来证实中共军的真正抗日，是使蒋介石无法争辩的。这个封建军阀，即使在几天之前，还是口口声声说延安的游击队，是游而不击的。”他坐下来：“这个就是我同情延安的原因，他们为驱逐日寇而在作殊死战，但他们得不到美援，美

援的武器给蒋介石一手包办，包而不办，反而掉转枪口包围延安。”史迪威低沉地说：“象踏痛了哈巴狗的尾巴一样，只要我提起胡宗南在包围延安，蒋介石便会跳起来，否认、骂人，什么都做得出来。”

笑声中史迪威用烟斗指指古鲁达道：“老朋友，那个国民党将军冷欣说的那个故事，你来讲一讲罢，蛮可以说明问题的。”古鲁达道：“你讲起来生动得多，我不行，还是你来罢。”笑声中史迪威请客人进茶点，自己透了口气道：

“现在是一九四四年的新年，这个故事发生在一九三九年的元旦，当时国民党第三战区总指挥部设在江苏溧阳南郊，战区司令长官冷欣为了庆祝新年，邀了许多高级军官到他那边作客，这个故事也是冷欣自己告诉人家的，但他不愿意我们知道，我并未得到他的同意。”笑声中他吸了口烟道：“当时国共团结抗战的气氛比现在好得多，冷欣因此也邀请了新四军的军长陈毅作客，但要他坐在末位。在国民党将领中，冷欣能请他，已经很不容易的了，但陈毅事实上也是极受欢迎的一位人物，因为他们的新四军和八路军一样，打日军就象优秀的射手出猎似的，每次必有收获，而且是大有斩获。新四军在江南敌后，特别是苏州、常州一带内河截击日军，经常得到很多东西，排长以上几乎都穿上了日军黄呢大衣，其他的物资更多；同时为了友好，他们经常把战利品分赠友军。与此相反，冷欣的部队就不能相比了。新四军还不断俘虏日兵，每一次出击就有俘虏好几打，就象我们西部捕野兔似的，冷欣的部队老是抓不到，有一次好不容易抓到一个，决意大吹大擂炫耀，选择的日期就是元旦，他把那个日本兵

带到指挥部，冷欣的参谋长便要翻译员向俘虏顺序介绍。这里请记住陈毅是坐在末位的，而戏剧化的情节也发生在那边。”史迪威透了口气，砸了砸烟斗道：

“那个译员告诉俘虏：‘这位是集团军某某总司令！’但那日本兵坐在那儿素风不动，还趾高气扬哩！译员再为他介绍：‘这位是集团军某某副总司令！’那日本兵仍然旁若无人、神气十足。译员继续介绍‘这位是某某军长’、‘这位是某某副军长’，无论译员怎样个别介绍，可是那俘虏反而就象个什么要人似的，目空一切，骄傲极了！最后轮到陈毅，译员道：‘这位是新四军陈军长！’大家以为那日本兵还会象棵树那样，生了根，动也不会动的，不料他突地站了起来，恭恭敬敬向陈毅鞠了个躬，这使国民党将领万分困窘，译员也很狼狈，问他这样做是什么意思？那日本兵道：‘因为新四军会打仗！’这使国民党将领更难堪。散席之后冷欣问他的参谋长说：‘日本俘虏表现得怎么样？’那参谋长苦笑着说：‘这个俘虏太左了！’”说得大伙儿都笑，史迪威叹道：“我们并不偏袒中共，事实上我们干的，尽是不利中共的玩艺儿！实在中共给我们、给人们的印象太深了，瞧他们给日军的影响都这样强烈。这个故事可以认识中国两种军队及其对抵抗日军的两种态度。”接着便点燃了他的烟斗。

有人问道：“外面还有一种说法，说你史迪威将军同陈纳德之间，在若干问题上有着严重的歧见，这是真的吗？”

史迪威笑道：“我不打算对陈纳德有什么批评。他到中国来，做了些什么？是不是正派？中国人知道的比我更清楚，留着给中国人下结论吧。不过我同他之间，是有不同意

见的。”那个客人道：“我们也听说一些，是关于经过驼峰运到中国来的物资分配问题。”史迪威道：“大概是这样的，你们都能相信我，我掌握了美援物资之后，绝不会再利用空中交通工具走私，绝不会帮助封建军阀抛到市场上去，绝不会奔走于权贵之门，仰承中国第一夫人的鼻息，大家去发黑良心的横财，绝不会用我们美国子弟生命换来的物资变成自己的私产！”

众人会意，笑出声来。

“现在好了。”史迪威道：“将来空运到中国的物资更多，从中国出发轰炸台湾、满洲、东京的机会也来了！你们都知道的，这就是川西机场的兴筑。”一位客人问道：“你赞不赞成用这种原始方法，在这个时候，在那几个地点修筑机场？”史迪威沉吟道：“这个，这个我不想表示意见，因为钱是美国出的，人是花生米派的，这是已定计划，我不想说什么。”史迪威笑笑：“你们有机会碰见花生米，不妨问问他。”另一个客人道：“他一定很高兴，在这个庞大的工程里，他和他的皇亲国戚，不知道又要增加多少财富呢！”史迪威与客人们都笑。而在黄山背后拥着陈小姐烤火的蒋介石，也在笑。她撇撇嘴道：“难得你这样高兴，要末，一连好几日不见面；要末，刚坐下来，沙发还没有热，又急着走了。”蒋介石道：“没办法嘛！难道再让她闯过来，要我们没有地方跑？”她“哼”了一声，扭过身子，双手环抱着他的脖子道：“答应我，我的那个亲戚，你一定要帮他个忙。”蒋介石道：“又来啦，好好，你说罢，你的亲戚今年多大了？是你的——”“五十多了，是我的远房伯父。”“他是干什么的？”“工程，是个老工程师呢！这次川西造机场，你

交给他好了！”蒋介石双手环抱在她胸前，“唷”了一声道：“好大的口气！你要知道，这一次工程不得了，四川西部的新津、邛崃、还有广汉……我也记不得详细地名了，总而言之，这工程大得不得了，光是民工，要发动几十万！”

“我要你把工程交给他嘛！”

“不不，”蒋介石道：“我答应给他一个工程处。”“不嘛，太少啦！”“你的胃口太大了！”蒋介石失笑道：“你真是个小孩子，不懂事。你知道一个工程处处长责任有多大？”那女的摇摇头，直做眉眼。“回头我告诉你罢！”蒋介石站起来。而当他再从床上下来，穿戴停当，匆匆回到官邸的时候，很多人在等着他了。陈布雷道：“美国大使馆的人刚来过，修筑飞机场的事情，已经告诉他们，直接同交通部接头。”蒋介石道：“我很忙，我没有功夫再顾到这些。”他指指客厅：“他们找我干什么？”陈布雷躬着腰，低声说道：“看样子，听口气，都是为了飞机场事情来的。”蒋介石皱眉道：“讨厌，飞机场只有这几个，每个人介绍几个什么长，不是要打开头吗？你去告诉他们，这件事由交通部负责，我不管了！”接着他写了个名字，交给陈布雷道：“你到交通部走一趟，告诉他们，万事依照美国的计划进行，不过这个人一定要当一个工程处处长，其余的别问。”陈布雷拿着纸条，只见上面孤零零三个大字，此外一无所有，也不便询问。正要到客厅传达，宋美龄紧紧张张奔进来道：“你刚才到哪里去了？”蒋介石心一沉，正要开口，却见孔二小姐顽童似的跳了进来，利用摆动着的大衣，转了一个大圈子，人有如在舞台。蒋介石正在皱眉头，心想是不是这个丫

头捣鬼，把黄山背后学校里的“春光”泄露了。正沉思间，宋美龄又在问道：“刚才你到哪里去了？你问陈主任，我找你找了好几遍。”蒋介石正不知如何作答才好，陈布雷已经代他答复道：“夫人，先生刚才在城里开会，我已经把夫人寻找的事情用电话报告过了。”说罢退出。蒋介石马上放下心来，接嘴道：“是啊，你有什么事吗？”宋美龄往沙发上一坐：“刚才我碰见几个美国大使馆的朋友，他们同我谈了半天飞机场的事。”蒋介石道：“一切由交通部负责了，我不管。”宋美龄道：“我问你，这次修筑机场，是专门准备降落B二九型重轰炸机用的，跑道不是普通的跑道，要动用很多人力，这十几万的民工食宿、安家费，也统统由美国开支，这笔钱太大了，假定在新津、邛崃、广汉、彭山各地一共征用民工二十万，以半年为期，每人安家费、食宿费、旅费合两百美金，那全部便有四千万美金了，这个还是最保守的估计。”

“你预备怎么样？”

“我的意思是，这四千万民工费用应该由当地负担！四川人太舒服，为什么不让他们负担！”蒋介石失笑道：“四川人太舒服，这句话怎么讲？你不怕人家说闲话吗？”宋美龄撇撇嘴道：“为什么不说四川人太舒服？哪儿都在打仗，四川不是太太平平吗？所以这四千万美元的民工费用，应该给地方上负担！”蒋介石朝她瞅一眼，心想这真不愧是蒋某人的妻子，对于若干问题的看法，完全一样。于是点点头道：“夫人，你的办法很好，可惜来迟一步了！”宋美龄吃惊道：“怎么？难道……”蒋介石道：“我已经老早决定这样做了！”于是夫妇二人相对大笑，那位二小姐也在旁帮着高

兴。笑了一阵，宋美龄特地坐到电话机旁，抓起电话，指明找黄仁霖通话。蒋介石问道："找他干什么？他跟造机场没有关系。招待美国空军的事，他早已在做了。"

"不。"宋美龄皱皱眉，摆摆手，意思是接通了，于是吩咐黄仁霖道："刚才我们碰到几个美国朋友，谈到招待他们的事情。……内中有一项，他们要求我们办到。……什么？你也听说啦？是关于军妓的事吗？不错，不错。你预备怎么办？……在重庆成都一带包下几个大旅馆？好的好的。……由当地警察局找一批妓女？好的好的。不过你得提醒他们，长得太丑不要，一身是病也不要。你知道的，万一把这种不名誉的病传给了他们，那是很不礼貌的。……好，详细办法你同他们商量罢，先买票也好，后买票也好。不过要注意这一点，这些GI们在旅馆门口摆长龙，等候到里面去找女人，可别给风吹雨打坏了身体！"宋美龄万分关切地嘱咐道："最好要旅馆老板在门口、门里摆满了椅子、搭起了帐篷，让这些孩子们有充分的时间休息。"她的声音显然失常，分明接电话时还精神抖擞，一忽儿却软弱无力地，改变了腔调说道："你要注意，每个旅馆里要安置一个医生，我怕他们没有那么多人手。……是的，检查这些下贱的女人有没有病，这是最要紧的；此外，事先事后给这些GI们打针消毒，也很重要，我要你办得好好的，别让他们埋怨。"宋美龄见二小姐在门外同侍卫聊天，利用蒋介石听不懂快速的美国俚语，同对方说了一些什么，就把电话搁下。"你说些什么？"蒋介石皱眉道："这么多，一大串。"宋美龄懒洋洋地立起来道："还不是为你好！我要他好生招待美国空

军，一样一样安排好，怎么，你不愿意吗？”蒋介石干笑一阵道：“那当然不是的，夫人。”

宋美龄心中有事，急着想找黄仁霖，但又不便马上就走。正在这当儿侍卫官入报：“陈立夫求见。”宋美龄便带着二小姐走了。陈立夫报告了一串在学校里抓学生的数字以后，请示道：“现在，有一个问题来了。有一批教授和讲师，就要出国去。”陈立夫不安地问：“对于这批人，真怕他们到外国，尤其是在美国胡说话。”蒋介石冷笑道：“他们也没有这个胆子！去年十月间，记得你曾颁布过《出国留学生思想行为统治条例》，现在不一样可以用么？”陈立夫道：“这个同学生不一样，他们是讲师，是教授，去年的那个条例用不上。”蒋介石不悦道：“你怎么搞的？连这种事情都畏首畏尾起来？几个穷教授，还怕他们造反？今天准他们出国，这是个多大的面子？有多少有钱人想出国也出不成！”蒋介石边踱步边指示道：“不要伤脑筋了，这件事情太小，你记着我的话，照办好了！”陈立夫连忙掏出纸笔，听他说：“你照样颁布一个《出国教授讲师思想行为统治条例》！就因为他们不是学生，有学问，所以你的办法订得也要比留学生更凶，更苛刻！否则约束不了这批人！”

“别忘记史迪威同我吵得很厉害！”蒋介石捏紧了拳头：“对史迪威我不好意思怎么样，对他的应声虫，对跟在美国人屁股后面说我坏话的人，我可绝不放松！什么大学教授，什么知名之士，只要我开一声口，就要他们把命都送了！”蒋介石冷冷地一笑：“他们骂我狠毒，反正我是有名的狠毒，不妨再小施毒计罢！”他一拍桌子：“你在这条例里

说明，如果谁敢在美国放一个屁，说我这个长，那个短，那就别想回国！娘希匹鸟儿飞上天，也得下地觅食，叫他们小心了！还有，别认为出国之后，就天高皇帝远，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延安说我是在拿特务统治，娘希匹特务统治就特务统治，你能把我怎么样！”蒋介石一手指几乎戳到陈立夫额角上：“你马上再替我在美国成立一个机构，专门负责检查与指导这批大学教授，要他们怎么说！报告我：他们在美国说些什么！说起检查与指导，干脆规定这批大学教授与讲师，在出国之前要受严格的思想训练，否则不准出国！”陈立夫急道：“他们之中，有的已经办好了护照。”蒋介石毫不考虑道：“什么护照！扣起来，要他们乖乖儿受训！谁听话，就给谁去；谁不听话，吊销护照！”他“砰”地一拳打下去：“吊销护照还太便宜，再把他们上黑名单，抓起来！”

“是是！”陈立夫待他气儿稍平，堆下一脸笑道：“报告先生，对于这批教授讲师，先生的办法太高明了，不过教授和学生到底不同，有些地方得给他们一点面子。面子，只要表面上过得去，他们没有不服从的。”蒋介石皱眉道：“你的意思我明白，他们是喜欢清高的，对他们如果太认真，我知道不合适。不过象闻一多他们，我不见得不给他们面子罢？派人说好话，买交情，我把面子给他们了，可是他们几时给我面子来着？”陈立夫道：“象闻一多这些教授不多，我们当然不会请他们出国去的，可是剩下来的那些人，情形就不同了，一句话，他们都是好好先生，无所谓，”他加一句：“是拥护本党、拥护领袖的。”蒋介石挥挥手道：“好罢，你看着办罢。词句该怎么斟酌，你去做文章罢。可

是要记得，利用这个机会，把这批教授的思想给我调查清楚，给我一份名单。”陈立夫忙不迭告辞而去。

不知怎的，蒋介石感到心头很烦。虽然他在声色犬马方面，获得了中国帝王从未享受过的；但他自知威望太差，用监牢、刑罚、监视来对待旁人，十多年来却无是处，而反对者的阵营，却越来越大，越来越使他害怕了。于是他吩咐备车，想出去散散心，不料还未出门，冯玉祥一头闯进来道："巧极，巧极，我有要紧事情向您报告，耽搁十几二十分钟，行么？"蒋介石反正没事，于是作愉快状道："好极了，我正要去看您。来来来。"冯玉祥开门见山，掏出几张洋文剪报，往茶几上一摊道："今天我接到在美国的朋友几封信，他们还附了这几张剪报。我请老师念给我听，翻译给我听，现在我读给你听：

"这是去年十月一日《美亚杂志》的评论，题目叫做《中国为民主而奋斗和目前的政府危机》。"蒋介石吓了一跳，听他读下去道："文章说：'八路军和新四军从敌人手里重新夺回领土的胜利，使国民党大为惊讶。……更进一步，国民党内某些分子，不赞同在这些游击区内提倡政治上的和经济上的革命。……不容怀疑这些都是真的。'"蒋介石咬咬牙听下去道："'在各个游击区和边区里面，民主方式的政府，已经实行起来。土地所有的制度和税收，已经为着人民的利益而修正了，而在国民党的中国里，公民权却不断地被剥夺，一党的政府仍然在统治着，大地主的权力不但没有减缩，而且还不断在增涨中。'"正是：犹忆当年旧中国，天惨地愁难忘却！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卅八回

赞延安　西方舆论斥昏君
骂云南　边陲走私伤夫人

却说冯玉祥不管他爱不爱看，再翻过一张，说："这是去年十一月二日，《新群众》杂志上登的一篇文章，作者名叫费尔特，题目叫做《中国内部的危机》，他说：'在抗日战争的几个年头里，中国共产党曾从西北这个区域，有效地牵制了侵略者半数以上的兵力，夺取敌人供应品，破坏敌人交通，并组织了广大的乡村，以进行最大的抵抗。由于国民党内顽固派与失败主义者的影响，从来没有一粒丸药，一扎绷带或一枝枪被准许到达英雄的游击队。……比这还要坏的，有些重要分子，包括某些在政府和国民党内据高位的人们在内，以其大部分时间，专心致力于煽起分裂和内战。'这一段内容是军事方面的；前面一段是政治上和经济上的。"

冯玉祥透了口气，喝了口水。蒋介石忍住一肚子火，指指另外几张剪报，作不在乎状道："还有吗？"冯玉祥道："这是今年三月十三日，发表在《新共和》杂志上的一篇文章，题目叫做《远东的混乱》。"冯玉祥揉揉眼睛，指着一行念道："'在目前，中央政府对于打共产党，似乎比打日本还来得关切。虽然对日作战实际上已停止，重庆的几十万最精锐的部队却浪费在西北共产党统治的、约有五百万人民的区域的边缘上。'"

蒋介石朝冯玉祥瞅一眼道："又是这一套！"冯玉祥也不管他，再翻出一张剪报念道："'蒋介石将军的五十万左右训练最好、装备最好的军队，在距离目前战斗约百里的地方，按兵不动，因为他们是长期被派来封锁中国共产党的军队的。'刊登这一段的是美国《民族》杂志，题目叫做《中国目前的危机》。"

"我听够了，"蒋介石道："难得你花了不少时间，为我找材料。"冯玉祥道："我就是这种脾气，不会专门说好话，我再介绍《新共和》杂志里的一句话罢，瞧：'中国共产党虽然只有有限的资源，但在目前抗日战争中所做的事情，比重庆政府为多！'这里还有《星期六晚报》的一篇文章，我不说了，一来太长，二来措辞更凶。"

蒋介石不作声，阖上眼皮养神。半晌，开眼说道："这些骂人的东西，我怀疑是史迪威在捣鬼！"

"不不！"冯玉祥道："史迪威是我的老朋友，这个大家都知道。大家还知道史迪威的脾气，他不喜欢来这一套。有一次他见到我，便说道：哈！我到处找你，可是人家不是

说你忙得很，便是说你住的地方远得很。这些话，是不是在说，要我别去找你呢？我说没有的事，倒是欢迎你来找我，对我国有什么意见，大家谈谈。他说：今后我不想在不必要的场合谈中国的事，这样会引起误会，反而不好。我自己是有牢骚与不满的，但我每天向我的日记发泄，不愿意在人家面前乱嚷嚷，我的任务很明显，同中国当局闹意见，这不是件愉快的事。”冯玉祥道：“这些话我相信是实在的，他是这种朋友，我可以保证，英美各国报章杂志上的这些文章，绝对不是史迪威搞的。”冯玉祥补充：“再说，他也没有这么大的能力。”蒋介石气愤愤地问：“那末这些骂人的东西，到底是谁在捣蛋呢？”冯玉祥一怔：“今天我把这几份剪报拿来给你看，你当然知道，只有我，才肯这样做。如果是旁人，他们一来怕你生气，二来怕这样做反而不讨好，谁还愿意做傻瓜？你说是吗？”蒋介石不知所云道：“我并没有阻碍你的老朋友史迪威去看你，我也没有说你不应该把这些东西拿来给我看，我只是问你：谁在捣鬼！”冯玉祥一巴掌打在后脑勺上，呵呵大笑道：“我来错了，我来错了，我走了，我走了。”蒋介石闻言一怔，立刻一把拉住，堆下一脸笑道：“大哥别走，大哥别走，我是给他们气坏了，同您没有关系。来来，您坐下，我们再多谈谈。”冯玉祥叹道：“我劝你不要有成见，以为谁谁谁在对你如何如何。你应该仔细分析那些外国报章上所说的，人家已经有‘两个中国’的看法，这样发展下去，如果我们不改善，那……”

“什么叫做‘两个中国’？”

“喏！外国朋友说的，一个是抗战的红色中国，一个是，是我们的……”

“其实中国不止两个！”蒋介石气得脸色铁青，可是强自镇静，有意撒野道：“应该说是有好几个中国才对！除了重庆和延安，还有东北和南京，还有山西和新疆，青海同西康，他们都是各据一方，各自为政的，哈哈哈哈！”那冯玉祥再也说不上什么，只得走了，按下不表。话说英、美报纸杂志纷纷指责重庆政府不抗战，有如古中国的“昏君”，蒋介石又气又恼，可是一时也没有办法。只得吩咐亲信，好生打发外国记者，再着人在美国布置一切，企图挽回颓势。一方面对同他关系较密的陈纳德等人，加强往返，希望通过这几个洋人，把他失去的面子找回来。

“对于有些外国记者，”宋美龄道：“不是用钱可以解决的，我们应该另想办法。”蒋介石奇怪道：“怎么你把我们的意见推翻了？你天天在说：只要用银弹攻势，保险把新闻记者的嘴巴封住，你怎么又……”宋美龄面有得色道：“近年，好几位美国朋友对我说，对付这种人，钱不能解决问题，不如在美国想办法。譬如说，通过政治方面的人物打招呼，或者托人找几个人吓他一顿。”正说着陈纳德求见，一进客厅便恭恭敬敬立正道：“报告主席，飞机场的工程进行得很好。”蒋介石亲热地同他握手道：“那好极了，那好极了！”宋美龄也象穿花蝴蝶似的忙了一阵，陈纳德从公事包里掏出一份西报来道：“主席和夫人要我留意，报上有没有不礼貌的东西，这里可又有一份了。”

“谁写的？”宋美龄紧张地接过翻阅。陈纳德冷冷一笑

道："史诺。"蒋介石急问："他说什么？"宋美龄翻译道："他说，曾经访问游击区的外国观察家们估计，在日本兵的后方，中共已经组织起来的，而且给以初步训练的民兵有好几百万，他们是主力战斗部队的后备军。此外还有几百万各抗日团体的会员，他们帮助供给正规军的衣服、粮草、住房、装备和运输。"蒋介石道："谁的正规军？""当然是指延安。"宋美龄念下去道："他们是正规军的耳目。据统计，游击队所到的地方，华北有四百五十个县，五万二千八百多个乡村，六千万人口。所谓沦陷区，有五分之三到三分之二的大部分时间，确是在游击队手里。将近七年，日本人企图消灭这些不知疲倦的敌人，但无所获。一九三七年，八路军正规军还不足五万人，仅仅牵制几个日本兵的师团，但现在为数激增。现在中国的三十五万日军和近二十万伪军，都在忙着讨伐十八集团军，最近日本方面军事报告，把它的力量估计为五十万人到六十万人！"

宋美龄把报纸一摔道："真不成话！破破烂烂、三三两两的叫化子，居然也把他们估计到五六十万；那我们的队伍，岂不是有五六千万了吗？"陈纳德拿起报纸说："史诺还有几句话在后头，可坏透了，他说：'如果世界最近对这种成绩所知极少，这并非完全是报纸的过失；一切十八集团军行动的消息，完全给国民党的宣传部禁扣，它独占中国海外宣传。'"陈纳德用两根手指在纸上弹得嗒嗒地响："这成什么话！"宋美龄于是刮啦刮啦地只顾骂街，蒋介石在一旁闷声不响，作思索状。陈纳德道："主席，我们不必为这些东西伤脑筋。"蒋介石强笑道："这么多英美记者这样

发新闻、写文章，弄下去实在不堪设想。”宋美龄马上插嘴道：“不行！已经有人警告我：在华盛顿的朋友一番好意，说这样闹下去，延安的威信在全世界人民之前，还要增高，我们在中国会日益孤立，并且暴露了严重的统治危机！”

蒋介石全身震撼，气愤愤地问道：“怎么你没有同我说过！”宋美龄也没好气道：“这又不是什么值得高兴的消息！现在可不告诉你了吗？”陈纳德连忙安慰道：“主席，夫人，不必看得太严重了，美国的政策是谁也不能改变的，这几个新闻记者虽然对你们不满，但他们没有办法改变白宫对你的支持！”

“可是有影响！”宋美龄道：“讨厌死了！”陈纳德坐下来，笑嘻嘻道：“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吧，昨天有位朋友从美国来，他不公开对外的，夫人。他有必要时，会来拜访主席和夫人，但现在他不愿意惊动大家，他只是以一个小职员的身份出现的，任何人对他没有兴趣。这位朋友说，华尔街的先生们，并不是不知道今天中国的情形，反对重庆，拥护重庆的文章、新闻，他们全看见了。在这样的事实面前，这些先生们有点恐慌；他们一恐慌，白宫跟着紧张。他们关切国民党的这种每况愈下，势必影响到它最后与中共的政治或军事斗争，担心国民党政府可能自绝于国人，以致在战后竞争权力时，会证明它无力维持其权力——”宋美龄脸色灰白，蒋介石弄清楚后也瘫软在沙发里，四只木然无光的眼睛瞪住陈纳德。陈纳德说下去道：“不过你们不必担心，白宫已经有所对策。”

蒋介石软弱地点了点头，意思在问：“什么对策？”宋

美龄更是紧张得蹦了起来："快说！"陈纳德答道："我知道的并不完全，一定尽我所知告诉你们。不过，希望你们在华盛顿、在重庆我们的大使馆里，以及在各种各样的地方，多多搜集美国对你们的态度和可能采取的策略，以便……"

"你先讲罢。"宋美龄急不可待，蒋介石也急得无以形容。陈纳德走后，便把戴笠、陈果夫等人找来痛骂一顿，平了平气；然后动员国内国外，明的暗的，男的女的，集中火力获取美国对华决策。但这布置徒劳无功，因为还没有弄个水落石出之前，美方已派人把今后的办法转达，要求蒋介石振作一番，努力合作了。蒋介石惊魂甫定，召集亲信重新布置，一开口就骂："你们到底在搞些什么名堂！都是你们害了我，弄得我没有面子，可是你们何尝有面子……"

"我来罢！"宋美龄蓦地起立道："主席这几天有点不舒服，我来代替他向大家报告罢；再说同美方人员晤谈的时候，我一直在翻译，我所知道的比较详细些。"她一顿："现在的情形很明显，是我们不争气，共产党在国际间的声望，已经大大提高了！我知道谁也没有兴趣听这个消息，而且我们今后对外也绝不会提到这个，可是这个是事实，我们自己明白，华盛顿也这样说。白宫派在中国的观察家们，为了这个问题曾经动员不少人力，对这个问题作了个进一步的、全面的调查与分析，而且已经作出重要的对策。他们调查的结果是什么呢？"宋美龄满口洋话，模样是在什么场合之中演说："我同我的丈夫，都感到难堪与悲戚！他们竟作了这么一个结论：一旦我们全面剿共，胜利的将是延安！"

蒋介石"刷"的一声，在回转椅上来了个向右转。听宋

美龄道："他们说：'中共已成为中国最有朝气之力量！'他们说：'国民党及国民政府日趋解体！'他们说：'中共终将获胜，似已无可置疑，盖以国民政府虽从美国以及其他国家获得外援，然而各项援助，实在不足以弥补它本身在组织上的弱点！'他们还说了很多话。"宋美龄瞅一眼蒋介石铁青的脸色，说："不过，上帝保佑我，美国朝野虽有人不满意我们，但支持我们的决策控制在华尔街手里，白宫无法反对，只好遵命，因此我们的前途还大有可为，问题是我们怎样振作起来，把劣势扭转过来。"她笑道："美国执政者以后怎样帮助我们呢？妙极了，妙极了！美国的办法真是妙极了！他们决定在今后的宣传中，强调苏联对远东有侵略意图，强调中共有服从苏联的背景，把延安今后的任何发展，算在苏联头上！以后我们如果剿匪成功，——上帝保佑我们一定成功，那末可以振振有词地说：苏联在中国的侵略失败了；如果我们剿匪碰到挫折，那末可以把这笔帐算到苏联头上，说这是他们侵略中国！

"还有，"宋美龄道："对于这个局面，白宫是很清楚的，它所支持的我们不大争气；它所讨厌的共产党却大得人心，因此他们说：'在这个不幸的矛盾局面中，美国应就中国各项政治力量，以和平步骤重新予以调整，借以避免内战。'大家要仔细听，那几句话中的'不幸'、'调整'和'避免内战'，意义是很深长的，要我解释吗，绅士们？"人们一齐鼓掌，宋美龄那么一笑，说道："其实你们都很聪明，不必等我解释，也会明白的。首先大家要把大局配合来看，在这个世界战场上，由于苏联对德全面反攻，希特勒的

崩溃迫在眉睫，也就使东方的日本败局已成。于是美国的对外政策开始变化，对日本准备采取保留日本军人实力的绥靖主义，对中国则重新彻底支持我们，消灭共产党。所以，怎样消灭共产党所领导的军队，好'避免'可能在中国出现的革命，是非常重要的！大家明白了，美国对中国现状表示'不幸'，要求'调整'中国的政治力量，'借以避免内战'，这百分之百是在帮我们的忙，这真是好消息。"宋美龄透一口气："因为美国怕我们在内战中吃亏，所以先决问题是'避免'，不许双方打架，把共产党的力量压下去，再想办法把他们的武装解除，这样一来，他们就完全没有办法！"宋美龄说完，盈盈一笑，在蒋介石身边坐下，听掌声拍得震天价响。一忽儿，何应钦起立发言，在颂扬宋美龄如何奔走国事之后，皱着眉头说道："今天我得到一个电报，对目前局势非常不利，电报说二月二十五日那天，有五架美国飞机轰炸芜湖荻港一带，日本人便用高射炮还击，打中了一架。那架飞机落在长江里，好几个美国机师中弹的中弹，烧死的烧死，眼看着要全体牺牲了。"蒋介石以为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听他说罢，便放下心来道："这种事情发生在安徽一带，同我们不相干，美国空军这种伤亡，并不是因为我们见死不救，象以前那个苏联志愿军那样。"何应钦哭丧着脸道："报告主席，问题就出在这上面：那架飞机在沦陷区失事，本来没什么，可是共产党的游击队，却把美国驾驶员救出来了。"蒋介石一怔。何应钦道："电报上说：'盟机五架轰炸芜湖荻港一带，一架被敌高射炮击中坠落长江，新四军临江某大队战士十余人睹状奋不顾身，跳入水内搭救，

救出美国机师一名。’”空气突地又冷了下来，宋美龄急问：“这个驾驶员说些什么？”何应钦道：“这个驾驶员真该死，他根本不清楚美国的国策，反而在替共产党说好话。他说他以为活不成了，不料给共产党抢救脱险。他把身上值钱的东西给新四军，对方说你们是帮助中国人民打击日本军阀的好朋友，我们的敌人是一致的，我救你、你救我都是一样的，用不着任何酬报，我们只遗憾对你招待不周到……”

“行了行了！”蒋介石烦躁地骂道：“娘希匹事情总是那么巧，平白给共产党多了一个活宝！”宋美龄接嘴道：“你也不能埋怨谁，美国对中国的重要决策和部署，一个小小的驾驶员是不会知道的，因此在美国最高行政机构同小兵、老百姓之间，是常常脱节的。”蒋介石打了个呵欠道：“这件事情，我们给他个不发表！”说罢便往内室走去。宋美龄跟进道：“在你午睡之前，我有几句话告诉你：云南的龙云太不成话，竟敢干涉人家运货，你说怎么办！”蒋介石一听，这一定是孔祥熙夫妇等人出了事，可是心头也没好气，反问道：“难道你要我把龙云撤职查办吗？龙云我是要请他走路的，可是还不到时候，我不会那么莽撞。如今在运货问题上你要我干他，那我没办法，我早同他们说过，走私运货发大财，该用几个得力帮手，这样才不至于弄出事来。好，现在出事啦，出了事，就只好打落牙齿和血吞，此外毫无办法，要报仇再等一等，你替我转告老孔他们，就说万一龙云到我这里告状，我不但不能骂他，还要传令嘉奖！你明白吗？”

“你不能这样懦弱！”宋美龄气愤愤道：“龙云瞧不起

我们，你还说风凉话！”蒋介石没好气，从床上坐起来道：“我的脾气你还不知道？他们做生意不听我的劝告，用了几个脓包，那不出乱子才怪！出了乱子，龙云有龙云的做法，他是省主席！我有我的做法，我是国民政府主席！难道你要我亲笔签名，叫龙云释放走私的人，发回没收的货吗？你这样做，岂不是要天下人笑我袒护亲戚吗？”宋美龄听听也有理，但跳脚道：“无论如何你要想办法！这一回数目实在太大！”蒋介石再躺向床上，叹道：“好啦，我想办法就是。”宋美龄道：“你想什么办法！”蒋介石懒洋洋答道：“我这一回仍用老办法，要他们明令嘉奖缉私人员，我自己再嘉奖龙云办事得力，然后叫他把没收的货物运到重庆来，说是由政府公开拍卖……”宋美龄倏地笑逐颜开，透了一口气，也往床上一躺道：“我放心了，我知道你在这些地方非常非常之行，嗯！这批东西运到重庆，往仓库一放，真正想投标的人根本毫无办法。过些时我们自己把它‘买’了，那时光的法币又不是这个时候的法币了，赚的钱更多。再说我们通过财政部买进来，只不过是右手交给左手，根本不要花钱，记笔帐就是了。”宋美龄这一乐可累死了倦极欲眠的蒋介石。只听见她还在叽叽咕咕说道：“还有一个好处，走私变成合法的运输，反而不用操心了；还有一个好处，这批奢侈品运到各地去卖，也可以堂堂正正，说是拍卖私货了。”最后她蓦地脸孔一板，恨恨地说道：“不过龙云那边，无论如何要快点解决，否则……”她见他已沉沉入梦，也只得收起“广播”，侧身而卧。

蒋介石在醒着的时候，不如意事常八九。庞大走私案刚

了，没几天陈布雷拿着份报纸仓皇入报，说是大事不好。蒋介石以为美国对华政策有所改变，端的吃惊非小，但一问究竟，却无这样严重，但事情也不简单，原来《新华日报》公布了一条消息，说大官僚们在昆明囤积的货物，足供云南全省军民五年之用。蒋介石道："这条新闻倒真的不好，你看怎么办呢？我的几个亲戚，他们所作所为，陈主任大概也听说过；不过这一次的囤积，是不是他们的东西，我不清楚，我要查。"陈布雷哭丧着脸道："报告主席，对这个新闻，卑职的意思倒不在于查办，而在于这个新闻可能产生的影响，在外面对于这一类新闻，反应都不很好；这件事……"蒋介石拍拍他肩膀道："你是怕这种事情多了，会影响我的名誉；你这样忠心耿耿，我非常感谢。好好，你休息去罢，这件事情我来查，不过你告诉他们，对《新华日报》的检查太松，我很不高兴！"正是：举世只剩蒋一人，"孤家寡人"便高兴？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卅九回

小姐操大权　李宗仁脸上冒火
大将变小偷　汤恩伯脚底抹油

陈布雷揉揉眼睛，从卷宗里再掏出一件公文道：“这是孔先生的信，他保荐孙连仲升为特级上将。”

“什么？”蒋介石一惊：“老孔这样胡涂？”他把文件留下：“好吧，我自己来回答他。”陈布雷辞去后，蒋介石就把孔祥熙的信给宋美龄看道：“你瞧！老孔越活越胡涂了！”宋美龄一看是保荐孙连仲升为特级上将，轻描淡写地说道：“这也没什么。”蒋介石道：“外面很多人知道，说是‘孔二小姐’做她父亲的秘书，什么事都代拆代行，神气十足。不过怎么会推荐孙连仲呢？”宋美龄道：“记得令杰同我说过，说是前几个月，行政院曾经派人到湖北河南西部巡视，孙连仲是那边的战区司令长官，知道来人是令杰派

的，大概伺候得很好，孝敬也不少。这位钦差大臣回到重庆以后，对令杰报告了不少孙连仲的好处。令杰便说：‘那末我们保举他一下，你去办个公事，用我爹的名义保举他。’这样，公事办好了，盖上了她爹的图章，便送来了。不过老孔是看过公事，同意的。我看你如果没有困难，就批准算啦！”蒋介石不悦道：“令杰在外面的‘名望太高’，我不高兴。”正说着孔祥熙夫妇到来，嘻嘻哈哈说笑一阵，孔祥熙便谈到了保举孙连仲的话题上来，蒋介石把那封公事朝他手里一塞，只说了声：“糊涂！糊涂！”便出门开会去了。孔祥熙连挨了几声胡涂，实在莫名其妙，同宋家姊妹俩三人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是好。孔祥熙连忙回去，召集几个老秘书来研究道：“我看了几遍，并无错处，怎的他说我糊涂？”几个老秘书便戴上老花眼镜，一本正经研究这件公事，糊涂在什么地方，好久好久，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国民党的上将分为“特级、一级、二级”三等，“特级”只蒋介石一人；“一级”的不到十个，那时光白崇禧还是二级上将。孔祥熙保荐“孙连仲可升任特级上将”，岂非把他代替了蒋介石？至少是把孙连仲抬到同蒋介石一样地位，这个“糊涂”实在是够瞧的了。事情弄清以后，孔祥熙免不了向他的连襟道歉一番。宋美龄笑道：“还好是你，要是旁人，那早已戴上大逆不道的帽子，送到监牢里去了！”孔祥熙忙不迭对蒋介石打恭作揖道：“你知道的，我对于这些什么上将、一级上将、特级上将，根本没有研究……”蒋介石冒火道：“我的意思是，你太放纵你的千金小姐了，我现在才知道。”孔祥熙瞅了宋蔼龄、宋美龄一眼，啾啾嘴，低声答道：“她们两

个……”但蒋介石截断他的话道：“我不管她们两个，我只是问你，你为什么要把钤记交给你的千金小姐！”孔祥熙这番知道蒋介石真的生气了，哭丧着脸道：“那我明天把钤记要回来。”蒋介石低声地、恨恨地说道：“我开始打听令杰在外面胡作非为的情形！如果再闹出什么事，那我可要对不起你了！”他铁板着面孔：“你知道的，延安在骂我们，美国报纸在骂我们，你难道要使我们自己搞垮自己吗！”说罢头也不回，径自出门。在城里办公室中暴跳如雷，问戴笠为什么不把孔二小姐的事情及时报告。戴笠清楚，这只是蒋介石的一阵风，吹过了，也就算了，但在风头上，可要小心点儿。蒋介石道：“限明天晚上以前向我报告！如果你瞒我，我连你的头也砍了！”戴笠第二天果然呈报道：“外面对孔小姐的事情不太多，外面有人说，中央银行的职员分五等：第一等是孔小姐的人；第二等是孔夫人的人；第三等是孔部长的人；第四等是一些老人；第五等是各大学经济系毕业的学生。”蒋介石失笑道：“该死的！”戴笠道：“外面说，孔小姐是个了不起的女中豪杰，有一次孔公馆里一笔帐拿到中央银行去报销，有个稽核认为外国厕纸、抽水马桶、洗澡缸、化妆品等等不好意思核准，便驳回了。第二天，就有一辆神经病院的车子，把这个稽核关到神经病院里去了。”蒋介石笑道：“这个稽核真有点神经病，一点厕所用纸又值几个钱？不过闹出去总不好。”戴笠道：“外面不会知道的，孔小姐做得很绝，连这个稽核的家属都不知道，好在现在失踪的人太多，少一个中央银行稽核，也不算什么。”

“还有呢？”

“外面说，孔太太喜欢按摩，喜欢捏脚。可是女的不够气力，所以她专门雇了一个男的，每天给她按摩、捶骨、捏脚。”

“这个我知道。”蒋介石忍住笑。戴笠道：“孔夫人捏脚，嫌那个人有些什么，她穿了袜子捏。”蒋介石微笑：“这叫做男女授受不亲，很适合新生活的精神。不过穿了袜子捏脚，那一点儿都不过瘾。”戴笠道：“孔夫人穿的是尼龙丝袜，听说存货很多，那个捏脚的已经捏了一年多，孔夫人存心提拔他，放了他一个中央银行专员。”蒋介石皱眉而笑道：“喔！”戴笠道：“但这个捏脚的死也不肯到央行上班，他没有胆子；可是孔夫人心眼儿好，一定非要他做央行专员不可，最后是由他在家里等薪水，每个月由央行给他送去。”

蒋介石沉思一会说：“听说孔小姐手里拿着财政部的大印，甚至行政院的大印，是吗？”戴笠道：“这个倒没有听说过。外面对这件事几乎没人知道；院里部里，也没听见有人在谈起这些事。不过，不过外面对于孔部长、夫人、小姐、宋部长几位，闲话多少有点。有些人，他们的批评还很刻薄的。”

“我知道了！”蒋介石不悦道：“你出去告诉侍卫长，白崇禧要见我，让他来吧！”接着白崇禧直挺挺立在面前，一脸忧戚道：“前方来过好几个电报，说粮饷已经两个多月没发了。”蒋介石惊道：“那怎么会？财政部无论怎样饭桶，印钞票从来没有误过事！”白崇禧道：“财政部的钞票印得很多，出品也快，就是没有运到部队里去。”蒋介石问：

“是交通有困难吗？”白崇禧道：“交通很畅，而且好久没有接触，一路通行无阻，连空袭都没有。”蒋介石以拳击桌道：“那为了什么！那儿的队伍都是我的部下，难道我要他们饿肚子，在背后骂我吗？”这样做蒋介石表示对桂系并无歧视之意，接下去道：“你放心，我马上查！”

“报告主席，不必查了。”白崇禧吞吞吐吐一阵，硬着头皮答道：“因为内中牵涉一些人。”蒋介石大为冒火道：“朝廷不差饿兵，不管是你们广西兵广东兵，反正都是我的兵，是谁在阻碍发饷，我非要枪毙不可！”白崇禧脸色大变，冷汗直流：“报告主席，这，这，这件事千万不能用刑，否则卑职的处境更窘！顶多打个电话够了，千万不能扩大……”蒋介石心头明白，这一定是哪一个皇亲国戚的杰作了，便说：“我答应你，你说罢！”

“报告主席，是财政部留住了！”

蒋介石一拳打在桌面上：“老孔真糊涂！老孔真糊涂！老孔真糊涂！我马上问他！”白崇禧惶恐道：“不必问孔部长了，因为听说，财政部的大印，操在孔小姐手里，同孔财长没有关系。”

“简直糊涂透了！简直糊涂透了！”蒋介石反剪着手团团转：“简直糊涂透了！”白崇禧声音也走了样：“本来，卑职不准备报告主席的；因为等得太久，前方的将领士兵快要闹出事来了。德邻先生又一连几个电报来问，所以不得不……”蒋介石低沉地问道：“前方将领怎么说？”白崇禧道：“他们说八桂子弟背乡离井干什么来的？中央凭什么要他们挨饿？如果兵变，谁去负责！”蒋介石不动声色说：“德邻

他怎么说？”白崇禧叹道：“他的电报一个比一个凶，他在冒火，骂我在重庆歌舞升平，忘记了前线饥寒交迫的几十万广西子弟兵！”蒋介石右手紧紧捏着拳头，藏在背后，左手一指：“还有呢？”白崇禧哭丧着脸道：“这件事务请主席息怒，实在逼得没办法，才来报告的；请主席不必……”蒋介石绷紧着脸作盛怒状，然后长叹一声，要他坐下，并肩坐了。把他对地方部队的“爱护之情”重述一遍，要他向李宗仁等人解释解释，然后下结论道：“我决不张扬出去，你放心，这笔欠饷我限他们在七天之内送去。”说到这里侍卫官入报道：“报告！敌机二十一架向重庆飞来，马上要发警报，请先生出城。”

蒋介石连忙起立，白崇禧抹了抹汗，乘机告辞；一再央求蒋介石不必对孔家父女太那个了，便匆匆离去。蒋介石驱车入洞，警报开始响起，他正在旷地上徘徊思索，却见宋美龄同孔二小姐也来躲避空袭，蒋介石一见连忙进入防空室，待她俩刚步入洞里，便朝着二小姐脸上狠狠掴了两巴掌。这突如其来的“空袭”，把她俩怔住了，二小姐半晌才按住热辣辣的粉脸，哇的一声哭出声来，奔进另一个小洞里。宋美龄倒摸不着头脑，但瞧他那股气愤愤的劲儿，倒也不便马上发作，冷冷地问道：“这是干什么！”蒋介石狠狠地答道：“你问她！”宋美龄十分不自在道：“她年纪小，保荐孙连仲做特级上将，不是早已认错了吗？你打她干什么？”她加一句：“气量这样小！”蒋介石这回的火儿可大了，他心想自从同她结婚以来，她的行动十分“自由”，但他“宽宏大量”，睁一眼闭一眼算了，而她还骂他“气量这样小”！蒋

介石气得满身哆嗦喝道："你以为我还记着这笔旧帐吗！"

"那打她干什么！"

"她拿着老孔的大印！"蒋介石大声喊。宋美龄冷笑道："喏！她拿着大印，她在她爹地的公文上盖上图章，保荐孙连仲升特级上将，还不是这回事！"蒋介石把桌上那只水杯一摔："我告诉你不是为了这个，她拿着大印，竟敢把广西兵的粮饷扣住不发，逼得队伍要造反，娘希匹我要枪毙她！"宋美龄吃了一惊："啊！那倒不是闹着玩的！""我打她耳光还算是便宜她哩！""不过你也不要听一面之词，"宋美龄立刻一笑，劝道："看你气得，你一天到晚讲究修身养性，闭目打坐，生气是损害健康的……"

"可是军队一造反，对我的健康不一定有好处！"蒋介石冷冷地说道："你还说她是小孩子，哼！她什么不懂得？"宋美龄叹口气道："所以嘛，好人真是难做。""你说什么？""我说好人难做。她把广西兵的粮饷扣了，你知道她为什么？""还用问？还不是做生意！""你知道啦！"宋美龄透了口气："她替谁做生意！"蒋介石一怔，喉咙给塞住似的，无话可说。宋美龄倏地起立，马上转入反攻道："你不说话啦，你知道她做生意是为了我们大家啦！好，我问你：你凭什么打她！"蒋介石辩道："我为什么不能打她！不枪毙她，还算是特别客气！"宋美龄冷笑道："枪毙？她又不是共产党，不怕！"她大声喊："她做生意为了你！这一次因为头寸需要太多，不得不把军队的粮饷挪一挪，这有什么关系？你不是也挪用过？为什么她这样做便……"蒋介石

哭丧着脸道："好啦好啦！"正说着一个侍卫到门口探进个脑袋来望望，蒋介石一见便有气，大喝一声道："看什么？滚出去！"接着对宋美龄央求道："我不是不知道，她动用公款为的是什么。可是连李宗仁、白崇禧都在说闲话，证明她这样做太过火了，应该快点拨出去才好。否则……"

宋美龄仍没好气道："李宗仁怎么样？白崇禧又怎么样？你怕我不怕！哼！十几万广西兵，广西兵便得罪不起啦？这些粗人，挨几天饿算什么！"蒋介石听见有人声自门口传来，急忙制止住道："有人来了！"他指指小房间："你到里面去劝劝她罢，就说，我会给她奖赏。"

"哼！"宋美龄满面怒容，匆匆而去。那边厢侍卫传报，说是冯玉详等人躲警报，知道蒋介石也在，要求见见，蒋介石没好气，这场合无法挡驾，正想找人把地上的玻璃碎片扫除，冯玉祥已经进来了。

"听说飞机已经远去，可还在附近盘旋。"冯玉祥往沙发上坐下道："你的防空洞不错，附近那几个挤得不得了，不给炸死也得闷坏了。"接着挨近蒋介石道："我本来要找你，有件事情要告诉你。我听见有人说，阎锡山手下六十一军军长梁培璜，同日本代表在临汾签订了《各部队对日本军协定书》，双方合作打共产党；这还不算，阎锡山竟命令部队放火烧红军，听说八路军没有提防到这一着，损失了一连人。"冯玉祥摇头叹息道："你听说了吗？"蒋介石已经知道他的来意，与扣住广西军粮饷无关，也就放下心来。指指地上的碎玻璃道："大哥，不瞒你说，刚才有人告诉我这件事，我气得把玻璃杯都摔了！"宋美龄同二小姐在隔房听得

清楚，两人都笑了。宋美龄做了个鬼脸道："这个人啊，只许自己撒谎乱来，不许人家……"二小姐也低声说道："白崇禧那笔钱，我偏要过了月底再拨，外面利息多高，拖个半月不发饷算什么？"孔二这句话对极了："拖！"在重庆，什么天大的事都在"拖"！

话说拖到一九四四年春天，蒋介石照样在重庆郊游野宴，明娶暗妾；暗买暗卖，无往不利，心想这个样子再拖它几年，大局也该澄清了。

不料东京方面的看法不同，"皇军"不能再等待，决定对蒋介石由诱降改为进攻。三月初，日寇出兵五、六万，攻向河南。炮声一响，重庆震动，蒋介石不得不召开紧急会议，以谋对策。蒋介石好象还没睡够，懒洋洋地说道："这件事情，的确大大地出乎意料之外，这个时候还要打河南，有些什么好处呢？"接着打了一通官腔，要亲信们发表意见。

"报告主席，"何应钦道，"昨天同几位盟军高级军官在一起吃晚饭，他们对于河南战局的看法是这样的。他们认为日本兵看到了欧洲战场上以苏军为主力的盟军节节反攻胜利，太平洋上的盟军也发动了越岛进攻，海上交通线有被切断可能，所以就企图打通大陆交通线，一方面以便有利于和盟国在中国大陆上决战，并且可以配合海上作战；另方面可以与孤悬南洋的日本兵联系起来。"蒋介石不置可否，问道："还有吗？"周至柔道："大致情形是这样的。昨天同几位盟国空军吃饭，他们也说：日军这次攻打河南，在于决定执行一个早已准备的企图，就是开放从东北运兵到广州与越南的直接铁路交通线。因为盟国的潜艇与空袭一天天加强，日

军在沿海的移动很受影响，而游击队在沿海的活动更使日军伤脑筋。日本占领军有如一块紧张的皮，远布于东南亚，急迫需要一道安全的输血管，而中国海一带已经不再是安全的了。”

蒋介石开始说话道：“对于日军为什么在这个时候突然进攻河南，那两个盟国军官的看法大体上是对的。不过，什么‘以苏军为主的盟军节节胜利’，什么‘沿海有游击队活动’，这些都是偏见，不正确的。”

会场肃静无声。

“我已经电告河南前方将领，要他们一定顶住！”蒋介石满不在乎：“昨晚的报告说，日军出动只有五、六万人，而我们在河南的精锐兵力，一共有四十多万人！四十多万人对付五、六万人，我想无论如何不成问题的。汤恩伯、蒋鼎文，胡宗南三人，今天一早还来了报告，说他们虽遭日军攻击，但深信战局不至于严重起来。”话犹未了，陈布雷递上大红卷宗，意思这是十万火急的公事。蒋介石接过一翻，里面有着三份电报。第一个电报只有几个字：“……郑州已告沦陷！”蒋介石大叫道：“怎么来得这样快，蒋鼎文到什么地方去了？今天早上还有电报。”何应钦道：“蒋总司令在洛阳召开反共会议，电报是从洛阳发来的，他还调走了三个军的兵力，回陕西反共去了。”蒋介石想开口骂街，一想调兵回陕反共是自己的命令，骂不得，便改口道：“胡宗南又上哪里去了！”何应钦道：“胡总司令奉命派出两个军，西出玉门，远征新疆，去进行镇压新疆乱民的壮举去了！”蒋介石又想开口骂街，一想调兵入新疆“平蛮”也是自己的主

意，骂不得，便改口道："汤恩伯又上哪里去了？"何应钦道："汤总司令今晨也曾给我一个电报，说是为了保全实力，不打算同日军死拚，他已经征集八百辆大卡车，装运重要东西，决定一走了事，看看风头再说。"蒋介石真想开口骂街，一想不抵抗主义正是自己的杰作，难得汤恩伯认真实行了，骂不得，只好问道："那末谁在前方呢？"

何应钦一时倒答不上来。

但时间为蒋介石作了最具体的答复：四十万国民党"精锐"一触即溃，望风而逃，二十天之内丧失洛阳、郑州等四十九个县市，平汉路轻轻易易落人日寇手中，二十万国民党军冰消瓦解。蒋介石挨了这一拳，真是把日本恨得牙痒痒的。但他所恨并非日军侵略中国，或者出击河南；而是这下子使他丧尽颜面，什么牛皮都吹穿了。与这相反，八路军、新四军抗战的捷报，却似雪片飞来。各方面的报告不断到达："报告主席，八路军收复热河宁城。""新四军收复涟水。""收复太谷城。""收复昌黎、蟠龙、武乡。""收复榆社城。""收复晋县、赵城、博野、林县、方山、沁水……"

蒋介石心烦意乱，可又不能不听这些报告。还有伤脑筋的事是新闻记者，中国记者自有宣传机构一把抓住，但外国记者有时候非找蒋介石不可，连宋美龄乐于代表接见也不管用。蒋介石有一次逼得没有办法，接见前夕向陈布雷等人诉苦，问他们如何应付。说道："我只怕他们问到：为什么河南战局发展得这样糟糕？共产党又为什么能在日本人手里收复这么多地方？"陈布雷献计道："关于河南战局，先生以

前曾经发表过‘诱敌深入’的名言，这一次就说是‘诱敌深人’，人家会相信的。”蒋介石惊喜道：“哈！好好！”

“请问蒋介石将军，”第二天外国记者果然问道：“这次河南战场打得很糟，将军如何看法？”蒋介石淡淡一笑：“中原会战不是打得很糟，而是根本不想打！这是‘诱敌深人’的战略，各位对新闻是内行，对打仗恐怕不在行，敌人越深入，补给线越长，兵力越多，行动越困难；到时候我们来一个首尾包抄，中间突袭，那情形就不同了！”正是：脸不红来气不喘，老蒋老蒋好功夫！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回

山城风雨急　谈判是假打击是真
湘桂烽火起　抗战属虚投降属实

外国记者们问道："请问蒋将军，你们何时反攻？"蒋介石一本正经道："这是军事秘密，歉难奉告。"对方再问："请问蒋将军，日本方面的宣传，是否已经激怒了中国军队？"蒋介石反问道："日军怎样宣传？"外国记者道："东京电台说：'皇军是机械化部队，蒋军是商业化部队，每个士兵在撤退时，还奉命抢救大前门香烟一条；但对于武器阵地，却一点都没有破坏。'"蒋介石闻言冷笑，不作声。外国记者说得顺嘴，再说："东京方面广播说：重庆宣传什么中原大战，真是笑话！皇军根本追不上汤集团，会战从何'会'起？"国民党军队还没有表示已被激怒，蒋介石已经激怒了，他把桌子一拍道："日本人的宣传我不爱

听！”那个外国记者倒是厉害，他连忙笑道：“好罢，日本人的宣传蒋将军不爱听，中国人的宣传蒋将军大概没有问题。请问蒋将军，上个月长沙大公报登出一段新闻，你可看见了吗？”蒋介石一怔：“我没看见。”那记者背道：“长沙《大公报》登了一段叫做‘孔二小姐飞美结婚’的文字，说她这次结婚所耗费的金钱，可以救济一万难民；也可以开办一所完善的大学；而赶制嫁衣的工夫可以制成中国军队两个师的军服。”蒋介石勃然变色道：“这个新闻你们为什么不去问问孔部长！”洋记者们互相瞅了一眼，另一名便岔开话题道：“八路军、新四军的战报，蒋将军以为是可靠吗？”

“这个你们可以去问宣传部。”

“请问蒋将军，半年之前，蒋将军曾经答应我们在重庆的外国记者，可以自由自在到延安去参观；但时隔半年，我们还没有走动一步，蒋将军是否感到，我们要去延安参观，是一件十分不合适的事呢？”

“这个请问宣传部，我已经答应你们的事，当然要实现的。”

“可是太久了，我们动也动不得。”

“你们一定要去，我可以叫你们成行。”蒋介石十分不高兴：“路上不安全，谁负责任？”外国记者推出代表答道：“感谢蒋介石将军为我们的安全问题担心，其实是不必顾虑的。我们从重庆到延安，路途虽远，但不象欧洲那样，短短几百里路便是一个国家，我们途中只经过两个不同的政权，但还是在中国大地上。属于蒋将军管辖的一段，沿途对我们当然不会有所不利；属于延安管辖的一段，延安已经好

几次表示欢迎过，他们也不会怎么样，所以我们只是哪一天动身的问题，而这问题已经拖了半年。”蒋介石答：“那是因为交通工具问题。”洋记者紧紧盯住道：“谢谢蒋将军为我们准备交通工具，但中国正在抗战，车辆缺乏，调动怕不容易，我们决定自己雇用车辆，好在除了外国记者，还有中国记者，几十个人合雇一二辆大客车，费用不至于太贵，负担得起。”蒋介石一听心慌，笑道：“那太笑话了，各位要到延安参观，帮助重庆中央政府对于目前大局对外澄清一些看法，当然由我请客。你们不必自己去找车子。”

“那太感谢了，请问蒋将军，我们什么时候动身呢？”蒋介石内心十分烦躁，却一脸笑道：“我也早有此心，希望各位到延安去看看。现在大难当前，只有上下团结，全国一心，才能救亡图存，重庆与延安之间并没有什么隔膜，各位不必多心。我当然知道，外面有很多谣言，我希望大家不要轻信，我今天可以告诉各位：外面有人说我对延安采取的是敌视政策、围剿政策、封锁政策，这些说法都错了！罗斯福总统也亲自同我谈过国共问题，他还说过希望我们同延安合作，以结束日本在中国的侵略战争，我都答应了。现在我可以宣布一个重要消息，证明我对延安非常开明：延安的代表林祖涵先生已经到达这里，同本党有所接触。”洋记者们意外获得重要消息，十分欢喜，于是纷纷发问，抢先拍发电报，报道中国局势正在蜕变，蒋介石一反常态，肯同延安代表协商，证明国共团结有了进展。

可是林祖涵在重庆有无收获，洋记者们便无从获悉了。

蒋介石指定王世杰、张治中二人，代表国民党同延安代

表见面。限定只许多听，不许多讲；只能记录，不作结论。

林祖涵开门见山道：“中国共产党为了争取实现民主政治，以便团结全国人民，挽救国民党战场、尤其是河南战局的危机；并且认真准备全国大反攻，本人奉毛主席之命前来领教，希望两位多多发表意见。”

王世杰、张治中二人感到很窘。但蒋介石闻报之后却一点也不窘，只见他胸有成竹，满不在乎道：“你们也可以发表意见，说共产党的队伍太多，非要裁掉五分之四不可！否则一切谈判都说不上。”见王世杰、张治中二人面有难色。蒋介石觉察到，吩咐道：“如果目前不能谈到这些，你们就同他们拖下去好了。‘国共会商’，”他冷笑一声：“那是永远会不了、商不完的事情，你们放手拖下去好了。他们说这种会要在重庆开，就在重庆开；在西安开，就在西安开，反正是开给罗斯福看的，我无所谓！”他狞笑：“你们两位明白：我是在等机会！”于是王、张二人，一连几天只得同延安代表林祖涵面对面坐着，既无办法，又没主意。林祖涵倒是有碗数碗，有碟计碟，老老实实向王、张二人说道：“蒋先生消息灵通，对于外面发生的事情，总该不会不知道罢？”王世杰问道：“外面有些什么事？”林祖涵道：“譬如说，对于法西斯特务统治的加强，外面的一般反应很不好。蒋先生追随罗斯福总统喊民主，但民主力量却受到越来越凶残的压迫，工农大众、一般老百姓毫无民主权利，共产党员到处被捕被杀，别忘记现在还是‘国共合作’哩！《新华日报》时遭迫害，一切主张彻底抗日的进步文化、言论越来越受到钳制。著名的爱国人士邹韬奋不能在蒋先生的统治

区中立足，他的生活书店几十个分店都遭封闭！还有经济学者马寅初先生，他只是凭良心抨击官僚资本发国难财，他给送到西康，拿‘考察’的名义把他监禁起来……”

王世杰、张治中二人不发一语，汗涔涔下。

“还有，”林祖涵道：“蒋先生无论如何，总不愿意看见太阳旗插进重庆城来罢？他们为什么不管管他的官员和部队？河南战场一塌胡涂，连大旱带兵灾，官方公报的灾民数字也已到达一千一百四十万，但汤恩伯先生还要勒索征发，拉夫要粮，逼得河南有人吃人的惨象。现在河南流传一句民谚，叫做‘河南四荒：水、旱、蝗、汤！’连汤先生都变成了灾荒之一；河南老百姓还在痛哭流涕地喊：‘宁让日本鬼烧杀，不教汤恩伯驻扎！’你们瞧军民关系竟搞得这样糟法了！”

王世杰、张治中二人坐立不安，只是抹汗。

“还有，广东海陆丰一带人民穷困不堪，出卖女孩子拿每斤十元论价，这又成什么世界！老百姓这样苦，可是大官们在美国的存款已成了天文数字，走私囤积也成了家常便饭。”林祖涵长叹道：“王先生、张先生，我们都是人，都是中国人，对于这些不成话的现象，是有责任把它改变过来的！可是以我们的‘谈判’而论，你们两位说：我们谈了些什么呢？”

在蒋介石的“拖”字诀下，重庆举行的“国共谈判”，一直没有进展。王世杰、张治中报告蒋介石道：“林祖涵说谈判既难进行，他要回延安去了。”蒋介石却意外地道：“不可以，如果他要回去，责任由他负，将来万一有人说这

次谈判破裂，是因为我的推拖战术，我不承认的。”蒋介石眼见王、张两人面有难色，便笑道：“没有关系，一切责任有我负，你们转达好了。为了使你们有交代，不妨告诉林祖涵，说为了国共双方团结，这次谈不好，下次到西安继续谈判好了，反正千万不可叫他失望而去。”林祖涵却冷静地答复王、张二人道：“蒋先生的意思，我们大致可以看得出，他只是在拖延时间，选择他自己认为有利的时间，对我们再来一次大袭击。但就是这样，我们还是愿意谈判，化干戈为玉帛。万一蒋先生以为我们双方力量相差太远，他随时随地可消灭共产党的话，那他错了，请你们转告蒋先生，这种想法是错了。”

不表林祖涵回延安，却说蒋介石一进国民政府，在主席的宝座坐下，心头开始感到不安。想来想去，皇亲国戚不能得罪，文武百官也没办法，只好召见戴笠，要他加强逮捕，大开黑名单，出出这股子气。但这口气委实难出，加上前方一连串大败消息，华盛顿不断探问，蒋介石的火气越来越大，办公室里坐立不稳，背起双手东转西转，碰到不顺眼的事情，便要大声骂人，拳打脚踢。那一日合当有事，一个中校衔的军官全副戎装，挟了个又大又鼓的公事包匆匆出门，却在转角处碰到了蒋介石。蒋介石见他衣服陈旧，马靴不亮，一脸惊慌之色，不悦道：“你怎么搞的！”那军官直挺挺立着，脸如死灰，汗涔涔下，不敢答话。蒋介石心头火气，大声喝道：“亏你是个中校，怎么不敢答话！你手里的皮包这么大，办理的公事一定不小，怎么会这样不大方，连话也答不上！”那军官把皮包紧紧一挟，吃吃力力答道：

“报告校长，卑职因有要事，所以……”“什么要事！”“卑职家里有人病了……”“这还能说是要事吗？”蒋介石大怒：“军人志在报国，家里有人生病算什么！”他发现此人紧紧地挟着皮包，心想此人莫不是东京的间谍，偷到什么东西了，所以如此紧张，于是喝令检查。那军官听说要检查，咕咚一声跪下，说无论如何不必这样，他无负于国家，无负于校长。但那还容说？蒋介石的侍卫以及卫兵等人，如狼似虎一拥上前，把这个军官抓住了。里里外外搜查，一无所获。蒋介石大喝一声：“打开皮包！”那军官闻言大哭，这一哭，更使蒋介石洋洋得意：“这里面一定有见不得人的东西，否则哭什么！”人们七手八脚，围成一团，大家瞪着那个皮包，每个人都在猜测，包里一定藏有什么。可是谜底迅速揭晓，那又大又鼓的皮包里，却是装满了白米饭，还有几大块锅巴。这事情大出意外，蒋介石气得浑身发抖：“好啊！你原来是个贼啊！”那军官大哭：“校长，校长……”

“把他的帽子摘下来！”蒋介石大叫：“不许你叫我校长，我不承认有你这种学生！”那军官忽地咕咚一跪：“主席！”他凄苦地边哭边说：“请原谅我一次……”蒋介石火儿越来越大：“把他的证章、符号、领章统统摘下来！”那军官倏地从地上爬起，眼泪直流，听任侍卫们七手八脚把他的证章等物去了，抹抹眼泪，叫道：“主席，请你听我几句话。”

“你不要脸！”蒋介石大叫：“你做贼，你这个不知羞耻的东西，中国之糟，全都是给你们弄坏了！你还有什么话好说，给我拉下去，关起来！”但那军官label也不肯走，只

见他挺一挺腰，惨笑一声道："主席！我不要脸，我偷饭吃，我明白。可是我为什么要这样做？"他一字一泪："我一个月的收入只够用几天，老婆孩子饿得没有气力，我一不营私，二不舞弊，我哪儿去找钱？今天眼看她们饿得顶不住，这才想起出此下策。"他放声痛哭："校长，我是迫不得已……"蒋介石扭头便走："你再胡说八道，我要枪毙你！"没料到那军官也大叫道："枪毙？"他惨笑："把我枪毙？贪官污吏、汽车洋房、囤积居奇、三妻四妾，真正守法的没有饭吃要去死！"他哀痛地呼喊："好啊！你枪毙我罢！你干脆到我家里，把我一家五口满门抄斩罢，我们活不下去，生不如死啊！"

蒋介石听得清楚，可是也不答话，驱车回家。陈布雷待他气儿稍平，劝道："今天发生的事，实在很不幸，物价高涨，连一个中校军官都不能支持，这个人做得不好，但其情可悯……"蒋介石绷着脸道："这个人我看有点共匪嫌疑，你们不要替他求情了。"陈布雷一听直泛冷汗："他，他……"蒋介石恨恨地说："他胆敢目中无人，当面同我抬杠，你说该死不该死。偷饭就是原谅他，犯上之罪，我一定要办，我已经命令军法处，最低限度也要关他三年两载，刑满以后削职为民，永不录用……"

重罚偷饭军官使蒋介石快意一时，但立刻又跌进"诱敌深入"的深渊中。继三、四月河南大部沦陷，平汉线被日寇打通之后，五月间日寇又在湘北进攻，十二万兵力直扑长沙。长沙守军还没有望见敌人影子，内部却先吵将起来。城外岳麓山的炮兵要求城内步兵保护，城内步兵立即拒绝，说

是要请示战区司令长官薛岳，然后才能决定。但哪儿都找不到薛岳，炮兵们赌气不干，一窝蜂散了；步兵没有炮兵掩护，也乱糟糟地撤退，走得慢的便做了日军刀下之鬼。日寇占了长沙，继续南攻，指挥部却还在那里同重庆辩论长沙失陷的责任问题。蒋介石、何应钦、白崇禧、薛岳等人各有一套，分别下令，弄得指挥官们无所适从，糊里糊涂；日寇一冲过来，便都七零八落，一哄而散。

中、外记者们为这风卷落叶般的战事吓住了，纷纷前往采访。蒋介石的发言人奉命答复："此乃诱敌深入之计，不必惊慌。"正赶上日本兵冲到衡阳城下后，便告停止，从事诱降，于是重庆的政治寒暑表突告上升，说是日军已遭阻止，国军即将反攻，报纸上疯狂地吹捧着"光荣的战绩"，蒋介石对守衡阳的方先觉慰勉有加。

"我看情形不对。"冯玉祥黉夜访蒋，忧心忡忡道："我们的参谋部错了，他们显然把战争的间歇状态解释为日本野心的终局，我看不大好。并且还宣布援军云集，已经发动庞大攻势，要把日军赶回原来阵线，最高统帅部所发表的表格上，也有将近一百万的军队正向衡阳挺进中，这个是否是事实呢？"

蒋介石当下敷衍了事，而冯玉祥的担忧不幸言中，湖南前线的反攻面貌满不是那回事，许多军队从未向前移动一寸，只有六十三军露了一次面，派出一师人前进。这个师又从自己的三团人马中派出两团，这两团人以牛步的速度前进，半路上便遭到日寇大举来袭，两团人立告风消云散，被蒋介石称为"模范军人"的方先觉事前接到蒋介石密函，也

就率部投敌，“欣然参加和运”去了。后来方先觉又被日方派回重庆，按下再表。却说蒋介石部队望风披靡，日寇长驱直入，势如破竹。从此粤汉路以东的广大国土，又陷敌手。

“请问蒋主席，”中外记者又找到军事发言人：“这个是否又是‘诱敌深入’呢？”

蒋介石只好硬着头皮答道：“这当然是诱敌深入之计，你们看，局势快有大变，我们即将打回去！”到八月底局势果然有变，但并非蒋介石的反攻，而是湘桂战事继起。蒋介石下令疏散，派戴笠到广西走一趟，几天后回到重庆报告道：“早在日军进攻长沙时，桂林便慌起来，下了疏散令后，广西境内乌烟瘴气，一塌胡涂。热热闹闹的桂林街上，顿时变得异常萧条，连饭馆、酒店、医院都早已停业了！”蒋介石闻报吃惊，拍桌骂道：“该死的！桂系难道要看我的笑话不成！长沙离桂林多远，他们怎么把疏散乱来？再说美国航空队也在桂林，他们怕什么？”

戴笠道：“美军夜总会，平时布置得十分精致，现在也关门大吉了。门窗上有留言条，有粉笔字，说什么：‘再见吧，安娜！’‘亲爱的黛玲，我在重庆某某饭店等你。’‘朋友们，一路顺风。’‘美军朋友盖恩，你昨天三瓶啤酒钱还没付清呢。’诸如此类。”

蒋介石凉了半截，他没料到桂林的局面因为一疏散便变得如此之快。他只怕外国记者再问“是否诱敌深入”，便只好东躲西躲，硬是不肯露出头来。

亲信们经常为他报告消息：“桂林、柳州混乱得不得了，火车站上人山人海，行李堆积如山。”

“《大刚报》今天登了个消息：说‘若干有钱有势者获得交通工具，连桌椅马桶都搬走。’”

“《大公报》今天登消息说：‘日来列车秩序极乱，马桶浴盆与乘客争登，小鸡小鸭与物资抢位。’”

“我看到了！”蒋介石愤然道：“局势已够乱，报上还要登，那不是火上加油吗？不许再登！”

“报告主席，今天发生了这么一件新闻，说湘桂路上管理火车的人们，都在发疏散财。桂林有个站长以五万元卖出一辆无盖车皮，又把列车座位卖给某银行，索价十四万元，半路上还对乘客重重勒索，并且对乘客说：‘坐我的车便是黑市，没有钱不必上来！’”

“报告主席，桂林局势越来越乱，好多穷人买不起黑市票，有的便爬上火车顶上，有的挤在火车头上，有的在车底铁杆铁板上搁块木板，人便挤在板上，每次火车一震动，就有好多人给摔下来，死在车轮底下。”

“报告主席，队伍里的情形也十分不好，他们很多人愿意守土，但连蔬菜、茶水都得不到。学生、年轻人们要求参加军队，就在桂林、柳州抗战，但又找不到招兵的地方，一天到晚在同地方当局吵！”听说青年人吵着要去打日本侵略者，这消息跟日本兵打到身边来同样可怕。蒋介石命令戴笠，恁地也要把这批青年阻止，勿使开上前线，不妨软硬兼施，戴笠慌忙应是，布置一切。那当儿何应钦也来报告，说前方大撤退，桂林、柳州一团乌糟，从湖南到广西、贵州道上，难民拥挤不堪，火车秩序坏透，已经没有什么市面，部队的伙食都供应不上，什么也买不到。正是：如此“诱敌”，

未免太绝，昏天黑地，苍生何堪！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五集分解。